近代方俗詞叢考

雷漢卿 著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近代方俗詞叢考

H17
L1

雷漢卿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近代方俗詞叢考/雷漢卿著．—成都：巴蜀書社，2006.11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837—5

Ⅰ．近… Ⅱ．雷… Ⅲ．漢語方言—文言研究—近代 Ⅳ．H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1764 號

近代方俗詞叢考 雷漢卿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3.125
字 數	31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837—5/H・97
定 價	31.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雷漢卿教授的《近代方俗詞叢考》是一部頗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在我國語言研究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清代以前，對于古代語言的研究多一些，而對于中古以後，特別是近代，研究就比較少了，有的時代甚至還近乎空白。這和那時的歷史條件有密切的關係。清代以前的語言研究，主要是爲經學服務的，因而重點多放在先秦時期。爲了讀懂經書，漢晋人的注釋非常重要，特別是漢代經師的注釋，去古未遠，更有重要的作用。這樣一來，研究先秦兩漢語言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與此相聯繫，史部和子部書的語言研究也就多起來。而近代漢語，其上限可以劃到晚唐時期，它和現代漢語相銜接，能够反映其語言特點的多數是詩詞、戲曲、小說，前人認爲它們是小道，無益政事，把它們看成是閑書，是茶餘酒後消遣的讀物，研究的人很少很少。到上個世紀中後期，注意到這些時期語言的人漸漸多起來，已經有一些著作問世，但是研究的面還不廣，還有很多空白有待我們去努力。雷漢卿教授選擇了明清一些作品進行研究，其中有《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聊齋俚曲集》、《日用俗字》、《何典》等，還有

一大批明清小說，如《西遊記》、《水滸傳》、《官場現形記》、《醉醒石》、《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禪真後史》等，作者也對其中一些詞語進行了考釋，則統名之曰《近代方俗詞考釋》。

近代漢語詞彙，在一般人的眼目中和現代漢語詞彙相差無幾，語言上的障礙不大，翻開一本近代漢語的作品，讀懂它並不是難事。其實仔細推敲，用心斟酌，其間詞義的差異，還有不少問題可以研究。如《水滸傳》第三十回："雖是他頻頻來相看我，多管是不够入宅裏來。"初看起來這個"多管"好像沒有什麽不好懂的，但是要問它到底是什麽意思，却使人不好解釋。近代漢語研究的學者經過分析，對比當時類似的句子，認爲它是大概、可能的意思。類似的例子不是個別的。

研究古代漢語，可以根據舊注或者辭書提供的信息，比較分析，求得解讀的答案，但是近代漢語的情況往往不是那樣。近代漢語作品的文獻通常是沒有注釋的，而辭書裏面記錄的近代漢語的詞和它的意義也相對要少一些。因此，考釋近代漢語語詞的意義，利用辭書和舊注有的時候就不大可能，就需要另闢蹊徑。漢卿教授在考釋工作中，非常注意利用現代漢語方言詞彙的材料，注意語音的變換，他所熟知的西北方言是他經常使用作爲印證的依據；同時留意文句的對比，從文句的異同中去尋找索解的綫索，這是做得很成功的。從全書來看，他思路清晰，觀察細密，能够透過文字看到它後面代表的語音；還善於從字音的變轉中去考察不同字形之間的關係和聯繫。他這本書中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多，確是美不勝收。

多年來，四川大學漢語史學科在古代漢語方面做出了一些成

績，特別是先秦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漢語的研究方面下的功夫要多一些。而近代漢語的研究幾乎沒有做什麽工作，雖然也有一些研究生對《水滸傳》等作品有過一些研究，但是數量很有限。今天漢卿有志於此，工作多年，已有成效。最近讀到他的這部新作，覺得他在這方面已經頗具功力，長此以往，孜孜不懈，定能大有成就。書此序，於漢卿之將來有厚望焉。

振鐸謹序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四日

目　録

序 …… 趙振鐸（1）
緒　論 …… （1）
　一、糾正釋義的錯誤 …… （7）
　二、明確詞語的含義 …… （10）
　三、補充書證的不足 …… （12）
　四、增補義項的缺漏 …… （14）
　五、探尋詞語的理據 …… （16）
第一章　《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考釋 …… （20）
第二章　《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 …… （95）
第三章　《聊齋俚曲集》方俗詞考釋 …… （185）
第四章　《日用俗字》方俗詞考釋 …… （209）
第五章　《何典》方俗詞考釋 …… （225）
第六章　明清小説方俗詞考釋 …… （280）
參考文獻 …… （360）
詞目索引 …… （387）
後　記 …… （407）

緒　論

蔣紹愚先生說："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是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因爲原先對近代漢語的研究重視不够，現在我們對很多近代漢語詞語的意義都不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更應把詞語考釋放在首位。"① 本書對明清小說中的一些方言俗語詞做了考釋，說是"考釋"，其實更多的是補充解釋。所謂"方俗詞"指的是方言俗語詞，"俗語詞"也叫"口語詞"、"白話詞"。對於究竟什麽是"俗語詞"，學術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界定。《漢語大詞典》（以下文中簡稱《大詞典》）給"俗語"所下的定義是：①民間流傳的說法；②通俗流行並已定型的語句；③方言土語。有關專家認爲："'近代漢語詞彙'和'近代漢語口語詞彙'都是現代使用的術語，在二十世紀以前，人們經常使用的術語'俗語'、'俚語'等，這些概念大致和'口語詞'相當。但以前因爲沒有'詞'的概念，所以'俗語'、'俚語'有時指的不僅是口語中的詞或片語，而且包括一些諺語之類的句子。這些術

①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270 頁，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語的使用由來已久，人們比較熟悉，所以今天的研究者有時還沿用這些術語。但爲了把句子排除在外，在談及口語詞彙時，一般已不再使用‘俗語’這一名稱，而稱之爲‘俗語詞’。”① 或認爲：“俗語詞就是古白話系統中的白話詞，也就是口語詞，大致和二十世紀以前人們所用的‘俗語’、‘俚語’等術語所包含的一部分詞語相當，但不包括一些諺語之類的句子。”② 學術界之所以對“俗語詞”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還不能準確界定，除了以前的研究基礎比較薄弱外，我認爲主要還是因爲具體的感性材料積累得不够，所以我們不想在這裏介紹關於“俗語詞”的種種說法，也不試圖給“俗語詞”下定義，祇想爲俗語詞的研究提供一份具體的材料，相信這樣的材料積累多了，“俗語詞”的真面目就會逐漸顯露出來。

本稿全文包括六部分：

一、《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考釋。隨着研究的深入，《金瓶梅》所用方言的真實面貌逐漸被揭示。從“山東方言”說到“以北方官話爲基礎”、“南北混合的官話”，一直到有學者認爲其方言“幾乎遍及中原冀魯豫以及蘇皖之北，甚而晉陝等地，都有相似的語言與音聲”，顯示出這一研究的歷程。其中的“晉陝等地”值得重視，我們在閱讀中發現了幾百個至今存活於西北陝、甘、寧、青等地的方言俗語詞，有一部分詞不見於其他地區的方言如冀魯官話。研究者們對這些方言俗語詞或認爲詞義普通而未作解

①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253 頁，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② 徐時儀《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26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釋，或勉强作解，望文生義的現象時或有之。我們引用現代西北方言例證對這些詞語的意義作了進一步索解。

二、《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根據徐複嶺（1993）的研究，本書的作者是山東兗州府人，“魯南兗曲一帶的方言爲該書的基礎方言，這一結論也是無須置疑的”①。同時認爲“該書非常熟練地使用了兗州、曲阜一帶的方言土語，其基礎方言應爲魯南話”②。但我們在閱讀時發現，這些著作中的不少方言俗語詞未被《大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以下文中簡稱《方言大詞典》）等語文辭書所收錄，或雖收錄而解釋有誤、義項有缺，一些專門的詞典和考釋類著作對其中詞語的解釋有不少誤解，而這些被誤解的方言俗語詞卻恰恰保存在西北官話區方言中，利用西北官話區方言材料來解釋這些方言俗語詞往往文從字順。

三、《聊齋俚曲集》方俗詞考釋。清代蒲松齡（約 1640—1715）所作“聊齋俚曲”包括十四篇謠曲，語言詼諧生動，充滿鄉土氣息。其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俗語詞，被認爲是研究近代漢語口語詞特別是明清山東方言不可多得的寶貴語料。有人認爲“蒲松齡在《聊齋俚曲集》中運用了大量的淵博方言詞語，迄今爲止，沒有一個作家超過他”③。即便如此，其中也有不少詞語用山東方言並不能解釋，需要利用其他方言材料加以證明。

四、《日用俗字》方俗詞考釋。《日用俗字》三十一章，是蒲

① 見徐複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52 頁，齊魯書社 1993 年。

② 同上，301 頁。

③ 丁龍澗《談〈聊齋俚曲集〉方言詞的豐富性及生動性》，《蒲松齡研究》1991 年 2 期。

松齡作塾師時編寫的，向來以抄本行世，流傳不廣。解放後由路大荒第一次編入《蒲松齡全集》，得以廣泛流傳。《日用俗字·序言》說："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編爲此書。"全書根據明代字書《字彙》，將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如何書寫的方言俗語詞記錄下來。要準確解釋這些用漢字記錄的方言俗語詞很不容易，但如果能聯繫現代方言來考察，有些詞的意思便不難理解。

五、《何典》方俗詞考釋。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上海才子張南莊所著《何典》是一部多用俗諺寫成的諷刺性滑稽體章回小說，從題材、構思到語言都別具一格。魯迅在1926年爲此書寫的《題記》中說它"談鬼物正象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劉復在1926年重印本《序》中說："此書中善用俚言土語，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卻並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在《何典》的題記中也說"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但因爲流傳不廣，其中的方言俗語大多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所收錄，現在見到的兩種注釋本也時有遺漏。我們對其中的方言詞做了全面的清理，將其中凡是《大詞典》和《方言大詞典》未曾收錄、兩種注釋本解釋不準確或不完滿的方言俗語詞一一做了解釋。

六、明清小說方俗詞考釋。明清小說是方言俗語詞的一座富礦，唯其如此，其中的方俗詞多有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所收錄者，亟待爬梳補充。或雖收錄而釋義不盡準確，可補苴者不少，今就

有關被大型語文辭書漏收或義項有缺漏的詞語加以訓釋。

蔣冀騁（1991）曾指出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發展趨勢是：①由單個零碎的詞語考釋走向同體裁書籍語辭和斷代語辭的研究。②由具體的考釋開始走向理論的歸納、規律的探求；③進一步加强溯源探流，特別注意與現代漢語詞彙作比較研究。本書的研究屬於斷代和專書詞語的考釋。就其學術意義而言，可以歸納爲兩點。一是有利於閱讀近代口語文獻特別是白話小說。有人認爲"小說與方言是白話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但當前的古典小說研究對此重視不够，許多古典名著注釋本多不注釋方言俗語……許多表達人物神韻的口語往往被誤讀、讀破，因而無從完美地欣賞白話小說藝術"①。這雖然是從文學欣賞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對我們語言研究者也是一種鞭策。即便像《金瓶梅》這樣的白話小說，雖然目前已出版了三部專書詞（辭）典，我們仍然發現有不少方言詞不得其解。也就是說，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存在的問題還很多。二是有利於辭書編纂。目前大型的語文辭書對於近代方俗詞"或則應收而未收，或則當釋而未釋"，遺漏很多。即使是收錄解釋了的一些詞，錯誤或義項缺漏的情況隨處可見。本人認爲很有必要給每一部有代表性的白話小說編寫專書詞典，爲編寫斷代語言詞典打下堅實的基礎。總之，如果我們像古代讀"經"那樣去讀近代文獻的話，就發現問題多多，其中不明"方俗詞"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

---

① 孟兆臣《小說與方言——白話小說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命題》，《社會科學戰綫》2004年4期127頁。

從方法上來說，本書特別留心將這些方俗詞和現代方言進行比較證明，也就是說，在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考釋近代漢語詞彙常用的因聲求義、語源求義、語境求義、校勘求義之外，更注重方言求義。羅常培《金元戲曲方言考·序》指出："金元戲曲中之方言俗語，今日流行於民間者尚多，惟理董無人，索解匪易。"這對整個近代漢語方俗詞的考釋來說也是適用的。雖然說從漢代開始訓詁學家們早就利用方言詞語進行訓詁，如鄭玄《三禮》注、何休《公羊傳》注。魏晉以後，郭璞注《爾雅》，唐顏師古注《漢書》，都利用方言材料進行詞語訓詁。到了近代，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方言詞語對"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的詞語做了精到的解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歷來習慣於用排比例句、分析歸納詞義的方法對疑難詞語作出解釋。其間往往忽略了用今語（現代漢語方言詞語）以證古語，以致對宋元以來的白話著作，特別是金元戲曲詞語的注釋出現某些失誤。"①近年來這個方法被廣泛用於近代方俗詞的考釋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由於近代口語文獻數量龐大，加上中國方言複雜，某一個方言區的人祇能對某一作品中與自己方言相同、相近的那一部分俗語比較敏感並有發言權，不可能完全讀懂一部作品中出現的所有方言詞。一旦超出自己所熟悉的方言，解釋就往往出問題，

① 李行健、[日]折敷瀨興《現代漢語方言詞語的研究與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中國語文》1987年3期183頁。

而錯誤的糾正常常不是靠文獻材料，而是靠其他的方言材料。所以我們生活在不同方言區的人對一部口語化程度較强的作品中的方言俗語詞都有解釋權，衹有大家齊心協力纔能最終弄清楚整部作品所使用的方言俗語詞。

就以《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和《聊齋俚曲集》爲例來說，這些作品學術界大都公認出自山東籍作家之手，所以立足山東方言對其方言俗語詞考釋的成果很多，但正如我們在上面說過的，這些著作中的不少方言俗語詞未被《大詞典》、《方言大詞典》等語文辭書所收錄，一些專門的詞典和考釋類著作對其中詞語的解釋也存在不少誤解，而這些被誤解的方言俗語詞卻恰恰保存在某一地區的方言中。這就再次提醒我們，在考釋近代俗語詞的時候要把眼光投向活的方言，特別是投向未曾引起重視的方言。下面我們就以上面提到的三部小說爲例，試從五個方面舉例說明西北官話地區方言詞在近代俗語詞考釋方面的價值。

一、糾正釋義的錯誤

我們發現，出現在上述著作中的不少俗語詞，由於研究者不知道它是一個西北官話地區方言詞而望文生義，致使解釋完全錯誤。如：

哈賬（《金瓶梅詞話》五十八回）　白維國《金瓶梅詞典》（以下簡稱《詞典》）解釋爲“糊塗；馬大哈”，王利器主編《金

瓶梅辭典》解釋爲“慌裏慌張”，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以下簡稱《匯釋》）釋爲：“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猶今語之‘馬大哈’。”王森（1994）釋爲“隨便；不在乎”，並認爲：“蘭州話常用此詞，但詞義已演變爲‘任性，暴躁’，如：‘脾氣哈賬的很，誰也不敢說。’”① 蔣宗福根據四川方言中“哈”有“傻”義，認爲“‘哈賬’或謂傻瓜”②。按：以上各家解釋皆不準確。在蘭州方言中，“哈賬”是個貶義詞，所指比較寬泛，大致意思是脾氣壞、脾氣不好。其所指範圍及其程度遠遠超過“暴躁”；而且這個詞義也不是從“隨便、不在乎”演變而來。在西北官話區一些方言中“哈”是“好”的反義詞。《西遊記》有“哈話”一詞，如十二回：“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或以爲是“傻話”，我認爲是不好的話，也即不吉利的話。“哈”用來形容人性格不好或品質惡劣，屬於詞義引申。雙音詞即說“哈賬”，意思相當於“混賬”。

駒驢（《金瓶梅詞話》十七回）　也作駒騾（《金瓶梅詞話》六十九回）。幾本詞典都將駒驢釋爲“驢駒子、幼驢”，大誤。“駒驢”即“羖羸”，《玉篇·羊部》：“羖，羖羸羊。”西北甘肅、青海地區把山羊叫“駒驢（子）”，有些地方叫“骨錄（子）”。或作“猪羜”、“骨錄”。蘭州俗語有“駒驢瘦着哩，尾巴麥（翹）着哩”，形容人窮志不窮。“打着羊駒驢戰”一句中的“羊”指綿

① 《〈金瓶梅詞話〉中所見蘭州方言詞語》，《語言研究》1994年2期92頁。

②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254頁，巴蜀書社2002年。

羊，其性溫順，生存能力不如山羊。這句的意思相當於殺雞給猴看。

沒試沒試（《醒世姻緣傳》四十五回）　黃肅秋校注："同'沒事'。"張季皋主編《明清小說辭典》釋爲"一點兒沒事"。宋開玉（2002）則認爲這兩種說法"望文生義，沒有作出正確的釋義"①，指出"沒試沒試"是山東方言區内廣泛使用的一個方言詞，"多描寫人氣喘急迫的情狀"，"'沒試沒試'衹是形容人氣喘時的情狀，决不是'沒事'，也不是'不滿足的樣子'，而是很滿足了"②。按：以上說法皆不可信。從原文來看，性格本來就怪異的薛素姐在新婚時節表現異常，食欲格外旺盛。她雖然"吃了够六七個煮的雞子，喝了够兩碗燒酒"，但並未滿足食欲，别人怕她醉了，她卻"意猶未盡"，所以纔有上面的饕餮之態。如果真是"吃得過飽，肚子脹得喘氣不順"，恐怕就不可能再有上面所描述的異常舉動了。今西北地區青海方言有"謀試"一詞，意思是"謀算；打算"。我們認爲這裏的"沒試"就是青海方言的"謀試"。

① 《近代漢語語詞舉正》，《古漢語研究》2002年2期63頁。

② 同上。並認爲："就一般人的飯量而言，六七個鷄蛋、兩碗燒酒應該是'酒足飯飽'了，更何况吃掉這麽多東西的是一個新婚之夜的嬌弱女子？"

二、明確詞語的含義

有些詞語已在語文辭書有釋義，但各家說法不同，且釋義也往往不完備或義項有缺漏，參考西北地區方言可以補充釋義上的不足，使詞義更加明確。

撅（《金瓶梅詞話》二十一回） 《詞典》根據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憑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攫，其盡所欲言也曰卷”，解釋爲“惡語回絕”。按：“憑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攫”的“攫”意思是“惡語詬罵”，在近代漢語文獻中也作“掘”、“抉”、“撅”。在西北地區青海方言裏也有這個詞，而且意思不是一般的罵，而是用惡毒的語言毫不留情面地大罵，往往涉及祖先、父母。還可以說“日決”，如“我把他美美的日決給了一頓，他啥話都沒敢說”（樂都）。需要說明的是，在青海方言中還有一個與“撅”同音的詞，它的意思是因憤怒生氣而不給面子或不買賬，往往表現爲憤然離去不再照面。我們認爲《詞話》這一句裏的“撅”正好是這個意思，而不是前面所說的表示罵詈的“撅”，而是生氣以後的拒絕行爲，不是“惡語回絕”。

攬搭下（《金瓶梅詞話》六十七回） 按：《詞典》、《匯釋》收錄時切分爲“攬搭”、“收攬答”兩個詞條，欠妥，應當是“攬搭下”和“收攬答下”。“搭”是詞綴，無義。實際上是“攬下”、“收攬下”。這種“動詞＋搭（打、答）”的用法完整地保留在青

海方言裏，“搭”是個構詞能力很强的詞綴，從形式來看相當於“中綴”。如“撂搭下”（隨便扔在一個地方），“睡搭下”（將就睡下），“買搭下”（將就買下），“縶搭下”（把牲口隨便拴在一處），“埋搭下”（隨便埋在什麽地方），“說搭下”（將就說定了）。另外如“諞搭卡”意思是“諞一諞”（聊一聊），“吃搭卡”意思是隨便吃一吃，“走搭卡”意思是隨便走走，“洗搭卡”意思是隨便洗一洗。就方言用法來看，動詞後附加這個詞綴與否其理性意義完全相同，但加上這個詞綴，整個句子的意義要顯得隨便一些。

伍弄（《醒世姻緣傳》七十一回）　黄肅秋校注：“胡亂、好歹、將就。”《漢語方言大詞典》“伍弄”條釋爲“欺哄”，書證同上，不確。按：這個詞實際就是“舞弄”，在近代漢語中的意思是緊張忙碌地做、弄、搞，根據具體語境可解釋爲“擺弄”、“折騰”等意思。青海方言頻繁使用［$wu^{53}lo\eta^{34}$］一詞，根據語境可以分别解釋爲“治療”、“修理”和“安裝”①。所以“伍弄”一詞在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胡亂、好歹、將就”，更談不上“欺哄”，據文義應當是料理治辦喪事。

① 在漢語方言中，“舞”有“做、弄、搞”的意思。章炳麟《新方言·釋言》：“《漢書·汲黯傳》‘好興事，舞文法’注：‘舞猶弄也。’廬之合肥，黄之蘄州皆謂作事爲‘舞’。”見許寶華、宫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6860頁，中華書局1999年。

三、補充書證的不足

有些俗語詞語文辭書沒有收錄，研究者也未加考釋，而又缺乏其他文獻證據，這種情況下可直接利用現今方言例證作出解釋。

攔攔濟濟（《金瓶梅詞話》二十九回）　《詞典》未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陶慕寧校注本未出注。按：文中“攔攔濟濟”是泥濘不堪的意思。“濟濟”就是“水濟濟”、“濕濟濟”中的“濟濟”。青海樂都方言中形容道路泥濘難以行走叫“攔”，老派方言中存在有［n］、［l］不分的現象，讀作［lan^{34}］，新派則讀［nan^{34}］。用重叠式“攔攔濟濟”强調程度。

撒拉溜侈（《醒世姻緣傳》五十四回）　按：這個詞黄肅秋校注本未出注，其他辭書沒有收錄。今青海、甘肅方言形容人做事輕率隨便、漫不經心叫“撒搭溜失”［sa^{55} ta^{21} liu^{13} ʂl^{13}］（樂都）。文中描寫一個叫尤聰的厨子極無職業道德，肆意浪費米麵蔬菜，胡亂烹調。在五十四回這句話之前他有這樣的行爲：“吩咐叫白煮，他必定就是醋燒；叫他燒，他卻是白煮。還有最可恨的，定要使那囫圇花椒，叫人吃在口内，麻辣得喉嚨半日出不出氣來。把海參湯做的焌黑，嫌他不好，他說海參如何不黑。把腌肉煮成焊炭，把鴨子煮成了糨粘。常常把大鍋子的飯搗了鍋底傾在竈内，成盆的剩飯倒在泔水甕裏。”所有這些都是“撒拉溜侈”

的表現。所以我們認爲這個詞就是至今在西北方言中經常使用的“撒搭溜失”。

鑽幹（《醒世姻緣傳》十三回）　黃肅秋校注本未出注，辭書未收錄。按：“鑽幹”一詞見於西北地區青海方言，意思是厠身其間起到不好的作用或反作用，相當於通常所說的“攙合”。這個詞的意思和《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的“間”相同。晉杜預注：“間，猶與也。”孔穎達疏：“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又隱公三年“遠間親”孔穎達疏：“間，謂居其間，使彼疏遠也。”文中寫高四嫂收了五十兩銀子主動替人家做“證見”（證人），本指望“到官兒跟前說句美言”，沒想到適得其反，晁源等人照樣被官府打了板子。而不知趣的高四嫂還要强作好人，囉嗦個沒完，結果引起了當事人晁源的憤怒，罵她攙和在中間把事情搞糟了。“我叫你鑽幹着做證見來”，就是用責備的口吻反問對方：難道是我叫你攙和到裏頭做證人的嗎？

肘（《醒世姻緣傳》八十七回）　黃肅秋校注本無注，在青海、甘肅方言中“肘”有“擡、舉”的意思，當地把皮影戲叫“肘猴兒”即得名於此。把故意拿架子、擺架子叫“肘架子”。文中“肘一肘”就是拿一拿架子、裝一裝腔。本回是說，別看戴奶奶推推就就的樣子，衹不過是擺擺架子拿拿腔，到跟前你還沒說“請”，她便已經答應要“去”了。

四、增補義項的缺漏

有些詞語被語文辭書收釋，似乎沒有疑義，但參考方言仔細考察，就會發現義項往往不完備，還需要進一步補充。這方面今後可做的工作還很多，在此僅舉幾例說明。

反亂 “反亂”在《金瓶梅詞話》中有兩個意義。其中一個意義爲“混亂、亂套”（三十一回），《詞典》已收釋。但這個詞還有一個意思是“翻騰、折騰”，《詞典》沒有列出這個義項。今青海方言裏有“反亂”一詞，沒有“混亂”的意思，而是指“翻騰、折騰”，如“我收拾着好好兒的，你再要反亂了好不好?”在這個意義上引申有與人較量一番的意思，如“要麽不吭聲，要麽就連（和）他好好反亂一場，有啥了不起”（青海樂都）。小說中也有這個用法，如《醒世姻緣傳》六十七回：“那夜叉婆毒似金剛，恨如羅刹，是受老公這樣罵的? 登時竪起雙眉，瞪了兩眼……口裏那說不出口聽不人耳的那話就罵。這艾前川既是惹發了他的性子，你爽俐與他反亂一場，出出你那悶惱，卻不也好? 誰知見他咆咻起來，回嗔作喜，賠禮不迭。”這裏的“反亂一場”就是較量一場的意思，具體可指“打一場”、“罵一場”等。語文辭書失收這個義項。

條子（《聊齋俚曲集·俊夜叉·開場西江月》） 又見同上《富貴神仙》第七回、《醒世姻緣傳》五十七回。按：“條子”就

是樹枝、荆條之類比較細小的棍子，區别於一般的棍棒。在西北農村家庭中，父母或家長常用“條子”來體罰小孩子，一般衹有皮肉之傷而不會傷筋動骨，所以上文纔説“打了够四五十條子”。《大詞典》未收，《方言大詞典》“條子”條有十二個義項[①]，但未涉及“小枝條”這一義項，當補。

主腰子（《醒世姻緣傳》七十九回）　黄肅秋校注：“即兜肚兒。”按：“主腰（子）”一詞始見於元曲，明清小説中不乏其例，是古代婦女用來束胸的類似於背心的緊身上衣，又叫“抹胸”、“兜肚”[②]。然而這裏的“主腰子”不是“兜肚”，而是指棉襖。青海、甘肅方言中把冬天禦寒所穿的用棉花裝成的外衣叫“主腰子”。也叫“棉主腰”。據同鄉都興宙教授提供，在比較純的方言裏衹有“棉褲”而沒有“棉衣”一詞，所以用以禦寒的上衣一般稱爲“主腰子”，貼身的棉衣叫“尕主腰兒”，比較大而厚的中式棉衣叫“棉主腰”，沒有棉花或羊毛的叫“夾主腰”。“舊主腰子”就是舊棉襖，文中説“棉襖”又説“主腰子”，其實是一個東西。如果是指“兜肚”，則達不到在嚴冬禦寒的目的。所以辭書應當補此義項。

---

① 許寶華、宫田一郎主編《漢語大詞典》2824頁，中華書局1999年。

② 《清稗類鈔·服飾類》：“抹胸，胸間小衣也，一名襪腹，又名襪肚，以尺方之布爲之，緊束前胸，以防風之内侵者，俗謂之兜肚。”

五、探尋詞語的理據

“理據”即我們說的得名之由，有些方言詞被大型語文辭書收釋，詞語意思是明白的，但由於不知道它的方言來源，僅僅根據文獻語料就不能解釋其得名之由。

大八丈（《醒世姻緣傳》第四回） 黃素秋校注：“手面寬廣，大人物。”按：“八丈”即“巴掌”，也叫“八掌”、“番掌”①。“大八丈”的本義是“手面寬廣”，引申指花錢大手大脚，此處與“大人物”毫無關係。青海樂都方言稱“手”爲“巴掌”，手掌寬大說“巴掌大”，形容東西和手掌大小差不多就說“巴掌大的一片（塊）”。形容人花錢毫不吝惜爲“手巴子大”，如“那個人手巴子大的很，錢兒那個的手裏放給不成（錢不能交給他掌管）”（樂都）。晉語把花錢大手大脚的人叫“大手把”（山西忻州），閩語形容花錢無節制爲“大手面”（厦門）②，意思與“手巴子大”相同。這裏不是說童道士是個大人物纔拿不出手，因爲

① 丁惟汾《俚語證古》（齊魯書社 1983 年）卷三“形貌”：“手謂之八掌。八爲‘番’（古音讀板）之雙聲音轉。《說文》：‘獸足謂之番。’八掌即番掌。此移足名爲手名。四川謂足爲足八掌，正與《說文》合。”“又人之跳行者呼之爲跳八丈子，八丈亦番掌也。”山東《萊陽縣誌》：“鳥爪曰擡子，有蹼曰巴掌。”據《漢語方言大詞典》972 頁引，中華書局 1999 年。

②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258 頁，中華書局 1999 年。

他是個雲遊方士，根本不是什麽大人物。但他“走百家門、串鄉宦宅”，舞神弄鬼，今日有酒今日醉，給少了他是不高興的。

倒沫(抹)（《醒世姻緣傳》三十八回）　還可以說“倒着沫”（《醒世姻緣傳》七十八回）。《大詞典》的解釋是：“方言。絮絮叨叨地糾纏不休。”書證即爲《醒世姻緣傳》中例。按：《大詞典》解釋不錯，要指出的是這個方言詞在西北地區方言中本來的意思是指牛、羊、鹿、駱駝等動物反芻。“反芻”是把咀嚼後咽下去的食物再返回到嘴裏細嚼，然後再咽下去，一般也叫“倒嚼”。《醒世姻緣傳》所說的“倒沫”正是在這個具體意義上的引申，形容人不停地重複某個意思或某句話。

從以上的舉例我們認爲：首先，根據某一局部方言來確定某一部作品的作者一定要謹慎。也就是說不能輕易地將一部作品所使用的語言和作家出生地的方言劃上等號。其次，站在某一局部方言的立場來斷定某一部作品所使用的基礎方言是很危險的。截至目前的研究往往根據作家的籍貫來判定某一作品使用何種方言，片面性顯而易見。就《金瓶梅》而言，截至目前主要有魯方言說、北方方言說和吳語說[①]，但正如魏子雲所說：“《金瓶梅詞話》一百回，從頭到尾，連抄自《水滸》的文辭都算上，凡是口語所使用的方言俚語，並不限於山東一地，它是齊、魯、宋、魏、趙甚至衛、晉、楚等地，這麽一個廣大區域所慣常挂之於口頭上的語言，還不時夾有燕語、吳語、越語在內。所以山東人讀

① 參白維國《〈金瓶梅〉所用方言討論綜述》，《中國語文》1986年3期228頁。

它，會認爲那些口語是他們日常所習道。可是蘇北皖北人，以及河南、山西，還有河北南部等地的人，也準會認爲那些話，全是他們生活上慣用的語言。"① 也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目前我們對《金瓶梅》的語言研究還遠遠不够，任何企圖通過個別語言現象輕易斷定《金瓶梅》作者的說法，都是不可輕信的"②。我們對其他作品的語言也應當如是看待纔不至於盲目下結論。現在方言研究的成果不斷涌現，大型的全國性方言詞典也已出版，爲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如果我們對《金瓶梅》之類作品的詞彙做一徹底的清查，在這個基礎上再得出關於某部作品方言基礎的結論，就會可信得多。

郭在貽（1990）曾經說過，俗語詞的研究"必須具備四個程式，方能稱得上是高層次的研究工作，這四個程式是：求證、溯源（包括窮流）、祛惑、通文"。我們努力按這一要求去做，但究竟做到了幾分，還是請讀者來評判吧。

關於本書需要交代的還有幾點。第一，書中所謂"方俗詞"衹是就大多數詞語而言，並非所有的都是俗語詞。第二，書中引用來作爲證據的方言詞有兩個來源，一是本人所熟悉的西北地區各地方言，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筆者家鄉——青海樂都方言；二是利用現行各地方言詞典查考得來的，所以有些方言詞很可能還存在於其他地區的方言中，本人一時來不及查考，衹好從略。第

① 蔡國梁選編《金瓶梅評注》285頁，灘江出版社1986年。

② 李時人《賈三近作〈金瓶梅〉說不能成立》，引自白維國《金瓶梅所用方言討論綜述》，《中國語文》1986年3期229頁。

三，在寫作中受學界同仁研究成果的啓發很大，受益匪淺。凡採納者儘量注明出處。有時從片言隻語中得到啓發，茅塞頓開，未能一一注明，敬請原諒！第四，正文中爲行文簡潔起見，凡對學術界前輩、學長，一律直呼其名，省去“先生”字樣。第五，書中的一些條目曾在一些雜志上發表過，因散見在全書各部分，不再一一說明。有個別詞語後來發現解釋欠準確，如《金瓶梅詞話》二十回的“柴”和七十九回的“隔二偏三”，這次就删去了①。

① 分別見《〈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臆解》（《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六輯 275 頁，巴蜀書社 2003 年）和《〈金瓶梅詞話〉方俗詞札記》（《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 年 12 期 453 頁）。

第一章
《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考釋

隨着研究的深入，《金瓶梅詞話》（以下簡稱《詞話》）所用方言的真實面貌逐漸被揭示，對其中的方言俗語詞，前賢時彥也已做過不少細密的考證，成果豐碩[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研究者們大都認爲其所用的是“山東方言”，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學術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認爲全書是“以北方官話爲基礎寫成的”，或將其語言稱爲“南北混合的官話”。有的學者更是認爲其方言俚語“幾乎遍及中原冀魯豫以及蘇皖之北，

① 就筆者所知，專門詞典就有三部：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黄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巴蜀書社 1991 年），白維國《金瓶梅詞典》（中華書局 1991 年）。詞語考釋類著作有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2 年），魏子雲《〈金瓶梅詞話〉注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評注》（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張惠英《金瓶梅俚俗難詞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2 年），張遠芬《金瓶梅新證〈金瓶梅〉詞語選釋》（齊魯書社 1984 年），傅憎享《金瓶梅隱語揭秘》（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甚而晉陝等地，都有相似的語言與音聲"①。"晉陝等地"的觀點值得重視，我們在閱讀中發現了幾百個至今存活於西北官話地區的方言俗語詞，有一部分詞不見於其他地區的方言如冀魯官話。這一事實使得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詞話》語言性質的討論有了更加可靠的證據。對這一部分方言俗語詞，研究者們或認爲詞義普通而未作解釋，或勉強作解，望文生義的現象時或有之。本書試對《詞話》中一些仍活躍在西北官話區方言中的方言俗語詞進行考釋，希望能夠對進一步弄清這些詞語的確切含義有所補充和幫助。

梆聲　比喻男女行房之聲。《詞話》七十二回："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也非爲别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他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遮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麽靈？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似的聽好梆聲。'"《醒世姻緣傳》三十五回："誰知他還有一件的隱惡：每到了定更以後，悄悄的走到那住鄰街屋的小姓人家聽人家梆聲。""梆聲"即梆子聲，古代巡更時敲擊挖空的竹子或木頭發出的響聲，這裏借用來比喻行房之聲。"聽人家梆聲"猶民間婚禮中的聽房。"梆"

① 參白維國《〈金瓶梅〉所用方言討論綜述》，《中國語文》1986年3期228—229頁。李錦山說："筆者家鄉魯南棗莊，其地在明代屬於嶧縣，蘭陵即處於其境。通過反復閱讀《金瓶梅》，對持該書作者必爲嶧縣人的觀點不敢苟同。書中固然有一些至今仍在本地使用的方言，但問題是，這些語彙並非僅限於嶧縣獨有，許多詞語流通於整個魯南、蘇北甚至江淮間廣大地域。"載《〈金瓶梅詞話〉中的江淮方言》，《棗莊師專學報》2003年6期57頁。

有時作“掷”，《醒世姻緣傳》三十九回：“卻說這汪爲露自從聽了人家掷聲，賴了人家牆腳，寫假書累得宗舉人逃避河南，爭學生毆打程樂宇……有那不知好歹的孩子，見了他都吆喝道：‘聽掷聲的來了！’”五十九回：“相與廷娘子道：‘這床明日過一日，後日就有人睡覺了。’素姐坐着，把床使屁股晃了一晃，說道：‘我看這床響呀不，我好來聽掷聲。’相於廷娘子道：‘你聽他待怎麽？你與其好聽人，你家去幹不的麽？誰管着你哩？’素姐說：‘我是你麽？祇想着幹！’”《癡人福》第二回：“我且不要睡，在這裏聽聽梆聲，有何不可！我且打側耳朵聽聽。我且再聽聽，噫！不曾聽見他怎麽樣，就早已雲收雨散，呼呼的睡着了。”

打更時先搖鈐再打梆子，所以又叫“梆鈐”，《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第五回：“一更裏月朦朧，合煞眼睡正濃，梆鈐驚醒了南柯夢。”又：“皇爺說：‘今夜怎麽梆鈐幾乎聒殺人？’周元說：‘你不知道，那是後莊裏曹老爺家打更。’”所以，“梆鈐”也比喻行房之聲。《聊齋俚曲集·醜俊巴》：“顛勢動搖身兩就，顫聲齊作口雙甜。棒鈐正響狂初發，雲雨方濃事未完。架上金雞忽一叫，床頭好夢已驚殘。”這一回叫“淨壇府八戒害相思”，描寫八戒夢中與潘金蓮幽會的情景。

擦 挖苦；諷刺。《詞話》五十八回：“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屄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裏邊屋裏嗚嗚咽咽哭去了。”字或作“搽”。同上十四回：“（婦人道）：‘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今甘肅蘭州話、青海話都有“挖擦”

一詞，意思是“挖苦”。如：

（1）甲：這個對子（春聯）寫的好唄！誰寫下的（誰寫的），你嗎？

乙：再要挖擦人了，好嘛不好哈我知道！（青海樂都）

（2）甲：你這一筆字寫的［kɛ̃^{13}sɛ̃^{44}］（漂亮）的很哪！

乙：好了好了！再不了（不要）挖擦人了中不中（好不好）？（甘肅蘭州）

其中“挖擦”即用言語諷刺、譏刺。例（1）中的甲方可能沒有惡意，但聽者會理解爲“寫的好”是在說反話，所以反擊說“不要挖擦人”。

側側兒　斜靠着躺一躺。《詞話》七十九回：“衆人吃了一回酒，（吳月娘）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衹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八十四回：“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床上側側兒。”按：“側”猶“欹”，“欹”意思是歪斜、傾斜，見於上古文獻。《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滿則覆。”楊倞注：“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家語·致思》“有欹器”王肅注：“欹，傾。”近代文獻中除了繼續使用“歪斜、傾斜”這個基本意義之

外①，常用的意思是身體斜靠着（休息），有别於平躺。《老殘遊記》第十一回："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欹，已經鼾聲雷起。""身子一欹"是說隨便躺下，不是躺得四平八穩。同上十二回："飯後，擦過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罷。'家人來撤殘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殘欹在上首，人瑞欹在下首。"同上十三回："老殘此刻欹在炕上，心裏想着：'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碰破了塊皮，還要撫摩的；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所"欹"的物體還有"枕頭"、"椅子"等，如《杏花天》第九回："卻說藍母病恙稍痊，不能侵几，倚枕而欹，悅生與三個表姊妹，方坐下用飯。"《二度梅全傳》第八回："即回身來到大廳上稟道：'大人在上，小的進內一看，見重重門戶俱開，內面並無一人。'知府聽說，嚇得一驚，欹在椅上。"《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八回："卻說那仇福到了家，他娘欹在床上，忽然看見仇福進來，跪在床前。"其中的"欹"都是身體斜躺、斜靠的意思。用"側"的例子不多，元刊本《西蜀夢》一折："換馬處側一會兒身，行行裏吃一口兒食，無明夜不住地。"這裏的"側會兒身"即隨便斜靠在一處躺一躺。

近代文獻中更多見的是"欹枕"一詞（辭書失收）。《唐語

① 李白《蜀道難》"側身西望長咨嗟"，"側身"即傾側其身。又："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於女之榻。"《九尾龜》五十五回："這邊章秋穀坐在一旁，也在那裏仔仔細細的評量姿態，衹見他斜斡香肩，半欹雲髻。"《野叟曝言》七十六回："說道：'可着一人對面坐下，將小姐髮髻解開，緊緊扯住，不可使頭欹側。'"《濟公全傳》二十五回："欹倚門前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林》卷五《補遺一》：“潞州啟聖宮，有明皇欹枕斜書壁處，並腰鼓馬槽並存。”唐張讀《宣室志補遺》：“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唐薛用弱《集異記》：“夜闌就寢，備盡綣繾，俄爾晨雞報曙，女起告辭。汾意惜別，乃潛取女青氈履一隻，藏衣笥中。時汾欹枕假寐，女乃撫汾悲泣，求索其履，曰：‘願無留此，今夕再至。’”《西廂記》第四本第四折：“昨夜個翠被香濃熏蘭麝，欹珊枕把身軀兒趄。”“趄”即斜躺。今青海樂都方言把不脫衣服斜靠着躺叫“趄”，如“你累了的話到炕上趄下”/“今兒把我乏壞了，給個枕頭叫我趄咖(趄一趄)”。“趄下”就是靠着枕頭、被子或牆壁斜躺。

把長條形的東西如木頭等斜靠着牆壁放下也叫“趄”，如“木頭先靠牆趄下給（斜靠着放下），小心倒過來”（同上）。樹木因風刮而傾斜了也叫“趄”，如“樹樹子風刮着趄下了”（同上），意思是小樹因風刮而長斜了。

“欹”和“側”在“傾斜”的意義上又複合成複音詞“欹側”。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二《風病諸候下・頭面風候》：“拓頤手兩向共頭欹側，轉身二七。”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傞傞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五：“既卷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宋徐度《卻掃編》卷上：“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應聘不遇”條：“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於便殿，趨進張皇，不覺笠子欹側。”

雌 ①噴、射。《詞話》五十一回："你在誰人根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裏來了，俺每是雌剩髻髻食的。你還說不偏心哩!"李申《匯釋》："《金瓶梅》中有'雌飯'、'雌漢'、'雌剩髻髻'等說法。皆謂人不顧廉恥地討求強取。清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江北呼'覭'如'雌'，伺也；今吳人以伺人食而食爲覭飯。'可知'雌飯'、'雌漢'、'雌剩髻髻'，乃'覭飯'、'覭漢'、'覭剩髻髻'，'覭'音皆如'雌'。《紅樓夢》四十一回寫黛玉、寶釵在櫳翠庵飲茶，寶玉也'趕了來餈茶吃'，'餈'、'雌'同音，亦乃'覭茶'，言其伺機討要，含沾光揩油之意味。"按：李說"雌飯"、"覭茶"爲"伺機討要"並不錯，但不能疏通"雌剩髻髻"之"雌"。"雌飯"就是伺機混飯吃，相當於今天說的"蹭飯"。"雌漢"相當於說"偷漢子"（參下文）。而"雌剩髻髻"的"雌"則是"噴、射"的意思，今西北方言說小孩子拿水槍等往人身上噴射叫［ts'^{34}］，如"那個娃娃［ts'^{34}］給了我一臉水"/"髒水人的臉上耍［ts'^{34}］"（青海樂都）。今冀魯方言把用水或其他粉末狀物猛力噴撒的行爲叫"雌"，如："小男孩喇叭着腿雌尿"，"雌尿"即撒尿；"用水管雌人"即用水管向人噴水。

歇後語有"尿盆子——挨雌的貨"。《醒世姻緣傳》第九回："晁夫人一隻手拿着他兩條腿替他擦把把，他烏樓樓的掙着眼，東一眼西一眼的看人，照着晁夫人的臉合鼻子，碧清的一泡尿雌將上去，笑的一個家不知怎麽樣的。"二十五回："雖是讀書無成，肚裏也有半瓶之醋，滉滉蕩蕩的，常要雌將出來。"同上三十二回："晁無晏道：'這三奶奶別要管他，你衹許了口叫我去

看，他兩個，我管打發他去，不用三奶奶費心。’晁夫人說：‘我既叫了他來，他正看得好好的，爲什麽打發他去？叫他看着罷了。’晁無晏雌了一頭灰，沒顏落色的往家去了。”“雌了一頭灰”相當於說碰了一鼻子灰。四十四回：“薛家兩個舅子也起席回去，進房來辭素姐，說道：‘姐姐，俺兩個家去吧？’素姐說：‘沒的你也嫁了他吧？不回去！’雌的薛如卞兄弟兩個一頭灰，往外跑。”“雌的……一頭灰”是從素姐的角度說的，是比喻用法，實指被素姐搶白了一頓，所以纔灰溜溜地往外跑。“雌剩”云云是潘金蓮惡毒的罵人話，聯繫方言我們不難理解其言語粗俗的一面。

②勾引、引誘男人。《詞話》十一回：“我去時還在厨房裏雌着，等他慢條絲禮纔和麵兒。”[①] 八十六回：“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雌着”意思是滯留在某處不動彈，所以白維國《詞典》釋爲“呆，逗留”。“雌飯”是蹭飯，《詞典》釋爲“混飯吃；白吃飯”。明清小說又叫“雌嘴”，《醒世姻緣傳》四十八回：“素姐說：‘我祇說你急心疼跌折了腿進不來了，你也還知道有屋子頂麽？那老沒廉恥的來雌嘴，我叫你留他吃飯來？平白的賴我的丫頭偷嘴吃！’狄希陳說：‘他怎麽就是沒廉恥的來雌嘴？明日巧妹妹過了門，咱爹就别去看看，也是雌嘴吃哩？’”

《詞話》中還有“雌漢子”的說法，即勾引、引誘男人。七十二回：“賊挃剌骨雌漢子的淫婦，還溜說什麽嘴！”《詞典》釋

① 《詞話》十二回又作“慢條厮理”，即慢條斯理。

爲“偷情”，意思不錯。我認爲“雌”實際是“跐”字，“跐”的意思是身體的某一部分與物體摩擦，如“滑到把手跐爛了，趕緊包住些”（青海、甘肅及新疆烏魯木齊）。用手或橡皮擦擦汙跡也叫“跐”，如“把牆上亂寫哈的字跐掉”/“字寫錯了，用橡皮跐掉從（重）寫”（同上）。如果摩擦太大就不能輕易移（滑）動，就把不能輕易移（滑）動的狀態叫“跐住”，如牽羊的時候，羊四蹄蹬在地上不往前走就說“跐住拉不動”（同上）。又可引申指抽象的“不動”即陷入僵局，如雙方在交易時繃價錢互不讓步叫“跐住了”，如“家（他）一個地勢裏跐住要三百塊哩”（青海樂都），意思是當下裏非要三百元不可。“跐住不動”就是依賴（靠）某物不動彈，上文的“厨房裏雌着”就是呆在厨房不動彈。“雌飯”、“雌嘴”指賴在別人家吃飯，《紅樓夢》二十二回：“這回子犯不上跐着別人借光兒問我。”“跐着別人”就是靠着別人沾光。可見“雌漢子”猶今天之“傍大款”。

瞅 向別人懷有怒意或責備地瞪眼以示意。《詞話》五十一回：“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卜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裏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七十五回：“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①]，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從文意來看，其中的“瞅”都是瞪眼以示責備之意。“瞅”的這個意義在明清小說裏使用很普遍，如：

（1）珍哥走到房內說道：“請他進來，可也合人說聲，冒冒失失的就進來了！我正在天地上磕完了頭，我黑了眼，看不上

① 汗邪，本指高燒引起的譫妄證狀。用來罵人胡說或亂做。

他，還被他撞見了。”晁大舍取笑道：“你是看不上他吃‘蛤蚧丸’，使‘龜頭散’!”珍哥把晁大舍拔地瞅了一眼，罵道：“這是那裏的臭聲!”（《醒世姻緣傳》第三回）

（2）丫頭回去一一學了，晁大舍笑了兩聲，珍哥紅着臉說道：“打是疼，罵是愛，極該笑!”瞅丫頭一眼，罵道：“涎眉鄧眼①，没志氣的東西！没有下唇，就不該攬着簫吹!”（同上）

（3）珍哥看着晁大舍大笑道：“我的傻哥兒！吃了人的虧了！你再叫他會說第二句話麽?”晁大舍又道：“鸚哥，貓來了!”連叫了數聲。那鸚哥也連說數聲“爺不買，誰敢買”？珍哥瞅了晁大舍一眼，說道：“傻孫！買這夯杭子做什麽？留着這幾錢銀子，年下買瓜子嗑也是好的，瞎頭子丟了錢!”（同上，第六回）

（4）小鴉兒道：“老婆，你聽着！姊妹也許你拜，忙也許你助，衹休要把不該助人的東西都助了人！你休說我吃了這兩個饃饃就堵住我的嗓子了！衹休要一點風聲兒透到我耳朵裏，咱衹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唐氏扯脖子帶臉的通紅，瞅了小鴉兒一眼道：“你怎麽有這們些臭聲！人家的那個都長在額顱蓋上來！你到明日，就搬到一個四顧無人的所在去住，省得人要你的老婆!”（同上，十九回）

（5）（素姐）又想道：“既是撒到北了，這也就是完事，可以不言。”誰知他又撒帳上下的不了，愈覺取笑起來。素姐怕他還有甚麽念將出來，再忍不住，將薛三省娘子跛地瞅了一眼罵道：“你們耳躲不聾，任憑叫這個野牛在我房裏胡說白道的，是何道

① 黄肅秋注：“涎眉鄧眼，形容乜斜着眼看人的神氣。”

理！替我掐了那野牛的脖子，攆他出去！”（同上，四十四回）

（6）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紅樓夢》二十回）

（7）眾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寶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劃拳岔開了。（同上，六十二回）

（8）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衹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同上，六十七回）

（9）卻說金哥在門首經過，知道公子在內，進來磕頭叫喜。三官問金哥：“你三嬸近日何如？”金哥年幼多嘴說：“賣了。”三官急問說：“賣了誰？”王匠瞅了金哥一眼，金哥縮了口。（《警世通言》二十四卷）

（10）虔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涎着醉眼說道：“他府裏那些娘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衹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個個團頭團臉的，也沒有甚麽出奇！”（《儒林外史》五十三回）

（11）蘭芝聽了，臉上不覺紅了一紅，把紫芝瞅了一眼道：“你又亂說了！”呂堯神道：“紫芝妹妹如今念了幾年書，怎樣嘴

裏還是這樣淘氣?”（《鏡花緣》六十五回）

上例中（1）和（5）的“拔（跋）地瞅了一眼”相當於說心裏懷有怒意但不便發作的情況下用眼睛狠狠瞪了一眼。“瞅”也作“瞧”，《西遊記》十六回：“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癡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瞧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衝撞人。’”《聊齋俚曲集·寒森曲》第三回：“不會唱，口難開；桃花瓣，上玉腮，待唱不會真無奈。王成在旁瞧一眼：我說休來祇是來，如今惹的大爺怪!”同上《富貴神仙》第三回：“四季曲兒纔唱了這一個，舜華就瞧了一眼，呌喝一聲說：‘好賤人！你怎麽就知道不長久來呢?’”《河西寶卷·唐王游地獄寶卷》：“十二層來剜眼睛，眡瞪父母翻眼睛。”“眡”即“瞅”的異體。“眡瞪”是惡意的瞪眼。

以上例句中“瞅”的意思不是一般的“看、望”，而是厭惡地看或責備地看。可能是認爲“瞅”爲現代漢語常用詞，三部有關《金瓶梅》的專書詞典未收釋這個詞，現行語文辭書也都漏略了這一義項。今青海省及甘肅河西部分地區方言中凡說“瞅”都是這個意思。如“家（他）把我狠狠價瞅給了一眼，我再沒出聲氣”（樂都），意思是用眼睛狠狠地瞪。“我將（剛）準備着說哩，家我哈瞅給了一眼，我再沒敢說”（同上），意思是用眼睛給對方示意不要說話。“我又沒說錯，你我哈瞅啥者哩”（同上），意思是我並沒有說錯什麽卻爲何要用眼睛瞪我。

穿青衣抱黑柱　誰給穿衣吃飯就爲誰效力。《詞話》二十五回：“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厮暗

算。”三十四回：“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娘就是小的的主兒。”又作“穿黑衣抱黑柱”。《詞話》七十二回：“自古穿黑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詞典》：“穿青衣抱黑柱，指僕役人等既穿上青衣，做了下人，就須忠於主人，忠於職守。青衣，僕役穿的衣服。”按：這個俗語最早見於宋代文獻，在近代文獻中類似的說法還有一些：

（1）上堂云：“著黑衣，護黑柱。虎不食斑，惡傷其侶。云何獅子身中蟲，終朝返食獅子血。忍痛金毛不作聲，個中滋味難分雪。從咬齧，願爾迴光返照時，始信虛空無兩舌。”（《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一慧林禪寺語錄）①

（2）（行者云）師父：“我看你欲言不言的意思，要我怎的？常言道：吃烏食，屙黑屎。我祇是依隨着你便了。”（元吳昌齡《東坡夢》二折）

（3）聶氏站在郁氏身旁勸解，一聞了此言，不覺兩頰通紅，怒從心起，厲聲道：“姆姆恁樣欺人！古人道得好：打犬看主面。巧兒是我的人，怎麽就輕口罵他？”張氏道：“這奴才不該傳言寄信，挑兩下慪氣，罵了他，你待怎的？終不成打下了夫人官誥。”聶氏道：“吃黑飯，護黑主。你既講婆婆勢利，牽枝帶梗講着我，緣何巧兒不要過話？沒些面情，破口便罵。若這奴才罵你，你待何如？”（《禪真後史》第十回）

---

① 《虛堂和尚語錄》卷一：“上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師云：‘隔窗看馬騎，故有之。衲僧家著黑衣護黑柱，終不向爾道。’”

（4）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吃黑飯，護漆柱。吃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小事，略走得幾步，如何就要我錢？"（《醒世恒言》三十四回）

（5）常言："吃何飯，抱何柱。有個奴才不與主子一心的理麽？"（《三續金瓶梅》三十八回）

（6）袁猷聽了，冷笑道："罷了，罷了，不要你說這些假道學的話了。自古道：'穿青的護黑漢。'不是我此刻在你面前說，從今以後，我要再同這不賢睡覺，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風月夢》二十回）

從上可見這個熟語裏面的關鍵詞是"黑"，所以《詞話》中的"青衣"就是"黑衣"，上古"青"指黑色。《書・禹貢》"厥土青黎"孔穎達疏引王肅說："青，謂黑也。"《禮記・禮器》："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從也。"孔穎達疏："青，謂黑也。"王國維據此認爲"呼黑爲青，已始於秦末矣"①。"青色"可指黑色，《楚辭・大招》："青色直眉，美目婳只。"清蔣驥《楚辭餘論》卷下："《大招》云'青色直眉'，青亦指黑。"中古以後"青牛"指黑色牛，"青羊"指黑色羊②，黑

① 《王國維學術隨筆》卷二《東山雜記・呼黑爲青》7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② 南朝梁簡文帝《水鳥棲曲》之三："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二》："（梁暉）爲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書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

色狐狸叫“青狐”①。今方言把“墨盒”叫“青煙盒”（福建將樂），“大黑狗”叫“青豺狗”（江蘇南通）。這個熟語整體的意思並不難懂，即誰給飯吃便死心塌地給誰效力。人民文學出版社《醒世恒言》三十四卷顧學頡注：“黑飯、漆柱，都是黑色的；比喻不明白道理，黑心眼的意思。”② 這樣解釋顯然不對。傅憎享（1993）另有一說：“注家所以望文生義，因不明其爲諧，更不明所諧爲魯方音之故。魯方音今猶有讀‘誰’爲‘黑’者。明乎此，語得解：穿誰衣抱誰‘柱’。‘抱柱’也是諧音，‘保主’之義。此語外構諧音，内構寓義。”③ 此可備一説。

我們認爲這個詞的較早形式當是元曲裏的“吃烏食，屙黑屎”，字面意思很清楚，隱喻指有此因便有此果。以後的“穿青衣抱黑柱”、“吃黑飯護黑主”、“吃黑飯護漆柱”、“穿青的護黑漢”、“吃何飯抱何柱”等形式屬於模仿造詞，所以如果把每字落實反而不好講通。其中的關鍵詞“黑”不能單純理解爲“黑色”，因爲一般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往往是指爲對方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甚至不守禮法約束什麽事都敢做。“黑”實際上暗喻無所不爲，成語“桀犬吠堯”就是“穿青衣抱黑柱”的典型例子。有時候並不使用這個俗語，但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如《禪真後史》第二回：“兔兒道：‘我的爺老子，你講的是太平話兒，官路做人情，誰不省的？我小人吃他家的飯，穿他家的衣，領了他家的嚴命，

① 《陝西通志》卷四十四《物產獸類》：“獺大者曰獭，狀如青狐，毛色黑，膚如伏翼，長尾四足，水居食魚。”

② 《穿黑衣抱黑柱》，《棗莊師專學報》1996年2期9頁。

③ 《金瓶梅隱語揭秘》32—33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

銀子不足斷不回鄉！不然，早晚的熬煎怎了？這二千兩銀子，一文也少不下的！’”

打斷　攆；趕。《詞話》九十三回：“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着了驚唬，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詞典》並人民文學出版社陶慕寧校注本皆釋爲“判決”。這是將“斷”理解爲“判斷、決斷”，就文義來看似乎不確。按：“打斷”的意思是被懲罰後趕出來或攆出來。馮金寶原爲娼妓，後來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將其納爲妾，陳經濟娘子西門大姐爲此十分氣惱，所以關係一直不合。後大姐因不堪丈夫陳經濟虐待而上弔自殺，吳月娘具狀告發，官府拘捕陳、馮二人審訊。按理陳經濟本當死罪，但陳用一百兩銀子賄賂知縣，知縣將“招卷”改了，祇問了個違反雜律的“死罪”——“準徒五年，運灰贖罪”，因而倖免於死。馮金寶則“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意思是“敲一百敲”然後送回她原來的行院繼續娼妓生涯。這實際上是被官府趕回了本籍。“斷”在西北地區方言裏有“趕、攆”的意思，往往表示厭惡的感情。如青海樂都話：“那一群牛又跑到地裏吃莊稼來了，趕緊打着斷走給（打着趕走）”／“乃（那）是個搗蛋鬼，再不聽話的話，打着斷出去（趕出家門）”／“乃們價（那樣）的哈傢（壞蛋）哈你把他斷着出去，家裏再要來給”／“你好好看着曬下的糧食，雞兒但（如果）過來的話，打着斷掉”。

青海方言另有“攆斷”一詞，意思是不停地追趕人做事情。

如“把娃娃們天天攆斷者沒閑給着（天天追趕孩子們做事情不讓閑呆着）”/“你我哈再耍攆斷了，實在乏着不中了（不行了）”。

所以我們認爲這裏的“打斷”就是“打着斷走”也即趕走的意思。其他近代文獻中也不乏用例，如《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主人貪，不似前邊店人賢。獨自一個人，佔着店一間，三日頭就要往外斷，死氣白賴不肯搬……這個店家甚可惡，見官人病了，心心念念的，祇待往外攆。”先說“往外斷”，後說“往外攆”，足見“斷”是“攆”的意思。《醒世姻緣傳》六十八回：“偏生的又撞見員外，又沒叫俺進去，給了俺四五十個錢，立斷出來了。”“立斷出來了”就是當下被趕出來了。邵則遂（1992）根據魯方言“斷路”一詞，認爲此處“斷”是“阻攔的意思”①，誤。《聊齋俚曲集》中還有“休斷”的說法，如《禳妒咒》：“不幸生下這個不孝的女兒，被人家休斷出來，屢次央親友去哀告高仲鴻，無奈那高仲鴻堅執不允，如何是好！”這是說樊家的女兒樊江城因不孝順公婆而被高家休了，“休斷”也就是被休掉然後攆回了娘家。《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差人要帶着宦成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這是奴才宦成拐走了丫鬟雙紅，公孫報了官，將雙紅追了回來。

另外，見於近代文獻且在青海方言中普遍使用的“喝神斷鬼”一詞，一般都將其當作“喝神罵鬼”的同義詞，解釋爲“胡亂罵人”（見《漢語大詞典》）。其實就其本義而言，是指用罵詈的言語也就是語言巫術驅趕鬼神，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罵”。

① 《〈醒世因緣傳〉注補》，《語言研究》1992年2期162頁。

後引申爲對人的嚴厲辱罵，如："王家的老三把啥禍闖下了哈没知道（不知道闖了什麽禍），他的達達（父親）喝神斷鬼的罵給了一早晨"（青海樂都）。《醒世姻緣傳》五十七回："晁鳳跑到那裏，正見晁思才手拿着一根條子，喝神斷鬼的看着小璉哥拔那天井裏的草。"另外還有"喝過來斷過去"的俗語，如"他是個娃娃家，東西丢了就丢了，你喝過來斷過去做啥哩？（把他）嚇着貓顛兒狗竄的？"（同上）這裏的意思是說因爲大人的指責批評致使小孩子恐懼而到處躲避。《詞話》七十八回："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把他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喝過來斷過去"就是罵來罵去，是用罵詈之語"攆斷"使其不得安寧。

弔　將馬繮拴在較高位置讓馬頭仰起來。《詞話》十五回："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弔在後邊門首等着。"《詞典》釋爲"牽；挽"。按："弔"在這裏是"拴"的意思，而且不是一般地拴住馬，而是指把馬繮繩往高處拴，讓馬的頭仰起來或保持平衡位置，不讓其夠到地面，以示隨時有出發的可能。青海花兒："大馬喂上了弔一弔，尕馬加上些夜草。上司施恩掛給個號，好馬上兩站是就到"。

刁刁的　長長的。《詞話》三十三回："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詞典》："刁刁的，形容容量小。"《小說詞語匯釋》："刁刁的，用嘴唇淺淺地喝。"《金瓶梅鑒賞詞典》釋作"指小鍾子拿起來不穩。又常要斟酒，不耐煩。刁刁，搖動貌。《莊子·齊物論》：'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調調之刁刁乎？'"魏連科（1993）又有一說："在方言中'刁'

爲‘抵倒’二字的合音，‘刁刁’即爲‘抵倒抵倒’的合音。‘抵倒’一詞在冀南方言中義爲：反復、瑣碎、麻煩之義。”按：據上下文，解釋爲“量小”似乎可通，至於“拿起來不穩”和“‘抵倒’的合音”等說法，似乎欠通順。求諸方言，“刁”當是“弔”，意思是“長”，“刁刁的”即“長長的”。青海方言形容物件長說“弔”，如“豬娃子（小豬）看起多弔的”，意思是小豬的身體看上去比較長。“這個酒盅長弔弔的不穩當”/“幾天沒到地裏，豆角子長的長弔弔的”（青海樂都）。再從原文看，在這之前潘金蓮“努了個嘴兒，教春梅拿寬杯兒來，（說）：‘篩與你姐夫吃。’”“寬杯兒”是指口徑比較寬一些的杯子，其形體特點是寬，和“刁刁兒”的小杯子形成對比。“刁刁兒”的“小鍾子”其特點是細而長，體積小，盛酒少，何時纔能把“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所以潘金蓮“不耐煩”。

掉嘴　搶東西吃。《詞話》十二回：“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促恰撏了一泡稠谷都的熱屎。”《詞典》：“牲口到旁的槽子裏吃食。這裏指吃蹭兒。”按：“掉”是個方言詞，一般指不講道理或不管對方願意不願意而強行搶走，相當於普通話的“搶”，如“將剛賣了一盒煙，不小心叫家（他）掉上走了”/“給雞兒的食叫老鴰（烏鴉）掉掉了”（樂都）。“掉掉了”就是搶走了。這一回寫到應伯爵一夥人在妓女桂姐家湊份子辦酒席，人人狼吞虎咽，這個“搶風膀臂”，那個“連二筷子”（一筷子接一筷子），當下“吃了個淨光王佛”，跟馬的小廝看得眼饞但不能上來搶着吃，一氣之下纔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神翻轉來拉了一泡屎，算是一種發泄。所以“掉嘴吃”就

是搶東西吃，“吃蹭兒”的解釋沒有突出“搶”這個義素。

“掉嘴”在明清小說中還有“嚷罵、搶白”的意思。《醉醒石》第九回：“那小淫婦，沒好氣的，倒把咱嚷亂，不許咱上門。就是陳一，咱雖比不得待哥哥，也是名色兄弟。不攔這一攔，任他掉嘴。”這是阮良去替王四說媒，卻遭到張氏拒絕，他嫌張氏的兒子陳一沒有勸阻，叫張氏數落嚷罵搶白了一頓。《小說詞語匯釋》釋爲“花言巧語”，不確。另有“掉嘴口”，《西遊記》第十回：“龍王辭別，出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問曰：‘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有！但是一個掉嘴口討春的先生。我問他幾時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什麽時辰，什麽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眾。”這裏的“掉嘴口”意思是耍貧嘴嘮嘮叨叨，有點咬文嚼字掉書袋的味道。“掉嘴”即“搶嘴”，也即有搶佔話頭的意味。

墩　當面指責，數落。《詞話》五十八回：“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慌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①，走來勸甚麽的驢扭棍傷了紫荆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詞典》釋爲“頂撞”。實際上“墩”在這裏是當面義正詞嚴斥責的意思。在這之前潘金蓮因用鞭子抽打丫鬟秋菊，潘姥姥看不過，便勸潘金蓮“少打他兩下兒……爲驢扭棍不

① 小買手，小恩小惠的手段。

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意思是不要因小失大。潘金蓮不但不聽，反而大怒。先是推了潘姥姥一把，然後破口大罵。這裏引的一段話是事情過去以後潘金蓮對孟玉樓說的，所謂“墩了他兩句”實際上是狠狠的罵了一頓，所罵的話如：“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去！不幹你事，來勸甚麽膫子！……你明日夾着那老屄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這樣的辱罵決非一般的頂撞可比。究其本字當作“敦”，《說文·攴部》：“敦，怒也，詆也。”段玉裁注：“皆責問之意。”西北方言把當面直截了當批評或數落别人叫“敦”。如“管他高興不高興，我就臉上敦給了”/“對那種人你要面軟（不要不好意思），臉上敦給就對着哩”（樂都）。“臉上敦給”意思就是毫不留情面地當面訓斥。

近代漢語中“敦”這個詞本來的意思是把東西重重的放下或摔下。元曲《李逵負荆》三折：“打這老子沒肚皮攪瀉藥，偏不的我敦葫蘆摔馬杓。”《詞話》九十一回：“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房往地下祇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方言如“把糧食口袋墩在地上”/“把麻袋墩在牆根裏”（青海樂都），意思是重重地放（立）在地上、牆根。《詞話》中還有“墩鎖”一詞，意思是將犯事的人捆綁關押起來，十分形象。如二十回：“西門慶口口聲聲祇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九十二回：“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房不放出去，祇要囚禁死他。”《聊齋俚曲集·慈悲曲》：“五更支使到日昏，飽飯何曾經一頓？吃畢了纔把碗敦，叫他來刮那飯盆，你把天理全傷盡!”由此引申爲“震、顛簸”。同上《禳妒咒》：“跌殺我，賊囚根子！墩破這小便處了!”《醒世姻緣傳》第十三回：“晁大舍、珍哥怕

墩得瘡疼，都坐不得騾車，從新買了臥轎，兩個同在轎內睡臥。”由此看來，“墩”字“斥責”的意義當是詞義由具體到抽象引申出來的。

頓脫　掙脫。《詞話》六十七回：“李瓶兒頓脫撒手，卻是南柯一夢。”《詞典》未設“頓脫”條。祇在“頓”條云：“猛地一拉；拽。”實際上“頓”即“拽”的俗體寫法，“拽”的意思就是“（用勁）拉或拽”，《廣雅·釋詁一》：“拽，引也。”王念孫疏證：“《玉篇》：‘拽，引也，撼也。’古通作頓……今江淮間猶謂引繩曰頓矣。”《詞話》五十九回：“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拽（頓），撒手驚覺。”文獻中也作“頓”，《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第三回：“兩程並做一程走，頓斷絲繮又加鞭，恨不能插翅飛進宣武院。”同上《富貴神仙》第三回：“晝夜顛，真是騎驢三不閑。騎着腿也夾，頓轡又加鞭，忙忙好似離絃箭。”實這是一個南北廣泛使用的方言詞，如“你拽住了，別撒手”（北京官話）/“你拽住了，不要鬆手（東北官話）”/“馬把繮繩拽斷跑掉了”/“繩子不牢實（結實），再拽就拽斷了”（青海樂都）。西北方言凡“拉”或“拽”的動作都可說“拽”，如把褲子往下拉一拉叫“拽一拽”，衣服皺了把它拉直叫“拽展”，用力掙脫叫“拽脫”。形容人在別人面前忸怩，不大方叫“拽不展”（青海樂都）。這裏的“拽脫”是說李瓶兒使勁掙開撒手，從結構來說是“動補式”，相當於“掙脫”，所以“頓脫”應當視爲一個詞而立目。

反亂　“反亂”在《詞話》中有兩個意義，其中一個意義爲“混亂、亂套”，如三十一回：“他做什麽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

爲這把壺好不反亂。”又作“翻亂”，四十三回：“剛纔他每告訴我說，他房裏好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詞典》已經收釋。第二個意義是“翻騰、折騰”，《詞話》二十九回：“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怎的教小厮拾了?”《詞典》沒有列出這個義項。今青海方言裏有“反亂”一詞，但沒有“混亂”的意思，而是指“翻騰、折騰”，如“我收拾之（的）好好兒的，你再要反亂了好不好?” /“我碼着整整齊齊兒的衣裳，你看你反亂成啥樣子了?” /“你牲口哈再要反亂了，叫好好兒吃草起（去）給”（樂都）。後一句“要反亂了”意思就是別折騰了。

肝花 指五臟。《詞話》三十九回：“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揉——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花——死心踏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魏子雲（1987）說：“隔牆掠肝，意爲死心塌地。”《詞典》附錄一：“肝花，肝臟。肝和心同是臟器，所以隔牆把肝臟扔過去，歇‘死心塌（落）地。’”《西遊記》七十五回：“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鍾吃了，在肚裏撒起酒風來，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踢飛腳，抓住肝花打秋千，豎蜻蜓，翻根頭亂轉。”《醒世姻緣傳》二十八回：“走到半路，祇見兩半截人死在道上，腸子肝花流了一地，旁邊一大卷衣裳。”《大詞典》據此云：“肝花，肝臟。”各家都把“肝花”理解爲“肝臟”，可能是一種誤解。我們認爲明清小說中的“肝花”不是指肝臟，而實指五臟。首先從方言來看，今西北地區方言把“心”叫“肝花”或“心肝花”，如“那是個大肝花人，心裏一點都不頗煩（煩惱）”（青海）。“大

肝花”猶平常說“心大”，指心裏不擱事，凡事能想得通。甘肅臨夏地區民歌（花兒）有“清水河裏的雙輪磨，轉過了看，磨渠的水清着哩。心肝花扒下者碟子裏獻，晾冷了看，阿哥的心實着哩”。《詞話》這句歇後語的歇後部分說“死心塌地”，可見“肝花”是包括了心臟的。俗語有“好心當成驢肝肺”①，“心”對“肝肺”。青海方言的說法是“好心當成驢肝花”，“心”對“肝花”，也說明“肝花”是包括了心臟的。而古代心臟可泛指胸部，漢李陵《答蘇武書》：“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椎心”即拍打胸部。可見“掠肝花”是把動物的五臟部分扔出去，不是祇扔肝臟。《詞話》中另有一個歇後語叫“隔牆掠見腔兒——可不把我唬殺”，如四十二回：“伯爵罵道：‘……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裏隔牆掠見腔兒——可不把我唬殺。’”《詞典》附錄一《金瓶梅詞話歇後語集釋》：“腔兒，腔子，割去頭的人或動物的軀幹。”實際上“腔子”就是包含五臟的胸部，“見腔兒”指現殺的羊的“羊腔子”，五臟俱全，鮮血淋漓，所以很嚇人。西北方言說“把人氣着砸腔［k'aŋ^{51}］子哩”/“後悔着砸腔［kaŋ^{51}］子哩”（甘肅蘭州），意思是極度生氣或後悔時拍打胸

① 《金瓶梅詞話》二十八回：“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了。’抽身往樓下就走。”《紅樓夢》六十三回：“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祇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裏誰不知道，誰不背地裏嚼舌說咱們這邊亂賬。’”

脯。也叫“腔腔”[kʻaŋ⁴⁴kʻaŋ⁴⁴]或“腔子”，如“腔子上掛了一朵花兒”/“腔子上別了個紀念章”（青海西寧）。這裏“隔牆掠見腔兒”是說隔牆把剛殺了的動物的腔子扔過來，五臟都在裏面，血淋淋的十分嚇人。《西遊記》“抓住肝花打秋千”是說孫悟空在老魔肚子裏戲耍，抓住的是包括肝臟在內的臟器，並非專指肝臟。《醒世姻緣傳》“腸子肝花流了一地”是說人被剁成兩段，腸子和五臟都流出來了，不專指肝臟。從明清小說看，“肝花”、“五臟”往往連用，泛指五臟，如：

（1）怎經得蓋蘇文力大刀重，把殷開山頂梁上一直劈到屁股頭，分爲兩段，五臟肝花坍了滿地，也喪黃泉去了。（《說唐後傳》三十一回）

（2）人頭骨碌碌亂滾，好似西瓜；胸膛的血淋漓，五臟肝花。（同上，四十九回）

（3）連忙踹門進去一看，又是兩個屍身，肝花五臟，都被人掏了去了。（《兒女英雄傳》十一回）

（4）武國北說：“我若改變心腸，教我死後肝花腸子教狼吃了。”（《小五義》三十九回）

（5）他們走後，來了隻餓狼，把國北肝花腸肚吃盡纔走。（同上，四十回）

（6）因他平日把身子全空透啦，就聽見砰的一聲，把壞種拆爲兩段，肝花腸肚，全流將出來。（同上，五十五回）

⑦韓天錦、于奢每人手中提着半片人片子，掄開了亂打眾人。于奢那裏舞着一個腦袋，一隻胳膊，一隻腿，肝花腸肚，遍地皆是。”（同上，二百一十九回）

例（1）—（3）中“五臟肝花”或“肝花五臟”都是指“五臟”，例（4）—（7）中“肝花腸子”或“肝花腸肚”則包括了“五臟”和“六腑”。另外，《補紅樓夢》十七回：“（趙姨娘）拉住賈母的衣襟大哭道：‘老太太，救我一救罷，我再不敢黑心亂肝花的了。’”“黑心亂肝花”實際上指的是“心”。晉語把不正當或不正派的人叫“爛肝花”，如韓起祥《劉巧團圓》：“他爲什麽偏偏給她尋那麽個爛肝花人？”① 《歧路燈》七十九回：“淡如菊道：‘這都是敝處打下來的退頭貨。’衹這退頭貨三字，盛公子肝花上直攮了一大針，心坎內就轟了一聲雷。”“肝花上直攮了一大針”相當於說心上扎了一針。成語“肝腦塗地”又可作“肝心塗地”或“肝膽塗地”②，“肝膽相照”又可作“肺肝相照”③，其中“肝心”、“肝膽”、“肺肝”指的還是五臟，因爲不可能有肝“塗地”而五臟不“塗地”的情況。一些成語詞典把“肝腦塗地”解釋成“肝血腦漿流了一地”就值得商榷。《大詞典》“肝腦”條：“肝腦，肝與腦，借指身體或生命。”書證爲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肝腦塗中原”和“肝腦塗地”都見於漢代文獻，意思是一樣的，辭書需要說明“肝”在這裏的指代作用，釋義纔算完備，僅僅坐實爲“肝”容易引起歧義。

---

① 《鏡花緣》六十八回：“今太后又將蘭音、紅紅、亭亭三位姐姐也教跟去，豈不把俺肝肺五臟全都割去！俺要這命何用！與其日後活活想死，倒不如一刀殺了，倒也乾淨！”

② 唐陳子昂《謝衣表》：“臣萬死枯骨，垂朽蒙榮，載戢載殞，肝心塗地。”

③ 宋強至《送關景芬秘書赴山陽尉》：“肺肝相照二十年，今日不殊前日厚。”

除此之外，近代以來常說的“心肝”一詞也指代“心”或“五臟”，從修辭來說是部分代整體。《醒世恒言》三十七卷：“子春謝罪道：‘我杜子春單衹不會做人家，心肝是有的，寧不知感老翁大恩！’”“心肝是有的”相當於說良心是有的，《拍案驚奇》卷三十四：“便是人到此時，得了些滋味，昧了心肝，直待至死方休。”“昧了心肝”等於說昧了良心。《野叟曝言》七十一回：“衹見那武士提出許多鮮血淋漓的心肝，撩在地下。”“許多鮮血淋漓的心肝”指的就是心、肝、脾、肺、腎五臟。同上一百十八回：“北方無入聲，向北人可對四聲平上去矣。吳無君，無大夫，向我們吳人，可對‘五音角徵羽’矣。再牽扯些，則調謔沒心肝人，可對‘五臟脾肺腎’。”“沒心肝”對“五臟脾肺腎”，也是指五臟。“心眼兒”可以說“心肝眼兒”，《歧路燈》一百回：“紹聞道：‘舅既如此說，俱是他心肝眼兒的話，就照着這行。’”“心眼不好”可以說“心肝不好”，《天豹圖》三十三回：“不是我花興心肝不好，我在少爺面上，不得不盡心與少爺辦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八十一回：“原來這個鈐是百夫人的護身寶貝，名字叫做幌心鈐兒，衹消暗地裏搖兩搖，憑你是甚麼奇男子，烈夫人，心肝都碎。”先說“幌心鈐兒”，後說“心肝都碎”，“心肝都碎”猶《紅樓夢》三十三回所說的“五內摧傷”①。

就像“肝花五臟”、“肝花肚腸”常常連用一樣，“心肝五臟”、“心肝肚腸”連用的頻率也很高，指的也是五臟，如：

① 五內，也叫“五中”，指五臟。《素問陰陽類論》：“五中所主，何藏最貴？”王冰注：“五中謂五藏。”

（1）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一隻餓鷹，展開翅爪，颼的把他五臟心肝，盡情抓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西遊記》四十六回）

（2）又過了兩三日，果然衙裏傳出來：那個武城縣循良至清至公的個父母果然應了晏外科的口，爛的有缽頭大，半尺深，心肝五臟都流將出來。（《醒世姻緣傳》十一回）

（3）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的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水滸傳》四十六回）

（4）從窗戶映着月光一看，祇見那兩人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掏去了。（《兒女英雄傳》第六回）

（5）誰想那人盜了古佛的心肝五臟，被馮老嫗瞧破了，喚家僮將那人打了一頓脖子拳，祇要鎖了送官。（《禪真後史》第十回）

（6）一個望心肝，一個思五臟，俱惡狠狠不懷好意。（《後西遊記》二十九回）

（7）我師父奉大唐天子之命，往靈山拜佛求解，你卻在半路上邀截他修行，我不知你這樣歪心肝賊肚腸修出甚麽行來，倒不如將這五莊觀一把火燒光了，轉隨我師父到西天見世尊懺悔懺悔。（《後西遊記》十九回）

（8）若不是我會說話哄騙了出來，此時已是死了，你這樣賊心肝狗肚腸，還要與你在師父名下做弟兄哩，倒不如各人自奔前

程，還有個出頭的日子。（《後西遊記》三十二回）

另外，明清小說中“心肝”、“肺腑”或對言或連用[①]，指代的還是五臟。《西遊記》三十四回：“一條心又想着道：‘沒事，化不得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煉成個金子心肝，銀子肺腑，銅頭鐵背，火眼金睛，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封神演義》五十一回：“鋼敲鼻凹，打的眉眼張開；錘打當胸，洞見心肝肺腑。”《綠野仙蹤》三十回：“林桂芳道：‘朱相公時常說老長兄所行的事，小弟聽了，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方纔又說起他媳婦承老長兄幾千里家安頓他，這是何等的熱腸！”“心肝肺腑上都是敬佩的”從字面看是五臟六腑都很敬佩，實際是說打內心裏佩服。

有時衹說“肺腑”，泛指內心。《三國演義》六十回：“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紅樓夢》三十二回：“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衹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東周列國志》三十七回：“夫導我以仁義，使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禪真後史》十九回：“話說張氏正在媚姐房中調藥，偶被丈大衝破，那一腔煩惱填塞肺腑，閉目靜睡，溫習那相罵簿兒。”《品花寶鑒》十三回：“春航也不推辭，二人就在花梨四仙桌上對酌，各自吐了些肺腑。”《綠野仙蹤》四十七回：“六人坐到起更時候，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實出自肺腑，兄毋視爲故套。’”而且還可以說成“肺肝”，《禪真後

① “肺腑”本指肺部，泛指內心。

史》第七回："小弟言雖迂腐，實出肺肝，不嫌鄙陋，俯聽是願！"我們今天仍用"肺腑之言"、"發自肺腑"來比喻內心之言和發自內心之言。

另外還有"心腸"一詞，舉凡"熱心腸"、"冷心腸"、"狠心腸"、"歹心腸"、"硬心腸"、"軟心腸"、"好心腸"、"壞心腸"、"鐵石心腸"、"惡毒心腸"、"名利心腸"等中"心腸"都是偏指"心"。"閑心腸"、"沒心腸"等中指的則是"心情"、"心思"①。"慢心腸"相當於慢性子②。總之，"肝花"、"心肝"、"肺腑"、"心腸"都可指代"心"，"心"可指胸腔，那麼明清小說中的"肝花"就不能單純解釋爲"肝臟"，而應該解釋爲"指代五臟"或"指代胸腔器官"。

扛 數落。《詞話》二十二回："你問聲家裏這些小廝每，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弔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到他主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爹扛的眼直直的。"同上五十二回："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裏呼喚。"五十八回："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扛他。"七十八回："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顏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

① 《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徐氏一聲兒，一聲肉，哭道：'都是你這老天殺的害了他！還問怎的？'王員外沒心腸再問，忙忙的尋衣服，衹在手邊混過，那裏尋得出個頭腦。"《西遊記》八十四回："那呆子縮了腳，口裏哼哼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什麼心腸還撚手撚腳的耍子？'"

② 《喻世明言》第一卷："陳大郎攢着兩眉，埋怨婆子道：'乾娘，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過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卻不知我度日如年。'"

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還可說“擦扛”，同上七十九回：“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膽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詞典》、《匯釋》和陶慕寧校注本將“扛”和“擦扛”解釋爲“頂撞”。“頂撞”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爲“用強硬的話反駁別人（多指對上級或長輩）”。事實上從《詞話》文字本身來看，“扛”並不限於用強硬的話“反駁”上級、長輩或尊者，而往往是主動的指責、駁斥，實際上是“數落”。

以上三例中，二十二回“着緊把他爹扛的眼直直的”，是說潘金蓮的丫鬟春梅性格剛烈，對小廝們動輒打罵，在緊要關頭甚至對西門慶也敢出言不遜，敢於頂撞他。但五十二回“交我扛了兩句”是說謝希大嫌鴇母老孫媽媽子抱怨他，盛怒之下斥責了她一頓。七十八回是指潘金蓮當着別人的面平白數落他的母親。在青海方言中，“扛”的意思正是主動用言語斥責、批評或駁斥。如“個家（自己）做錯了還死不承認，叫我扛給了幾句，他再沒敢出聲氣”/“你把他放心扛給一頓，看他阿們（怎麽）哩”（樂都）。“頂撞”一般是地位低下者或卑賤者對在上者或尊者“反唇相譏”的行爲，而“扛”則是主動的譴責、大膽的批評。所以還應當給《詞話》中的“扛”這個詞另立“數落”這個義項。“頂撞”的意思在青海方言裏就用“頂”來表達，如“他以爲他是隊長，叫我他哈囊囊價（美美的）頂給了一頓，看他做哈個啥哩（看他能對我怎麽樣）”/“我不管他是不是大輩子（長輩），他胡說八道我就要頂”（樂都）。

谷都　濃稠的樣子。《詞話》第八回：“盼不到西門慶來，嘴

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二十九回：“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吶吶。”六十七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言語。”《詞典》：“（嘴）撅起，鼓起。”張遠芬《〈金瓶梅〉新證·〈金瓶梅〉詞語選釋》：“象聲詞，即谷谷都都。心中不滿，氣得鼓起嘴來，含混不清地說話。”① “氣得鼓起嘴來”是對的，但說是“象聲詞”則不然，這裏不是“咕嘟咕嘟”的聲音，而是指鼓起來的樣子。“谷都”在近代文獻中有多種書寫形式。《五燈會元》卷十一風穴延沼禪師：“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元關漢卿《救風塵》二折：“一個個嘴盧都似跌了彈的斑鳩。”《緋衣夢》二折：“閃的我嘴碌都似跌了彈的斑鳩。”《金錢記》二折：“對着的都是些嘴骨都乳鶯嬌燕。”《兩世姻緣》一折：“則這夥木鸚哥嘴骨邦在仙音院。”李愛山散套《集賢賓·春日傷別》：“嘴古都釵頭玉燕，面波羅鏡裏青鸞。”明無名氏《雷澤遇仙》四折：“撇的我嘴孤獨，面魔羅，呆答孩，死沒騰。”王學奇（2002）云：“意爲撅着嘴，鼓着腮，形容不高興的樣子。”明清小說中也作“骨篤”、“骨嘟”。《醒世恒言》第四卷：“不一時，酒肴取到，鋪下氈條，眾人團團圍坐，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祇有秋公骨篤了嘴，坐在一邊。”同上二十卷：“走入裏邊，坐在房中一個牆角裏，兩個眉頭蹙做一堆，骨嘟了嘴，口也不開。”

“谷都”在《詞話》中另有所指，如十二回：“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促恰撏了

① 蔡國梁選編《金瓶梅評注》606頁，灕江出版社1986年。

一泡稛谷都的熱屎。”對“稛谷都”各家解釋不盡一致。《詞典》釋爲“細軟粘綿的樣子；稀乎乎”。是將“稛”當作“稀”字。張遠芬《金瓶梅詞語選釋》當作“渾谷都”[①]，《元曲釋詞》（二）“渾谷都”條釋爲“水濁貌”，並指出也作“稛谷都”。但都沒有落實“谷都”的詞義，實際上“谷都”是形容濃稠，濃稠則會鼓起，顯得有形狀。今西北方言常說“稠沌沌”、“稠谷沌沌”，如“稠沌沌的舀給了一碗，我吃不上（吃不完）”/“春上（春天）雪都化開了，河裏之的水稠谷沌沌的”（青海樂都）。形容小孩子大便粘稠也說“稠谷沌沌”。由此看來“稛”可能是“渾”或“稠”，而不是“稀”。

哈賬（帳） 《詞話》五十八回：“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賬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詞典》解釋爲“糊塗；馬大哈”，王利器《金瓶梅辭典》解釋爲“慌裏慌張”，《匯釋》釋爲：“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猶今語之‘馬大哈’。”王森（1994）釋爲“隨便；不在乎”，並認爲：“蘭州話常用此詞，但詞義已演變爲‘任性，暴躁’，如：‘脾氣哈賬的很，誰也不敢說。’”[②] 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根據四川方言中“哈”有“傻”義，認爲“‘哈賬’或謂傻瓜”[③]。按：以上各家解釋皆欠準確。在蘭州方言中“哈賬”是個貶義詞，所指比較寬泛，大致意思是脾氣壞、脾氣不好。其所指範圍及其程度

① 蔡國梁選編《金瓶梅評注》618頁，灕江出版社1986年。

② 《〈金瓶梅詞話〉中所見蘭州方言詞語》，《語言研究》1994年2期92頁。

③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254頁，巴蜀書社2002年。

遠遠超過“暴躁”，也沒有“任性”的義素；而且這個詞義也不是從“隨便、不在乎”演變而來。在西北地區方言中“哈”是“好”的反義詞，如“哈主意” /“吶（那）個娃哈的很”（西安）。“哈好”是一個詞，意思就是普通話的“好壞”，如“東西哈好我都要”（西安） /“不管哈好你快些買着來就對了（不管好壞你買回來就行）” /“就說是東西買着來了說，哈嘛好哈再沒知道（就說是東西買回來了，但質量好還是不好還不知道呢） /“那個人脾氣胡都（非常）怪，哈話好話你都說不成”（樂都）。

《西遊記》有“哈話”一詞，如二十回：“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黃肅秋注：“哈話，方言。愚蠢的話、丟人話。”確切說是指不好的話，也即不吉利的話。取經路上險阻重重，每前進一步都不容易，所謂“還來茅舍”本是歡迎再來的意思，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所以悟空纔那樣作答。“莫說哈話”相當於說“不要胡說八道”或“不要說不吉利的話”。“哈”用來形容人性格不好或品質惡劣，屬於詞義引申。雙音詞即說“哈賬”，意思相當於“混帳”。如“那個人脾氣胡都（非常）哈，你最好連（和）他少說話” /“那個媳婦哈賬的很說（聽說蠻橫無理），老漢（老人）們哈一點都不當人（對老人一點都不孝順）”（樂都）。在後來的白話小說中沒有發現“哈賬”這個詞，這個意義一般都用“混帳”來表達，如《醒世姻緣傳》八十一回：“惠希仁嗤道：‘混帳杭杭子！說不許男女混雜，你又待擠了去哩！’”“杭杭子”是罵人的話，本來意思是粗濫之物（參下文“行貨子”條），引申指飯桶、膿包。“混帳杭杭子”就是

"哈賬行貨"。也可以說"混帳行子",《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十八回:"(解子說)一行有飯,怎麽又趕餅?真是混帳行子!(店主說)我祇說你混帳行子!相公不嫌說,你慌的是甚麽?"《詞話》有"混帳"一詞,但意思是"擾亂;搗亂",並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混帳"。另外,西北方言罵人不是好東西則說"哈傢"、"哈雜傢",意思相當於"壞傢、壞蛋",如"你之(這)個哈傢人不是(不是人),老子再不上你的當了"/"奈(那)是個哈雜傢,你連(和)他夤染(別跟他打交道)"(青海樂都)。其中"哈"、"哈賬"、"哈傢"也見於蘭州方言,意思完全相同。另外在河南靈寶縣方言裏說某東西質量不好或人品質不好也用"哈",或重疊爲"哈哈",如"這蘋果真真(的確)是哈!"/"兀個脾氣總哈着哩(那人脾氣很壞)"/"兀(那)是個哈哈女子"。

行(háng)　《詞話》七十五回:"單管兩頭和番[①],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唬人子。"按:"行"是"剛纔"的意思。青海方言有"行……行……"的格式,意思是"一會兒……一會兒"。如"你行之們(這麽)了,行乃們(那麽)了的,到底阿們價(怎麽樣)纔中哩(行呢)?"/"行哭者哩行笑着哩,人哈給了個摸不着(讓人摸不清頭腦)"/"行了走哩,行了不走的,誰知道阿們(怎麽)想着哩"[②] 樂都)。《醒世姻緣傳》作"杭",如七十一回:"童奶奶

① 兩頭和番,兩面討好。

② 意思是一會兒說要走,一會兒又說不走了,不知道心裏到底怎麽想。

道：‘你别要這衹管的不足，那内官的性兒是拿不定的，杭好杭歹，他狠你咬的牙頂兒疼。”《詞典》、《匯釋》未收釋。

行貨子　粗製濫造的東西；歪貨。《詞話》十四回：“你這行貨子，衹好家裏嘴頭子罷了。”《詞典》“行貨”條義項①釋爲“貨物，貨色”。按：“行貨”一詞中的“行”意思是“粗濫”。古代把器物不堅牢稱爲“行”，《周禮·地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鄭玄注：“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鄭玄注：“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奸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賣者。”唐孔穎達疏：“後鄭以爲行濫。”孫詒讓正義：“飾行，不堅固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周官上·飾行》：“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檻輑、帗縷、葉輸，毳也。’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行，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即《方言》之‘檻’。”《潛夫論·浮侈》“以完爲破，以牢爲行，以大爲小”汪繼培箋：“古者謂物不牢爲行。”“行貨”者假冒僞劣之貨，《書·舜典》：“朕堲讒說殄行。”《史記·五帝本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僞”。以“僞”釋“行”，足見“行”有“僞劣”義，那麽

“行貨”即歪貨。清郝懿行《證俗文》卷六“鋪”條：“買賤鬻貴，其貨不堅緻者曰行。《唐書·韓琬傳》‘器不行窳’，音義云：‘不牢曰行，苦惡曰窳。’按：今市人謂貨物之下者爲行貨。”

“行貨子”也作“夯杭子”、“杭杭子”，《醒世姻緣傳》第六回：“珍哥瞅了晁大舍一眼，說道：‘傻孫！買這夯杭子做什麽？留着這幾錢銀子，年下買瓜子嗑也是好的，瞎頭子去了錢。’”黃肅秋注：“夯杭子，笨貨、傻東西。”同上四十一回：“我這一到家，我就叫人煠果子給你下禮，替你娶了媳婦子。你這杭杭子要不着個老婆管着，你就上天！”四十八回：“李九強說：‘疢杭杭子的腔！罷，你問甚麽問，你可倒那布袋還我。’”七十回：“誰想那銅杭杭子原待不的久，過了三伏的霉天，久放在那皮箱裏蒸着，取將開來，盡情煘黑的都發了翡翠斑點。”又：“你着我當吃屎的孩子哄我，領了我的細絲銀子，交精銅棍棒子給我。拿着這精銅杭杭子哄人家銀子兌分量也就罷了，還每兩問人家要三錢工錢呀？”文中寫到用“精銅”來充當銀子，粗濫不堪，所以叫“精銅杭杭子”。《方言大詞典》“夯杭子”條釋爲：“東西。含輕蔑意。”① 嚴格說來應該是指粗劣、粗笨的東西。

明清小說中罵粗蠢之人爲“夯貨”。《西遊記》三十二回：“行者罵道：“我把你個饢糠的夯貨！這般要緊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卻去睡覺！不是啄木蟲叮你醒來，你還在那裏睡哩。及叮醒，又編這樣大謊，可不誤了大事？你快伸過孤拐來，打五棍記

① 《漢語方言大詞典》1149頁引作“夯抗子”，“抗”當是“杭”之誤。中華書局1999年。

心!”又五十三回：“行者道：‘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夯貨，弄師父遭此一場大難！着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纔請老君來收伏，卻是個青牛作怪。”或叫“夯鳥”。《後水滸傳·序》：“咬菜根的呆夯鳥也來怪叫！若不節級叫快，黑瘋子幾板刀可不砍出白血來!”同上：“馬愈勃然大怒，罵道：‘這呆夯鳥，敢算灑家!’遂掄動板刀，要砍殺出來。”《西遊記》六十三回九頭蟲罵豬八戒爲“潑夯豕彘”。

形容人或物粗大蠢笨叫“粗夯”。《西遊記》二十九回：“八戒道：‘陛下不知，我這鈀，雖然粗夯，實是自幼隨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爲帥，轄押八萬水兵，全仗此鈀之力。今臨凡世，保護吾師。逢山築破虎狼窩，遇水掀翻龍蜃穴，皆是此鈀。’”或叫“蠢夯”。《女仙外史》第五回：“鮑母道：‘要兩個媵嫁的丫鬟，必得蘇、揚人材，十八九歲的方好，即小寡婦亦不妨。此地丫頭蠢夯，是用不着的。’”粗笨的家當還可以說“粗家夯夥”。《雪月梅》十一回：“金振玉將家事托與他內侄朱英管理，許俊卿亦將自己房屋托與緊鄰周老人居住管理，將可帶之物收拾帶去，其餘粗家夯夥，一概留下。”

鑊　煮。《詞話》二十回：“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鑊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陶慕寧校注：“長鍋，即大鍋。鑊，此處用爲動詞，煮的意思。”《詞典》：“半蒸半煮。烀。”陶注將“鑊”看作名詞動用。《詞典》以爲是“烀”。魏子雲說：“長鍋鑊乃一種古爬蟲的諢號。北方人食用的所謂‘鍋貼’，長橢

圓形，在蘇皖之北一帶，稱之爲鍋，或爲‘鑀’字之方言音。”① 此說似不可取。陶注、《詞典》的解釋是正確的。因爲既然説了“長鍋”，“鑀”不應當再釋爲鍋之類。實際上“鑀”是個方言記音字，與其本義“無足大鼎”沒有關係，所以還可以寫作“呼”，《醒世姻緣傳》八十九回：“（素姐）說：‘我又沒使長鍋呼吃你娘，呼吃了你老子，抱着你家孩子撩在井裏！’”“鑀”一般指給豬、狗等攪拌準備食物，如“今晚夕鑀給些麩子叫狗吃”/“今晚夕忘了鑀豬食”（青海樂都）。如果要追溯本字的話，很可能是“擂”。《集韻·鐸韻》：“擂，手反復也。”《字彙·手部》：“擂，手反復也。搖手曰揮，反手曰擂。”《大字典》義項❸：“把堆在一起的東西鏟起掀到另一處或容器中。如：擂土；擂煤機。”《大詞典》解釋爲：“手的反復動作。今指把堆積物倒出來。特指把採取的煤、礦石鏟起來倒到另一地方或容器中。”相比之下，《大詞典》的釋義比較準確。因爲“擂”這種行爲就是由手的反復動作引申的。在西北方言中“擂”指把土、煤等用工具反復攪拌使其均勻。今東北官話有“擂弄”一詞，義爲“攪拌”，如白萬程《倆心眼》：“飼養員專管喂牛和喂馬，任務是鍘草擂弄馬槽。”北京官話有“擂嘍”，如“她在白開水哩撂上些兒白糖，又用筷子在茶杯裏擂嘍了幾下”。冀魯官話有“擂郎”，如“小孩子好擂郎水玩”（山東淄博），西北官話有“擂騰”（參《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豁鄧”條）。烹煮東西伴隨有攪拌的動作，所以“鑀”引申指“煮”。

① 《〈金瓶梅詞話〉注釋》136頁。

撅　因生氣而憤然離去。《詞話》二十一回：“（應伯爵）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用不着人兒，連酒兒也不遞我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撅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衹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詞典》根據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憑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攫”，解釋爲“惡語回絕”。按：“攫”字“惡語詬罵”的意義在近代文獻中多有使用且寫法不固定：

（1）自從陶侃當下這個“信”字，拿錢到家中，被他母親痛決了一場。（元秦簡夫《剪髮待賓》三折）

（2）我就衹說了這兩句，沒說完，他就禿淫禿捽的掘了我一頓好的。（《醒世姻緣傳》六十四回）

（3）媳婦兒你在那裏掘，俺在這裏聽，罵達也是一升，罵娘也是一升。（《禳妒咒》第十回）

（4）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石必裏剝剌的，教我一頓卷罵。（《詞話》七十二回）

（5）丈夫沾倒就開卷，一時還要罵祖先。（《蹲春臺·啞女配》）

（6）我勸你須把廉恥惜，免得外人指背脊，哄了先人罵你的媽和爹。（同上，《螺旋詩》）

（7）漢子罵聲好潑婦，您娘囃生這椿物！我仔說了夠一把，你就抉了一大抪。（《聊齋俚曲集·俊夜叉》

（8）從來鬼怕惡人，二相公沒來時，動不動打罵；着二相公掘了一場，撅着嘴也沒敢做聲。（同上，《寒森曲》第五回）

這是一個使用廣泛的方言詞，光緒十年《山西通志》卷二十四："卷、絕，罵也。"民國十四年《獻縣誌》卷十七："罵人謂之卷，亦謂之撅。"民國二十二年《邯鄲縣誌》卷六："罵人曰卷，曰厥。"① 在西北地區青海方言裏也有這個詞，而且意思不是一般的罵，而是用惡毒的語言毫不留情面地大罵，往往涉及罵祖先、罵父母。如"他們再但說三道四的，我可要媽媽老子（罵爹罵娘）的決他一頓"。還可以說"日決"，如"我把他美美的（狠狠的）日決給了一頓，他啥話都沒敢說"（樂都）。但《詞話》這一句裏的"攫"的意思並不是罵詈，在青海方言中這個詞還有一個意思是因憤怒生氣而不給面子或不買賬，往往表現爲憤然離去不再照面。如"夜來個（昨天）我把他說（數落）給了幾句，今兒撅掉者再沒來（因爲很生氣所以再沒來）"/"你阿舅（舅舅）一年多了撅掉着我們家里沒來"/"他撅了就撅掉起（去），你再管都夏（不要）管"（樂都）。"撅掉着"意思是因某種原因生氣了心裏不高興。"撅了撅掉起"相當於說讓他生氣就生氣去、不高興就不高興去。

從《詞話》的文字來看，先是在第二十回中記述，被西門慶包佔的妓女李桂卿新近接識了杭州販綢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一天西門慶到妓院找李桂卿，此時李桂姐正和丁二官人一起吃酒，鴇母騙西門慶說李桂姐給他媽媽做生日去了。在飲酒熱鬧之時，西門慶出去方便，聽到東耳房有人在玩笑，仔細偷看纔發現李桂姐正陪丁二官人飲酒。西門慶憤怒之下掀翻酒桌，讓手下

① 見《漢語方言大詞典》3705—3706頁。

人把李家砸了個稀巴爛，然後憤然離去。到了二十一回，鴇母和李桂姐因害怕西門慶，便專門置辦了豐盛的酒席，央求應伯爵和謝希大請西門慶赴席，目的是要給他賠不是。西門慶雖然怒氣未消，但在應、謝二人的極力攛掇下還是去了李家。在席上李桂姐百般小心侍奉西門慶，應、謝二人儘量插科打諢緩和氣氛，纔有了上面那段文字。“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是說他們勸說西門慶費了不少口舌；說“你家漢子”是有意拉近李桂姐和西門慶的關係。“若他撅了不來”云云意思就是如果他一怒之下不來赴席，你即便哭瞎了眼也無濟於事。所以“撅”是生氣以後憤然離去的拒絕行爲，不是“惡語回絕”。

空 因孤單而心中不安。《詞話》十四回：“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裏，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按：這裏“空”的意思不是空蕩蕩。在青海樂都方言中把由於寂靜或僻背而引起的孤寂感覺叫做“空”或“空巴巴”。如“天氣黑了，一個人走在山裏胡都（非常）空”（樂都），“胡都空”意思是感到孤寂而有點害怕。又如“好幾間房子都空着哩，一個人晚夕裏住着空巴巴的”（樂都），前一個“空”是指房子閑着沒有住人，裏面是空的；後一個“空巴巴”意思是因爲房子一度沒有人居住而讓人感到陰森害怕。這種意義上的“空”、“空巴巴”也可以說成“孤”、“孤巴巴”，“孤”的意思就是因孤單而心理上恐懼不安。可見“好不空”就是好不讓人感到空寂進而害怕。

苦豔豔 茶味很濃而帶苦味。《詞話》七十三回：“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豔豔

我吃。”“苦豔豔”即“苦醶醶”，形容茶煮得很濃，味道苦。青海方言稱茶燉得很濃爲“醶”，當地人喝一種産自湖南益陽等地的茯茶，因爲是製成茶磚投放市場的，所以也叫“磚茶”，這種茶需要用茶壺在火上煮一段時間纔好飲用，由於需要較長時間，所以要“燉”，文獻中一般寫作“頓”，如上文“頓些好甜水茶兒”、“頓的苦豔豔我吃”。見於青海方言者如“今兒頓下的茶苦醶醶的，我喝不慣”（樂都）。也可以說“醶醶的”，如“你給我醶醶的頓下些茶叫我喝”（同上）。李鼎超《隴右方言·釋器》：“《說文》：‘酖，酒味苦也。’今謂味苦曰‘苦酖酖’。”據此則“酖酖”爲本字。

攬搭下　霸佔住。《詞話》六十七回：“賊沒廉恥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麽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也說“收攬搭下”，如《詞話》七十二回：“一個賊活人妻淫婦①，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了好歹的，你收攬答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什麽好正條兒!”按：《詞典》、《匯釋》收錄時切分爲“攬搭”、“收攬答”兩個詞條，欠妥。應當設爲“攬搭下”和“收攬答下”。“搭”（答）是詞綴，無義。實際上是“攬下”、“收攬下”，“下”的作用是表示動作結束。也有不用詞綴“搭”的，如《醒世姻緣傳》八十七回：“你沒本事掙件衣服給老婆穿，就不消攬下老婆。你既攬下老婆，不叫穿件衣裳，難道光着屁股

① 活人妻，有夫之婦。本回後文說：“他隨問怎的，衹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

走麽?”青海方言中把不管什麽事情都包攬下來叫“攬搭下”、“收攬搭下”，是比“攬下”、“收攬下”更俚俗的說法。如“你攬搭下了你個家（自己）想辦法，我不想管” /“臭的香的你都攬搭下，丟人現眼的，羞的個（害羞的）不知道”（樂都）。“搭”是個構詞能力很強的詞綴，從作用來看相當於“中綴”。如“撂搭下”意思是隨便扔在一個地方，“睡搭下”意思是將就睡下，“買搭下”意思是將就買下，“縻搭下”意思是（把牲口）隨便拴在一處（讓其吃草），“埋搭下”意思是隨便埋在什麽地方，“說搭下”意思是隨意說定了。另外如“諞搭卡”意思是“諞一諞”（聊一聊），“吃搭卡”意思是隨便吃一吃，“走搭卡”意思是隨便走走，“洗搭卡”意思是隨便洗一洗，“說搭卡”意思是隨便說一說，等等。也可作“打”，參“打”條。

攔攔濟濟 泥濘不堪的樣子。《詞話》二十九回：“下下高高水逆流，洶洶湧湧盈清澗。滑滑溜溜怎住停，攔攔濟濟難存站。”《詞典》未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陶慕寧校注本未出注。按：文中“攔攔濟濟”的意思是泥濘不堪。“濟濟”就是“水濟濟”、“濕濟濟”的意思，《詞話》七十八回：“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拿杓兒舀。’”青海樂都方言中形容道路泥濘難以行走叫[lan^{34}]，老派方言中存在有［n］、［l］不分的現象，新派則讀[nan^{34}]。如“將（剛）下過雨，路上[lan^{34}]着走不成” /“陰窪裏（陰面山坡上）的雪纔化掉，恐怕[lan^{34}]着上不去”。也可用作動詞，如“你小心些，水納灘（沼澤地）裏耍走！不小心[lan^{34}]給就出不來了” /“娃娃的鞋鞋子[lan^{34}]者（到）泥裏

拔不出來了”。“[lan^{34}] 給”意思是腳陷進去；“[lan^{34}] 者泥裏”意思是腳被泥粘住不能自拔。用重疊式“[lan^{34}] [lan^{34}] 濟濟”有加強程度的作用，如“路上 [lan^{34}] [lan^{34}] 濟濟的，不知道阿虎兒（什麽時候）走到哩!”/“雨下個不住，路上 [lan^{34}] [lan^{34}] 濟濟的，緊走慢走天可價（馬上）就黑了”。今甘肅河西地區方言片區這個詞的聲母皆讀 [n]。如古浪話讀作 [nan^{42}]，武威話讀 [naŋ^{51}]。按：武威方言 [an] [aŋ] 不分，[an] 一律讀作 [aŋ]。形容地面泥濘還可以說“濃”，如《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往大名，往大名，我卻不上大名上永平。說大名雨水多，看路上忒也濃。”“路上忒也濃”也就是“路上攔攔濟濟”的意思。又蒲松齡《日用雜字・莊農章》：“皮鞾綁不愁水窊哇濃，勝如赤腳棘針籠。”“水窊”是低凹積水之地，這裏意思是因爲鞋幫是皮製的，所以不怕泥濘之地。今中原官話仍有這個詞，如“剛下過雨，路上真濃啊!”（河北魏縣）

蓼辣 食物等因存放時間過長而略帶辛辣的味道。《詞話》六十一回：“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拿出一壇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撓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於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說文・艸部》：“蓼，辛菜，薔虞也。”是一種草本植物，生長在淺水中，也叫“辣蓼”。因其味辛辣，可作調味品。《說文・火部》：“燎，火皃。”並引《逸周書》“味辛而不燎”。段玉裁注：“《呂覽・本味篇》曰‘辛而不烈’。《周書》作‘不燎’，字異義同。”王筠《說文句讀》：“吾鄉謂辛之不正者曰蓼辣，或即此燎。”甘

肅甘谷、武山謂黍稷之未經善調而味辛辣也說“燎”[①]。青海地區把食物（肉類）儲藏時間過長而產生的一種略帶辛辣的味道叫“蓼辣”，如乾肉之類過冬以後如烹製不及時，“吃起來就蓼辣着些哩”（青海樂都）。本回寫酒未經篩而有刺激人嗅覺、味覺的氣味。

買刮　《詞話》六十一回：“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詞典》釋爲“購買”，《匯釋》釋爲“買辦”，意思並不錯。在方言中“刮”有“稱（重量）”的意思，其字當爲“挂”。以前在農村稱比較重的東西如農產品土豆、麥子等，所使用的是秤桿很長的桿秤。在方言中把稱東西就叫“挂”，如“把這口袋麥子挂一下”，意思就是過一下秤。在青海方言中，把買糧食、煤炭等較爲大宗的東西一般叫“挂”，如“今年天氣冷，早點掛上幾百斤炭了燒（取暖）”／“掛上些小米了吃米拌麵”[②]（甘肅武威）。

摸　出乎別人意料或不知不覺地來到或前往某處。《詞話》六十一回：“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裏去了，賊沒廉恥的貨，你家外頭還少哩！”六十九回：“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衹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衹說我沒到這裏。’”按：“摸”字各家都無解釋，在青海方言中把出乎意料突然不請自來或不希望來而來到人家家裏或某一地點叫“摸”，

① 李恭《隴右方言發微》17頁，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

② 米拌麵是將小米和麵粉和在一起熬煮成的糊狀食品。

如“我們沒請他唄，家（他）阿們（怎麽）摸上來了”/“趕緊吃完了走，不是（不然）的話，姓張的可就摸上來了”/“之們（這麽）遠的路家（他）阿們價（怎麽樣）摸上來了哈我知啊沒知道（我一點都不知道）”（樂都）。《醒世姻緣傳》四十一回：“送葬的人，有送出村去的，有送兩步摸回家去的。衹有這些徒弟、魏才、魏運、魏氏的母親戴氏、妗母扶氏同到墳頭。”“摸回家”意思是不告訴別人悄悄溜走，別人不清楚這一行爲。《詞話》的“摸到那裏去了”含有不清楚到什麽地方去了的意思，“摸將來”就是事先不打招呼而趕來。

抹過　轉過。《詞話》二十七回：“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五十二回：“打滴翠岩小洞兒裏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詞典》設立“抹”字條，釋爲“緊挨着繞過”。按：“抹過”一詞在明清小說中使用頻繁，不當拆分，如：

（1）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水滸傳》二十七回）

（2）兩個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周遭矮牆，牆外一座小小石橋。（同上，五十三回）

（3）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三國演義》十九回）

（4）腳踏風車，停一停，抹過了天常地府；霎一霎，轉遍了

海角天涯。（《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一回）

（5）范進立着，直望見門槍影子抹過前山[①]，看不見了，方纔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儒林外史》第三回）

（6）天彪連守三日，忽有伏路兵來報："有一彪賊兵抹過桃花山，殺左高梁屯去。"（《蕩寇志》九十一回）

（7）纔行到半山，抹過山角，祇見幾個小嘍羅，探馬巡哨。見了官兵，撥馬飛走。（《醒名花》十四回）

其中的"抹"都是"繞過"、"轉過"的意思。元曲中還可寫作"驀"，如關漢卿《竇娥冤》第一折、白："驀過隅頭，轉過屋角，早來到他家門首。""隅頭"即墻角，"驀過"即"轉過"，《西遊記》六十八回："不多時，轉過隅頭，忽見一座門墻，上有'會同館'三字。"見於方言者如"那個道道（巷道）太窄了，車子抹不過"/"路太窄了，抹不過頭"/"一抹過牆角角（牆角）就看不見人影子了"（青海樂都）。

攘　上好；質量好。《詞話》五十五回："四人坐下，喚顧寶打上兩角酒來，攘個蔥兒、蒜兒、大賣肉兒、豆腐菜兒鋪上幾碟。"《詞典》釋爲"吃"，《匯釋》釋爲："吃；喝。多含厭惡之意。"按："攘"有"吃喝"的意思，並含有厭惡的感情色彩，字又作"囊"、"饢"，如《醒世姻緣傳》八十三回："小選子也會走到後面，成大碗的酒，成碗的下飯，偷將出來，任意攘顙。"《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六："兩個衙役，每日攘的是那臭酒飯。"字又作"囊"、"饢"，如《鼓掌絕塵》第九回："你看這和尚，盡

① 門槍，封建高級官員出行時儀仗之一。又叫"旗槍"。

着肚皮，囊了一頓飽齋。”《西遊記》十九回：“那饢糠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麽!”“攘糠”是罵人的話，意思是人吃飯像豬吃糠一樣。《醒世姻緣傳》二十一回：“外邊的這七個族人，一個家攘嗓的鼾僧兒一般，都進來謝了晁夫人家去。”又七十八回：“他也裝呆不折本，案着決不作假，饢嗓了個夠。”清吳璿《飛龍全傳》：“你衹管自己攘嗓，不來請樂子吃些，實是可惡!”“攘嗓”的意思是貪婪地吃東西。青海樂都話説“攘”時含有貶義，如“你快攘上些了做啥的做起（你吃了飯該幹什麽幹什麽去）”/“肚子攘飽了說頭還多的很”/“一頓攘了幾大碗，還説不想吃”/“攘飽了趕緊睡覺去”。還有一個更俚俗的說法是“日攘”，感情色彩更濃。如“肚子日攘飽了你還說頭多的很”。也見於《紅樓夢》第四十回。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字“攘個蔥兒、蒜兒……”中的“攘”和“吃”沒有關係，其意思是“好的；質量好的”。青海地區方言有這個詞，如“今年的青稞長哈的胡都（非常）攘啊”/“這一雙皮鞋看上去胡都攘唄，你阿裏（哪裏）買上的”/“這一捆大蔥攘的很唄，你在阿（哪）裏買下的”（樂都）。還可以重疊使用，如“今兒在街上攘攘的吃了一頓”/“攘是攘麽，價錢也貴呀”（同上），“攘攘的”相當於“好好的、美美的”，如“我把那個壞郩（壞蛋）哈攘攘的打給了一頓”/“夜來個（昨天）攘攘價吃了一頓肉”（樂都）。由此可見，上文是說將上好的蔥兒、蒜兒、大賣肉兒、豆腐菜兒端來擺在桌子上。“攘個”是形容詞，用來修飾所吃的那些東西，如果解釋爲“吃、喝”，則於文義不通。

念轉　用某種手段使某人改變主意或想法。《詞話》二十六

回："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裏面裝着松柏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並跤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西門慶念轉了。"八十七回："於是把周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也可以說"念翻"，同上二十六回："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在青海地區方言中把採用某種手段或言語打動或說服某人使其改變主意或想法叫作"念轉"，如"前兩天媽媽先人的罵着要告狀哩，之（這）兩天可又悄悄裝下了（不吭氣了），恐怕是叫家們（別人）給念轉了"/"那個人耳朵胡都（非常）軟，叫家們兩句好話就念轉給了"/"那個人心深的很（貪婪的很），錢少了的話可念不轉"（樂都）。我們認爲"念"應該是"捻"，意思是用手指搓。青海地區方言中把捻線的陀螺狀工具叫"捻陀子"，雲南玉溪方言把手捻的陀螺叫"捻轉兒"，北京土語把一種用手捻使其旋轉的玩具叫"捻捻轉兒"。這些都是用手捻纔能轉動的器具，所以把打動或說服某人改變主意或想法稱爲"捻轉"是一個很形象的比喻說法。"念轉"、"念翻"是用言語將別人打動，所以小說中也說"搖動"，《綠野仙蹤》八十二回："周璉連連搖頭道：'你的父親，你還不知道？金銀珠玉綢緞珍寶這六宗，他聽見和仇敵一般。這語言還能搖動他麽？此事若和他一題，他把以前相好都看的是爲你，反生起防閑疑忌來。'"

泡螺兒　一種乳酪食品。具體形製不詳。也作"蚫螺兒"、"抱螺"。《詞話》三十二回："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蚫螺兒。"六十七回："一盒果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

‘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嘗！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嘗嘗。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潤心，實上方之佳味。’”作者借溫秀才之口說“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市西坊，賣蚫螺滴酥。”卷十六：“十色蜜煎蚫螺，諸般糖煎細酸。”宋周密《武林舊事》：“節日所尚，則乳糖圓子……澄河團子，滴酥泡螺。”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飲食類》“醍醐酥酪抱螺”：“牛湩貯甕，立十字木鑽，兩人對牽，發其精液。在面者杓之，復墊其濃者煎，撇去焦沫，遂凝爲酥。其清而少凝者曰醍醐，惟雞卵及壺蘆可貯，不漏。有苴白餹爲餅者，有作乳線者[①]，或少加羊脂烘和蜜滴旋水中曰泡螺，皆寒月造。切萊菔一二片去其羶。”[②] 這是目前見到的關於

① 明謝肇淛《滇略》卷四《俗略》：“熟糯粉和芋爲泥而膏沃之，綴以米糝曰湯枝。濃煎乳酪而揭之曰乳綫。”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六《養生部六·雜造製·乳綫》：“用初煎淡乳餅入湯鍋内隔器，湯中捻絹片形上，竹木棍捲搨，仍下湯鍋内。再湯捲搨三五次，上挣牀曬乾，入少熟捻，更滑潤也。”

② 戴鴻森《從〈金瓶梅詞話〉看明人的飲食風貌》“點心雜食”條：“看來它的外形猶如今之驅蛔蟲寶塔糖。乳酪已是中原難得之物，精製成形又是某些貴家婦女和名妓的‘特藝’，難怪食客矜誇地說：‘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清代似乎也逐漸失傳了。”見胡文彬、張慶善《論金瓶梅》377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

"泡螺"製作方法的最早也是最具體的文獻記載之一。

撇　別；插。《詞話》十四回："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豔抹濃妝，鬢嘴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六十八回："頭上戴着白縐紗髻（下狄）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詞典》釋爲"垂；斜墜"，《匯釋》釋爲"斜插"。從方言來看，"撇"即今普通話所說的"別"，河南靈寶話"別"讀［p'iə］，如"把卡子（髮卡）別頭上去"/"把鐮刀別腰裏"。"撇"當是"別"的方言記音字。"鬢嘴"即鬢角。所以釋爲"斜插"比較準確。"一根金壽字簪兒"斜插在鬢角更合乎事理。

上落　數落。《詞話》八十六回："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這是薛嫂在月娘數落了她一頓以後對月娘說的話。上文已經說道："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盡力數說了一頓。""數說"即數落，所以《詞典》釋爲"數落"是準確的。這裏衹想指出方言裏"上"有用言語譏刺別人的意思，如譏諷別人叫"上話"，如"阿裏（哪裏）是誇我，之（這）是給我上話哩"（青海樂都）。數落別人叫"上刮"，如"家（他）說三道四的，叫我美美價（好好地）上刮給了一頓"（同上），也可以重疊爲"上上刮刮"，如"家我哈上上刮刮的，叫我頂給了幾句"（同上）。而"刮"組成的詞又有"刷刮"，意思也是數落，如"娘家人來刷刮開（數落起來）我們可不管"。從構成來說"刷刮"是同義複合的雙音詞，其"數落"義是詞義由具體到抽象引申的結果。

生剎神　形容讓人見了感到疏遠、陌生而不自在的人。《詞話》三十一回："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

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詞典》釋爲："活煞神。比喻人表情兇惡。"《匯釋》釋爲："刹神，即'惡煞'，凶神名。生刹神，猶言活閻王。"按："生刹神"的意思不是"活煞神"、"活閻王"。"生刹"即"生煞"或"生煞煞"，意思是顯得陌生不習慣，《拍案驚奇》卷三十五："兩口兒見了兒子，心裏老大喜歡，終久乍會之間，有些生煞煞。長壽過意不去，道是'莫非還記着泰安州的氣來?'"《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宣教心下祇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卻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閒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閒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生煞神"是形容見了讓人感到疏遠、陌生而不自在的人。在青海方言中，把人（尤其是孩子）或動物（如馬）由於時間或空間的變化不能適應新環境而顯得緊張或局促不安的狀態叫作"刹"或"生刹"；把不習慣某種新環境而局促不安的人叫"生刹神"。如"這個馬馬子見人哈生刹着人跟前到不下"，意思是這匹馬因爲顯得驚慌不安而使人無法到它跟前。"那個（人）生刹神般的人前頭根本不敢說話"，意思是在人面前顯得局促不安不敢講話。從《詞話》來看，自李瓶兒生了孩子以後，西門慶常常到李瓶兒房中歇息，很少在潘金蓮房中過夜，這樣就顯得和潘金蓮格外疏遠、不親密，儼然是"生刹"了。這使得潘金蓮十分嫉妒，所以便罵說"見了俺每（們）如同生刹神一般"，言下之意就是惟恐不能離得遠遠的，生怕被別人也就是潘金蓮纏住不放。這樣在行爲上顯得與人疏遠也

即“生刹”，具有這樣行爲的人就像是一個“生刹神”。本回寫潘金蓮對李瓶兒出言不遜，被西門慶責罵，“把臉羞的飛紅了”，她心生嫉妒，認爲是因爲西門慶自從有了官哥兒就對她態度冷淡了，把自己當作生刹神一般看待，不願見到。

使促狹　使壞心眼；故意惡作劇。《詞話》六十八回：“怪小淫婦兒使促狹，灌灑了我一身酒。”也作“促恰”、“促卻”，十二回：“前邊跟馬的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促恰搠了一泡稠谷都的熱屎。”二十七回：“我曉得你惱我，爲李瓶兒，故意使這促卻來奈何我。”《詞典》釋爲“捉弄人的手段”，意思不錯。這是一個吳方言詞，也作“促掐”，清張南莊《何典》卷五：“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叫做牽鑽鬼，已有十幾歲，生得凹面峭嘴，甚是難看。若論他攪屍靈本事，真個刁鑽促掐，千伶百俐。”成江注：“吳方言，‘促掐’，指尖刻、惡劣的意思。”但需要指出的是，從明清小說來看，“使促狹”是一個詞，不應切分開來，如《西遊記》七十四回：“八戒道：‘師父，莫怪我說。若論賭變化，使促掐，捉弄人，我們三五個也不如師兄；若論老實，像師兄就擺一隊伍，也不如我。’”《紅樓夢》八十四回：“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妞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醒世姻緣傳》六十二回：“饒你這般管教他，真是沒有一刻的閒空工夫，沒有一些快樂的腸肚，他還要忙裏偷閒，苦中作樂，使促狹弄低心，無所不至。觀他做小學生時節，連先生還要捉弄他跌在茅坑，這舊性怎生改得？”《二刻拍案驚奇》卷四十：“小孺人哭道：‘誰人使促掐，把我的頭髮

剪去了?'"

石頭狢剌兒 《詞話》二十五回："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狢剌兒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其中"狢剌兒"一詞，董遵章（1985）釋爲"角落"。《詞典》解釋爲"旮旯兒；角落"。《匯釋》釋爲："狢剌兒，即旮旯，狹窄偏僻的地方。石頭狢剌兒，石頭縫兒。"按："石頭狢剌兒"意思就是"石頭塊兒"，在今青海樂都方言把因佈滿石頭而顯得坑坑窪窪、高低不平的地面叫"石頭狢剌（兒）"[k'a^{13} la^{34} ɛ]。如"那一帶河灘全是石頭狢剌兒，牲口走都走不成"/"那一帶都是石頭狢剌兒唄，你說阿們價（怎麽）種莊稼哩?"/"你眼睛看着些！阿們（怎麽）往石頭狢剌裏走着哩?""石頭狢剌裏"就是石頭地裏。我們知道，在漢語官話方言裏土塊稱爲"坷垃"或"土坷垃"。"坷垃"的讀音，東北官話爲[$_{c}$k'a · la]（遼寧瀋陽），冀魯官話爲[k'a^{33} la$^{\circ}$]（山東淄博），中原官話爲[k'ə^{214} la^{42}]（山東東平），晉語爲[k'ər^{2} lar$^{2-35}$]（文水）①。清蒲松齡《日用雜字 · 莊農章》："道上磕可碰拉都搔碎，垡垡壓去要深壑。"其中"磕碰"一詞自注爲"可拉"，據文意看指的就是"土坷垃"。由此可見，"石頭狢剌兒"就是"石頭塊"。所以如果解釋爲"角落"、"旮旯"、"石頭縫"，整個句子的意思似乎能夠講通了，但詞義並未落實。

使心拄肝 《詞話》三十三回："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使心拄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

① 《漢語方言大詞典》3081頁。

‘你再吃一杯，蓋着臉兒好唱。’”白維國（1991）：“使心拄肝，形容竭力思索，挖空心思。”張竹坡本《金瓶梅》作“撐心拄肝”。《匯釋》：“撐心拄肝，猶言大着膽子。”明清小說中與“撐心拄肝”結構相同的其他一些同義詞都是腹中飽脹的意思，如：

（1）管辦人即將素米飯、麵飯等物，整擔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撐腸拄腹，方纔住手。（《西遊記》九十四回）

（2）我心裏還說，不出一月，鄭老漢就可以發八九百兩財。不想這三十兩是個大帽子，被他這一帽子扣下去，扣的豬羊、雞鴨、魚兒、螃蟹、海參、燕窩、蟶虷、魚翅，蒸食、爐食，糟的、腐的，主僕們吃了個撐腸脹肚。（《綠野仙蹤》四十九回）

（3）這家子將醞下的杜茅柴，不住的蕩來，吃得東倒西歪，撐腸拄腹。（《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4）無可奈何，祇得叫豬一戒與沙彌替吃，豬一戒正中下懷，張開蓮蓬嘴，那管酸甜苦辣，一概齊吞。爭奈來得多，連豬一戒也吃得撐腸拄肚，吃不下了，祇把頭搖。（《後西遊記》二十二回）

我認爲之所以將“使心拄肝”解釋爲“竭力思索，挖空心思”，可能是受了與“使心拄肝”構詞方式相同的另一些詞如“使心用心”、“使心用腹”、“使心用計”等詞的影響，如《金瓶梅詞話》五十九回：“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裏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西遊記》十七回：“話說孫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唬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

幸童、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拍案驚奇》卷三十二：“至於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污穢人家女眷，沒有一個不減算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的。”《兒女英雄傳》二十八回：“裏面卻靜悄悄的，不聽得有人答應。姑娘納悶道：‘怎麽使心用計勞神費力的攛了來，又關上門不準進去呢?’叫了一會，那門仍然不開。”

但是從文意來看，上引《詞話》三十三回敍述的是陳經濟爲了從潘金蓮手中得到鑰匙而誇海口說的話，意思是衹要能把鑰匙還給自己，自己肚裏有的是曲兒，即便要唱一百個也不在話下。正因爲是誇海口，所以在陳經濟唱了兩個曲兒以後，潘金蓮還不放他走，說“頭裏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裏放你不過”，無奈之下陳經濟又唱了兩個纔算收場。所以“使心柱肝”的意思應該與“撑腸拄腹”相同，形容肚裏裝滿了曲子。常言“滿腹文章”、“滿肚子故事”，可爲注腳。“挖空心思”或“大着膽子”之説恐不確當。

替子　鞍子下面的襯墊。《詞話》六十八回：“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兜上嚼環。”《詞典》釋爲“鞍薦”。按“薦”當爲“韉”。《大詞典》未收錄“替子”，對“鞍韉”的解釋是“鞍子和托鞍的墊子”，所舉書證爲《木蘭詩》“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集韻·霽韻》：“鞮，馬鞁具。他計切。”《篇海類編·鳥獸類·革部》釋作“馬鞍具”。“鞮”即“替子”。所謂“馬鞁具”、“馬鞍具”衹是說明其爲備馬所用的器具之一，並未具體說明是哪一件鞍具，所指不明確。根據《大詞典》的說解，

“韉”是托鞍的墊子，指的正是“替子”，那麽“替子”的解釋應當是“托鞍用的墊子”纔準確。如果解釋爲“鞍韉”，所指仍然欠明確。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十一：“韉，鞍下氈替。”“氈替”即氈墊子。《蕩寇志》七十七回：“這麗卿跳下馬來，倚了槍，翻起踏鐙，掀起披韉，用手去摸了摸，三條肚帶都不緊。又去看那後緺，也不緊。麗卿罵道：‘你這亡人，不是討打麽！肚帶、後緺都好好的，何故撩蹶子？不要惱起我的性子來，拷折了你的狗腿。’說罷，又去那邊掀起看了看，咦，怪不得！原來早上備鞍子的時節不留心，把替子一角反折轉，人坐上去，那馬被鞍孔裏的皮結子墊得疼，故衹管撩蹶子。”這裏“披韉”是和馬鞍連在一起的皮墊子，是鞍子的一部分，也可以叫“皮替”。在近代漢語裏托鞍的墊子有不少説法，《老乞大諺解》：“你這鞍子、轡頭……纏繩、兜頦、閘口、汗替、皮替、替子，全買了也。”其中“汗替”、“皮替”、“替子”都是根據用途不同而命名。“汗替”相當於人身上的汗衫，故名。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釋衣服》：“昭人謂最内裏衣曰汗襗，襗即褐，在人曰汗襗，在馬則曰汗袷，袷亦襗一聲之轉。”① 又《釋博物》：“昭人謂馬鞍下被馬身後者曰汗韉，猶人之有汗衫曰汗褡也。又或曰馬汗袷。馬

① 元曲中又作“汗塌”，如《村樂堂》二折：“請同知自向跟前望，夫人爲甚麽汗塌濕殘妝。”《詞林摘豔》卷一劉庭信小令《醉太平·走蘇秦》：“破荷葉遮着歪靴勒，舊汗替紿了雜毛套，油手巾改做布裙腰。”即今西北方言所説的“汗褟兒”或“汗褟子”，普通話叫“襯衫”、“汗衫”。古代又稱“汗澤”或“汗襗”。《詩經·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澤。”陸德明釋文：“澤如字，《説文》作襗。”鄭玄箋：“襗，褻衣，近污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錢大昕《恒言録》卷五：“汗褟，襯衫也。”

汗衴，昭人謂馬背毛氈以去汗者曰馬汗衴。”按：“汗韉”即“汗替”。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九《諺原·折》：“《雜記》：‘實見間而折入’注：‘承席也，形如床，無足。’疏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① 今人或以竹連之呼爲床榻子。其木匡穿藤者則曰藤替子。”可見，凡具襯墊作用者皆可以“替”名之。

天弔客忤　《詞話》五十九回描寫李瓶兒的孩子官哥兒受到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驚嚇後的狀態說：“手腳俱風搐起來……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變爲慢風，內裏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衹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忤，治不得了。’”對其中的“天弔客忤”一詞，各家說法不盡一致。魏子雲（1987）說：“未能知之。或爲道家的法術說詞。可知意爲病已無術醫治，則不知‘天弔客’一詞何指。”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說：“天弔客忤，爲病已無法挽回。天弔客忤指凶神已光顧，迷信謂歲之凶神爲弔客星，主疾病衷泣之事。”毛德彪、朱俊亭（1990）說：“意爲這是上天叫他死，人也已經無法違忤。借喻病已垂危，無法醫治。弔，指對死人憑弔。忤，違抗。”白維國（1990）說：“星命用語，指沖犯了煞星邪祟。客，

① 《禮記·雜記上》：“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注：“折，承席也。”陸德明釋文：“形如床，無足。”孔穎達疏：“折，謂榻上承席。實物榻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榻上……案《既夕禮》注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

邪祟。”陶慕寧校注：“星命術語，指沖犯了煞星邪祟。”這些說法都沒有落實“天弔”、“客忤”的意思，所以有重新解釋的必要。

“天弔”爲疾病名，一般文獻不多見，一般語文辭書也未收錄，但見於古代醫學文獻。金張從正《儒門事親》卷十一《小兒風門》：“凡小兒三五歲或七八歲至十餘歲，發驚涎潮，搐搦如拽鋸，不省人事，目瞪喘急，將欲死者。《内經》曰：此者得之在母，胎胞之所受悸惕、驚駭、恐懼之氣，故令小兒輕者爲驚風天弔，重者爲癇病風搐。”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卷七十三“驚搐”：“頭目仰視者爲天弔，角弓反張者爲瘛[①]，而治各不同也。”據清無名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卷四《驚癇論上》記載，“驚搐”有“陰搐”和“陽搐”之分，“天弔”屬於陽搐，其症狀爲“眼目翻騰，壯熱不休。甚者爪甲皆青，狀若神祟，俗謂之天弔。此非天能弔人，以其眼弔上視，故取意名之。況小兒發搐未有不眼上者，寔亦陽搐之候也”。同卷在《發搐真假》一節還說“發搐”有“真、假”之分，“真者，兒在母胎中時，血氣未全，精神未備，則動靜喘息莫不隨母。母調適乖宜，喜怒失常。或聞大聲，或有擊觸。母驚動於外，兒胎感於内。至生下百日以來，因有所犯，引動其疾，則身熱吐哯（xiàn），心神不寧。睡臥昏騰，躁啼無時。面青腰直，手足搐搦。口撮頤（腮）縮，目瞪氣冷。或眼閉膠生，或瀉青黄水，是胎癇也。……假者，兒生出母腹，

① 角弓反張，中醫學證候名。指頭和頸僵硬，向後仰，胸部向前挺，下肢彎曲的證狀。

百日以來，肌膚嫩怯，血氣軟弱，被外風傷之，入客於內。每遇則兒不能任，故發搐搦……昔錢乙治李司戶孫，生百日來，發搐日三五次，請眾醫治，或作熱天弔，或作胎驚，或作驚癇，治皆無應。後請乙治，乙曰：'嬰兒初生，肌骨嫩怯，被風傷之，兒不能任，故發搐也。然頻發者輕，以客風在內，每遇不任即搐。'"同書卷五有治"天弔"諸方："一字散，治天弔眼上，能退風爽神。蠹魚膏，治天弔睛上視，手足唇口搐掣。琥珀散，治天弔驚風發搐。殭蠶散，治天吊目上視發搐。"

"天弔"也作"天釣"，明周王、朱橚《普濟方》卷三九一《嬰孩癖積脹滿門·諸癖結脹滿方》："牛黃丸，治小兒癥瘕百病……疳痢及吐逆不定，心腹多痛及驚風天釣等癥症。"同上《癖氣》："大紫雙丸，治小兒腹中癖氣不散，肌肉瘦瘁，或多心煩不能飲食，食即吐逆，或大小便秘澀及天釣驚風。"明薛已訂《薛氏醫案》卷五十六《保嬰撮要三·天釣內釣》："天釣者，發時頭目仰視，驚悸壯熱，兩目反張，淚出不流。手足搐掣，不時悲笑，如鬼祟所附。"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卷七十五《幼科肝臟門·驚悸》"天釣"條："天釣亦驚風之證，但天釣發時頭目仰視，驚風則無也……翻眼擡睛狀若神祟，頭目仰視，名爲天釣。"《醫宗金鑒》卷五十"天釣"注："小兒天釣……發時驚悸壯熱，眼目上翻，手足瘛瘲（瘛攣），爪甲青色，證似驚風，但目多仰視，較驚風稍異。""頭目仰視"、"眼目上翻"即翻白眼，今晉語把翻白眼叫"眼弔"（山西忻州），比喻吃不消。比喻死去翻白眼叫"眼弔起"（同上）。

現代生育民俗還有"放天弔"的儀式。《中國風俗辭典》"放

天弔”條：“余族民間育兒風俗，流行於浙江宣平地區。一種招魂儀式。少兒發病後，四肢痙攣，眼球上翻，一時喪失知覺，呼吸淺而不勻時，俗稱此證爲‘天弔’，意爲患者的靈魂被上天鬼神帶走。”

從以上文獻記載可知，“天弔”爲一種小兒驚癇證，病發後的證狀一是身體抽搐，二是眼睛上翻（仰視），其狀若“神祟”，“天弔”因此得名。導致這種病的原因之一是小兒在母胎或出生後受到意外驚嚇，中醫又叫“驚風”，民間叫“搐風”，或“羊角風”。現在粵方言把羊角風叫“發羊弔”，得名也當與此有關。《金瓶梅詞話》所說的“天弔”正是驚風引起的抽搐，鮑太醫稱之爲“天弔客忤”，該書五十八和五十九回對兩次受驚嚇的過程皆有詳述，可參看。

“天弔”的意思明白了，再來看“客忤”。上引《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太醫錢乙的“以客風在內”這句話是一條重要線索，再看幾條文獻用例：

漢張機《金匱要略》卷十《腹滿寒疝宿食》：“外臺走馬湯：治中噁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清徐彬注：“中噁心痛，此客忤也。”可見“客忤”的意思是“中惡”即中了邪惡之氣。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一《救卒客忤死方第三》：“客忤者，中惡之類也。多於道間門外得之，令人心腹絞痛脹滿，氣沖心胸，不即治亦殺人。”

而記載“客忤”證候最爲詳細的是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1）卒忤者亦名客忤，謂邪客之氣卒犯，忤人精神也。此是

鬼厲之毒氣中惡之類。人有魂魄衰弱者則爲鬼氣所犯忤，喜於道間門外得之。其狀心腹絞痛脹滿，氣沖心胸。或即悶絶，不復識人。（卷二十三《中惡病諸候・中惡候・卒忤候》）

（2）小兒中客忤者，是小兒神氣軟弱，忽有非常之物或未經識見之人觸之，與鬼神氣相忤而發病，謂之客忤也，亦名中客，又名中人。其狀吐下青黄白色，水穀解離，腹痛反倒夭矯，面變易五色。其狀似癇，但眼不上搖耳。（卷四十六《小兒雜病諸候・時氣病候・中客忤候》）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十一《少小嬰孺方・客忤第四》："少小所以有客忤病者，是外人來氣息忤之，一名中人，是爲客忤也。雖是家人或別房異戶，雖是乳母及父母，或從外還，衣服經履鬼神粗惡暴氣，或牛馬之氣，皆爲忤也。……其乳母遇醉及房勞，喘後乳兒，最劇，能殺兒也，不可不慎。凡諸乘馬行，得馬汗氣臭，未盥洗易衣裝，便向兒邊，令兒中馬客忤。兒卒見馬來及聞馬鳴驚，及馬上衣物馬氣，皆令小兒中馬客忤，慎護之，特重一歲兒也。凡小兒衣，布帛綿中不得有頭髮，履中亦爾。白衣青帶，青衣白帶，皆令中忤。凡非常人及諸物從外來亦能驚小兒致病。欲防之法：諸有從外來人及有異物入戶，當將兒避之，勿令見也。若不避者，燒牛屎令常有煙氣，置戶前則善。"

可見所謂"客"之外來之邪氣即"非常之物或未經識見之人"，這種"客氣"觸動小兒精神，便會生病，就叫"客忤"。中陌生人之氣叫"客忤"，中馬氣爲"馬客忤"。其證狀是"心腹絞痛脹滿"、"吐下青黄白色"、"面變易五色"、"眼不上搖"，"眼不

上搖”即“目不上視”①。《詞話》中寫“官哥兒”除了“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以外，還“尿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這已不僅僅是“天弔”的證狀，所以鮑太醫纔確診爲“天弔客忤”，所以纔斷言“治不得了”。民間一直有這樣的風俗，當小孩出生未滿月期間，要在產婦所在的房門口掛一條紅布，表示在坐月子，禁止陌生人進入，目的就是防止“客忤”。民間把陌生人驚嚇了小孩叫“踏”，如孩子受到驚嚇而躁動不安就叫“踏下了”（青海、甘肅）。現代中醫學界是這樣表述“客忤”證狀的：“其成因多爲小兒臟腑嬌嫩，元氣未充，神氣怯弱，識別能力低淺。若耳聞眼視異常聲物，突受驚恐，易引起肝膽奪氣，氣機逆亂，神不守舍或風痰相搏，流竄横逆，影響脾胃功能，使運化失常。臨床上可見有驚嚇啼哭，寐中驚叫，肢體抽動，狀似癇症。或腹痛吐瀉等證。”②

還需要說明的是，古代中醫學又把“客忤”稱爲“内鈞”。上引明薛已訂《薛氏醫案》卷五十六《保嬰撮要三・天鈞内鈞》：“内鈞者，腹痛多喘，唇黑囊腫，偃僂反張，眼尾赤。此胎中受風及外驚所致，若内臟抽掣，作痛狂叫，或泄瀉縮腳……極難調理。”《醫宗金鑒》卷五十《幼科雜病心法要訣》也說：“内鈞肝

① 清無名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卷十五《客忤論》：“小兒中客忤者，小兒神氣嫩弱，忽有非常之物或未經識見之人偶然觸而見之，其客氣與兒神氣相忤以生病，謂之客忤。其候吐下青黄白色，水穀解離，腹痛夭矯，面色變易五色不常，狀似驚癇，但目不上視，其脈弦急數者是也。”

② 李傳進《牽正散加味治療小兒客忤》，《福建中醫藥》1995 年 3 期 30 頁。又參楊光瑜《甘麥大棗湯兒科雜病治驗舉隅》，《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1999 年 3 期 59 頁。

藏病受寒，糞青潮搐似驚癇。傴僂腹痛吐涎沫，紅絲血點目中纏。瘈瘲甚者釣藤飲，急啼腹痛木香丸。肢冷甲青唇口黑，養藏溫中或保全。”其中“傴僂反張”、“傴僂腹痛”即《巢氏諸病源候總論》所說“心腹絞痛”、“腹痛反倒夭矯”。因爲“腹痛反倒夭矯”，又稱爲“盤腸內弔”。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卷九十一《幼科·脾臟門·瀉痢兼證·腹痛》：“曲腰、乾哭無淚者爲盤腸內釣。”明秦景明《幼科金針》載有《盤腸內弔歌》：“盤腸內弔身先曲，無淚啼痕乾眼哭。口張足冷上唇烏，額畔汗珠如出浴。”①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說，“天弔”和“客忤”都屬於驚風病的範疇，在臨床上都有抽搐、角弓反張等證狀，但從病的性質而言，“天弔”屬於外邪痰熱，是陽證。其特點是發病突然，目多仰視，眼珠上弔。從驚風病的角度說是“急驚風”。“客忤”也叫“內弔”，屬於內傷寒驚，是陰證。其特點是除抽搐外有腹痛，大便呈青黃即“五花”顏色。從驚風病的角度說是“慢驚風”。《金瓶梅詞話》五十九回所寫官哥兒病情到後來的證狀基本與此相符，所以鮑太醫“天弔客忤”的診斷是準確的。

《詞話》中還有一個細節，當官哥兒受驚嚇後，“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祇顧唾噦，與他收驚”。“唾噦”是一種治癒“客忤”的咒法。明周王朱橚《普濟方》卷二百七十一有《呪小兒中客忤法》，其中記載了治癒“客忤”的咒法：“客忤爲病……呪

① 據劉弼臣《中醫兒科經典選釋》364－365頁引，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3年。

法：以水和豉搗令熱，丸如雞子大，以轉摩兒顒（腮）上及手足心各五遍……並用唾之呪……呪曰：摩家公，摩家母，摩家兒，若客忤從我，使扁鵲雖良，不如善唾。良久唾訖，棄丸道中。”同上《呪小兒客忤法》：“取一刀横著竈上，解兒衣撥其心腹。訖，取刀持向兒呪之，唾。輒以刀擬向心腹，曰：非非煌煌，月出東方；背陽向陽，葛公葛母。不知何公子，來不視，去不顧，過與生人忤。梁上塵，天之神。戶下土，鬼所經。……呪當三遍。”

偷酒在懷　乘人不注意將酒倒入衣領内。《詞話》十三回：“這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衹是妝（裝）醉再不吃。”八十四回：“伯才拿大鍾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偷酒在懷，推醉了，更衣，要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按：這是喝酒過程中的不良行爲。“偷酒在懷”就是在酒席或宴會上爲了避免喝醉，在輸了酒需要喝酒時乘人不注意將酒杯中的酒偷偷灌入衣領之中。《詞話》第十三回是寫西門慶一心要與李瓶兒幽會，所以連連做出犯規動作。八十四回是寫石伯才不讓吳大舅回家，執意要他一同飲酒，吳恐怕喝醉，無奈之下出此下策，推故觀看寺廟“隨喜”而離開了。

下手　下狠手打。《詞話》第八回：“於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拿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詞典》、《匯釋》皆無釋。按：這裏的“下手”意思是下死手打、狠命地打，不是一般的鞭打。九十一回：“衙内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這是寫李衙内因丫鬟蘭香不願意燒洗澡水而發怒，用拐杖責打，打了二三十下以後又“狠

了幾下”，可以和“下手”互參。也可以說“下狠”。《醒世姻緣傳》五十七回：“晁鳳將那條子劈手奪下，說道：‘多大的孩子，這們下狠的打他！’”同上九十六回：“狄希陳說：‘半夜依舊噁心，甚得呂德遠合盛門子的力，又飲了血竭暖酒，方纔止了噁心。祇是渾身疼痛，不能動轉。世間有如此狠人，下這等毒手，打我這樣一頓！不是你急忙相救，我這命昨晚已是斷送他手。’”《詞話》的“下手”猶“下狠手”、“下死手”。

雪裏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　《詞話》七十二回：“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的？雪裏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詞典》：“第一個‘消’是消滅、掩藏義，第二個‘消’是消融、融化義。雪裏掩藏死屍，日久冰雪消融，總要暴露出來。”按：此説很確切，“消”是“掩藏、掩埋”的意思。另舉一證，《蜃樓志全傳》十九回：“小霞也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做。雪裏葬死屍，不久自然消化出來。”“葬”即“藏”。今西北方言中凡冰凍的東西融化就叫“消”，一般不說“化”，如“雪化了”說“雪消了”，“冰融化了”說“冰消了”。如“肉凍者哩。拿出來消開給”/“天氣熱了，溝溝（山溝）裏的冰都消開了（開始化了）”（青海樂都）。

蛙　面部表情不舒展，愁眉不展。《詞話》九十七回：“那陳經濟把臉兒蛙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你怎的不言語？’”丁惟汾《俚語證古》：“蹙額之臉謂之瓦孤臉。”《詞典》據以解釋爲“（表情）愁苦”，意思不錯。需要指出的是，“蛙”即“洼，也即凹。今西北方言形容人不高興而眉頭不展爲“洼”，如“你看他臉洼上着像個啥！”/“一天價洼上個臉給誰看哩？”（青海樂

都)。人愁苦時面部表情不舒展，像凹陷狀。青海方言把前額凸出（即鋲兒頭）而顯得臉凹下的人叫“凹猴”，以其像猴臉狀。表情愁苦則臉部肌肉不舒展，儼然像“凹”下去一樣，所以叫“蛙着”。

仰攮掙　合蓬去　《詞話》五十一回：“賊秫秫小厮，仰攮掙了，合蓬着去!”或作“仰搠”，七十八回：“兩個也無閒話，走到里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搠炕上。”八十一回：“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搠着掙，你在這裏合蓬着丟!”這是罵人話。“仰攮”就是仰臥，面朝上躺着。按：青海方言把面朝上躺着的姿勢叫“仰板”，把仰着睡覺叫“仰絆肚兒睡”，如“我看家（他）仰絆肚兒睡着哩，身上啥也沒蓋”/“路上有冰哩，不小心滑了一個仰絆”/“家（他）二話沒說就把娃娃推了一個仰絆”。《醒世姻緣傳》有“仰拍”，如六十八回：“你沒見坐着那山轎，往上上還好，衹是往下下可是倒坐着轎子，女人就合那擡轎的人緊對着臉，女人仰拍着，那腳差不多就在那轎夫肩膀上。”《兒女英雄傳》作“仰爬”，十八回：“照着先生的腿窪子就是一腳，把先生踢了個大仰爬。”“大仰爬”是“大馬爬”的類化造詞。另外《詞話》中還有“仰八叉”，十九回：“不堤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裏。”“仰八叉”就是兩腿叉開，仰面跌倒。可見“仰攮”也就是“仰拍”、“仰板”、“仰爬”、“仰八叉”。白維國認爲“攮”的讀音當與“拍”或“爬”相近①，很

① 《金瓶梅詞話》特殊詞語例釋，引自蔡國梁選編《金瓶梅評注》651頁，灘江出版社1986年。

有道理。我們發現明清小說在描寫男女性生活時常用“拍”這個詞，如《繡榻野史》上卷：“方纔被他說了許多的風月語兒，聽的我十分動興，你可快些脫的光光的拍開，來等我一射，出出火氣……就脫了褲兒，仰眠在凳上，兩腳慌忙拍開。就推金氏到床邊，替他解了裙兒，扯去了褲兒。把兩腿着實拍開……金氏道：‘不要你管。’竟騎在東門生身上，把屄拍開含住龜頭兒，連搓幾搓，纔有些硬掙起來，插得進去。”《繡榻野史》下卷：“麻氏流水把雙腳翹起，拍開屄門，東門生把鳥兒插進屄裏去，麻氏再也不做聲出來。”《醒世姻緣傳》有“劈拉”一詞，如六十七回：“着極的人激出一段火性，把那櫃上使手盡力一拍，嚷道：‘沒眼色的淡嘴賊私窠子！你劈拉着腿去坐崖頭掙不的錢麽？衹在人那耳旁裏放那狗臭屁不了！’”“劈拉着腿”就是把腿分開，也就是“拍”。今西北地區方言把腿分開叫“［p‘ia^{53}］開”，如大人告誡小孩說“尿尿的時節（時候）把腿［p‘ia^{53}］開，小心尿到褲子上”（青海）。我認爲“［p‘ia^{53}］”是“劈拉”的合音詞。方言詞詞無定字，洛陽方言歇後語有“仰百腳兒赴（浮）水——露球（毬）能”①，“仰百腳兒浮水”即所謂“仰泳”。

“搫”爲“撗”之訛。“扉”，《廣韻·微韻》甫微切，是“非”紐字，上古屬重唇“幫”紐。“拍”，《廣韻·陌韻》普伯切，在“滂”紐。“爬”，《廣韻·麻韻》蒲巴切，在“並”紐。“絆”，《廣韻·元韻》博慢切，在“幫”紐。“撗”顯然是一個後起的形聲字，所以不見於字書。不過在《詞話》中卻多次使用，

① 賀巍《洛陽方言研究》10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如第八回："祇聽見婦人口裏嗽聲呼叫西門慶：'達達，你休祇顧撾打到幾時？祇怕和尚來聽見。"又："想起白日聽見那些勾當，祇個亂打鼓撾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祇顧打鼓撾鈸，笑成一塊。"二十七回："你省可的撾罷，奴身上不方便。"這裏的"撾"意思相當於"拍"。"拍"除通常的"拍擊"義外，還有打造、擊打義。《太平廣記》卷四〇三《犀》："又有墮羅犀……色深者堪爲銙，散而淺，即拍爲盤碟器皿之類。"唐劉恂《嶺表異錄》卷下："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通明黃色無日腳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爲梳篦杯器之屬，狀甚明媚。"今西北地區方言把鐵匠用鐵錘將鐵打薄叫"拍"，如"斧頭老了，拿到鐵匠鋪裏拍咖（拍一拍）"/"鐮刀刃子太厚了，拿到鐵匠跟前拍薄些"（青海樂都）。

與"仰絆"相反的姿勢是"合蓬"，一般是指面朝下趴着的姿勢，見於方言者如"娃娃阿們（怎麽）合蓬着睡着哩？快叫醒來好好睡下給"/"我合蓬着阿們（怎麽）都睡不着！"（西寧）。元曲中作"合撲"、"合伏"。關漢卿《救風塵》一折："忽地便吃了一個合撲地。"無名氏《盆兒鬼》三折："被門桯絆我一個合撲。"無名氏《殺狗勸夫》二折："滴溜溜絆我個合撲地。"在近代文獻中簡稱"仰着合着"，如《醒世姻緣傳》二十二回："晁夫人又說：'如今天老爺可憐見，雖不知道是仰着合着，我目下且有兒了。既有了兒，這家業可是我的了。'"成語"前仰後合"的"仰"、"合"也是對言，"合"就是身體往前往下的動作。《詞話》第八回："祇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吃的醉眼摩挲，前合後仰。"

嘴抹兒 伶俐的口齒；口才。《詞話》二十一回："西門慶在房裏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躧在泥裏把人拌了一交，他還說人蹅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詞典》釋爲"言語；辭令"。今西北方言把嘴巴能說會道、口齒伶俐的人叫"嘴抹子厲害"。如"那個媳婦嘴抹子厲害，一般的人說不過她"/"我的嘴抹兒不中（不行），有個道理都說不上"（青海樂都）。"沒些嘴抹兒"意思是沒有好口才，不會能言善辯，相當於今天所說的不大能說會道。或作"嘴末子"，《兒女英雄傳》三十二回："因向安老爺說道：'不但我這女兒，就是女婿，也抵得一個兒子。第一心地兒使得，本領也不弱，衹不過老實些兒，沒什麽大嘴末子。'""沒什麽大嘴末子"等於說不大能說會道，顯得老實。所以"嘴抹兒"的意思不如釋爲"口才"。"嘴抹兒"是着眼於發聲器官"嘴"所造的詞，如果從所說的言語的角度就可以說是"能言快語"。《醒世恒言》十五卷："靜真那張嘴頭子，平時極是能言快語，到這回恰如生漆獲牢，魚膠粘住，掙不出一個字兒。"《喻世明言》一卷："這婆子俐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癡不顛的，慣與丫鬟們打諢，所以上下都歡喜他。"《綠野仙蹤》八十二回："蘇氏是個能言快語、極聰明的婦人，他也有些權詐，周家上下人等都叫他'蘇利嘴'。""利嘴"就是"嘴抹子利害"。

戰 迷信的一種禳解方法。《詞話》五十三回："劉婆把一隻高腳瓦鍾，放米在裏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綠絹頭來，包了這鍾米，把手捏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戰"是農村地區常用作解除鬼魅邪氣的一種禳解手段，其做法是準備黃表紙、食物（糧食如麥子顆粒、饃饃）和一碗水，點燃

黃表紙，同時拿起事先準備好的食品，在病人身體周圍上下晃動，並伴有相應的咒語和祝禱的言辭，最後把紙放入水碗，拿到僻靜的地方扔掉。如“娃娃不好（生病）下了，我戰咖（戰一戰）”/“娃娃夜來個（昨天）叫人踏（衝撞）下了，你找上些紙了戰咖”（青海樂都）。“戰咖”就是“戰一戰”。人們認爲小孩子生病是由於邪祟或陌生人或物衝撞所致，解除邪祟簡單靈驗的辦法就是“戰”（樂都話讀［tʂan^{55}］）。《詞話》這一回描寫的正是這種禳解疾病的方法，可見民間這種風俗由來已久。這種方法在古代祟書（如《玉匣記》）上有詳細說明，《醒世姻緣傳》第三回記載，珍哥頭疼不止，晁奉山媳婦便叫人到真武廟陳道士家借了一本祟書，“查看三十日，係‘竈神不樂，黃錢紙五張，茶酒糕餅，送至竈下，吉’”。實際上在“送至竈下”前需要在病人身上“戰一戰”。

張雞兒　《詞話》二十八回：“（潘金蓮）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又作“打張驚兒”，《詞話》三十五回：“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魏子雲注：“打張雞兒，故作不知的表情或搭話。一如今語之裝沒事人。”陶慕寧校注：“打張雞兒，故作吃驚。”《詞典》：“假做吃驚；裝糊塗。”另外《詞話》中還有一個“張睛”，五十九回：“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貓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亂道怎的！”“張睛”是因吃驚而張大眼睛。這是潘金蓮責備奶媽神情慌張、誇大事實，所以陶注“張眼露睛”是準確的。白維國

(1981) 認爲“張睛”即“‘打張驚兒’的‘張驚’。‘打張驚兒’和‘打張雞兒’是因爲詞尾兒化形成同音字而造成的異文”①。我們認爲“張驚”、“張雞”和“張睛”各自成詞，不是同音造成的異文關係。這個詞的關鍵是“張”，是個方言詞。青海地區方言將某人沉醉或迷戀於某種情景或事情而旁若無人、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的發呆狀態叫“張”，西寧話把飲酒過度神志不清醒者叫“張保保”，如“之（這）個人是個張保保”。再如“電影好看說（據說電影很好看），娃娃們哈看着張掉給了”（青海樂都），後一句意思是（好看的電影）讓孩子們看着發呆了。還可以說“看書看着張掉了，喊都喊不答應”（青海樂都）。青海、甘肅蘭州及河西地區方言把“雞”叫“雞兒”。文中“張雞兒”意思是發呆的雞，“打張雞兒”就是發呆、裝傻，也就是裝作沒事人一樣。上引魏注“裝没事人”、《詞典》所説“裝糊塗”較確當。

至於“張驚”則另有理據，“張”在近代漢語裏的意思是因受驚嚇而顯得驚慌無措，比如“慌張”中的“張”意思是因驚慌而手足失措。小説中表示驚慌失措的還有“失張失智”，其中“智”也作“志”或“致”。《拍案驚奇》卷二十九：“祇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孺人知道麽？小官人被羅家捉姦，送在牢中去了。’張媽媽大驚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孽海花》二十一回：“陽伯疾忙接了，塞入袖中，頓時臉色大變！現出失張失智的樣兒，連尚書端茶都沒看見。”《禪真後

① 《〈金瓶梅詞話〉特殊詞語例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1年6期71頁。

史》十九回："張氏道：'好端端地人在那裏服藥，驀地裏闖將來失張失志，嚼了半日鬼話，你見兀誰下甚毒藥，害你心上人？'"《金瓶梅詞話》第二回："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祇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祇道爲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

另外還有"失張落智"和"失張倒怪"。《九尾龜》七十六回："正在無可奈何，祇聽得樓梯上一陣腳步聲音，當差的已經回來，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進來，神色張惶，滿頭流汗，失張落智的回道：'家人們到丹桂門口候了多時，又到厢樓各處去尋了一遍，不見姨太太的影兒，現在戲場已經散了多時，家人們祇得回來，請老爺的示下。'"《醒世姻緣傳》九十八回："素姐走到中門邊，濃袋道：'外邊的事，姑娘知道呀！'素姐道：'我知道外邊甚麽事，你失張倒怪的？'濃袋道：'堂上太爺要呈子的事呀。'素姐道：'太爺要呈子不要，累着我的腿哩？我知道他待怎麽！'"方言中又有"失張大怪"（山東牟平），"失張莫及"（河南洛陽）①，"失驚打張"（四川成都）②。由此看來，"失張失智"就是因驚慌而失去理智，顯得呆頭呆腦。

再說"張睛"，與這個詞意思相近的有"眼張失落"。《儒林

① 如"張林失張莫及地往東跑去，他媳婦兒在後邊跟着喊叫，不知道是出了啥事了"。據《漢語方言大詞典》1376頁引。

② 李劼人《大波》第二卷："菊花有點吃驚樣子，可是沒有開腔，何嫂子卻忘了規矩，白銅盆沒放下，便失驚打張地喊。"也可以說"失驚打怪"（山西忻州），《金瓶梅詞話》七十三回："良久，不想落在床腳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裏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

外史》第六回："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哪裏去了?'"還有"眼張失道"，《金瓶梅》七十二回："不想我兩三步扠進去，嚇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這兩個詞反映了失驚後眼神的變化。

第二章
《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

明末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緣傳》(以下簡稱《醒》)是十七世紀用山東方言寫成的白話小說，其中使用了大量方言土語，是研究明代漢語口語的珍貴語料。關於《醒》的作者，目前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說法①。關於其中的方言土語，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爲西周生是山東章丘縣人，書中用了許多魯東方言②，所描寫的是魯東地區中小城市的市民生活；另有學者認爲"《醒世姻緣傳》當爲明清易鼎之際山東兗州府人所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就是該書非常熟練地使用了兗州、曲阜一帶的方言土語，其基礎方言應爲魯南話"③；還有學者指出本書的作者"至少可以肯定是一個長期生活在魯西的人"，其方言體系和《金瓶梅》一樣都屬於魯西方言系統，"魯西方言用現代方言分區來

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在《〈醒世姻緣傳〉考證》一文認爲作者是蒲松齡。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醒世姻緣傳》附錄二。後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參徐複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齊魯書社 1993 年。

② 金性堯《醒世姻緣傳·前言》1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③ 徐複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301 頁，齊魯書社 1993 年。

說屬於冀魯官話。它有別於魯東（濰坊以東）的膠遼官話和魯西南（菏澤濟寧）的中原官話"①。對於其中大量的方言土語，胡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鼓勵別人用歸納比較的方法加以研究，以便確定他們的意義。可以說，爲從語言角度研究這部小說做出了良好示範。八十年代以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81 年出版了黃肅秋校注本，黃注對全書方言土語第一次作了系統而全面的解說。隨後，張清吉《〈醒世姻緣傳〉新考》第八章《〈醒世姻緣傳〉方言簡釋》解釋了 805 個方言詞，徐複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下編《〈醒世姻緣傳〉方言土語選釋》一章選釋了三百多個方言詞，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也解釋了不少見於《醒》的方言詞。另外，華夏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了一種新注本（簡稱華夏版），雖然可商榷之處很多，也有一定參考價值。除了這些專門著作之外，還有三十多篇考釋其中方言土語的單篇論文。儘管如此，仍有不少詞語不見於現行語文辭書，需要解釋。有些詞就上下文來看意思勉強能夠講通，但由於缺乏文獻證據，詞義不能落實，解釋時或有誤。還有不少方言詞僅僅根據魯方言無法做出解釋。我們嘗試聯繫其他各地方言尤其是西北官話區方言進行考釋，疑難往往迎刃而解，增強了我們進一步探賾索隱的信心。

梆梆　多嘴多舌地瞎嚷嚷、亂嘮叨。《醒》第六回："晁大舍道：'我的强娘娘，知不道什麽，少要棒棒！你拿指頭蘸着唾沫，拈拈試試，看落色不落色？'"也作"幫幫"，二十三回："呸！村

① 張鴻魁《〈醒世姻緣傳〉語詞補注》，《蒲松齡研究》1992 年 3 期 113 頁。

尻養的，那裏這山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來到這城裏幫幫，恨殺我了！”或作“邦邦”，七十四回：“老張說：‘我那咎也是如此。待往那去，裝扮上就去，憑他天塌下來，我也不管他，徑走！他不說還好，他要邦邦兩句閒話，我爽利兩三宿不回家來。”第六回黃肅秋注（以下簡稱“黃注”）：“梆，打更巡夜所敲的，叫梆子。梆梆，形容聲音清脆、連續不斷，衍爲對說話滔滔不絶、叨叨不斷的形容詞。”二十三回黃注：“幫幫，嚷嚷，吵吵。”按：“梆梆”不一定和打更的“梆子”有關係。今西北官話方言把不停地嘮叨、嚷嚷叫“邦邦”，如“我們個家（自己）的事有你啥邦邦頭哩”／“屁大的點事情邦邦給了一個早晨”（青海樂都）。前一句意思是這是自家的事，沒有你多嘴多舌嚷嚷的份兒。還可以說“邦邦邦邦”，強調程度，相當於形容詞“嘮裏嘮叨”、“嘮嘮叨叨”，如“是我錯了行不行？你邦邦邦邦少說上些中不中？”（同上）。“邦邦”本來是指說話的聲音，東北官話和冀魯官話中叫“巴巴”，《聊齋俚曲集・禳妒咒》二十四回：“找個人去巴巴瞎話。”李雲德《一心向社》：“哪裏有你巴巴的，給我一邊眯着。”[①] 可見“梆梆”衹是模擬聲音，并無定字，如同“淙淙”、“咚咚”、“呱呱”、“薨薨”[②]、“唧唧”、“鏘鏘”[③]、“嚶嚶”[④]、“嚶嚶”[⑤]、“喳喳”，等等。另外，《醒》中還有“插插”，如第七回：

① 引自《漢語方言大詞典》968頁，中華書局1999年。
② 《詩・周南・螽斯》：“螽斯羽，薨薨兮。”朱熹《集傳》：“薨薨，群飛聲。”
③ 《詩・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鸞鏘鏘。”鄭玄箋：“鏘鏘，鳴聲。”
④ 《詩・召南・草蟲》“喓喓草蟲”毛傳：“喓喓，聲也。”
⑤ 《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箋：“嚶嚶，兩鳥聲也。”

“晁老道：‘你聽誰説?’夫人道：‘誰肯對咱説？這是媳婦子們背地插插，我綽見點影兒。’”第十回：“我在家裏叉着褲子，手拐着幾根繭，祇聽得街上央央插插的嚷。”四十回：“又催了他聲，他方嘓噥着説道：‘我不合那姑子一桌子上吃。’狄周媳婦笑着合狄婆子插插了聲。”“插插了聲”就是説了一聲，“插插”也是指説話的聲音。第七回黃注：“插插，小聲耳語。”華夏版第十回注：“央央插插，嚷嚷喳喳。”四十回注：“插插，即喳喳，輕聲嘀咕。”

必溜必辣 嘴裏不停地嘮叨。《醒》九十一回：“後來南瓜漸漸的熟滑，又看了荷葉的好樣，嘴裏也就會必溜必辣，罵罵括括的起來。吳推官合荷葉睡覺，南瓜便去掀被子，打屁股，罵忘八淫婦。吳推官合南瓜睡覺，這荷葉是不消提起，照例施行。”黃注：“必溜必辣，義同梆梆，形容會説話。罵罵刮刮，罵罵咧咧。”按：“義同‘梆梆’”是對的，“梆梆”本指説話時發出的聲音（參“梆梆”條）。但云“形容會説話”則未必，“必溜必辣”的意思應該是嘴裏不停地嘮嘮叨叨，即今方言中所説的“嗶裏巴啦”（青海樂都），指説話時聲音節奏很急很快。如“我還沒説話哩，家（他）就嗶裏巴啦説了些些子（好多）”/“嘴裏嗶裏巴啦説了一陣子，我啥都没聽懂”。“必溜必辣”和“嗶裏巴啦”都是象聲詞，詞義相同。“罵罵刮刮”指説話中間夾雜着罵人或數落人的話。方言中還有一些相同的説法，如“罵罵將將”（青海樂都），“罵罵達達”（新疆吐魯番），“罵罵吱吱”（東北官話），“罵罵唧唧”（東北官話），“罵罵吵吵”（東北官話）。

不中了 不行了；生命接近垂危。《醒》四十回：“狄婆子

說：‘我來時合你爹約下明日趕後晌押解着你到家。明日不到，你爹不放心，祇說我這裏把你打不中了。’”四十八回：“薛教授道：‘這們沒家教，公婆在上，丈夫在下，自家的老子在傍，如此放肆！’望着狄周道：‘管家，煩你把這丫頭送到我家去，已是打的不中了。’”“打的不中了”意思是打壞了，打得生命處於危險地步了。今西北方言凡說生命垂危、濒臨死亡都叫“不中了”，如青海樂都話“老漢（老人）病給了三個月，之（這）兩天眼看者不中了”／“我看不中了，快準備後事吧”。其中的“不中了”意思是快要死了。《醒》四十八回在上面文字之前就說“薛教授見那丫頭打的渾身是血，祇有一口油氣”，說明快要打出人命了，也就是“不中了”。

雌答　數落，責罵。《醒》四十四回：“薛夫人一邊自己押了食盒來與女兒送午飯，相見了狄婆子，吃完茶，進到女兒房內，悄悄的說道：‘你家中的那溫克都往那裏去了？誰家一個沒折至的新媳婦就開口罵人[①]，雌答女婿？這是你爹那半夜教導你的？’”四十八回：“狄婆子說：‘一個丫頭，打了一二千鞭子，風了的一般！媳婦子說，罵媳婦子；婆婆說，罵婆婆。薛親家悶悶渴渴的，是他閨女雌答的，咱怎麼的來，他惱咱？’”也作“雌搭”，同上七十四回：“狄大爺說：‘黑了，你家去吧。你當不的人呀！’雌搭了一頓，不俶不睬的來了。那頭劉姐連拜也沒拜，

① 黄肅秋校注：“温克，温和、温柔。折至，魯東方言，形容嶄新的白紙的舒展、純潔，叫做沒折至，好像一張白紙似的沒有折疊、沒有污染。”按：黄注不確，“沒折至”意思是沒規矩、沒教養。

送也沒送!”黃注：“雌答，衝撞，不禮貌。”“雌答（搭）”是一個使用很普遍的方言詞，又作“呲打”、“呲噠”、“呲嗒”等。如“連平時最疼他的奶奶，也被他‘呲打’［ts‘ɿ^{55} ta°］了好幾回”（北京）/“他已經哭了，你就別呲打［ts‘ɿta°］他了”（冀魯官話）/“是我的錯兒，別呲噠［ɕts‘ɿta］孩子”（東北官話）/“你先管你自己，少呲噠［ts‘ɿ^{31} ta］別人”（山東長島）/“把他呲嗒了一頓”（北京）/“就之（這）們點小事情，你呲嗒［tsɿ^{21} ta］啥哩”（青海樂都）。也可以重疊，如“家裏不順心，到櫃檯上對顧客就呲呲噠噠的，這可不行”（東北官話）/“他再呲呲嗒嗒的，我要美美（狠狠）罵一頓哩”（青海樂都）。青海方言還可以說“呲兒嗒兒”。從以上方言例證來看，這個詞的意思是責罵、數落，《醒》的“雌答（搭）”也正是這個意思。“沒折至的媳婦開口罵人，雌答女婿”，“沒折至”是魯東方言，意思是沒規矩，大姑娘開口罵人，數落女婿，被認爲是不合禮法、惹人恥笑的行爲，所以薛夫人纔叮嚀女兒薛素姐不敢這樣放肆。四十八回文義更加顯豁，薛素姐盛怒之下打了丫鬟上千鞭子，“打的渾身是血”，別人無法阻攔，就請她父親勸說，她不但不聽反而惡言斥責，其父無可奈何，悶悶不樂，就是因爲女兒“雌答”的結果。

另外，形容說話絮叨爲“的達”。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方言》：“言之多而躁曰喳哇，曰激聒，曰瑣碎，曰嘈嚼，曰囔咄，曰哔叨，曰的達，曰絮聒。”或作“滴漼”、“滴答”，《西遊記》第二回：“悟空笑道：‘師父果有些滴漼，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怎麽謂之“窯頭土坯”?’二十回：“八戒道：‘老兒滴答甚麽，誰和你發課，說甚麽五爻六爻，有飯祇管添將來就是。’”

究其本字當作“呸”，《說文・口部》：“呸，苛也。”段玉裁注：“苛亦當作訶。玄應引作訶。凡言呸毀當用呸。”桂馥義證：“苛也者，謂詆毀也。經典或借詖字。”《玉篇・言部》：“詖，毀也。”《禮記・曲禮上》“不苟詖”孔穎達疏：“相毀曰詖。”《禮記・喪服四制》“詖之者”鄭玄注：“口毀曰詖。”《漢書・地理志下》“好詖毀”顏師古注：“以言相毀曰詖。”《慧琳音義》卷一“毀詖”注引《韻英》：“詖，罵詈也。”雙音詞又有“啤呸”，或作“諀詖”，爲同義並行複合詞。《廣雅・釋詁》卷二：“間、諀、諀、詖、誹、詆、傷、譖、謗、訴、辠、訕，誣也。”《玉篇・言部》：“諀，詖也。”《廣韻・紙韻》：“諀，諀詖，惡言。”《集韻・支韻》：“諀，諀詖，好毀謷也。”明朱謀㙔《駢雅》卷二：“諀詖，好爲毀謷也。”《莊子・列禦寇》：“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晉郭象注：“吡，詖也。”宋林希逸《莊子口義》：“吡，詖也，誚也，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後漢支曜譯《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若俗之人，開學小慧……謗訕啤呸，貪名求勝。”後漢安世高譯《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佛言：‘人於世間，喜兩舌讒人，喜惡口妄言。綺語自貢高，誹謗聖道，嫉賢妒能，啤呸高才，從是得五惡。”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八“諀訛”條引《通俗文》云：“難可謂諀言此。”這個詞仍見於現代方言，如青海地區方言有兩個詞［pi^{13} tsi^{34}］和［pi^{13} ta^{34}］，意思就是“雌答”，往往重疊使用。如“不就是丟掉了幾塊錢兒嘛，家（他）［pi^{13} tsi^{34}］［pi^{13} tsi^{34}］了一個早晨”／“這個事你管不着，你再［pi^{13} ta^{34}］我可要翻臉哩”（樂都）。

由“訾”構成的複音詞都有詆毀、指責義，如詆毀人行爲“訾行”。《淮南子·氾論》：“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高誘注：“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詆毀貶低爲“訾抑”，如《魏書·逸士傳·李謐》：“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指責非難爲“訾咎”。如《新唐書·房管傳贊》：“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呵斥責備爲“訾屈”，如《新唐書·閻立本傳》：“（閻立本）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詆毀譏笑爲“訾笑”。如宋衛湜《禮記集說》卷三《曲禮上》“不苟訾不苟笑”云：“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己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

插　製作糊狀飯食時一面加水一面不停攪拌的烹調方法。《醒》四十九回：“周奶奶說：‘你給他，可他媳婦兒見來沒？’他說：‘他怎麽沒見？老魏炕上坐着，他媳婦在竈火裏插豆腐。我說：周奶奶家姑姑嫁了，這是周奶奶賞你的兩匹布，兩封錢，共是一千二百。他娘兒兩個喜的像甚麽是的。’”黃注：“插，煨、煮、燒。”又：“他打仔（打算）和我說誓：‘我要沒吃你的豆腐，這顙子眼長碗大的疔瘡，你要沒讓我吃小豆腐，你嘴上也長碗大的疔瘡！’叫我說：‘誰這裏說你沒吃小豆腐兒麽？你可給布給錢來沒？’他說：‘你好聒拉主兒[①]！我不送布合錢給你，你可不就

① 黃注：“聒拉，也作刮拉。這裏作搜刮解。”

讓我吃小豆腐兒?'叫我說：'俺插着麥仁，你成三四碗加攘額你，你送的是甚麽布合錢?'"五十四回："試了試手段，煎豆腐也有滋味，扦薄餅也能圓泛，做水飯，插粘粥，烙火燒，都也通路。"按：根據上下文將"插"解釋爲"煨、煮、燒"，大致意思不錯，但還欠準確，有待補充。青海方言裏"插"指的是製作糊狀飯食時一面加水一面不停攪拌的動作。普通話的"打糨糊"，青海方言叫"插糨子"，如"插上些糨子了糊窗子"/"快插糨子把對子（春聯）貼上"。"插麥仁"是將小麥去皮後或加肉、或素熬的類似於粥的飯食，在青海方言中決不說煮麥仁。從五十四回的"插粘粥"可知，"粥"是糊狀的，製作時需要攪拌。元曲有"插和和"的說法。元無名氏《村樂堂》三折："着你娘做些酷累，又是和和飯來。"《詞林摘豔》卷一劉庭信小令《醉太平·憶舊》："白粥麵番做了糠磨磨，軟羊羹變做了齏和和。"《雍熙樂府》卷六無名氏散套《粉蝶兒·慳吝》："饅頭皮曬作醬，黃葉餡兒插和和。"① 按："和和"的"和"有"羼雜、攙和"的意思，西北方言把幾樣東西混雜在一起叫"和"[huo^{34}]，如"燕麥和青稞和到一起分不開了"/"兩家子的羊和到一起分不出來了"/"麵和麩子要和掉了"（青海樂都）。上面的"酷累"是在麵湯裏加入各種蔬菜和堅果等熬煮而成的羹飯。今河南靈寶地區有一種食品叫"酸[k'u^{31}li^{13}]，其做法是先燒開水放入麵粉攪拌成稍微稠一點的麵湯，然後加入事先準備好的土豆、粉絲、豆腐、黃豆芽、番茄、海帶絲、木耳等熬煮，並加入一定量的醋。因爲要不

① 據明郭勳輯《雍熙樂府》卷六，具體時代尚不明。

停攪拌熬煮，其烹調方法也叫“插”。“和和飯”也是連菜帶麵燴煮到一起的飯菜，其做法也是“插”。《醒》四十九回的“竈火裏插豆腐”意思是製作小豆腐，做法是把大豆用水泡透，磨成糊狀，再同剁細的菜葉一起煮熟而成，從中不難體會“插“的含義。

再説“插麥仁”。臘八節吃臘八粥是普遍的民俗，但各地臘八粥的配料和製作方法不盡相同，青海地區的臘八粥叫做麥仁飯，是用麥仁即脱了皮的小麥和切成小塊的牛、羊、猪肉熬煮而成[①]。“插麥仁”中的麥仁也當是指經過舂皮的麥子，“插”也就是煮，和一般的“煮”不同的是要有攪拌的動作。

吃不動　吃不下。《醒》五十六回：“薛教授走到後邊，龍氏不慌不忙從厨房裏迎將出來，笑容可掬的説道：‘我有句話合你説：素姐這幾日通吃不動飯，你可也尋個人看他看。’”按：“吃不動”猶吃不下，沒有能力吃下。今方言中把人因年老體弱飯量減少或者已經吃飽而不能再吃東西叫“吃不動”，相當於“吃不下”，如“人老了，吃不動了”/“之（這）麽肥的肉，我吃不動”/“將（剛）吃罷飯，再吃不動了”（青海樂都）。

恢　跌跌撞撞。《醒》五十八回：“那狗死過去了半日，蹬捽蹬捽的，漸漸的還性過來，趴起一恢一跌的走了。”這是相於廷和狄希陳無聊之下拿炮仗綁在狗頭上尋開心，結果炮仗震得狗昏

① 小麥脱皮的方法很特别：選擇結冰的河面，在冰面上鑿一個洞，然後放進麥粒，用石錘木棒不停地捶搗，，麥粒和冰面不斷摩擦，冰水均匀地浸泡麥粒皮使其脱落。

死過去。狗慢慢蘇醒後爬了起來，但神智不清醒，所以才“一恍一跌”。這個詞的整體意思不難明白，就是走路不穩，跌跌撞撞。需要說明的是，“恍”是個方言詞，西北地區青海方言把人漫無目的地到處瞎撞叫“恍”，如“你一天恍到之（這）裏恍到乃（那）裏做啥之（着）哩”①。瞌睡打盹時頭一跌一撞的姿態叫“恍盹”，如“恍了個盹就到站了”。《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九回：“適逢得那個有底洞的徒弟正在眩盹，長老裝作一個羊角道德真君，叫一聲‘有底洞’……長老又故意的罵上兩聲，說道：‘着你看水火花籃兒，原來祇在這裏打盹。’”先說“眩盹”，後說“打盹”，意思很明顯。吳語叫“打磕銃”（蘇州），《海上花列傳》十八回：“單剩仔大阿金，坐來浪打磕銃。我教俚收拾好仔去困罷。”《官場現形記》十二回：“爺擺飯的時候，聽說統領大人正在船上打磕銃，所以敢把他船上的‘招牌主’叫了來。”或作“打瞌眩”。另外，小孩子走路不穩叫“恍恍刮刮”，如“娃娃恍恍刮刮走過來了”（青海樂都）。詞義引申，生活潦倒毫無計劃的過活叫“恍日子”，如“幾十歲的人了，没兒没女，過一天算一天，恍日子着哩”（同上）。所以“一恍一跌”裏的“恍”也是“跌、撞”的意思。

除的家　按：“除的家”在《醒》全書出現了五次，可歸納爲三個義項：

（1）如果；或許。《醒》二十二回：“晁夫人道：“誰這裏說你不是大的們哩？祇是晚生下輩的看着你是大的們，在那祖宗往

① “做”青海方言讀［zu^{34}］。

下看着，您都是一樣的兒孫們。可説這房子，我都不給你們，留着去上墳，除的家陰天下雨好歇脚打中火。論這幾間房倒也不值甚麽。你這一伙子没有一個往大處看的人，鬼扯腿兒分不勻，把我這場好事倒叫您争差違礙不好。您各人自家燕兒壘窩的一般，慢慢的收拾罷。”

(2) 還可以；或許能够。《醒》四十三回：“囚犯俱是你掌着生死簿子，你高抬些手，這就是與人的活路；你老人家不肯抬起手來，你叫人三更死，俺們也不敢留到四更。但衹是你老人家那裏不是積福？一來咱也還看晁相公的分上，他活時没有錯待了咱；二來留着他，往後張師傅進來宿監，除的家替張師傅綴帶子，補補丁。張師傅悶了，可合張師傅説話兒，他屋裏熱茶熱水，又都方便。”

(3) 間或；偶爾。《醒》四十回：“他過了兩日，不知怎麽，一日大清早，我正勒着帶子梳頭，叫丫頭子出去買菜，回來説：那日溺尿的那位相公在咱門間過去過來的衹管走。叫我挽着頭髮出去，可不是他？我叫過他來，我説：‘看着你這腔兒疼不殺人麽！’叫我扯着往家來了，從就這一日走開，除的家白日裏去頑會子就來了，那裏黑夜住下來？有數的衹這纔住了够六七夜。”《醒》八十六回：“吕祥道：‘你看！誰不趕着他叫老娘合奶奶，衹我叫哩麽！素姐問説：‘人都趕着他叫奶奶，可趕着我叫甚麽呢？’吕祥道：‘也没聽見人叫奶奶甚麽。總然是撩在腦門後頭去了，還叫甚麽呢？除的家倒還是爺提掇提掇叫聲那昝姓薛的，或説那姓薛的歪私窠子，别也没人提掇。’素姐又問：‘如今那伙私窠子們呢？’”四十九回：“老吴婆子説：‘阿彌陀佛！我的活千歲

上天堂的奶奶！俺山裏没香，我早起後晌焚着松柏斗子替奶奶念佛。我還有句話稟奶奶：除的家還許我來看看這媳婦子，漿衣裳、納鞋底，差不多的小衣小裳，我都拿掇的出去。”黄注：“除，木刻本形似‘際’，疑是：即遇到的意思。”可爲一説，暫不從。

大八丈　指花錢大手大脚。《醒》第四回：“晁大舍道：‘我看那人是個大八丈，似一兩銀子拿不出手的。’禹明吾道：‘你自己斟酌，多就多些，脱不了是自己體面。’”黄注：“手面寬廣，大人物。”張清吉（1991）釋爲“空架子”，誤。按：“八丈”即“巴掌”，也叫“八掌”、“番掌”①。“大八丈”的本義是“手面寬廣”，引申指花錢大手大腳，此處與“大人物”無關。青海樂都方言稱手掌爲“巴掌”，手掌寬大説“巴掌大”，形容東西和手掌大小差不多就説“巴掌大的一片（塊）”。形容人花錢毫不吝惜爲“手巴子大”，如“那個人手巴子大的很，錢兒那個的手裏放給不成（錢不能交給他掌管）”。晉語把花錢大手大腳的人叫“大手把”（山西忻州），閩語形容花錢無節制爲“大手面”（厦門）②，意思與“手巴子大”相同。吴語把亂花錢叫“大手指揿”，清張南莊《何典》卷三：“你向常用一個錢要掂掂厚薄，也算是一錢

① 丁惟汾《俚語證古》卷三“形貌”：“手謂之八掌。八爲‘番’（古音讀板）之雙聲音轉。《説文》：‘獸足謂之番。’八掌即番掌。此移足名爲手名。四川謂足爲足八掌，正與《説文》合。”“又人之跳行者呼之爲跳八丈子，八丈亦番掌也。”齊魯書社 1983 年。山東《萊陽縣誌》：“鳥爪曰搨子，有蹼曰巴掌。”據中華書局 1999 年版《漢語方言大詞典》972 頁引。

② 許寶華、宫田一郎主編《漢語大詞典》258 頁，中華書局 1999 年。

如命的。幾時屙落了膾子，就這般大手指挜起來?”《醒》這一回寫道士童定宇來拜訪晁大舍，送了晁包括“春線”（一種春藥）在內的不少禮物，晁和禹明吾商量該回贈什麽禮物比較合適。禹明吾認爲童道士所送的東西折合起來總共也就祇有六錢左右銀子，勸晁大舍回贈一兩銀子就足夠了。但算得上高門大戶出身的晁大舍認爲，童道士在江湖上走動，出手大方，若拿一兩銀子有點拿不出手，會被童道士小瞧去了，所以纔那樣說。這裏不是說童道士是個大人物纔拿不出手，因爲他是個雲遊方士，根本不是什麽大人物。但他“走百家門、串鄉宦宅”，舞神弄鬼，今日有酒今日醉，給少了他是不高興的。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晁大舍自己說的：“這樣人就像媒婆子似的，咱不打發他個喜歡，叫他到處去破敗咱?”所以最終給了他六兩銀子纔算心安理得。

打醋壇 驅邪消瘟、除灾滅病的風俗。《醒》第六回：“晁知縣起身之日，倒是那幾家鄉宦舉人送驄送行，倒也還成個禮數。那華亭兩學秀才，四鄉百姓，恨晁大尹如蛇蠍一般，恨不得去了打個醋壇的光景。那兩學也並不見舉甚麽帳詞，百姓們也不見說有脫靴遺愛的舊規……合縣士民也有買三牲還願的，也有合分資做慶賀道場的，也有燒素紙的，也有果然打醋壇的，也有祇是念佛的，也有念佛中帶咒罵的。”也作“醋炭”。《醒》八十二回：“但這劉振白刁歪低潑，人有偶然撞見他的，若不打個醋炭，便要頭疼腦熱，誰敢和他成的交易?”’黃注：“民間風俗用以祛除不祥的方法之一。或打碎醋壇，或用燒紅的炭放在醋中。這裏是把晁大尹當作不祥的東西來看待，所以說恨不得等他走了打個醋

壇的話。”按：“民間風俗用以祛除不祥的方法之一”無疑是正確的，但“或打破醋壇”之說不知所據。此風俗民間至今猶存，其義不難索解。在今青海地區，這種祛除不祥的儀式通常在大年三十夜裏舉行，其做法是到乾淨的地方如河灘等地揀選三個如拳頭大小的圓形石頭，將其放在火爐或鍋竈裏將其燒得通紅，然後放入事先加有食醋的熱開水桶裏，乘熱氣沸騰的時候，在屋內各個角落走轉。如果家中有生病的人，則專門到病人居住的房間讓熱氣薰蒸，結束之後將其送到村莊周圍乾淨的地方，整個儀式就算完成。其目的是通過這種方式清除晦氣，消除疾病、不祥，乞求平安、健康。《青海鄉俗》說：“有些人家，除夕夜還用食醋澆在燒紅的卵石上，用蒸發的氣體，薰染大小住房，叫‘熏醋蛋石’，以示驅邪消瘟，除災滅病。”敍述雖然簡略，事實的確如此。這裏寫知縣晁大尹離開華亭縣要到通州上任，百姓們早就對他恨之入骨，所以不但不脫靴，反而恨不得打個醋壇，把這個“瘟神”趕快送走。古代風俗，如果地方官吏在任期間愛戴百姓，政績卓著，當離任時老百姓便會脫下他的靴子以留紀念，這叫“脫靴”。《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十四回寫盧龍縣的一夥秀才、百姓要保爲官清廉、爲人良善的馬知縣出獄，狠毒的按院認爲這些人是馬知縣僱來的，便要拿領頭的保正問話，保正李大說：“大老爺不必動怒，這是這裏的土俗，從來的通套……有了歌謠兒，說是：官到了任，錦屏一架；官滿了，脫鞋一雙。”如果是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贓官，則以打醋壇的方式表示憤恨之情，意思無非是說不要再來禍害百姓。

“打醋壇”是清潔衛生習俗，近代醫學著作有記載。宋陳自

明《婦人大全良方》卷二："產後惡露未快，川芎、當歸各半錢，童子小便調下。仍時時打醋炭令香不絕，則血脈自收，安樂無病。"元危亦林《世醫得效方》卷十一《小方科》："仍忌諸般臭穢、煎炒、油煙、父母行房、梳頭等觸犯，未發而觸則毒氣入心，悶亂而死。已發而觸則瘡痛如割，以至黑爛，切宜禁戒。仍燒帶諸香及打醋炭、噴葫荽酒於徧（遍）房以辟穢濁之氣。"明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二："預防血暈。一腹痛坐草時，即用蘇木、菊花心者一兩，生地黃一兩，降香末二錢，水三盌，煎一盌加童便，半盌兒墮地，即飲之。永無惡血衝心之患，房中常打醋炭。"

打發　此詞明清小說中習見，《漢語大詞典》設有八個義項，但似乎仍不能涵蓋下面幾個意義：

（1）付賬；還賬。《醒》十八回："三個媽媽子商量說：'唐家的姑娘人材不大出衆，這還不如原舊姓計的嬸子哩，這是不消提的了。這秦姑娘倒是有一無二的個美人，可可的偏撞着這們個舅爺打攔頭雷[①]。'說着，到了下處，備上頭口，打發了店錢起身。"二十三回："一邊說，一邊要打發酒錢。掌櫃的說：'大凡吃酒，遇着老爺在這裏看見的，舊規不留酒錢。'二人道：'飯是老爺當面賞的罷了，怎好又白吃了酒去？留下與掌櫃的自己用了，不開賬與老爺看就罷了。'"二十七回："麻中桂道：'莫不是丁爺丁奶奶麽？'老婆說：'可不是他！可是誰來？'麻中桂問說：'如今來在那裏？怎麽還不差人接進衙來？慢慢打發飯錢不遲，

① 黃注："準備出行而爲雷雨阻攔，引申爲事情一開始就受到阻礙。"

何必先送銀子出去?'老婆道:'呸!這合你説忽哩!送二兩銀子與他,就打發他起身;接他進衙裏來,你還打發得他去哩?'"第六回:"晁大舍正待走,祇見又一個賣鸚哥的人喚道:'請爺回來看看我的鸚哥,照顧了罷。我也是年下着急,要打發人家賬哩。'晁大舍站住看了一看,説道:'我家裏有好幾個哩,不買他。'"

(2) 應付,對付。《醒》十九回:"唐氏進在厨房内,遇便與晁大舍遞了手勢。晁大舍到了晚上,李成名娘子出去同他漢子睡了,晁大舍將晁住娘子打發了打發,各自去安歇。"四十三回:"見了珍哥,這晁住'綉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情;那知珍哥棄舊迎新,絶無往日之意。不疼不熱的話説了幾句,把那送的嗄飯揀了兩碗[①],暖了壺酒,讓晁住吃了。没及奈何,那晁住乜乜踅踅的不肯動身,祇得三薄兩點,打發了打發,指望叫晁住去了,好叫人去約了張瑞風來同享東道。"十九回寫晁大舍與皮匠小鴉兒的妻子唐氏有奸情,這次終於得了機會,但他又與晁住的妻子有私情,在幽會之前先"打發了打發"晁住的妻子,就是假情假意、心不在焉地與其敷衍了一下。四十三回是寫晁住一直與晁大舍後娶的妻子珍哥不乾不净,珍哥卻在監獄裏與管監的張瑞風勾搭上了,不再留戀晁住,所以見了晁住以後態度冷淡,"三薄兩點"的意思是不冷不熱、愛搭理不愛搭理。

(3) 送錢物賄賂以求疏通、照顧。猶"打點"。《醒》十二回:"晁大舍一干人犯仍自回了下處,仍托了兩個聽差,打點合衙門的人役。那兩個人雖是打許多夾賬,也打發得那些衆人歡

① 嗄(xià)飯,下飯的菜肴。

喜。”十四回：“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飯往監中與珍哥依用。又送進許多鋪陳、該替换的衣服進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許多銀子到監中打點……打發得那一干人屁滾尿流，與他掃地的、收拾房的、鋪床的、挂帳子的，極其掇臀捧屁。所以那牢獄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曾經着。”文中“打點”和“打發”同時使用，意思相同。二十五回：“正没理會，恰好一個單教官的兒子單豹，當初他的父親叫做單於民，做南陽府學訓導。雖是一個冰冷的教官衙門，他貪酷將起來，人也就當他不起。缺了教授，輪該是他署印。那時新進了些秀才，往時該送一兩的，如今三兩也打發他不下來。他要了堂上的常規，又要自己齋裏的舊例，家人又要小包，兒女又要梯己，驚的些新秀才叫苦連天，典田賣地。”二十五回：“他叫程法湯跪下……抬過凳來，叫門子着實的打了二十五板，打的程法湯上天無路，下地無門，一條單褲打得稀爛，兩隻腿打得丁黑了一塊，心裏氣惱。進學原是圖榮，如今把丈母媳婦的首飾衣裳損折得精光，還打發得不歡喜，被他痛打這一頓。”三十四回：“狄員外説：‘要不然，你出些甚麽給他也罷，難得祇叫鄉約堵住額子不言語，别的旁人也不怕他再有閑話。那鄉約爲自己，他自然的照管他。可知得多少打發的下來?’楊春説：‘剛纔李雲庵的口氣，説要兩個共指望四十兩銀子。’狄員外説：‘這就有拇量了，看來三十兩銀打發下他來了。要是這個，還得我到跟前替你處處。你家去，爽俐狠狠給他三十兩，打發他個喜歡。’”

（4）賞賜；贈送。《醒》三十八回：“拆了號，有人報來：薛如卞第一，狄危陳第二，相於廷還是第四，薛如兼第十九。各家從厚打發報喜的人，都各管待酒飯。”四十九回：“晁夫人説：

‘這是小事。難得姜奶奶得了外孫，我得了孫子。我任從折損了甚麽，我情管打發的你喜歡。’徐老娘方回嗔作喜，去了。”

（5）猶兌換。《醒》十一回：“計巴拉道：‘如何要換金子卻寫在這個帖紙上?’又想起那一日，在錢桌上換錢，晁住正在那錢桌上換金，見我走到跟前，他便說：‘我轉來講話，你且打發錢。’我問那錢桌上的人：‘晁住在此作甚?’他說：‘有兩數金子正在要換，講價不對，想還要轉來哩。’我問道：‘他換金子做甚麽用?’他說道：‘那曉得做甚麽用? 祇見他滿城裏尋金子，說得五六十兩纔夠，又用得甚急。’誰想是幹這個營生!”

打立水　顯能，逞強。《醒》四十八回：“龍氏正在揚子江心打立水，緊溜子裏爲着人，祇見薛教授猛熊一般從屋裏跑將出來，也沒言語，炤（照）着龍氏臉上兩個醶巴掌。”《大詞典》未收錄，也不見於其他專門詞典。今青海方言把能在深水急流中站立踩水的技藝稱爲“打立水”或“打站水”。比喻好出風頭，逞強好勝。如“那個人水性胡都（非常）好說，能打立水哩”（樂都），比喻用法如“那個的性子（性格）我知道，不管啥事情上都愛打個立水，顯個能，你們夥爭較（計較），讓者些”（樂都）。“揚子江心打立水”比喻遇事有意逞能、顯能。

打熱椎合氣　吵架鬧别扭；生氣。《醒》八十四回：“你可又合小廝們打熱椎合氣，嗔他多嘴。他自然疑心，就不合你去了。”黄注：“打鬧、吵架。”需要指出的是西北方言中把打架叫“打

椎”[①]，又吵又鬧叫“打椎嚷仗”，如“最好各算各的賬，不是的話到時節（時候）打椎嚷仗淘氣哩”，大人告誡孩子往往說“好好耍，耍打椎”。文中“打熱椎”即打椎，“合氣”即淘氣，意思是打架淘氣。

打破頭屑　說壞話從中作梗。《醒》第六回：“晁大舍又聽了‘拘邪捉鬼’四個字，那裏肯打脫？添到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四十五，那人衹是不賣。他那一路上的人恐怕晁大舍使性子，又恐怕旁邊人有不幫襯的，打破頭屑、做張做智的圓成着，做了五十兩銀子，賣了。”黃注：“‘屑’同‘楔’。鋸木時用以釘入使不複合的叫做楔子。打破頭屑，形容一事將成而爲人從中破壞。”董遵章（1985）釋爲“說破壞話”。按：以上解釋都不錯，如果表述得更全面一些的話，“破頭楔”是個名詞，比喻在關鍵時刻突然出來插話作梗破壞別人的事情。就字面來說，“破”即破開的意思，囫圇的一根木頭，從端頭釘進去一個木楔子，自然會破開。從下面的例子可以進一步理解。

（1）因又問道：“這趙、錢二位相公，與你老爺有甚相識，卻來請他？”家人道：“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中與小姐對詩，老爺與小姐說他是兩個才子，故此請他去有甚話說。”宋信心下暗想道：“此二人一定是考中意的了。此二人若考中了意，老張的事情便無望了。”因打個破頭屑道：“松江衹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便是個真才子，哪裏有甚姓趙姓錢的才子，莫非被人騙

① 西南官話也有這個詞，如唐樞《蜀籟》：“賭子打捶大家都不放手。”今成都話亦然。

了?”家人道：“昨日明明兩個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試的，怎麽是騙。”（《平山冷燕》十七回）

（2）那瘌痢頭性急如火，揪着這個邋遢頭就是撏毛，就是搗眼，兩下裏混打做一堆。歇會兒，街坊上走出幾個硌硌確確，紇紇縖縖的地方來，到不去勸鬧，且加上個破頭楔，說道：“這和尚化甚麽齋?”眾人倒把個長老推了幾推，一推推到街那邊去了。街那邊又推到街這邊來。爲甚麽把個長老推上推下？原來當今是永樂爺興道滅僧，故此地方上嚴禁。（《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十一回）①

“打個破頭屑”字面意思是釘上一個破頭的楔子，“加上個破頭楔”則更形象，本來平安無事，如果添油加醋，從中作梗，事情就會變得更糟。

大大法法　身材長得魁梧體面。《醒》六十七回：“那趙杏川大大法法的個身材，紫膛色，有幾個麻子，三花黑鬚，方面皮，寡言和色，看那模樣就是個忠厚人。”黃注：“法，同發，同方。就是大大方方。”不確。按：“大大法法”是形容其身體高大魁梧，和“大方”沒有關係。今方言中把事情做得很大或事態發展很迅速而出乎意料之外叫“大法”，如“我看之（這）件事情叫

①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十三回：“長老道：‘缸盤裏的水不用舀，房檐兒底下的水不用舀，養魚池裏的水不用舀，溝澗裏的水不用舀。’侍郎急得沒奈何，說道：‘老師衹管說個不用舀的，你把個用舀的水，叫他舀便罷。’長老道：‘不是你這個破頭楔，這不用舀的水，說到明日，這早晚還說不盡。’侍郎聽之，又惱又好笑，說道：‘你這等的磨賴，纔做得和尚，你還是要些甚麽水?’長老道：‘我要個沒根的水。’”

你給弄大法了”（青海樂都），意思是事情進行到出乎意料、不可收拾的地步，暗含着危險性。“聽說那個人現在大法掉者哩”（同上），意思是事業做得很大，遠遠出乎意料。總之都是形容事情發展得很壯大，所以“大大法法”也是形容身材很高大。

大意　顯得傲慢，不理睬。《醒》八十回：“劉振白道：‘我不過是個證見，正犯沒見影兒，倒先鎖着我呢！閻王拿人，那牛頭馬面也還容人燒錢紙，潑漿水兒。怎麽二位爺就這們執法？狄爺也還年幼，自小兒讀書，沒大經過事體，又是山東鄉裏人家，乍來到京師，見了二位爺，他實是害怕。二位爺見他不言不語的，倒象諒他大意的一般。二位爺開了我的鎖，留點空兒與我，好叫我與狄爺商議商議怎麽個道理，接待二位爺。’”《醒》八十八回：“說得那驛卒們欲信不可，不信不能，背後說道：‘天下事都不可知，看他在本官面前大意拉拉的，一定是有些根基的物件。萬一叫他死了，官的嘴翻來覆去，有甚麽正經，沒人的說話便罷，有人說話，往我們身上一推。告狀要起人來，這也不同小可！’”八十回寫童寄姐逼死了使女小珍珠，察院來通緝人，主人狄希陳不知所措，半天都不敢出去應承。差人見此情狀便發起火來，在外邊發威讓道：“俺倒看體面，不好竟進去的。你到（倒）不俶不睬的，把我們半日不理，丟在外邊”。於是先把地方總甲劉振白鎖了起來，劉認爲察院肯定是嫌主人狄希陳態度冷淡而怪罪，所以在中間打圓場。“倒象諒他大意的一般”，意思就是你們心裏認爲他是故意不理睬官府派來的人，實際上他是害怕纔不敢言語的。從差人所說的一番話，不難理解“大意”的意思。

《醒》八十八回“大意拉拉”的意思與“大意”完全相同，

“拉拉”是形容詞詞尾。《醒》第八回：“晁大舍道：‘是真個麼？大晌午，什麽和尚道士敢打這裏大拉拉的出去？’”① 第九回：“老計道：‘這們數伏天，你做這冬衣裳做甚麽？’計氏道：‘你這句話就躁殺我！你管我做甚麽？我不快着做了衣裳帶回家去，你爺兒兩個窮拉拉的，當了我的使了，我衹好告丁官兒罷了！我别的零碎東西，待我收拾在櫃裏，您明日着人來擡。’”黄肅秋注：“窮拉拉，窮哈哈、窮光光的。拉拉，語尾詞。”五十七回：“你且叫他這裏住些時再去，可憐人拉拉的，你看他的腔兒！”也作“剌剌”或“喇喇”，《金瓶梅詞話》十九回：“瀝剌剌的，吃他做甚麽？”四十二回：“我羞剌剌怎麽好去哩。”《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十二回：“六哥道：‘逼什麽？你掙了錢來我待使哩，怨人喇喇的。’”見於今方言者如“年輕輕的就沒有（死）掉了，叫人心裏不好（難過）個拉拉的”/“之（這）們黑（晚）了還没回來，我心慌個拉拉的”（青海樂都）。

倒沫（抹）　磨磨蹭蹭，絮絮叨叨，糾纏不休。《醒》三十八回：“他搖頭不摔腦的，那裏肯聽？倒抹到日頭待沒的火勢，方纔同着狄周回到下處。”四十九回：“晁梁道：‘要不合沈姐都往那屋裏去，我合娘在大床上，俺媳婦兒和俺姐在那窗戶底下炕上。’晁夫人說：‘好兒，别要嘔氣，好好兒的往那屋裏睡了，明日早起來看娘。’晁梁倒沫，晁夫人發躁，春鶯合晁鳳媳婦怪笑

① 大拉拉，態度傲慢，旁若無人。《野叟曝言》十八回：“店家拿出茶點，各桌上都向又李拱手，讓過那邊同吃。又李大拉拉的坐着，衹做沒有聽見，一概不去理他。”

的。”五十八回：“狄希陳道：‘你嫂子倒也是個沒毒的，不大計恨人。我要有甚麽惹着他，我到了黑夜陪陪禮，他就罷了。他就祇是翻臉的快，腦後帳又倒沫起來。’……（相於廷說）：‘我教你一個妙法，祇怕你沒這們的本事，可惜了瞎頭子傳己你。’狄希陳說：‘我有本事哩，你傳己我罷。’相於廷道：‘他倒沫尋趁你，你白日裏躲着些兒，别大往屋裏去，象那死蛇似的纏腿。’”還可以說“倒着沫”，七十八回：“住了二日，小的攛掇着叫小的母親媳婦兒伺候到皇姑寺走了走。他次日又不肯起身，又待往高梁橋去，回來纔走。小的說：‘高梁橋是往南的正路，狄奶奶走着就看了，省得又回來往返。’正倒着沫，甯承古來到。”黄注：“拖延，挪蹭。”徐複嶺（1993）認爲“倒沫”有二義：一是故意拖延，磨蹭；二是故意找碴兒，算陳賬。《大詞典》根據三十八和五十八回解釋作：“方言。絮絮叨叨地糾纏不休。”相比之下，我們認爲的《大詞典》解釋較爲準確，理由是：這個方言詞在西北方言中本來的意思是指牛、羊、鹿、駱駝等動物反芻，如“牛臥者乃（那）裏倒沫着哩”。“反芻”是把咀嚼後咽下去的食物再返回到嘴裏細嚼，然後再咽下去，一般也叫“倒嚼”。《醒》中所說的“倒沫”正是在這個具體意義上的引申，形容人通過不停地重複某種行爲、某個意思或某句話來糾纏，其結果是拖延了時間。所以這是個地道的西北方言特徵詞，就字形來說當寫作“倒沫”。上引徐說第二義“故意找碴兒，算陳賬”更欠妥。實際上“腦後帳又倒沫起來”是說事過之後又會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開始糾纏，即繼續打罵虐待丈夫，周而復始，故曰“倒沫”。

掇臀捧屁　猶拍馬屁。《醒》十四回：“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飯

往監中與珍哥食用；又送進許多鋪陳，該替換的衣服進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許多銀子到監中打點：刑房公禮五兩，提牢的承行十兩，禁子頭役二十兩，小禁子每人十兩，女監牢頭五兩，同伴囚婦每人五錢。打發得那一干人屁滾尿流，與他掃地的、收拾房的、鋪床的、掛帳子的，極其掇臀捧屁；所以那牢獄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曾經着。”清張南莊《何典》卷五：“誰知他吃飽了現成飯，一無事事，不免又到外面攀朋搭友起來。那些老朋友，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是個新上名字的財主了，個個掇臀捧屁來奉承他。”明清小說中相同的說法有“呵脬捧卵”。《拍案驚奇》卷二十九：“還有一等豪富親眷，放出倚富欺貧的手段，做盡了惡薄腔子待他。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掇將轉來，呵脬捧卵，偏是平日做腔欺負的頭名，就是他上前出力。真個世間惟有這件事，賤的可以立貴，貧的可以立富；難分難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極險極危的道路，可以立平。”今吳語地區仍說“呵脬”（安徽太平仙源），江淮官話有“呵兒屁”（南京）、“呵卵泡”（安徽蕪湖）、“呵泡撮卵”（南京）等說法。對這種行爲，《莊子·列禦寇》叫“舐痔”，今西北方言說“舔溝子”（甘肅、青海）。

二不棱登　冒失莽撞；傻裏傻氣。《醒》六十二回：“天下那不怕天不怕地的漢子，朝廷的法度，丟在腦門後邊；父母的深恩，撇在九霄雲外……惟獨一個二不棱登的婦人，制服得你狗鬼聽提，先意承志，百順百從。”黃注：“也作‘花不棱登’，指濃妝豔抹、作風不正派的女人。”華夏版注：“即花不棱登，形容顏色錯雜（含有厭惡之意）。”張清吉（1991）釋爲“低下，卑陋，夠不上第一流”。其說皆可商。現代方言與之近似的說法有“二

不愣”，如“這孩子有點二不愣，說話沒點兒忖量”（北京官話）。還有“二愣子”，如相聲《怯跟班》：“曾九老爺平素都是帶兩三個跟班的，還都手口相應，怎麽今天祇帶一個二愣子？”劉白羽《早晨六點鐘》：“他打起仗來可頂事，就是個二愣子。”還有“二杆子”，如“那是個二杆子，二不對就在單位上和人家打捶底呢”（新疆鄯善）。也叫“二杆杆”，如“二杆杆脾氣要改呢，要不咧到咧社會上去，要吃虧呢”（新疆哈密）。還有“二不唧唧”，如“這是細活兒，弄上個二不唧唧底人能幹好呢嗎”（新疆吐魯番）。還有“二裏巴唧”，如“那個人二裏巴唧的，你少和他燃（少和他交往）”（青海樂都）。還有“二虎八咭”，如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一部十八：“你看這二虎八咭，稀裏糊塗的傢夥，拿一塊到手的肥肉，去換人家手裏的骨頭。”也作“二虎巴登”，王福義《張老九過江》：“嫁了個四六不懂二虎巴登的男人。”① 各地方言中所指雖略有不同，但其中心語素含有莽撞、顯得傻裏傻氣的意思。文中“二不棱登”正是概括形容薛素姐的性格特點。

反亂　較量。《醒》六十七回：“那夜叉婆毒似金剛，狠如羅刹，是受老公這樣罵的？登時豎起雙眉，瞪了兩眼……口裏那說不出口聽不入耳的那話就罵。這艾前川既是惹發了他的性子，你爽俐與他反亂一場，出出你那悶惱，卻不也好？誰知見他咆咻起來，回嗔作喜，賠禮不叠。”今西北方言中“反亂”有爲某事和別人較量的意思，如“要麽不吭聲，要麽就連（和）他好好反亂一場，有啥了不起”/“我要連（和）他反亂一場，看誰利害”

① 據《漢語方言大詞典》該條引，中華書局 1999 年。

(青海樂都)。“反亂一場”即較量一番。與此意思相同的還有“做一場”的說法。《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三十回：“把個羊角大仙激的怒發如雷，高聲罵說道：‘好賊禿，你欺負我沒有寶貝麼？我今日和你做一場，不是你，便是我。’”同上三十一回：“姜金定還說道：‘我今日死，也眼不閉。我就做鬼，也還要和你做一場。’”“做一場”也即較量一場。

風攪雪　同時夾雜着喝不同種類的酒。《醒》五十八回：“狄希陳說：‘這新燒酒利害，咱打黃酒吃罷。’相於廷說：‘吃酒不論燒黃纔是量哩。咱既吃了這半日的燒酒，又吃黃酒，風攪雪不好，爽俐吃燒酒到底罷。’”“風攪雪”本指下雪又颳風，方言中也叫“揚風攪雪”(青海樂都)。這種天氣等於雪上加霜，更加寒冷難耐。這裏比喻喝酒時夾雜喝不同種類的酒，很容易使人醉倒。也說“雨中夾雪”。明鄧志謨《飛劍記》第八回載，呂元圭是酒鬼，在張酒保店裏喝了一甕竹葉青，再飲一甕葡萄綠，又喝了一甕狀元紅。張酒保的妻子不答應，想讓他喝燒酒醉死，“於是再取過幾盅堆花的燒酒，飲他一個雨中夾雪，雪上加霜”。呂元圭喝完後果然“撲地一跌，酩然入醉鄉”。

風景　在《醒》一書中，“風景”的兩個意義都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收錄：

(1) 猶體面。《醒》十四回：“那時已是十月天氣，三更夜深的時候，從那冷風中走了許多寡路，乍到了一個有燈有火有酒又有別樣好處的一個天堂裏面，也覺得甚有風景。又將他跟從的人都安置在照廳裏吃酒向火。晁大舍方與典史遞酒接杯。隨即又上了許多熱菜，也有兩三道湯飯。”

(2) 風氣；世風。《醒》二十六回："天下的風俗也祇曉得是一定的厚薄，誰知要因時變壞。那薄惡的去處，就是再沒有復轉淳龐。且是那極敦厚之鄉也就如那淋醋的一般，一淋薄如一淋。這明水鎮的地方，若依了數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斷亦不亞西周的風景。不料那些前輩的老成漸漸的死去，那忠厚遺風漸漸的澆漓[①]；那些浮薄輕儇的子弟漸漸生將出來，那些刻薄沒良心的事體漸漸行將開去；習染成風，慣行成性，那還似舊日的半分明水！"二十七回："單說這明水地方，亡論那以先的風景，祇從我太祖爺到天順爺末年，這百年之內，在上的有那秉禮尚義的君子，在下又有那奉公守法的小人，在天也就有那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日子相報。祇因安享富貴的久了，後邊生出來的兒孫，一來也是秉賦了那澆漓的薄氣，二來又離了忠厚的祖宗，耳染目濡，習就了那輕薄的態度，由刻薄而輕狂，由輕狂而恣肆，由恣肆則犯法違條，傷天害理，愈出愈奇，無所不至。"

趕 猶"織"。《醒》三十九回："狄賓梁平日原是素厚的人，又因他是個歪貨，爲甚麽與他一般見識，遂備了八樣葷素的禮，一匹紗，一匹羅，一雙雲履，一雙自己趕的絨襪，四根餘東手巾，四把川扇。"六十七回："趙杏川要辭了回家。狄員外除這一月之內，叫人往他家裏送了六斗綠豆……兩匹綿綢，一雙自己趕的絨襪，一雙鑲鞋，二斤棉花線。""趕"有一個意思是用棍棒來回碾，使東西延展變平、變薄、變細碎，如用擀麵杖趕麵即是。《醒》第四回："蕭北川又道：'鄰家請你趕餅，你就與他去趕趕

① 澆漓，社會風氣浮薄不厚。

不差。'"另外西北方言中的"趕氈"也用的是這個意思，這裏"趕的絨襪"的"趕"就是"趕氈"的"趕"。"趕氈"是毛毛匠把動物（牛、羊）毛彈開以後趕成氈條，用來鋪炕或製作衣帽鞋襪等，今西北高寒地區天氣寒冷，牧人穿氈襖、氈鞋、氈襪。"趕的絨襪"就是用動物絨趕成氈片以後做的襪子，絨比毛細而暖，所以叫絨襪。《方言大詞典》"趕氈"條："毛髮或毛織物因髒或用久而揉壓在一起。"舉例爲蔡天心《大地的青春》："幾年了，不但面子已經零碎了，而且連毛都已經趕氈了。"這裏祇指出了"趕氈"的一個比喻用法，是說毛揉在一起像趕成的氈一樣。今青海方言有這個說法，如"頭髮好長時間沒洗了，都快趕氈了"，意思是頭髮未曾洗梳而結成了塊。"褥子裏的棉花都快趕成氈了"，是說褥子長時間未經拆洗而棉花結成塊了。

扛　烟霧升騰或塵土飛揚。《醒》七十二回："魏三封道：'把這幾件傢夥放把火燒了，隨那小私科子怎麼樣去！'……這傢夥也不消要他的，值幾個錢的東西，燒了煙扛扛的，叫人大驚小怪。"黃注："煙熏火燎，煙氣烘烘的。"張清吉（1991）釋爲"烟草的味道濃烈，嗆人"。按：在西北方言裏"扛"的意思是煙霧升騰或塵土飛揚，如"對面山上煙扛者哩，肯定有人住者哩"/"把剩飯蓋住些，不是（不然）的話土扛給哩"/"桌子兩天沒擦就扛給了一層土"（青海樂都），"讓他掃個地，他一下扛底滿院子都是土"（烏魯木齊），"慢慢掃，蚕叫土扛起來咧"（新疆鄯善）。這裏"煙扛扛的"，意思是燒了家什以後會變得煙霧騰騰，即樂都方言所說的"煙扛火冒"，如"竈火（鍋竈）裏煙扛火冒的，把人嗆死給了"/"娃娃不會架爐子，一個早晨烟扛火

冒地着不起來”。所以“煙扛扛的”不如解釋爲“煙氣騰騰”。

孤樁 枯樹根；枯木樁。《醒》二十回：“兩個屍首漸漸的發腫起來。及到做完了衣服，胖得穿着甚是煩難，雖勉強穿了衣服，兩個沒頭的孤樁停在一處，但等晁鳳領了頭來，竟不見到。”黃注：“樁，埋置在地面的木頭；這裏借喻無頭的死屍像兩段木樁一樣。”按：這裏的“孤樁”不一定是人爲埋置的木頭，而可能是指樹木（包括灌木）被砍伐以後所剩餘的部分。在以前的西北山區，人們靠山吃山，林木被隨意砍伐，砍伐以後所剩的樹樁子經過幾年以後變得乾枯，可供燒火取暖。當地方言如甘肅天祝、古浪等地把砍或挖這種樹樁子叫“打孤樁”，“打”的意思與“打草”、“打柴”的“打”相同。“孤樁”本是樹木被砍了上面的“頭”以後所剩餘的光禿禿的那一部分，這裏用來形容晁源和唐氏兩個沒有頭而已經發腫了的屍體，十分形象。關於枯木樁，文獻中有不少說法。如“斷菑”，《荀子・非相》：“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釋木》：“木立死曰槀。”《玉篇・木部》：“槀，木枯死。”槀與菑同。“槀”：“木臥死爲斃，立死槀。”“槀株駒”，《列子・黃帝》：“吾處也，若槀株駒。”張湛注：“李熙曰：‘槀，豎也。株駒，樹本也。崔譔曰：‘槀株駒，斷樹也。’”又如“檮”，《說文・木部》：“檮，斷木也。”《楚辭・九章・惜誦》“檮木蘭以矯蕙兮”洪興祖補注：“檮音搗，斷木也。”“孤樁”本是樹木被砍了上面的“頭”以後所剩餘的光禿禿的那一部分，這裏用來形容晁源和唐氏兩個沒有頭而已經發腫了的屍體，形象貼切。

唬答得（的） 被驚嚇；受驚嚇。《醒》八十回：“童奶奶差

了小選子，跑到兵部窪當鋪裏，叫了狄希陳回家。狄希陳知是珍珠弔死，忙了手腳，計無所出，祇是走投沒路。寄姐喝道：‘沒算計的忘八！空頂着一頂屍巾子，有點知量麽！這弔殺丫頭也是人間常事，唬答得這們等的！拿領席來卷上，鋪裏叫兩個花子來拉巴出去就是了，不消搖旗打鼓的！’”九十八回：“爲初世爲人，俺娘老子祇養活着我一個，我還想得到家麽？說着，怪哭的。素姐噦了一口，罵道：‘你媽怎麽生你來，這們等的！名字沒的起了，偏偏的起個濃袋。這倒也不是濃袋，倒是鼻涕罷了！塌了天，也還有四個金剛抗着哩，那裏唬答的這們等的？你去看，我合你姓童的姑娘說去。’”黃注：“唬答得，恐怖時的情態。”不確。“唬答的”就是“唬的”，“答”是詞綴（參本書第三章“打”字條）。“唬答得這們等的”意思是被唬得成了這個樣子或被唬成了這個樣子。今方言中還可表示主動地嚇唬別人，如“娃娃們不懂事，唬答咯（嚇唬嚇唬）就對了，耍打”／“兩個娃娃偷西瓜叫我抓住了，唬答給了一頓，没敢打”／“我唬答者打哩說着，兩個娃娃一溜風跑着不見了”（青海樂都）。後一句意思是我嚇唬要打呢，兩個孩子飛也似跑得沒影兒了。

害不好　生病，害病。《醒》第二回：“晁大舍將息調理，也整待了一個月，至十二月十五日起來梳洗，身上也還虛飄飄的。想是雖然扶病，也還與珍哥斷不了枕上姻緣，所以未得復原。天地上磕了頭，還了三牲願心；又走到後邊計氏門邊說道：‘姓計的，我害不好，多謝你去看我！我今日怎的也起來了？我如今特來謝你哩！’”第三回：“晁奉山媳婦平素是個能言快語的老婆，走到家堂內晁太公神主面前，一膝跪下，磕了四個頭，祝贊道：

‘新年新節，請你老人家來受供養，你老人家倒不凡百保佑，合人一般見識，拿的人頭疼發熱。總然就是衝撞了你老人家，你也該大人不見小人的過。你就不看他，也該看你孫子的分上。你拿的他害不好，你孫子還道吃得下飯去哩?’說罷，回到家來。煞也古怪，珍哥的頭也就漸漸不疼了。”七十一回童奶奶道：“我變了幾兩銀子，待來還老公；又尋了幾個佛手柑與老公進鮮。俺家裏一行好好的，拿倒地就害不好，自己來不的。我怕幾兩銀子極極的花費了，兩個果子淹淹了，我說：‘等不的你好，我自家送去罷。’待叫這孩子來，怕他年小不妥當。”生病後身體不舒服叫“不好”，《醒》第三回：“過了元旦，初二早晨，祇得又去請楊古月來看病。楊古月來到房內，笑說道：‘二位害相思病哩！爲甚麽才子佳人一齊不好?’”《醒》第九回：“他那年京裏坐監，害起傷寒來，咱縣裏黃明庵在京，就似他兒一般，恐怕別人不用心，晝夜伏事了他四十日。新近往通州去看他，送了他大大的二兩銀，留吃了一頓飯，打發的來了，惱的在家害不好哩!”這裏的“害不好”意思就是因氣惱而生病。今青海方言就把生病了身體不舒服叫“不好”。如“這兩天我身上不好者哩”，意思是這幾天身體不舒服——生病了。又“我聽着張家老漢不好哈了”，意思是聽說姓張的老人生病了。《醒》九十回：“晁夫人又不頭疼腦熱，又不耳聾眼花，光梳頭，净洗面，照常的接待人客，陪茶陪飯，喜喜笑笑，那象一個將要不好的人。”“將要不好的人”就是將要生病的人。

如果是生了具體的某種病則說“害”某種病，《西遊記》二十一回：“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害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

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泪汪汪，故此要尋眼藥。’”《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五十九回：“大凡過往的人，蘸些來洗眼，一生不害眼；蘸些來洗面，一生不糟面。”《歧路燈》五十一回：“王氏進去要瞧，譚紹聞道：‘我昨夜就覺害眼，不敢睜開。’……王氏道：‘他害眼哩，衣架頭兒撞的了。’”“害眼”就是患了角膜炎。頭疼叫“害頭疼”，《醒》第三回：“一面梳洗完備，更了衣，天地竈前燒了紙，家廟裏磕了頭，天也就東方發亮了。祇見珍哥還在床上害頭疼，起不來，身上增寒發熱的。”七十一回：“聞的童七大名，就害頭疼，那個還敢來合他交易？所以常是好幾日不得發市。”《緑野仙踪》十七回：“朱昱去紳士家看戲，至三鼓後方回，在馬上打了幾個寒戰，回署便害頭疼。”

害眼　眼病的一種，即角膜炎。《醒》六十三回：“狄希陳得了這句分付，方纔敢從床腳後挪出簾來，到了亮處。薛如卞看了甚是慘人。又見雙眼血紅，問說：‘是害眼麽?’狄希陳不敢答應。素姐說：‘我使煙熏的。’”《大詞典》“害眼”條根據現代小說例證釋爲“患眼病”[①]，釋義過泛，未能落實。舊時農村衛生條件和醫療條件相對較差，角膜炎是非常普遍的眼病之一。患此病後的證狀是眼球充血，像哭泣時揉紅的一般，所以文中纔說

① 柳青《銅牆鐵壁》：“是上火了，再不當心，怕還要害眼。”馬烽《三年早知道》：“怪不得白天他戴着副茶鏡，原來是害眼了。”

"雙眼血紅"，素姐撒謊說"使煙熏的"，煙熏令人流淚，經過揩拭眼睛自然發紅，活像患了角膜炎。或說"害眼疼"，《金瓶梅詞話》五十一回："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祇顧問：'你心裏怎麽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裏懶待吃飯。'"

褐子　用毛織成的粗呢子。《醒》六十九回："那可厭的情狀，就如北京東江米巷那些賣褐子氈條的陝西人一般。"按："褐子"即古代所謂"褐"。《詩經·豳風·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箋："褐，毛布也。"唐陸德明釋文："褐，以毛爲布也。"《淮南子·覽冥》"短褐不完"東漢高誘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孔子家語·三恕》"披褐而懷玉"三國魏王肅注："褐，毛布衣。"《漢書·婁敬傳》"衣褐見"唐顔師古注："此褐爲織毛布之衣。"《急就篇》第二章"靸鞮卬角褐韝中"唐顔師古注："褐，織毛爲衣也。"《後漢書·趙典傳》"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唐李賢注："褐，織毛爲布，貧者之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朱熹集注："褐，毛布也。""毛布"即動物毛織成的布，結實耐磨，爲貧賤者所穿。今方言中仍有"褐子"，因這種毛布已不再生産，一般人已不知道"褐子"爲何物，筆者小時候看見過這種毛布，可見"褐"釋爲"毛布"是準確的。新疆民豐地區東漢古墓出土一塊藍色斜褐，先將毛紗染藍再織。其經密每厘米 13 根，緯密每厘米 16 根。新疆巴楚脫庫孜薩來遺址出土的唐代褐布，其經緯密

每厘米僅10根，更爲粗糙①。“褐”本泛指粗毛布，《孟子·滕文公上》“許子衣褐”東漢趙岐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針對《豳風·七月》“無衣無褐”一句云：“褐有三訓：一爲毛布，製如馬衣；一爲枲衣，蓋謂編枲爲衣；一爲粗布衣，亦稱短褐。此詩‘無衣無褐’，當從粗布衣之訓。”可見“褐”首先指的是毛布，《醒》本回所賣的“褐子”也指的是毛布，其特點是結實、耐磨、保暖，舊時除用來縫製衣服外，還可用來製作被面。

黑麵　磨麵時第三次篩下的麵粉。《醒》五十四回：“一日磨麥二斗，尤聰挑了上街，除賺吃了黑麵，每斗還賺銀三分，還賺麩子。若是兩口子一心做去，豈不是個養家過活的營生？不料賣到第三日上，尤聰的老婆便漸漸拿出手段，揀那頭攔的白麵才偷，市價一分一斤，祇做了半分就賣。”西北方言中把頭攔麵叫“白麵”，細而白。二攔麵叫“二麵”②，三攔麵叫“黑麵”。“頭攔麵”在《醒》中叫“一欄麵”，如五十八回：“相於廷道：‘……頭年七月十五待往三官廟看打醮，我就依着他往三官廟去，跟着老侯婆合老張婆子坐着連椅，靠着條桌，吃着那雜油炸的果子，一欄麵的饃饃，對着那人千人萬的撲答那沒影子的瞎話。’”“一欄麵”即頭攔麵，白而細，屬於精粉，吃起來爽口。

---

① 參黄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64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 晉語把磨麵時第一次篩出的麵叫“一籮子麵”，第二次篩出的叫“二爛子麵”，第三次篩出的叫“三爛子麵”（忻州）。分别見許寶華、宫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71、97、171頁，中華書局1999年。

混帳 《大詞典》給“混帳”設有三個義項：❶謂人言行無禮無恥。❷胡亂；敷衍。❸胡纏；攪擾。但《醒》一書中的“混帳”一詞還有下面兩個意義：

(1) 糊塗；窩囊廢。《醒》三十回：“晁書見了智虛和尚，回說：‘銀子送到了。他說在那裏建醮，寫大奶奶的生時八字合死的日子合領齋的名字，他好填榜寫疏。’晁夫人道：‘你看我混帳，我都沒想到這裏！我衹記的他生日是二月十一日，不知甚麽時，記不真了。你還得請聲你計舅來問他。’”這是寫晁夫人要給已經死去多年的兒媳計氏建道場念經，想超度她儘快托生。便派晁書帶了銀子去見智虛長老，請他建立道場。晁書回來說明了智虛長老的要求，晁夫人責備自己老糊塗了，記不得計氏出生的具體時辰了。

《醒》五十二回：“狄婆子聽見，疼的那柔腸像刀攪一樣，說道：‘小陳哥，他沒的捆着你哩？你奪門跑不出來麽？’狄希陳說：‘娘來看看不的麽？我怎麽跑呀？’狄員外道：‘你看他看去，把個孩子怎麽樣處制着哩。有這們混帳孩子！死心踢地的受他折墮哩！’”這是狄員外責備自己的兒子太窩囊。五十三回：“那些人見了牆上的粉字，說道：‘你別要說瞎話！他說你是響馬，衹怕到是真。’晁思才道：‘響馬！響馬！沒的是響騾不成？’內中有的說道：‘這是個混帳人，做甚麽響馬？替他解開罷。咱待不往縣裏去哩麽？’”這裏寫晁無晏的老婆跟着一夥江西客人逃走，晁思才誇海口要去追回來，當他追上以後卻被這些人打了個半死，並將他捆綁起來，用石灰在路旁的石板上寫了“響馬劫人，已被拿獲。趕路匆忙，不暇送官正法，姑量責捆縛示眾”，後被

過路人發現，但看到石板上寫的字以後卻對他產生懷疑。所謂“混帳人”指的是窩囊無能，不可能做響馬，所以替他解開繩索。五十八回：“相於廷道：‘我說你幹不的麽！這們不賢慧的人，你留着他做甚麽？不丟死他呀！’狄希陳說：‘這法衹是不好，罷麽。就不爲他，可沒的咱每日黑夜淘碌，死不了人麽？’相於廷道：‘看俺這混帳哥麽！你可過的是甚麽日子？戀着你那疼你的老婆哩！你可說怕死，這下地獄似的，早死了早托生，不俐亮麽？’”這裏寫相於廷覺得狄希陳怕老婆，日子過得很窩囊，給他出主意如何對付悍妻薛素姐。

（2）粗陋；粗製濫造。《醒》六十九回：“這些婦女一齊下了轎子，男女混雜的，把那混帳攢盒，酸薄時酒，登時吃的風捲殘雲，從新坐了轎回店。”“攢盒”是分成多格用以盛糕點果肴等食物的盤盒。“混帳攢盒”意思是説其中的食物粗糙、不精美，即粗陋。八十四回：“別樣的小禮，買上兩枝牙笏，四束牙箸，四副牙梳，四個牙仙；仙鶴，獅豸，麒麟，鬥牛補子，每樣兩副；混帳犀帶，買上一圍；倒是劉鶴家的好合香帶，多買上幾條，這送上司希罕。”“犀帶”指犀角製作的腰帶，“混帳犀帶”意思是粗製濫造的犀帶。

豁鄧　攪拌使均匀。《醒》四十八回：“從今以後，再休指望我替你做活！我拋你家的米，撒你家的麵！我要不豁鄧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龍家的丫頭！”黄注：“豁鄧，攪擾、揮撒、敗壞。”董遵章（1985）釋爲“攪和”，意思都不錯。需要説明的是，“豁鄧”即今方言所説的“擂騰”，本來的意思是，“攪動”、“攪拌”。如“把豬食擂騰咖（攪拌一下）”／“把煤擂騰咖，拌匀

了再倒水”（青海樂都）。“把煤擂膦”是說將土和煤攪拌均勻以便製作煤磚（塊）。在這個意義上引申指隨意浪費財物，攪亂家計。

禍害　帶來災難的人，引來麻煩的人。《醒》四十三回：“好人不長壽，禍害幾千年。”《官場現形記》三十回：“小姐一頭哭，一頭說道：‘總是我這個禍害不好，害得爸爸要尋死！與其爸爸死，還不如等我尋個自盡罷！’說完了話，在地下拾起煙盒子就想去舐。”《大詞典》“禍害”條義項❷釋爲“引起災難的人或事物”，引現代作家聶紺弩《輩分，壽命，體格》，書證過晚。且就文獻和現代方言來看，名詞“禍害”專指帶來災難的人，並不包括“事物”。今方言“禍害”往往指不走正路而給別人或家庭帶來麻煩的人，如父母對不爭氣並不斷闖禍的孩子說“我把這個禍害真的沒有辦法了”／“那是個禍害，誰都沒辦法”（青海樂都）。用作“動詞”時指帶來禍患或麻煩，如“你不要再禍害我們了”（同上），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給我們製造麻煩了。《醒》這一回最後寫到獄中失火，珍哥被燒死，晁家算是少了一個製造是非的人，似乎天意如此，所以作者在後面又寫到：“從古至今，這人死了的，從沒有個再活之理。但這等妖精怪物，或與尋常的凡人不同，或者再待幾年，重新出世，波及無辜，也不可知。”這幾句話也就是在引申、發揮“好人不長壽，禍害幾千年”兩句話的旨意。

極頭麼花　形容慌張而手忙脚亂，不知所措。《醒》七十一回：“童七做熟了這行生意，沒的改行，坐食咂本眼看得要把死水舀乾，又兼之前後賠過了陳公的銀七百兩，也就極頭麼花上

來。”也作“極頭麻化”，同上八十九回：“素姐又罵了個心滿意足，收拾了罵本，罵到鄉約杜其思門上……把個杜其思罵的極頭麻化的出來合他分解，被素姐不由分說，往懷裏鑽了一鑽，一隻手撏着杜其思的鬍子，一隻手往杜其思臉上巴掌就如雨點般下。”黃注：“手忙腳亂、頭暈眼花；沒有辦法，無所措手。”董遵章釋爲“乾發急，沒辦法”。《方言大詞典》收錄了這個方言詞，例證同上，解釋用董說，但沒有提供現代活的魯方言例證，所以它是否就是魯方言還有待證實。按：今西北地區方言有俗語“急頭麻化”［tɕi^{13} t'ou^{34} ma^{13} xua^{34}］，也作“急喉麻化”［tɕi^{13} xou^{34} ma^{13} xua^{34}］或“急喉麻□”［tɕi^{13} xou^{34} ma^{13} tʂ'ua^{34}］（西寧）①，用來形容急急惶惶、急不可耐的樣子。這個詞強調的是“急”的情狀，並不一定是忙亂；雖然着急但不是沒有辦法。而且使用時總是以“～的”的形式出現，如“我說消停（不着急）坐（住）上兩天了起（去），你可急頭麻花的就要走哈哩（急急惶惶當下就要走呢）”/“有啥話慢慢說呗，你急頭麻花的［tsua^{34}］哩（急急惶惶幹什麽呢）”/“娃娃急喉麻化的，鑰匙哈忘到家裏了”（西寧）②。

我們認爲《醒》的“極頭麽化”其意思和現在青海方言中的“急頭麻化”完全一樣。從原文來看：先是在七十回，寫童七繼承父業繼續銀匠生涯，但他沒有職業道德，製作假冒僞劣的首飾騙人，結果激怒了出本錢支援他們開業的內監官陳公，勒令要他

① 青海地區普遍使用這個方言詞，樂都、民和等地多用前一說法。

② ［tsua^{13}］相當於普通話“做什麽”、“做啥”的合音。

按時償還本錢一千兩銀子。後來因童的妻子童奶奶與陳奶奶說情，纔準許祇歸還七百兩，另外三百兩延期償還。到了七十一回，童家和陳家的關係已經緩和，剩下的三百兩也已還清。童七繼續做他的首飾生意，但有坐吃山空的危機感，所以就顯得着急起來。幸虧陳公又賞給了他原來被沒收的一些紅銅，他纔得以繼續開張，勉強維持下去。八十九回的意思更是顯豁，素姐是個罵街的潑婦，"人罵不出來的，他罵得出來"，當她罵到鄉約杜其思門上時，杜便急急忙忙跑出來想作和解，沒想到卻挨了一頓痛打。"極頭麼花上來"就是心慌着急，不知所措起來。

空心頭　餓着肚子。《醒》六十七回："艾前川道：'好管家，那一日我吃了幾種子燒酒，空心頭就醉了，你又催逼着我起身，我酒醉中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臭屁，誰料你就認了真，對着狄員外說。"因爲饑餓是胃腸的反應，所以也說"空心肚裏"，清張南莊《何典》卷九："黑漆大頭鬼雖然勇猛，無奈是空心肚裏，又遇那些陰兵盡是取死之士，一個個越殺越上的，再不肯退。"今方言把到了吃飯時間而胃裏還未吃下東西的狀態叫"空心裏"，如"空心裏吃蘿卜要掀撓（胃裏難受）哩"／"大夫說這個藥空心裏不能吃"（青海樂都）。文中"空心頭"即方言所說的"空心裏"（餓着肚子）。

老婆　指妓女。按：一般語文辭書對"老婆"一詞的解釋是：❶年老的婦女；❷妻子的俗稱；❸指丫頭或年老的女僕。但在明清小說中，"老婆"可指妓女（不論年紀大小）。如《醒》四十回："狄員外說：'明日起個早，待我自家叫他去；別人去，他也不來。'他（狄希陳）母親說：'你去倒沒的替他長志哩！你敢

把他當着那老婆着實挺給他一頓，把那老婆也給他的個無體面，叫他再沒臉兒去纔好。你見了他還放的出個屁來哩！再見了那老婆越發癱化了似的，還待動彈麽？'狄員外說：'你既說我去不的，你可叫誰去？'他母親說：'待我明日起個五更，自家征他去。我撈着他不打一個夠也不算！把那老婆，我也撏他半邊毛！'狄員外道：'這不是悖晦？你兒不動彈，那老婆就知道明水有個狄大官待嫖哩？我尋上門去。再不怨自家的人，衹是怨別人？'狄員外惟恐他娘子到了府裏，沒輕沒重的打他，又怕他打那老婆打出事來，絮絮叨叨的衹管囑付，衹叫他：'唬虎着他來罷，休要當真的打他，別要後悔。'說過又說，囑付個不了。"

上文中的"老婆"指狄員外的兒子狄希陳在濟南府結識的"唱的"，即妓女孫蘭姬。這回寫狄希陳一行四個學生到濟南府拜賀老師榮升，一到濟南，狄希陳就去和妓女孫蘭姬幽會，甚至把她帶到自己的住處。消息傳到家裏，狄員外決定自己親自去把兒子叫回來，但夫人狄婆子不放心，就有了上面的對話。下面的文字交代得更加明白："狄婆子道：'我可是積那好兒好女的？女還不知怎模樣，兒已是極好了，從一百里外跑到這裏嫖老婆，累的娘母子自己千鄉百里的來找他！'""狄婆子在上面床上，姑子合狄周媳婦在窗下炕上。收拾着待睡，狄婆子說：'可也怪不的這種了，這們個美女似的，連我見了也愛。我當是個有年紀的老婆來，也是一般大的孩子。我路上算計，進的門，先把這種子打給一頓，再把老婆也打頓給他。見了他，不知那生的氣都往那裏去了！'"

另外如《醒》五十二回："素姐拿着兩個納鞋底的大針，望

着狄希陳審問一會，使針紮刺一會，叫他招稱。狄婆子見了，望着狄希陳臉上使唾沫啐了一口，說道：‘呸！見世報忘八羔子！做了強盜麽？受人這們逼拷！嫖來！是養漢老婆的鞋[①]！漢子嫖老婆犯法麽？’一邊拿過桌上的剪子，把那根鸞帶攔腰剪斷，往外推着狄希陳說道：‘沒帳！咱還有幾頃地哩，我賣兩頃你嫖，問不出這針跺的罪來！’”六十六回：“見了素姐，學說：我到了那裏，亭子上擺着一桌酒，張大爺還合一個大高鼻梁的漢子——我不認的他，又有一個穿水紅衫子老婆，合俺姑夫在上面一溜家坐着，合姑夫猜枚。姑夫見我進去，問我是做甚麽。我說：‘俺姑待開衣厨，尋不見鑰匙，叫我來要哩。’姑夫說：‘鑰匙包子在抽斗裏，不是麽？’把我叫到背地裏囑付，叫別合姑說有老婆。”本回緊接着寫狄希陳拼命往家跑，張茂實拉住他說：“雖是做的菜不中吃，酒又不好，可也是小弟的一點敬心。粗飯也沒上了，這粗妓也還沒奉陪一陪。”“粗妓”指的就是“老婆”。《儒林外史》五十四回：“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麽混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拿着一本詩念，有甚麽混帳處？’”

零碎　在近代文獻中，“零碎”的基本意思是“零散細碎”，常見“零碎銀兩”、“零碎綢緞”等說法，引申有衣服襤褸的意思，辭書已經收錄[②]。從《醒》來看，“零碎”還有以下幾個意

① 這一句上海古籍出版社黃肅秋校注本作“嫖來是養漢老婆的鞋”。

② 《紅樓夢》四十七回：“大家忙走來一看，衹見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豬一般。”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零碎，零亂破碎。”

義：

（1）陸陸續續；一點一滴。《醒》第九回："計氏又叫丫頭從床下拉出那零碎攢的一捆錢來，也都分與那些伏事的女人，說道：'與你們做個思念。'"二十五回："兩院行了學道，後來把這單於民照貪酷例問了河間衛的軍，追了七百銀子的贓，零碎也打夠二百多板子。"五十回："狄員外說：'就是二三百兩也可，待我零碎再換。每兩換多少數？'汪朝奉道：'有帶的銀子麽？取出來看看。看了銀色，再講錢數。'"八十一回："使過他的錢，一個一個的記着，我了了官司，我往蘆溝橋窩子上搭個棚，捨上我的身子，零碎掙了來還他，料着我也還掙了錢來。"八十四回："這帽套可是揀那當脊梁骨上一色的皮毛，零碎攢夠了，合了縫做成的，怎麽得前後不一樣？"九十五回："素姐使得乏乏的，坐在一旁，說道：'我有本事打殺人，也怕償命麽？我剛纔實要照你致命去處結果了你，我想叫你忒也利亮，便宜了你，不如我零碎成頓的打，叫你活受！'"重疊則相當於"陸陸續續"、"點點滴滴"。十五回："五月十二日，晁大舍到了張家灣，將船泊住，且不差人衙裏報知，要打發小班鳩回去：除了家裏預先與過的不算，又封了二十五兩銀子；沿路零零碎碎，也做過了許多衣裳；又與了四兩重一副手鐲、四個金戒指、一副金丁香，也還有許多零碎之物。"十八回："舅爺說：'監生打了二十，小珍哥打了二十五，兩個姑子俱拶了。革了監生，問了徒罪。小珍哥問了絞罪。他這官司，連房錢飯錢帶別樣，零零碎碎的我也使夠他百十兩銀子。'"

這個用法也見於明清時期其他小說。《鏡花緣》三十四回：

"不覺氣惱夾攻，暗暗忖道：'俺林之洋捺了火氣，百般忍耐，原想妹夫、九公，前來救俺；今他二人音信不通，俺與其零碎受苦，不如一死，倒也乾淨！'"《官場現形記》二十五回："黃胖姑道：'虧你一位觀察公，一底一面還不曉得。你送的東西面子上值一萬，這零零碎碎用的錢也得一萬。'"《西遊記》五十六回："那兩個賊帥眾向前道：'我們在這，專要些財帛，什麼方便方便？你果無財帛，快早脫下衣服，留下白馬，放你過去！'三藏道：'阿彌陀佛！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西家化針，零零碎碎化來的。你若剝去，可不害殺我也？祇是這世裏做得好漢，那世裏變畜生哩！'"

(2) 偶爾，間或。《醒》九十六回："寄姐道：'沒有高山，不顯平地。你每日祇說是我利害，你拿出公道良心，我從來像這般打你不曾？零碎扇你兩耳瓜子是有的，身上撾兩把也是常事。從割捨不的拿着棒椎狠打恁樣一頓。我叫人熬下粥兒了，你起來坐着吃兩碗。'"

(3) 隨便，隨意。《醒》三十六回："其次倒先寫了遺囑與那兒子，托他好好從厚發嫁，不得留在家中作孽；後日那姬妾們果然有真心守志的，兒子們斷不是那狗彘，趕他定要嫁人；若是他作起孽來，可以執了父親的遺囑，容人措處，不許他自己零碎嫁人。所以說那嫁與不嫁祇憑那本人爲妙，旁人不要強他。"

柳下道兒 說話走板，不中規矩。《醒》八十四回："狄希陳道：'我是在口之言，既大舅許過他這些，咱就給他這些罷。叫他多咎來，我看他看是怎麼個人，咱好留他的。'駱校尉道：'你姑婦這話柳下道兒去了！一個幕賓先生，你叫他來看看，你當是

在鄉裏顧覓漢哩!'" 黃注："柳，周藏本、石印本同。同德堂以下木刻本皆作'梆'，亞東、世界本從之，並誤。柳下道兒去了，差下道去了、走錯道了。魯東方言謂趕馬拉的車錯了道，叫做'柳下道兒去了'。" 按："柳" 是記音字，當是 "溜"，即滑。吳語把溜來溜去無定向地走、跑、鑽叫 "溜"。西北方言把從高處往下滑叫 "溜"，如 "從坡上溜下來把褲子磨坡了"（青海樂都），滑冰叫 "滑溜兒"（同上）。"下道" 本指間道、小道，《左傳・莊公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 引申指下流、不正經。《金瓶梅詞話》七十八回："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 這裏 "柳下道兒" 就是說話離開了規矩、猶今言說話走板、離譜。

旅旅道道　順順從從。《醒》五十八回："你以後順腦順頭的，不要扭別，你凡事都順從着，別要違悖了他的意旨。他說待上廟，你就替他收拾轎，或是備下馬。待叫你跟着，你就隨着旅旅道道的走，待不用你跟着，你就墩着屁股，家裏坐着等。" 也作 "縷縷道道"，七十四回："素姐說：'你要不把那夥子強人殺的呈的叫他每人打一百板，夾十夾棍，頂一千杠子，你就不消回來見我，你就縷縷道道的去了!'" 按：《醒》五十八回是相於廷給狄希陳出主意讓他如何順從悍婦素姐。黃肅秋注："旅旅道道，順順從從、服服帖帖。" 就上下文看，意思不錯。需要指出的是，"旅" 有 "順" 義，或作 "屢"。如《聊齋志異說唱集・王六郎》："說着話就走，屢着南河岸，腳底下無聲兒，好像一溜煙。" 又："這許翁辭別了老伴，扛起鋪蓋卷，出了家門，屢順大道就奔了東南。" 同上《畫皮》："害怕耽驚往後走，屢順着東牆兒，夠奔

他的臥房。”“屢着”、“屢順”就是順着、沿着。見於今方言者如“旅着牆根兒走”（徐州），“旅着這條大路一直走”（山西大同）。今西北方言有形容詞“屢順”，如“這個兩年家裏屢順的很”（青海樂都），即家裏凡事都很順，沒有不順心的事。反之則說“不屢順”或“沒屢順着”，如“自打老人下世以後，家裏一直沒屢順過”／“我看你們家裏一點個（有一點）沒屢順着，要想個辦法哩”（同上）。所謂“想辦法”指的就是“禳厭”，即通過祈禱以消除災禍。

馬勃　馬屁菌。《醒》六十回：“素姐說：‘他監與不監，你管他做甚？你也要陪他坐監麽？你娘打了我，你又來上門尋事！我揉不得東瓜，揉你這馬勃罷！’看了一看，旁裏綽過一根門拴，舉起來就抿。”九十七回：“素姐雖是個惡人，卻不敢在寄姐身上展爪，也便沒再敢做聲。等得寄姐往房中奶孩子去了，方走向狄希陳說道：‘這秋千，我衹在你身上，情不許拆了我的。要是不依，我不敢揉那東瓜，我揉馬勃，衹是合你算帳，咱兩個都別想活。’”《品花寶鑒》十四回：“高品道：‘當今史竹君，是梨園的狄梁公；田湘帆，是戲班的李藥師。’南湘道：‘你又胡言亂道了。’春航道：‘怎麽說？我倒不明白。’高品道：‘竹君序那《燕臺花選》，這些小旦，便爲公門桃李，兔絲、馬勃盡是籠中物，這不是狄梁公麽？湘帆弄到精光，昨夜有個夤夜私奔的紅拂來，這不是李藥師麽？’”按：“馬勃”一詞唐代就有了，唐韓愈《進學解》：“玉劄、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也作“馬教”、“馬渤”、

"馬疕"，又有别名"馬屁勃"①、"馬屁菌"②、"馬氣勃"③，中醫學上用乾燥子實體入藥，有清肺、利咽、止血的功效④。

《大詞典》"馬勃"條說此物"產於我國河北、江蘇、内蒙等地"，實際上今西北地區甘肅、青海山區也多見。當地叫"馬屁脬"。夏季生長，初生狀如大蘑菇，肉白色。到了秋季肉實變乾呈海綿狀，褐色，碰觸便冒粉塵。其特點是虚而軟，文獻中或比作人體肌肉之虚，宋張杲《醫説》卷四《虚勞用藥》："肌肉之虚猶如體之輕虚，如馬勃、通草、蒲梢、燈心之屬是也。非滋潤粘膩之物以養之，不能實也。"或比作"狗肺"，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一《草之十・苔類》："馬疕……《别録》曰：'馬勃生園中久腐處。'弘景曰：'俗呼馬穹勃是也。紫色，虚軟，狀如狗肺，彈之粉出。宗奭曰：'生濕地及腐木上，夏秋採之，有大如斗者，小亦如升杓。'"或比作燃燒後的棉花灰，明唐順之《武編前集》卷五《火》："破綿紙碎五錢，舊青布碎五錢，用此二物微有煙。又用作紙撚。用舊綿花絮浸陰溝内，取乾入罐内燒存，

---

① 《本草綱目・草十・馬勃》。

② 宋張杲《醫説》卷二《藥名之異》："馬勃乃馬屁菌也。"

③ 明周祈《名義考》卷十《物部・牛溲馬勃》："牛溲，牛溺也。《本草》：'黄犍牛、烏牯牛溺，主水腫。馬勃，菌也。'《本草注》：俗呼馬氣勃，紫色，虚軟狀如狗肺，彈之粉出，生濕地及腐木上，主惡瘡。"按：《本草》指宋代唐慎微《證類本草》。

④ 《本草綱目》卷三上："馬勃。肺熱久嗽，蜜丸服。"《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卷八《瘡疹論》："蛇蜕散。治瘡疹入眼，翳膜侵睛成珠子。馬勃（一兩），皂莢子（十四個），蛇蜕皮（一條）。"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十三《治吐血不止》："馬勃，用生布擦爲末，濃米飲調下。"明周王朱橚《普濟方》卷六十一《咽喉門・喉痺》"治走馬喉痺"："以馬勃吹咽喉中，立止。"

性馬勃。”[①] “性馬勃”即其特性如同“馬勃”。

正因爲如此，《醒》中薛素姐纔對相於廷說“我揉不得東瓜，揉你這馬勃”，意思正如今俗語所說“撿軟柿子捏”。青海方言有“咬不動骨都（骨頭）咬麻麥”或“咬不動大豆咬麻麥”的熟語。“麻麥”指炒熟的青稞，吃起來酥脆。

毛毛匠 專門製作毛製品的匠人。《醒》三十六回：“喚了一個毛毛匠做了兩頂極冠冕的帽套。”七十回：“這年娶了親，是毛毛匠駱佳才的女兒，錦衣衛白皮靴校尉駱有我的妹子。”黃注：“毛毛匠，毛皮匠。”《大詞典》：“毛毛匠，專門縫製皮毛衣物的匠人。”《方言大詞典》：“毛毛匠，製作皮毛製品的工匠。”書證皆用《醒世姻緣傳》例。“皮毛”指動物的毛和皮，從《醒》全書來看，毛毛匠駱佳才衹製作毛製品，如編織帽套、鞋襪及製作氈條等，未曾提及製作皮製品。再從方言來看，把專門製作毛製品的匠人叫“毛毛匠”（青海、甘肅），這種匠人以製作毛製品如趕氈或紡毛線編製口袋、帳篷等爲業。製作皮貨的匠人則叫“皮匠”（同上），主要是加工皮製品如縫製皮衣等。由此看來，在沒有其他書證的情況下，辭書對“毛毛匠”所下的定義有重新斟酌的必要。

沒試沒試 謀算，打算。《醒》四十五回：“他（薛素姐）虎辣八的[②]，從前日衹待吃燒酒和白雞蛋哩，沒好送給他吃。他今日到家，吃了夠六七個煮的雞子，喝了夠兩碗燒酒，還待吃，怕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黃肅秋校注：“忽然，突然。”

他醉了，他吃了沒試沒試的……衹見素姐衹道狄希陳……”黃注：“沒試沒試，同‘沒事’。”董遵章（1985）釋作“不滿足的樣子”。宋開玉（2002）則認爲這兩種說法“望文生義，沒有作出正確的釋義”①，指出“沒試沒試”是山東方言區內廣泛使用的一個方言詞，“多描寫人氣喘急迫的情狀”，“今山東日照方言中說一個人跑急了，氣喘吁吁，可以說‘你跑慢點，看你沒試沒試的’，說一個人因爲生氣而氣喘，也可以說‘氣得沒試沒試的’；而用的更多的是形容人（尤其指小孩子）或動物吃得過飽，肚子脹得喘氣不順，說‘吃得沒試沒試的’……因此，‘沒試沒試’衹是形容人氣喘時的情狀，決不是‘沒事’，也不是‘不滿足的樣子’，而是很滿足了”②。

按：黃注誤。董說近似，有待補充，宋說似更不可取。從原文來看，性格本來就怪異的薛素姐在新婚時節表現異常，食欲格外旺盛。在上面的吃喝行爲之後，女婿狄希陳先在洞房假裝睡着，眯縫着眼觀看比他晚進屋的素姐的動靜，“衹見素姐衹道狄希陳果真睡着，叫玉蘭拿過那尊燒酒，剝着雞子，喝茶鍾酒，吃個雞蛋，吃的甚是甜美。吃完了那一尊酒，方纔和衣鑽進被去睡”。很明顯，素姐雖然“吃了夠六七個煮的雞子，喝了夠兩碗燒酒”，但並未滿足食欲，別人怕她醉了，她卻“意猶未盡”，所以纔有上面的饕餮之態。如果真是“吃得過飽，肚子脹得喘氣不

① 《近代漢語語詞舉正》，《古漢語研究》2002年2期63頁。

② 同上。並認爲“就一般人的飯量而言，六七個雞蛋、兩碗燒酒應該是‘酒足飯飽’了，更何況吃掉這麼多東西的是一個新婚之夜的嬌弱女子?”

順”，恐怕就不可能再有上面所描述的異常舉動了。和《金瓶梅詞話》一樣，《醒世姻緣傳》雖然出自山東籍作家之手，但我們決不能認爲其使用的一定就是山東地區的方言，其中也有大量其他方言區的方言詞彙，這是我們在討論這些作品所使用的方言問題時應當特別引起注意的，“沒試沒試”就是典型的一例。今西北地區青海方言有“謀試”[mu^{13}ʂɿ^{34}]一詞，意思是“謀算；打算”。如“你一天光謀試着耍着哩，你阿裏（哪裏）學習着哩”/“本來就沒道理，家（他）還謀試着打人哩”（西寧）。經常重疊使用，如“我看家（那人）謀試謀試着啥個做哩般的”/“我看家（他）謀試謀試之（的）想吃些啥哩般之（的）”（樂都）。我們認爲這裏的“沒試”就是青海方言的“謀試”。“沒”、“謀”在方言裏讀音相近。冀魯官話如山東郯城“沒了”（丟失）[mu^{55} lə]，蘭銀官話如蘭州“沒治”（沒有辦法）[mu^{44}tʂɿ^{13}]，中原官話如江蘇徐州“沒婁”（淹沒）[mu^{213}lou^{0}]。冀魯官話如山東壽光“謀量”（估量；推測）[mu$^{55-213}$liaŋ^{0}]，晉語如山西石樓“謀算”（預料）[mu^{44}ʂuaŋ^{313}]，中原官話如河南鄭州“謀算”（打算）[mu^{51}suan^{51}]，蘭銀官話如甘肅蘭州讀[mu^{53}su$\tilde{ɐ}^{13}$]。文中的“他吃了沒試沒試的”意思就是吃完了還不滿足，還尋思着想再吃點什麽。

抿耳　動物雙耳向後低伏，表示順從。《醒》六十二回：“那六駁生的不大，相亦不凶。偏是那虎豹正在那裏剪尾作威，一聽見了他的聲音，唬得俯伏在地，垂頭閉眼，抿耳攢蹄。”“抿耳”一詞元曲中已見，《圯橋進履》第一折：“這個不是大蟲，是我養熟了的個小貓兒，又喚作善哥，我如今喚他一聲善哥，他便抿耳

攢蹄，俯伏在地。”《大詞典》釋爲“猶帖耳，馴服、順服貌”，很準確。“抿”是個方言詞，西北方言把頭髮上蘸了水以後壓平理順叫“把頭髮抿一抿”。抿頭髮用的鏡子叫“抿鏡”。《金瓶梅詞話》四十八回：“三間牀炕房兒，裏邊鋪陳牀帳，擺放桌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蘸油或水抹頭髮的刷子叫“抿刷”。需要指出的是，“抿耳”不僅僅表示馴順，還表示不馴順發脾氣。一般來說貓、狗等犬齒類動物耳朵抿起來表示馴服，但驢、騾、馬等動物耳朵如果抿起來正好相反，表示要咬人、踢人，如“那個馬馬子（馬）耳朵抿上要踢人哩”/“乃（那）個馬騾子一見娃娃們，耳朵抿上就跑過來了”（青海及甘肅河西地區）。這些牲口“耳朵抿上”正好表示要自衛，往往會咬人或踢人。

攮包　猶軟膽、膿包。《醒》五十三回：“這族裏頭一個數我，第二個纔數老七。沒了我合老七，別的那幾個殘溜漢子老婆都是幾個偎濃咂血的攮包，不消怕他的。”又六十三回：“（素姐）罵道：‘我要你這攮包雜種做甚！’”五十三回黃注：“攮包，也作膿包。廢物、無能、不中用。”按：黃注意思不錯，需要指出的是“攮”在青海方言中有“懦弱、無能”的意思，形容人軟弱無能叫“太攮了”、“攮得很”，如“乃（那）個娃娃太攮了”/“人攮的很，啥事都成不下（成不了事）”（樂都）。沒本事不能幹的人叫“攮尕”、“攮傌”，如“乃（那）是個攮尕，一點本事都沒有”/“乃（那）個攮傌人前頭話說不上”（同上）。元曲《博望燒屯》三折：“你退了五萬，肯退了那好兵？都是囊的，老的，小的，瘸的，跛的，則留下精壯的。”其中“囊的”即不能幹的。

膿着　將就，湊合。《醒》七十五回：“童奶奶道：‘……如

今時下就冷了，你或者買套秋羅，再買套紵絲，裏邊小衣括裳，我陪上幾件兒，農着過了門，滿目拿的你們可揀着心愛的做。”同上八十四回：“周景楊道：‘我相隨了郭大將軍約有一二十年，得他得館穀，家中也有了幾畝薄田，倒不必有內顧，衹夠我外邊一年用得罷了。大家外邊農幾年，令親升轉，舍親也或是遇赦，或是起用的時候了。”七十五回黃注：“農着，等着、候着。”誤。按：“農着”即“膿着”、“濃着”，《金瓶梅詞話》四十一回：“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麽強！”七十三回：“哥兒你濃着些兒罷了，你的小見識兒衹說人不知道。”《金瓶梅詞典》“膿（濃）”條釋爲“湊合；將就”①。按：“農着”也即“濃濟”，《醒》十九回：“你可是不會閃人的？咱濃濟着住幾日，早進城去是本等。”同上九十二回：“陳先生的女兒嫁的是個兵房書手，家中過活，濃濟而已。雖料得其兄不能養母，也爲母親身邊也還有攢下的幾兩銀子，晁夫人與做的幾件衣裳，用不盡的幾石糧食，可以養他的餘年。”十九回黃注：“勉強、對付。”意思比較接近。青海方言有“能就”一詞，音［neŋ^{13} tɕiəu^{34}］，意思爲湊合、將就。我們認爲就是上文所說的“濃濟”。如“乃（那）家子人吃了上頓沒下頓，阿們價（怎麽樣）能就着過日子着哩哈誰知道”／“種莊稼這個事情能就不得”／“那個人做個啥哈胡都（非常）能就”（樂都）。文中“濃濟着住幾日”意思即將就湊合着過幾天。這個詞也見於蒲松齡的作品，如《聊齋俚曲

①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家敗而姑安之，事壞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皆曰膿。”

集・磨難曲》二十五回："展卷揮毫，寫了一篇日未高。忙拿着離了自己號，叫爹瞧瞧。濃濟着中的就罷了，中不了還得改改造。""濃濟着中的"等於說湊合着過得去。《醒》還有"農口"一詞，二十五回："薛教授到青州到過了任，那王府官的營生，且那衡府又是天下有名的淡薄去處，衹好農口而已。"黃注："農口，魯東方言。將就過活、糊口之意。"相當於說湊合着勉強糊口罷了。

拍面皮面　撕破臉皮。《醒》四十八回："（龍氏）一邊哭，一邊罵說：'我拋你家的米，撒你家的麵！我要不豁鄧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龍家的丫頭！'薛教授又從屋裏出來。待去跺門，薛夫人雙手拉住，說道：'你好合他一般見識？'又說：'姓龍的，我勸你是好，別教人拍面皮面，纔是會爲人的。惹的人打開了手，衹怕收救不住，那巴掌合腳已是揭不下來了，再尋第二頓不好看相。'"按：黃肅秋整理本未出注。"拍"是"擊、打"的意思（參"仰摒掙合蓬去"條），如《醒》第三回："誰知出門走了不上數十步，一隻極大的鷂鷹從上飛將下來，照那李成名面上使那右翅子盡力一拍，就如被巨靈神打了一掌，將挾的狐皮抓了，飛在雲霄去了。李成名昏了半晌，懵懵掙掙走到家來，面無人色，將鷂鷹拍面奪了狐皮去的事一一與晁大舍說了。"《蜃樓志》十七回："盛勇道：'我們大爺探親去了，難道預先曉得有這樣事麽？人家也有個內外，你們靠着關部的勢，亂闖胡行，打搶物件，這裏不放着督撫麽，可也有個王法！我便是管事的總爺，你咬了我的雞巴去？'王行大怒，拍面一掌，忙喝副役鎖住。""皮面"，本指以刀劃破面皮。《史記・刺客列傳》："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唐司馬貞索隱：

“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①] 從上文說“打開了手，祇怕收救不住”來看，“拍面皮面”等於說生氣以後撕破面皮打臉摑面。

痞包肚子 肚子内積氣。《醒》五十七回：“後來晁思才兩口子消不的半年期程，你一頓，我一頓，作祟的孩子看看至死，止有一口油氣，又提留着個痞包肚子。”本回還有幾處描寫涉及“痞包肚子”：

（1）晁夫人道：“怪孩子，我叫你去來麽？誰叫你專一往街上跑，叫他撩着了[②]！你肚子大大的是有病麽？你這央央蹌蹌的是怎麽？”[③] 他說：“也是爲病，也是餓的。”晁夫人說：“你拿肚子來我摸摸。”晁夫人摸他的肚子，說道：“可不是積氣麽，虧了還不動彈，還好治哩。”晁梁娘子道：“俺那頭有極好的狗皮膏藥，要一貼來與他貼上，情管好了。”

（2）晁夫人看着，叫人與他將肚子使皮硝水洗了，用生薑擦過，然後將膏藥貼上。每日又服那“爛積丸”。不上五日，肚腹漸次消軟。

（3）那小璉哥已是洗面梳頭，換了衣服鞋腳，另是一個模樣了。晁思才狠命的要領他回去，說：“管教得纔收了些心，不要叫他再放蕩了。”晁夫人道：“這孩子脱不了一肚子痞，也活不

① 《戰國策·韓策二》宋鮑彪注：“皮面，去面之皮。抉，挑也。”

② 撩着，逮住、捉住。

③ 央央蹌蹌，有氣無力的樣子。

久，教他在這裏住幾日罷，可憐人拉拉的。”晁夫人拿定了主意，憑晁思才怎說，祇是不與他將了回去。

從上可知這種病世俗又叫做“積氣”，民間有專門的治療土法。從醫學角度說，“痞”是胸腹內鬱結成塊的一種病。《黃帝八十一難經》：“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又《靈樞經》卷一：“（脾脈）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痞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這種病的症狀是肚子顯得鼓脹，《鏡花緣》九十九回：“祇見有個晉代衣冠之人，生得面黃肌瘦，肚腹鼓脹，倒象患了積痞一般，坐在那裏，四面許多錢把他團團圍住，他卻滿面歡容，一個一個拿着賞玩。”因爲鼓脹而顯得肚子很大，所以也叫“大肚子痞”。《三俠劍》第二回：“又有一個大肚子痞，還是兩個人架着來的，肚子好似草包一般，娘娘用聖手一點，叭嘎一聲，你看着月臺上濕的那一大片，真有半桶多黃水流出來了，那肚子將水流出，立刻就凹啦。”同上：“那大肚子痞是用牛尿泡，裏邊灌上米湯，綁在肚子上，聖母娘娘用手一點，那是用小刀扎的，扎破了米湯流出來啦。”“大肚子痞”即“痞包肚子”。

也叫“痞塊”，《聊齋志異》卷十二：“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其如無資買藥何！’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痞塊，隱隱作

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厠，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爽快。”《清代名人軼事・異徵類》：“道光癸未冬，病魔苦爲祟。痞塊填胸膺，腸胃復泄痢。進食苦難銷，夜臥多不寐。”或叫“堅痞”。《太平廣記》卷二一九《醫二》：“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① 《神農本草經》卷四：“主逐瘀血，破下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通利血脈及九竅。”或云“脹痞”，《養生隨筆》卷五：“兼治上氣咳逆、脹痞，醒脾、通滯氣。”

導致痞病的原因一般來說是飲食過度，不消化所致，《焚書・自序》：“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鏡花緣》二十七回：“這日過了結胸國。林之洋道：‘他們國人爲甚胸前高起一塊?’多九公道：‘祇因他們生性過懶，且又好吃，所謂好吃懶做。每日吃了就睡，睡了又吃，飲食不能消化，漸漸變成積痞，所以胸前高起一塊，久而久之，竟成痼疾，以致代代如此。’”同上六十一回：“況近來真茶漸少，假茶日多；即使真茶，苦貪飲無度，

① 對於“痞”古代還有更神秘的記載，如《子不語》卷二十四：“咸陽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頗聰慧，六歲病痞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邁矣，至第三子死時，撫屍慟甚，用刀剖兒腹，出其痞，復斷其左臂，罵曰：‘毋再來誘我。’其痞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懸之樹間，風日吹乾，每觸油腥，口猶能動。”

早晚不離，到了後來，未有不元氣暗損，精血漸消；或成痰飲，或成痞脹，或成癟痹，或成疝瘕。”但也有相反的情況，《醒》五十七回中的小璉哥患“痞”症則是缺衣少吃外加勞累所致：“這時可憐小璉哥，本是嬌生慣養子，做了奴顏婢膝人！日間直等吃剩的飯與他兩碗，也不管甚麼冷熱；晚間叫他在厨房炕上睡覺，也沒床被蓋。六七歲的個孩子，叫他大塊的掃地，提夜壺，倒尿盆子。牽了個驢子沿了城牆放驢，作踐的三分似人，七分似鬼，打罵的肚裏有了積氣。晁思才把他那房子合鄉間典出去的地都向典主找了銀子；將那不曾典的地都賣吊了與人，把銀子都扣在手內。兩口子齊心算計，要把小璉哥致死，叫是斬草除根，免得後來說話。”

清光當　奶、湯等很稀的樣子。《醒》四十九回：“晁夫人口裏不說，心裏注意要那一個山人之婦，但不知他奶的好歹多寡何如，教他各人都擠出些奶來，用茶鍾盛着，使重湯頓過，嗅得那個白淨老婆的奶有些膻氣，又清光當的；嗅得那個黑色老婆的奶純是奶香，頓的似豆腐塊相似，且又乳汁甚多。”黃注：“清光當的，‘當’同‘湯’。乳汁不濃不稠，像清湯一樣。”董遵章（1985）云：“清光當，很稀。含有貶義。光當，詞尾。”相比之下董說爲優。這個詞今方言又作“清幾光當”，如“米湯清幾光當能把人影子照出來”/“牛奶清幾光當的攙水了般的”（青海樂都）。可見這個詞的意思是奶、湯等很稀，“光當”處理爲詞尾是正確的。另外方言中與“清光當”意思相同的還有“清汪汪”（同上）。

汝唆　隨意藏掖，亂扔。先說“汝”。《醒》九十八回：“素

姐伶俐，爽利把兩隻手望着狄希陳眼上一汝，說‘你看我那手做什麽?’”四十一回：“如今有點子東西，不知汝唆到那裏迷糊門了。”黃注：“汝，送、遞、伸、戳。”秦存鋼（2003）也指出這個詞在山東魚臺方言裏的意思是“沒好氣地遞、送、給、伸義”①。黃注：“汝唆，藏掖、塞、掩藏。”黃注根據上下文推斷，意思不難理解，所以解釋基本準確。需要指出的是“汝”是個記音字，本字當是“擩”，《廣韻·麌韻》：“擩，擩取物也。”指伸手取物。《廣韻·遇韻》：“擩，擩莖，手進物也。”“莖”是鍘碎以飼馬等牲畜的草，《說文》叫“斬芻”。“擩莖”即遞、送鍘好的草，就是“手進物”。《集韻·遇韻》：“擩，手進物也。”北京官話“擩”有“插、塞”義，鄧友梅《煙壺》：“參領老爺偷偷地擩給妹子四十兩白銀。”《大詞典》“擩”條引現代小說《大刀記》“永生又擩給尤大哥幾顆手榴彈”，釋爲“塞”。西北方言中把手或其他物體放入或伸進空隙或空間的動作叫“擩”，如“把手哈往磨眼裏擩的幹當沒有”（沒有必要做把手伸進磨眼的事情）（青海樂都）；把柴草放進竈裏讓其燃燒叫“擩”，形容人吃飯貪婪叫“擩”；如“你看這個人，吃開哈活像擩麥草着哩”（西寧）②。“擩麥草”是鍘草時的動作，草原上儲存的讓牲畜過冬的麥草或野草有時需要鍘碎，其程式是一人專司鍘刀，一人將成把的草不斷輸入鍘刀口。又如“我們兩個鍘草，我擩，你鍘”（甘肅臨

① 《〈醒世姻緣傳〉方言詞語注釋辨正》，《泰山學院學報》2003年5期44頁。

② 此例採自都興宙先生《〈醒世姻緣傳〉詞語補釋》一文（第十一屆全國近代漢語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謹此致謝！

夏)。九十八回的“往着狄希陳眼上一汝”就是往眼前一伸。我認爲“汝唆”就是“擩塞”。甘、青方言說“擩塞”時往往具有不耐煩、責備的色彩，如“竈火裏擩塞給的啥呀，煙扛扛之(的)，火不旺”[①](樂都)。把東西偷偷藏掖起來的另一個含有貶義的說法也是“擩塞”，如“使喚的東西不要亂擩塞，擩塞了到時候找不着”(同上)。這時候的“擩塞”相當於“亂放”、“亂扔”。吳慶峰先生(2000)釋“汝塞”爲“擱、放。含有貶義”[②]，也得其義。而張泰(2001)認爲“汝唆”是“送、放置”的意思，又引申爲“塞、伸”等義”[③]，恐怕失之迂曲。

另外，在青海方言裏暗中拿錢物送人行賄叫“擩”，如“你不擩給些哈事情不成(如果不賄賂些錢物的話事情辦不成)”/“你到底擩給了多少，事情可價(這麼快)辦成了”。

撒拉溜侈　做事輕率，漫不經心。《醒》五十四回：“(尤聰)眯了眼的拋米撒麵，作的那孽罄竹難書。年前兩次跟了師生們到省城，聽他做得那茶飯撒拉溜侈，淘了他多少的氣。”按：這個詞黃肅秋校注本未出注，其他辭書沒有收錄。今青海、甘肅方言形容人做事輕率隨便、漫不經心叫“撒搭溜失”[sa^{53} ta^{13} liəu^{13} ʂl^{34}](樂都)。如“之(個)娃娃做個啥哈(做起事情來)撒搭溜失的，一點規矩都沒有”/“做的個飯哈(做起飯來)撒搭溜

① 青海方言。“扛”，煙塵彌漫。“煙扛扛”，煙霧繚繞。參“扛”條。

② 《〈醒世姻緣傳〉詞語選釋》，《蒲松齡研究》2000年1期122頁。陳剛、宋孝才、張秀珍《現代北京口語詞典》：“擩，①不經心地擱、放。②塞。”齊魯書社1980年。

③ 《〈醒世姻緣傳〉注釋匡議》，《古漢語研究》2001年3期58頁。

失的，看着叫人着氣哩（叫人看着就生氣）”/“做個啥哈撒搭溜失的，樣兒個沒有（沒有個樣子）”（樂都）。文中描寫一個叫尤聰的厨子極無職業道德，肆意浪費米麵菜蔬，胡亂烹調。在五十四回說這句之前他有這樣的行爲：“吩咐叫白煮，他必定就是醋燒；叫他燒，他卻是白煮。還有最可恨的，定要使那囫圇花椒，叫人吃在口內，麻辣得喉嚨半日出不出氣來。把海參湯做的焌黑，嫌他不好，他說海參如何不黑。把醃肉煮成焊炭，把鴨子煮成了糨粘。常常把大鍋子的飯搗了鍋底傾在竈內，成盆的剩飯倒在泔水甕裏。”所有這些都是“撒拉溜侈”的表現。所以，我們認爲這個詞就是至今在西北方言中經常使用的“撒搭溜失”。“做得那茶飯撒拉溜侈”正形容厨子尤聰做起飯來任意浪費，隨意應付差事。

哨　唆使，慫恿。《醒》二十一回：“（晁思才）連忙說道：‘那日要不是嫂子救落着，拿到大街上一頓板子，打不出我這老私窠子屎來哩！這事瞞不過嫂子，這實吃了晁無晏那賊天殺的虧，今日鼓弄，明日挑唆，把俺那老砍頭的挑唆轉了，叫他像哨狗的一般望着狂咬。’……晁無晏也沒答應，祇說：‘你一日兩三次家來尋說，凡事有你上前，惹出事來，你擔着。後來你祇搗了一百杠子，俺倒打了二百杠子，倒是人哨着你那老砍頭的來？天老爺聽着！誰爍誰，叫誰再遭這們一頓！’”同上五十八回：“狄希陳說：‘我不合你‘打虎’，你哨起我來了！我合你頂真績麻，頂不上來的一錘。’……狄希陳道：‘你行動就是哨我，我也不合你做這個，咱一遞一個說笑話兒，咱使一個錘兒輪着吃。’”二十一回無注，五十八回黄注：“哨，譏笑、嘲弄。”按：二十一回的

“哨”是唆使、慫恿的意思。“哨”是個古方言詞，至今保留在一些地區的方言土語中。《方言》卷七：“肖、類，法也。齊曰類，西楚梁益之間曰肖。秦晉之西鄙，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揚雄所說的“秦晉之西鄙”、“冀隴而西”其中就包括甘肅天水、隴西地區以西的廣大地區，現在青海、甘肅地區方言裏，人發出“哨”的聲音讓狗去咬人或動物叫“哨狗”。如“把狗哨給叫狼哈攆起給（給狗示意讓狗去追趕狼）”/“乃個娃娃胡都（非常）壞，看見人來他就把狗哨給了（示意讓狗去咬人）”（青海樂都）。由此引申產生了雙音詞“哨使”，意思是慫恿鼓動別人做不好的事情或能力達不到的事情，和普通話的“唆使”意思完全一樣，如青海樂都話：“家（他）我哈哨使着告狀說（他慫恿我說讓我告狀）”/“乃（那）是個沒主意（的人），叫旁人（別人）哨使給個哈啥都做哩（叫別人慫恿一下的話什麽事都會幹出來）”/“明明路走不通，家（他）哨使者叫我們往前走說（他鼓動說叫我們向前走）”/“那個（人）沒腦子，叫別人哨使者把禍闖下了”。

在古代文獻中“使犬聲”這個詞有不同寫法。如《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①]“公嗾夫獒”見於《左傳·宣公二年》，其中說到晉靈公使猛犬去咬趙盾。唐陸德明釋文：“嗾，服本作‘啾’。”清錢繹《方言箋疏》：“《公羊傳》宣公六年《疏》云：‘今呼犬謂之屬。’‘哨’、‘嗾’、‘啾’、‘屬’聲轉，字異，義並同也。”清徐灝《說

① 段玉裁注：“郭（璞）音騷，哨與嗾一聲之轉。”

文解字注箋》："今粤俗嗾犬使進曰嗾，其聲如族，與'穌奏切'一聲之轉。"按："族"古音爲"從"［dz］紐"屋"韻［ok］的入聲字。《類篇·口部》："嗾，先侯切。使犬聲。"又同上《口部》："嗾，先侯切，使犬聲。"是將"嗾、嗾"當作"嗾"的或體①。明張自烈《正字通》以爲"嗾"即"嗾"的俗字②。另外《集韻·遇韻》還有兩個意思爲"使犬聲"的字"戍"（春遇切）和"嘬"（雙遇切）③。中古"遇"韻上古屬"侯"部［o］，與"嗾"是對轉關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小部》："哨，按猶'嗾'也。嗾、哨雙聲。""嗾"、"哨"不但雙聲（心紐），而且是旁轉關係（"哨"爲"宵"部字）。見於近代文獻的"嗾使"、"唆使"就是西北方言中所說的"哨使"。文中二十一回所說的"鼓弄"、"挑唆"也可以作爲"哨"的注腳。晁無晏和晁思才因哄搶家產被官府緝拿並打板子處罰，因晁夫人暗中保護晁思才，所以少打了一百大板。在晁夫人生日的時候兩家都來賀壽，晁思才的老婆便在晁夫人面前獻殷勤，說晁無晏的壞話，意思是說在晁無晏的挑唆下他家"老砍頭的"（晁思才）纔起了哄搶家產之心，但沒想到早就在屋裏的晁無晏老婆聽得真真切切，便"凶神一般趕將出來"數落起來，意思是我們挨了二百杠子，你們纔挨了一百杠子，難道這可以說是人家挑唆你那"老砍頭的"了嗎？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十一回："王四的外號是叫王哨子，

① 中華書局 1984 年排印本《類篇》47 頁。

② 據《漢語大字典》引。

③ 分別見北京市中國書店 1983 年排印本《集韻》1022、1024 頁。

猜他買不起，竟來哨他（仇福）。”文中說仇家失火以後重新整治房屋地基，沒想到挖出了不少銀子，正好可以買磚瓦木料蓋新房。正當這時候有一個王鄉紳因家道衰微，要拆賣一座大宅院，外號叫王哨子的王四便來慫恿仇福買下宅院拆下來的木料，最後以八百兩銀子成交，這一舉動差點把王哨子嚇死，因爲他根本沒想到經過火災之後的仇福家還有這麽多銀子。“王哨子”這個外號正反映了其人平時喜歡慫恿別人的性格特點。“哨他”就是故意唆使他（仇福）去做能力達不到的事情。《大詞典》“哨”下未立“唆使；慫恿”義項，而根據五十八回之文設立“逗弄；哄弄”義項，似乎有漏略。

在青海、甘肅方言裏，“哨使”的另一個意思是玩花招耍弄人。李鼎超《隴右方言·釋言》：“今謂舞智弄人曰哨使。”① 五十八回中的“哨”正是這個意思。這一回寫怕老婆的狄希陳和相於廷行令玩耍，先開始猜謎即文中所說的“打虎”，相於廷要戲弄狄希陳，便引他上鉤，出了一個“懼內掌團營”讓他打，狄打不出，相便自揭謎底“怕老婆的都元帥”，暗指狄希陳平時怕老婆。狄希陳氣不過，便出一個謎進行反擊，謎面是“孩子跑在前面”，打“四書”中的五個字，謎底是“幼而不遜弟”，意思是相於廷年紀比自己小卻對自己無禮。在這種情況下狄希陳便說“你哨起我來了”，於是提出換“頂真續麻”繼續行令。相於廷說了一個“刑於寡妻”，狄希陳說出謎底“妻賢夫禍少”，結果又中計

① 《隴右方言》，蘭州大學出版社 1988 年。此處據《漢語方言大詞典》4798 頁“哨使”條引。

了，他便生氣地說“你行動（動不動）就哨我”。所謂“哨我”就是耍花招戲弄我。

韶韶擺擺　腦子不清楚，顯得傻裏傻氣。《醒》中和“韶”有關的詞有“韶韶擺擺”、“發韶”、“韶道”。五十九回：“薛三槐娘子走到狄婆子跟前，悄悄說道：‘今日是這裏姐姐的喜事。恐怕他韶韶擺擺的不省事，叫接他且往家去。’狄婆子道：‘你叫他收拾了去，脫不了這裏也沒有他的事。’”黃注：“韶韶擺擺，不服管教、從中阻梗。”張清吉（1991）釋爲“抖威風，大模大樣”。按：兩説皆不確。七十二回：“程大姐道：‘這也是個疢杭杭子，誰惹他呀！’媒婆道：‘你看發韶麽？我來說媒，可說這話，可是沒尋思，失了言。’”八十五回：“狄希陳送了駱校尉回來，對着童奶奶眾人說道：‘這大舅真是韶道，雇個主文代筆的人，就許他這們些子。’”九十七回：“寄姐喝道：‘韶道呀！人爲你報不平，惹得這麽等的，還有什麽喜處，用着這麽笑？’”七十二回黃注：“韶，韶道。發韶，發膘、招搖。”華夏版注同。八十五回華夏版注：“韶道，囉嗦，說大話。”張季皋主編《明清小說詞典》：“韶道，嘮叨。韶韶道道，嘮嘮叨叨。”實際上“韶韶擺擺”、“發韶”、“韶道”意思相同，即糊塗不明事理。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方言》：“其不聰敏者曰鶻突，曰糊塗，曰懵懂，曰勺鐸（音韶刀）。”“韶道”也作“韶刀”，《金瓶梅詞話》三十回：“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人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五十一回：“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老的韶刀了”等於說老糊塗了。《儒林外史》五十三回：“侯四老爺乾了頭一杯，虔婆自

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吃過好酒好肴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韶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公府裏纔吃着好的？’虔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注云：“說話重複顛倒。安徽方言。”① 說話重複顛倒就是糊塗的表現。

近代又有“杓杓答答”，元王元鼎散曲《商調・河西後庭花》：“走將來涎涎瞪瞪冷眼兒睜，杓杓答答熱句兒浸，捨不的纏頭錦，心疼的買笑金。”元劉庭信《雁兒落・帶得勝令》：“他仕女叢中立，堪丹青崢上寫。我杓杓答答癡呆，休則管裏玳瑁筵前搋。”② 或“傻傻答答”，無名氏小令《普天樂・別友》：“兩三日不來家，人門來猶咱罵，走將來便口兒裏哩哩喇喇，吃的來無上下，傻傻答答。”青海方言形容人傻就叫“韶”，沒有“傻”這個詞。“傻瓜”叫“韶子”、“韶天包”、“韶傢”。形容人傻裏傻氣叫“韶韶答答”、“韶幾巴呆”、“韶幾巴干”。如：“那個韶天包（韶傢）嘴裏胡說的些啥”／“那個人看起（看上去）韶韶答答的，大概腦子有問題哩”／“之（這）個娃娃韶韶答答嘴裏胡說者哩，快悄悄（趕快住嘴）”／“那個人韶幾巴答的，上不了臺面”。

把人因精神失常而瘋瘋癲癲叫“韶韶癲癲”。另外，雲南昭通方言形容人呆頭呆腦、不懂事爲“韶寶”，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釋詞》：“昭人言呆癡不習事曰壽氣，或曰韶寶。謂人不伶

① 《儒林外史》五十四回：“因怕董老太韶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

② 玳瑁筵，豪華的宴席。搋，同“扯”。

俐或愚而多言爲韶胯胯。”

另外，元曲中還有“杓俫”一詞。《玉壺春》第二折：“着那等嫩鴿雛眼腦着忙，訕杓俫手腳慌張。若是我老把勢，展旗旛，立馬停驂。”《對玉梳》第二折：“不曉事的頹人認些回和，沒見識的杓俫知甚死活，無廉恥的喬才，惹場折挫。”《太平樂府》卷八喬孟符散套《一枝花·私情》：“有等乾咽唾的杓俫死嘴嘶，委實難耽。”《曲江池》一折：“昨日踏青青，踏青青歡笑，將個杓徠徠，杓徠徠伴着。”《元曲釋詞》（三）：“杓徠就是形容輕重不分、利害不明的蠢人，猶今云混小子、半彪子、二百五。”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杓徠，迷戀女色的傻瓜。”江藍生主編《元語言詞典》釋爲“蠢材”。我們認爲“韶韶擺擺”和“杓杓答答”意思相同，“韶”、“杓”、“勺”祇是用字不同而已。“韶道”、“韶刀”、“杓答”、“勺鐸”當是一個詞的不同寫法，是“杓徠”的同義詞。

至此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醒》原文，五十九回是說薛、狄兩家擔心悍婦薛素姐會在婚禮期間撒潑出洋相，不想讓她參加婚禮。“韶韶擺擺的不省事”正是形容素姐瘋瘋癲癲、說話沒高沒低的性格，所以解釋爲“不服管教、從中阻梗”是錯誤的。七十二回裏媒婆本來是來給程大姐提媒，她卻有意無意說了許多葷話，突然發現有失體面，便自責說“你看發韶麽”，“發韶”就是發傻、犯糊塗，不是“發膘、招搖”。九十七回周景楊被悍婦素姐兜頭澆了一盆屎尿，這時被炭火燙傷的狄希陳躺在“扁凳”上哼哼，看到周的樣子止不住嗤嗤地笑了起來，寄姐便呵斥哥哥狄希陳說“韶道呀”，意思是說人家周景楊因爲你而受害，你卻嗤

笑人家，這不是傻瓜糊塗蛋嗎?。

身命　衣服鞋帽之類。《醒》二十七回："不多幾日，丁利國攜了老婆，一個太爺太奶奶，豈可沒個人跟隨？又雇覓了一人扮了家人。既到兒子任內，豈可不穿件衣裳？又都收拾了身命。"九十二回："晁夫人傷感了一會，叫家人媳婦拿了晁夫人自己的一件青綢棉襖，一件褐子夾襖，一條藍綾裙，一雙本色絨膝褲，一個首帕……果然他的媳婦說道：'這等身命，怎好往高門大户去得?'"按："身命"一詞語文辭書未收錄，各家皆無解釋，青海方言指穿戴的衣褲鞋帽之類。如"上學起（去）哩，不管阿們（怎麽）說身命總得換咖（換一換）"，意思是要去上學不管怎麽總要換一件（套）新衣服纔是。"老漢（老人）太可憐了，連一身好些的身命都沒穿咖（穿一穿）就走（去世）了"，意思是生前沒有穿過什麽好衣服。另外買一套衣服可以說成"買一套身命"。本文的"收拾了身命"就是收拾了穿戴的東西如衣服鞋帽之類。

挑三活四　鼓弄是非。《醒》八十一回："惠希仁道："咱頑是這們說，咱且說正經話。女人雖是個光棍老婆，也見過食面，有見識，有正經的人。這劉芳名狗攮的可惡！明白是詐他的錢，挑三活四的。"黃注："挑肥揀瘦、數黑道白、搬弄是非。"徐複嶺（1992）："'挑'者，挑撥離間也；'活'者，攪拌攙和也，也是撥弄唇舌、製造矛盾之義。"其中"活"也作"豁"、"裹"，《醒》五十七回："這養活他還是小事，誰家拿不出兩碗稀飯與他吃？這們個攪家不良、挑三豁四、丈二長的舌頭，誰家着的他罷?"《紅樓夢》七十一回："如今咱們家裏更好，新出來的這些

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裏咬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或作“調三窩四”，《孽海花》十六回：“姑娘不等他說完，跳起來指着加克道：‘别給我蠍蠍螯螯的！那些個狼心豬肺狗肚腸，打量咱們照不透嗎？從前在我爹那裏調三窩四、甜言蜜語，難道是真看得起咱們嗎？’”其中“活”、“豁”、“窩”都是記音字，本字可能是“擺”，《集韻·鐸韻》：“擺，手反復也。”參“豁鄧”條。今方言中手反復攪拌叫“擺騰”，如“拿鐵鍬把煤擺騰咯”（青海樂都），意思是把煤和土攪和均勻。如此則其鼓弄唇舌、挑撥是非的意義顯而易見。

條子 荆條。《醒》五十七回：“晁鳳跑到那裏，正見晁思才手拿着一根條子，喝神斷鬼的看着小璉哥拔那天井裏的草。晁鳳道：‘七爺將了他來，可也說聲！叫俺那裏沒尋！要不是我攔着，地方把那些說因果的和尚拿到縣裏問他要人，這不是屈殺人的事麼！’小璉哥認得晁鳳，跟着晁鳳就跑。晁思才將小璉哥拉奪回去，把手裏拿的條子劈頭劈臉的亂打，打的那小璉哥待往地下鑽的火勢。晁鳳將那條子劈手奪下，說道：‘多大的孩子，這們下狠的打他！你待叫他住下，還是哄着他；打的他害怕，越發不肯住了。’”《聊齋俚曲集·俊夜叉·開場西江月》：“您娘常把您達哄，說你賭博沒點影。你達打你兩條子，嬌兒哭了三天整。”同上《富貴神仙》第七回：“娘子氣急了，把小相公打了夠四五十條子，打的打篤磨子跪着，說：‘娘呀，消消氣罷！委實是兒的不是，我向後再不敢了。’”按：《大詞典》和《方言大詞典》“條

子”條均未涉及這個義項①。蒲先明整理《聊齋俚曲集》注：“條子，山東方言，樹條子，折下的樹枝。”《女仙外史》第七回：“眾婢見了大駭，賽兒喝令：‘老梅、柳兒，快折取粗壯樹條，鞭殺這狗賊奴，叫他做大痛無聲的鬼。’兩人替換着盡力痛鞭，春蕊等又將小石塊兒夾頭夾腦的亂打。”從西北方言來看，“條子”指各種荊條，不限於樹枝，而且一般多是使用灌木枝，很少用樹枝，比較細小，不同於“棍子”。農村家庭體罰小孩子的工具就是“條子”，如“再不聽話就捋給一頓條子”/“叫我拿了個條子劈頭夾腦打給了一頓”（青海）。舊時官府用荊條拷打犯人叫“打荊條”，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卷三：“《王孟箕家訓·御下》：‘夫法莫嚴於官府，打用竹板，笞用荊條。’今俗云打荊條是也。”從明清小說看，“藤條”是最常用的打人工具，多見於《水滸傳》，如十六回：“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官場現形記》十四回：“老爺又喊一聲‘打’，便有一個人提着頭髮，兩個人一邊一個，架着他的兩隻膀子，一個拎着一根指頭粗的藤條，

① “條子”可指“妓女”，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四回：“買大少爺立時應允。臨時出來上車，忽然又笑着問黃胖姑道：‘近來有什麼好條子沒有？’黃胖姑道：‘有有有，明天我薦給你。’說完各自分手……這個檔口裏，買大少爺坐着無味，便做眉眼與黃胖姑。黃胖姑會意，曉得他要叫‘條子’，本來也覺着大家悶吃不高興，遂把這話問眾人。眾人都願意。黃胖姑便吩咐堂倌拿紙片。當下紙筆拿齊，溥四爺頭一個搶着要寫，先問：‘王老爺叫那一個？’王老爺說：‘二麗。’”《漢語大詞典》“條子”條認爲這個意思是從“召喚妓女的字條”引申出來的，我們認爲“妓女”義是從“身材”義引申而來，方言至今說女子身材好爲“條子好”，“條子”指身材，因此指女子，再引申指妓女。

一五一十，一下下都打在媒婆身上。”《三俠劍》第四回：“事被錢爺偵知，夜間將劉雲吊在馬棚之內，用打馬的藤條，渾身上下抽得身無完膚，奄奄一息。”“藤條”也是“條子”的一種。

投 酒醒之后喝少許酒以保持酒量的做法。《醒》第四回：“蕭北川道：‘這樣，也等不到天明梳頭，你快些熱兩壺酒來，我投他一投，起去與他進城看病。’婆子道：‘人家有病人等你，像‘辰勾盼月’的一般，你卻又要投酒。你吃開了頭，還有止的時候哩?’……蕭北川一邊往裏走着，一邊說道：‘好管家，你快暖下熱酒等着。若不投他一投，這一頭宿酒怎麽受?’”黃注：“酒醉後，醒時必須再喝一點，否則以後便不能再喝。這種再飲叫做‘投’。”按：在方言中，“投”是個動詞，意思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捅”，凡用棍子捅都叫“投”。如燒煤炭的火爐子因不透風而火勢不旺，可以說“把爐子投喀（投一投）”或“把火投喀”①。北方地區冬天生火爐取暖，在晚上睡覺前要用炭渣或煤末把火爐封好，使火處於半封閉狀態，第二天無需再生，祇需將封好的火爐捅開即可，這種行爲叫“投開”。冀魯官話如山東淄博、煙臺也說“投爐子”，中原官話如山東梁山說“投投煙囪”。小孩子搗蛋去捅馬蜂窩也叫“投”，下水道堵塞了捅開叫“投開”。青海、甘肅當地有一個說法，在頭一天喝過酒以後，不管喝醉與否，第二天早上起來要空腹喝一點酒，這叫“投”。據說這樣可以使酒

① 青海方言的動詞不能重疊，雙音節動詞很少，不論是單音節還是雙音節都不能重疊，如果要表示動作短暫或嘗試義，則用詞彙手段，凡是普通話能重疊的動詞後面都用“咖”。

量不斷增大。另外，當小孩子因吃東西過多而不消化（積食）時，吃消化的藥增加胃動力，也叫“投”，如“娃娃吃着站下了（因吃的過多而積食了），吃給點藥叫投開給”（青海樂都）。文中所說的“宿酒”意思是經過一宿（夜）酒還沒有醒，所以要再喝一點“投一投”，目的是以酒解酒，大概是以毒攻毒的道理。元曲中叫“投腦酒”，《陳州糶米》第三折：“纔則喝了幾碗投腦酒，壓一壓膽，慢慢的等他。”《西廂記》第三本第四折：“自從昨夜花園中吃了這一場氣，投着舊證候，眼見得休了也。”有的注本云：“投着，正中、恰合，有勾起的意思。”①

突突抹抹　徘徊猶豫；磨磨蹭蹭。《醒》五十八回：“嗔道你突突抹抹的不家去，是待哄我睡着了幹這個。”按：“突突抹抹”是“突抹”的重疊式，書寫形式多樣。“突突摸摸”，同上四十回：“狄希陳也到屋裏突突摸摸的在他娘跟前轉轉。”“都都抹抹”，《醒》七十四回：“相於廷去後，狄希陳都都抹抹的怕見走，素姐催了他幾遍。”元曲有“篤篤寞寞”，元劉庭信《折桂令·憶別》曲：“篤篤寞寞終歲巴結，孤孤另另徹夜咨嗟。”“篤篤末末”，無名氏《神奴兒》二折：“教我便來來去去腳似穿梭，我可便篤篤末末身如這翻餅。”《大詞典》釋作“盤旋”，也即徘徊往來的意思。

伍弄　猶操辦、辦理。也作“侮弄”。《醒》七十一回：“童奶奶合虎哥、寄姐並駱校尉家的男婦都穿了孝，每日在宋主事的門前大哭，燒紙，奠酒，招魂。宋主事情願與他買棺裝裹，建醮

① 張燕瑾、張松頤《西廂記新注》211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念經，伍弄着出了殯。”黃注：“胡亂、好歹、將就。”七十七回：“薛如卞道：‘你既許過同行，怎麽又好改口？你衹見景生情，别要跟着姐姐胡做，得瞞就瞞，得哄就哄，侮弄着他走一遭回來就罷。”小再冬答應陪薛素姐回明水鎮，後來又反悔了，薛如卞勸他走一趟。黃注：“侮弄着，護弄着。”按：“侮弄”猶“伍弄”。《方言大詞典》“伍弄”條釋爲“欺哄”，書證同上，不確。實際上從意義來看也就是“舞弄”，在近代漢語中的意思是緊張忙碌地做、弄、搞，根據具體語境可解釋爲“擺弄”、“折騰”等意思。《西遊記》第四回：“弼馬晝夜不睡，滋養馬匹。日間舞弄猶可，夜間看管殷勤：但是馬睡的，趕起來吃草；走的捉將來靠槽。”《儒林外史》第二回：“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同上第三回：“衆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胸捶背心，舞弄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三：“叫衆人幫了動手解他下來，怎當得雙手緊抱，牢不可脱。欲用力拆開，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心中不忍。舞弄了多時，再不得計較。”見於現代方言者如“舞弄［u^{24}luŋ^{0}］壞了怎麽辦”（山東長島）。西北地區青海方言頻繁使用“舞弄”一詞，如“那個病得上以後，家裏舞弄咋了（家裏人努力治療了好久），還是沒舞弄好”/“一輛破車哈兩個人舞弄給了一早晨，還是沒舞弄好”/“收音機拆掉以後舞弄不上了”（樂都）。這三句話裏的“舞弄”根據語境可以分别解釋爲“治療”、“修理”和“安裝”。

從結構來說，“舞”、“弄”是同義複合雙音詞。在方言中“舞”有“做、弄、搞”的意思。李慶富《合肥方言考》：“今合

肥謂作事爲物。"① 章炳麟《新方言・釋言》："《漢書・汲黯傳》'好興事，舞文法'注：'舞猶弄也。'廬之合肥，黄之蘄州皆謂作事爲'舞'。"② 1931 年《南川縣誌・土語》："本以手作勢爲戲方曰舞、曰弄。土語普通以手用物作事皆曰舞、曰弄。如自認作事曰'我去舞，我去弄'，招人作事曰'你來舞'，又曰'你來弄'。"所以方言中由"舞"組成的詞皆有"做、弄"的意思。如"他想做個鳥籠子，已經舞紮了大半天了"（東北官話）/"你呆在屋裏舞拐什麽了"（山東聊城）/"你在那兒舞秋什麽呢"（東北官話）/"這個問題他半天也沒舞求出來"（山東博山）。據研究，"舞"是贛方言的特徵詞，其作用相當於湘方言的"搞"，做飯叫"舞飯"，做菜叫"舞菜"③。

上文這一回寫商人童七因欠草料錢不能賠償被官府治罪，他不堪官府催逼，最後自殺在宋主事府第門口，童七的家人每日在宋主事家門前哭喪。這件事使宋主事覺得十分晦氣，便答應爲他出喪葬費料理出殯。因爲童七是畏罪自殺，與宋主事沒有直接關係，宋衹是想儘快了結此事。所以"伍弄"一詞在這裏並不是"胡亂、好歹、將就"的意思，更談不上"欺哄"，據文義應當是料理治辦喪事。

五膿　咂膿血。比喻無能。《醒》六十回："相大妗子點頭不

① 據《漢語方言大詞典》6860 頁引，中華書局 1999 年。

② 同上。

③ 曹廷玉《贛方言特徵詞研究》，見李如龍主編《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144 頁，厦門大學出版社 2002 年。如南昌話："渠幾撇脱他多利索，兩下就舞弄好了"。見上書 153 頁。

住，長歎數聲，連說：‘前生！前生！’又說：‘天底下怎麽就生這們個惡婦，又生這們個五膿！’”或作“伍濃”，九十六回：“我祇待喝掇奪下他的，我惱那伍濃昏君沒點兒剛性兒，賭氣的教他拿了去。”六十回黃注：“五膿，廢物。”按：“五”當是“嗚咂”、“嗚嘬”之“嗚”字①，意思是親吻②，在這裏可解釋爲“吮吸”。也作“汙膿頭”，《醒》六十六回：“誰知他（素姐）便也不曾敲打，祇罵道：‘你這汙膿頭忘八羔子！又本事養老婆，就別要這們害怕，你就來家，我有長鍋呼吃了不成？’”其中“汙”也是個記音字，當作“嗚”，“汙膿頭”按字面意思是咂膿水的，比喻窩囊廢，與“五膿”爲同義詞。在《醒》中與這個詞意思相近的還有“偎膿咂血”和“軟膿匝血”，五十三回：“這族裏頭一個數我，第二個纔數老七。沒了我合老七，別的那幾個殘溜漢子老婆都是幾個偎濃咂血的攮包，不消怕他的。”“攮包”是軟弱無能的意思，也即“膿包”③。六十回：“我把你這狠奴才……我要不替狄家除了這一害，你那軟膿匝血的公公漢子，他也沒本事處治你！”

稀哩麻哩　因某種原因對應該做的事情偶爾爲之，時或間斷。《醒》五十五回：“童奶奶又合他說了前後的話，又問說：‘你那家子曾收用過了不曾？’丫頭道：‘收過久了。’童奶奶問：

---

① 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五：“拍惜了一頓，嗚咂了多時，緊抱着啾，那孩兒不動。”又：“恣恣地覷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恣情嗚嘬。”

② 《世說新語·惑溺》：“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踴，充就乳母手中嗚之。”

③ 《醉醒石》十五回：“有人笑蘇秀才道：‘一個老婆制不下，要嫁就嫁，是個膿泡漢子。’”

'沒生下甚麽?'丫頭說：'也衹稀哩麻哩的勾當，生下甚麽!'"這是被前主人"收用過"（佔有）的丫頭回答童奶奶的話，意思是雖然通了房，但主人與他同房衹是偶爾爲之，不是經常的行爲，所以沒有生下孩子。董遵章（1985）釋爲"糊裏糊塗"。《方言大詞典》同，徐複嶺（1993）解釋爲"馬裏馬虎"。按：以上解釋皆欠準確。"稀哩麻哩"是青海地區普遍使用的一個方言詞，與之意思相同的還有"點哩麻哩"、"點兒麻兒"、"點點麻麻"、"一點半點"，其中的"點"可以理解爲"星星點點"，是"稀少而分散"的意思。如樂都話中"一年四季點哩麻哩有個頭疼腦熱的，再（另外）啥病啊沒有"，意思是偶爾患頭疼感冒；"農忙的時節（時候）沒工夫，點兒麻兒的到山裏砍上些燒柴哈幾天就燒完了"，意思是間或抽空去山裏砍柴；"電影隊一點半點來放給一場電影就走了，時常沒來着"，意思是偶爾來放一次電影。總之都不是經常的行爲，是間或、偶爾爲之。

《醒》中還有一個詞"三薄兩點"，可與"稀哩麻哩"同參。十九回："唐氏進在厨房内，遇便與晁大舍遞了手勢。晁大舍到了晚上，李成名娘子出去同他漢子睡了，晁大舍將晁住娘子打發了打發，各自去安歇。"四十三回："見了珍哥，這晁住'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情；那知珍哥棄舊迎新，絶無往日之意。不疼不熱的話説了幾句，把那送的嘎飯揀了兩碗，暖了壺酒，讓晁住吃了。没及奈何，那晁住乜乜踅踅的不肯動身，衹得三薄兩點，打發了打發，指望叫晁住去了，好叫人去約了張瑞風來同享東道。"

鼸肷膁　《醒》五十六回："素姐又一連兩個巴掌，罵説：

‘我把你這秦賊王八羔子……𤫉肮膌堵住你嗓子了？問着你不言語！你要是自己桶答下來的，拿着你就當個兒，拿着我就當個媳婦兒。”黃注：“𤫉，此字不見於字書，疑爲‘蒜’字之悞，屬麻類的植物。”張清吉（1991）：“即苘肮膌。亂苘團。”“苘”又名青麻、白麻。亂麻團堵住嗓子似乎不合常理。按：“𤫉”字當是“㾗”字，《玉篇·肉部》：“㾗，許證切，腫痛也。”《廣韻·證韻》：“㾗，腫起。”元危亦林《世醫得效方·瘡腫科》：“癰瘭屬表易治，疽癌瘭痼發屬臟腑，發於腦背頤上最爲難治。徑一寸二寸爲瘭，三寸五寸，腫圓赤爲癰，八寸爲疽癌痼瘭，名各不同，其色亦異，有圖見之。凡初覺，㾗聚結熱，疼痛腫赤，痕瘢闊硬。或見或不見，治之如拯溺救焚，不可緩也。”同上卷十七《口齒兼咽喉科·一十八種喉風證》：“蜂子毒，或在腮臉，癢爛，或在喉關舌下作㾗，如黃荆蜂者是。”明薛已《薛氏醫案》卷十八《續治諸證》：“一女子常患癮疹作癢，因怒，發熱變爲疙瘩，㾗腫癢。”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土語》：“瘡腫起曰㾗，‘興’去聲。”明李實《蜀語》：“寒熱結瘕曰疔瘍子○疔音幸，㾗同。”“疔”當爲“㾗”。武漢話有諺語“包（瘭子）好了，㾗瘍子子也好了”①。可見“𤫉肮膌”就是長在咽喉部位的腫塊，方言中也叫“㾗疙瘩”（青海）。另外把淋巴結發炎腫起的硬塊叫“㾗棚［ɕin$^{513-55}$ ɦuəʔ^{33}］”（蘇州）、“㾗陽棚［ɕin$^{34-33}$ ɦia$^{23-55}$ ɦuəʔ$^{12-21}$］”（上海）。

① 意思是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隨之解決。朱建頌《武漢方言研究》173頁，武漢出版社1992年。

油脂膩耐 衣服沾滿污垢、油漬。《醒》八十六回："說：'昨日曾有一個，這人瞎隻眼，小一個鼻頭，合一個鬼頭蛤蟆眼油脂膩耐的個漢子，下到我家，拴下頭口，放下了兩個被套，忙忙的飯也不吃，都出去。說是往城內金龍四大王廟裏還願去了。'"今青海樂都方言形容人的衣服長期不洗而顯得油污不堪叫"油幾磨耐"[jiəu^{13} tɕi^{13} miə^{34} nai^{53}]，也說"油納納"。《說文·糸部》："納，絲濕納納也。"段玉裁注："納納，濕意。"即絲濕潤潤的樣子。"油納納"即形容衣服上滲的油污很多。禪宗語錄中把沾滿油污的帽子叫"臟脂帽子"，《五燈會元》卷二十天童曇華禪師："直饒拈卻臟脂帽子，脫卻鵲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玉篇·肉部》："臟，油敗。"《古今韻會舉要·職韻》："臟，肉敗也。"《廣雅·釋器》："臟，臭也。"油、肉腐敗則有異味，"臟脂帽子"指沾滿油污散發異味的帽子。"鵲臭布衫"指散發出狐臭味的布衫。

燥不搭 感到害臊、害羞。《醒》十一回："自己也沒甚顏面，燥不搭的，大家去了。"陸澹安《小說詞語匯釋》："燥不搭，沒精打采。"李之亮（1990）說："'燥'的意義比較單純，實即今規範語'煩躁'之省略形式。而'煩躁'本身，亦包含有惱怒的成分。"① 按：兩種解釋都不通。"燥不搭"即西北官話方言"臊不搭"，意思是有點害臊，相當於"羞答答"。如"上一回我把話說錯了，今兒個見了臊不答答的"/"叫我說給了一頓，他再沒坐住，臊不答答的走了"（青海樂都）。羞愧難當可以說"臊

① 《〈醒世姻緣傳〉釋詞摭誤》，鄭州大學學報 1990 年 1 期 98 頁。

死了"、"臊壞了"（甘肅河西），意思即平常所說"羞壞了"、"羞死了"。

子兒火燒　即石子兒火燒饃。《醒》五十四回："試了試手段，煎豆腐也有滋味，扦薄餅也能圓泛，做水飯，插粘粥，烙火燒，都也通路。"五十五回："狄員外說：'童奶奶，你不費心罷。我叫人買幾個子兒火燒，買幾塊豆腐，就試試這孩子的本事。"'"火燒"一詞最早見於宋代文獻，宋周密《武林舊事·乾淳奉親》："北內送天花麻菇、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此詞在明清小說中頻繁出現。1916年《鹽山新志》："火燒、燒餅，小餅也。而有芝麻者曰燒餅，無者曰火燒。"《醉醒石》第九回："一日打從器皿厥前行走，祇見一個孩子喊：'熱波波哩，火燒！'""波波"即"餑餑"，也即"饃饃"。叫賣的意思是熱的饃饃——火燒。元無名氏《馮玉蘭》第一折："妳妳敢肚飢了，且住一住兒，等我買幾個波波來吃咱。"明楊慎《升菴集》卷六十九《畢羅》："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香鉢何須問畢羅。'《集韻》：'餵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①]，食之精者有櫻桃餵饠，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子兒火燒"全稱應該叫"石子兒火燒"，即在爐內放置小石頭子兒，利用石頭的熱量將餅烤熟。另有"杠子火燒"，製作時用杠子將麵反復壓匀製成的火燒，《醒》八十回："一日，將午

①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五《方物·櫻笋厨》："韓致光《湖南食含桃》詩云：'苦笋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蟾蜍。'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笋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記》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謂之櫻笋厨'，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

的時候，寄姐不在面前，童奶奶袖了幾個杠子火燒要從窗縫送進與他，喚了幾聲不見答應。”“火燒”即“火燒饃”、“火燒餅”，又叫“鍋盔”，是用鐵鍋烙出的比較厚的餅，是廣大北方地區及西南部分地區（如四川、貴州）普遍食用的麵製品。甘肅靜寧縣有著名小吃“靜寧鍋盔”，其做法是用杠子反復壓麵，使其充分均勻，再放入鍋内烘烤，吃起來鬆軟爽口，可以說就是今天還能見到的“杠子火燒”。

鑽幹　攙和其間起到不好的作用。《醒》十三回：“若是知道眉高眼底的婆娘，見他們打得雌牙裂嘴的光景……也該不做聲。他卻喃喃吶吶、谷谷農農，抱怨個不了。晁源也是着極的人，發作起來，說道：‘你說的是我那雞巴話！我叫你鑽幹着做證見來？你抱怨着我！……送這差不多五十兩銀子已你，指望你到官兒跟前說句美言，反倒證的死拍拍的，有點活泛氣兒哩！致的人間成了死罪，打了這們一頓板子！”辭書未收錄。按：“鑽幹”一詞見於青海地區方言，意思是竭力厠身其間起到不好的作用或充當不好的角色，相當於通常所說的“攙合”。如樂都話：“這是親戚夥夥裏（親戚之間）的事情，旁人（别人）鑽幹的幹當沒有（沒有别人攙和的道理）”／“這是我們家裏的事情呗，你鑽幹到裏頭做啥哩”／“本來啥事情都沒有，叫那個壞蛋鑽幹到裏頭戳騰（挑撥）壞了”。

這個詞的意思相當於《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的“間”。晉杜預注：“間，猶與也。”唐孔穎達疏：“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又隱公三年“遠間親”孔穎達疏：“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文中寫高四嫂收了五十兩銀

子主動替人家做“證見”（證人），本指望“到官兒跟前說句美言”，沒想到適得其反，晁源等人照樣被官府打了板子。而不知趣的高四嫂還要強作好人，囉嗦個沒完，結果引起了當事人晁源的憤怒，罵她攙和在中間把事情搞糟了。“我叫你鑽幹着做證見來”就是用責備的口吻反問對方：難道是我叫你瞎攙和到裏頭來作證的嗎？

做張做智　做好做歹。《醒》第六回：“晁大舍又聽了‘拘邪捉鬼’四個字，那裏肯打脫？添到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四十五，那人衹是不賣。他那一路上的人恐怕晁大舍使性子，又恐怕旁邊人有不幫襯的，打破頭屑①，做張做智的圓成着，做了五十兩銀子，賣了。”黃注：“做張做智，做好做歹、裝模作樣。”這個詞在明清小說中有兩個意義。一是“裝腔作勢、裝模作樣”，《大詞典》已經收録。如《警世通言》十五卷：“少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卻將鄰家一個學生附體。莫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咒書符。小學生就舞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聲頗洪，不似小學生口氣。”《拍案驚奇》卷三十四：“尼姑做張做智，算了一回，說道：‘姑娘這命，衹不要在媽媽身伴便好。’媽媽道：‘老身雖不捨得他離眼前，今要他病好，也說不得。除非過繼到別家去，卻又性急裏沒一個去處。’”另一個意思是“做好做歹”，《大詞典》失收。所以黃注同時釋爲“做好做歹、裝模作樣”不妥，應當分開。因爲《醒》一書中

① 黃注：“打破頭屑，‘屑’同‘楔’。鋸木時用以釘入使不複合的叫做楔子。打破頭屑，形容一事將成而被人從中破壞。”參本條。

“做張做智”就是“做好做歹”的意思。有時就直接用“做好做歹”，如九十五回：“羅氏眾人又都做好做歹的假勸，說道：‘他既是認了不是，又說再不敢了，奶奶你且饒他這遭；等他再敢，奶奶你再打，遲了甚麼？奶奶祇看俺眾人的分上，饒了他罷。’”有時用另一個同義詞“做剛做柔”，如二十回：“鄉約道：‘他家晁奶奶見在，你們分罷了，如何來打搶？如今大爺這等嚴明，還要比那嘗時的混帳，任你們胡行亂做哩！’要寫申文報縣。又做剛做柔的說着，叫他替季春江立了一張保辜的文約，攆得一班男婦馱了麥子等物回城去了。”七十九回：“寄姐的性氣豈是叫人數落發作的人？你言我語，彼此相強。童奶奶合調羹做剛做柔的解勸，叫戴氏且去，說：‘俺家的丫頭自然沒有叫你管衣裳的理，等狄爺回來，叫他照數還你的銀子。’戴氏也便將錯就錯的去了。”其他小說中常見的也是“做好做歹”，《醒世恒言》二十九卷：“蔡賢也焦躁道：‘呵呀！你如今是個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楠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個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歹，勸盧楠進了監門，眾友也各自回去。盧楠家人自歸家回覆主母，不在話下。”《儒林外史》二十二回：“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間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纔罷了，放他下去。”

可見“做張做智”的意思相當於今天所說的既唱紅臉又唱白臉，從《醒》的另一段文字可以幫助我們對這個詞的意義有進一步瞭解。第九回：“高四嫂將晁大嫂勸進後邊家內，三句甜，兩

句苦，把計氏勸得不出街上撒潑了。晁大舍自己心裏也明知出去的原非和尚，小珍哥是瞎神搗鬼、捕影捉風的；但一來不敢别白那珍哥，二來祇道那計氏是降怕了的，乘了這個瑕玷，拿這件事來壓住他，休了他，好離門離戶。”“三句甜兩句苦”就是軟硬兼施勸說别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正面說了再反面說，反復勸說。

真真灼灼　真真切切。《醒》一百回：“晁梁迴光返照，真真灼灼，知這狄希陳前世是他的長兄晁源托生至此。”按：“真灼”在西北方言中的意思是看或聽得清楚、真切。如“牆上掛的是啥？我眼睛麻麻答答（眼花）的看不真灼”，“看不真灼”即看不清楚；“我聽真灼了，是小娃娃哭者哩”（青海樂都）。也作“真着”，如“你大聲點說，我聽不真着”（河北）。文中是說晁梁在彌留之際很真切地知道了狄希陳是其兄晁源托生的。

直眉豎眼　眼睛發直，顯得癡呆。《醒》七十七回：“兩個家人娘子倒替着往上撮，一個把繩剪。雖然是救的快，也就弔的直眉豎眼的，解了套子，歇了一會，吐了幾口痰，方纔手之舞之的道：‘扯淡！誰叫您們救下我來！’再冬問道：‘姐姐，你爲怎麼幹這們拙事？沒的相大爺合相大娘有甚麼難爲姐姐來，你做這事？這若是救的遲了，你這不是瑣碎相大哥麼？你同着眾人，你說說是爲怎麼？’素姐說：‘我不爲怎麼，我祇受不的叫我坐監！’”按：《大詞典》祇收“直眉楞眼”和“直眉瞪眼”，其中一個意思是眼睛發呆、發直，書證爲現代文學作品例。《方言大詞典》收錄“直眉豎眼”（山西襄垣），解釋爲“形容人言語直爽，態度生硬”，和本文意思不合。成都話形容人眼睛發直發楞叫“直眉直眼”，意思正同“直眉豎眼”，文中恰好形容薛素姐尋短

見上弔被人解救下來以後兩眼發直、神情呆板的情態。

肘　抬；舉。《醒》第八十七回："那戴奶奶推推就就的腔調，合權奶奶再沒二樣。看來臭肘一肘，臨時都是'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的主顧。"黃肅秋校注本未出注。按：在方言中"肘"有"抬、舉"的意思，如山東聊城話"你把旗肘的高高兒的"，四川成都話"好生端碗，莫把碗肘起"，青海方言凡把人或物舉起來都叫"肘"，如"把旗杆肘高些"、"把娃娃肘起來"、"把頭肘高些"，另外把皮影戲叫"肘猴兒"或"肘猴子"①。因爲"肘頭"是仰着頭顯得高傲不理睬人，所以把拿架子、擺架子叫"肘架子"，如青海樂都話中"人你哈用喀哈（用一用）你就肘開了"，意思是人要你幫忙你就開始擺架子；"肘上個架子了哈姓啥的都沒（不）知道着"，意思是擺着臭架子連自己姓什麽都忘了；"你天天肘上個頭做啥哩"，意思是你每天頭仰的高高的幹啥（嚇唬誰）呢。四川方言如《躋春臺·螺旋詩》："走路甩袖子，說話帶把子，開腔充老子，見人肘架子。"文中"臭肘一肘"就是（仰起頭來）擺一擺臭架子。本回是說別看戴奶奶推推就就的樣子，衹不過是擺擺架子拿拿腔，到跟前你還沒說"請"，她便已經答應要"去"了。

謅　《集韻·尤韻》作"鉏尤切"（zhōu），意思是信口胡說、胡編亂造。明清小說中使用頻繁。有"胡謅"、"瞎謅"、"混謅"等，還有"謅掉了下巴"、"謅斷了腸子"的形象說法，如《紅樓夢》五十四回："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

① 山西永濟也說"肘猴兒"，山東東平話叫"肘大猴兒"。

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這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謅掉了下巴的話。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同上六十二回：“說的眾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但《醒》一書中“謅”的另一個意義字典辭書似乎解釋錯了，先看下面的例子：

(1)（薛夫人）吃完茶，進到女兒房內，悄悄的說道：“你家中的那溫克都往那裏去了①？誰家一個沒折至的新媳婦就開口罵人②，雌答女婿？這是你爹那半夜教道你的？快別如此！看婆婆女婿說什麼！”素姐說：“狗！他家有長鍋呼吃了我罷！我不知怎麼，由不的我祇是生氣哩！”薛夫人道：“謅孩子！那裏的氣？快別要胡說！後晌女婿進屋裏來，順條順理的，頭上抹下，要取吉利。”素姐說：“後晌我老早的關了門，不叫進房裏來！他要敲門打戶的，惹的我不耐煩了，我開了門，爽俐打幾下子給他！”（四十四回）

(2) 晁梁問晁夫人道：“娘，我真個是三兩銀子買的麼？”晁夫人說：“謅孩子！要是銀子買的，就合晁鸞似的了！他纔是買的哩！”（四十六回）

(3) 晁夫人道：“你看這傻孩子！你往後頭你媳婦兒屋裏合你媳婦兒睡去，我從今日不許你在我腳頭睡了。”晁梁道：“真個

① 黃肅秋注：“溫克，溫和，溫柔。”

② 沒折至，黃注：“折至，魯東方言。形容嶄新白紙的舒展、純潔，叫做沒折至。衍爲對處女的純潔形容詞。好像一張白紙似的沒有折疊、沒有染汙。”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解作“沒規矩”，當以董說爲是。

麼?”晁夫人道：“你看！不是真個，是哄你哩?”晁梁道：“這我不依！每日說娶媳婦兒，原來是哄我離開娘。這話我不依，這是哄我。”上了炕就往被子裏鑽。晁夫人道：“好謅孩子，別要睡倒，起來往後頭去。”（晁夫人道：）“好兒，聽娘說，你去和媳婦兒睡了，你明日早起來看娘。”晁梁聽說，越發的痛起來了。晁夫人說：“好謅孩子，你是待怎麼?”晁梁說：“我不怎麼，我祇待還合娘睡。”晁夫人說：“你合我睡，你媳婦兒哩?”晁梁說：“俺媳婦兒合沈姐睡，我合娘睡。”晁夫人說：“好謅！你怎麼知文解字做秀才來？你見誰娶了媳婦兒還合娘睡的?”（四十九回）

上文四十九回黃注：“謅，不通世故、不講情面、脾氣耿直。”《方言大詞典》釋爲“固執”，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同。從上下文來看解釋爲“固執”似乎可通，實際上所謂“謅孩子”意思是傻孩子或小傻瓜。今方言中長輩尤其是父母把不懂事而說錯了話或做錯了事的小孩子叫做“謅世”或“謅世寶”，如“之（這）個謅世寶嘴裏胡說着哩”/“之（這）個娃娃謅世寶般的，出去就闖禍哩”（青海樂都）。後一句意思是打發出去做事往往會捅簍子。所謂“謅世”是一種善意的責備，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不能等同於一般所說的“傻瓜”。《醒》中的“謅孩子”是薛夫人對女兒薛素姐和晁夫人對兒子晁梁說的，其

中充滿了關愛之情。黃注“不通世故”已經點到了這個意思[①]。《金瓶梅詞話》三十九回中月娘罵西門慶是“大謅答子貨”，意思相當於說“大傻瓜”，但出自月娘之口，還是帶有感情色彩。白維國《詞典》將“謅”釋爲“傻，笨”，很確切。

主腰子 舊式棉襖。《醒》七十九回：“狄希陳道：‘你別要這們刁罵人。休說是咱的一個丫頭，就是一個合咱不相干的人，見他這十一月的天氣還穿着兩個單布衫，咱心裏也動個不忍的念頭。’寄姐道：‘你說他沒有棉衣裳，我流水的脫下棉褲棉襖來，雙手遞到你跟前，教你給他穿去，我也祇好這們着罷了。你還待叫我怎麽?’……童奶奶吆喝道：‘別這等沒要緊的拌嘴拌舌，夫妻們傷了和氣！我還有個舊主腰子，且教他穿着。另買了布來，慢慢的與他另做不遲。’寄姐道：‘我不依他穿人的舊主腰子！我也不依另做！祇是叫他穿我的棉褲棉襖！’”黃注：“主腰子，即兜肚兒。”按：“主腰（子）”一詞始見於元曲，明清小說中不乏其例，是古代婦女用來束胸的類似於背心的緊身上衣，又叫“抹胸”、“兜肚”。《清稗類鈔·服飾類》：“抹胸，胸間小衣也，一名襪腹，又名襪肚，以尺方之布爲之，緊束前胸，以防風之內侵者，俗謂之兜肚。”然而這裏的“主腰子”不是“兜肚”，而是指棉襖。青海、甘肅方言中把冬天禦寒所穿的用棉花裝成的外衣叫

① 當“信口胡說”講的“謅”在《醒》中祇有一例，如五十八回：“狄希陳說：‘我不合你打虎。你哨起我來了！我合你頂真績麻，頂不上來的一鍾。’相於廷道：‘這也好，你就先說。’狄希陳道：‘你是客，你還先說。’相於廷道：‘我就起兩好合一好。’狄希陳道：‘好教賢聖打。’相於廷說：‘打翁罵婆。’狄希陳道：‘胡謅！甚麽打翁罵婆，這是你杜撰的！何不說打爺罵娘?’”

“主腰子”。如“之們（這麽）冷的天氣，你主腰子不穿上中哩嗎（你不穿棉襖能行嗎）”／“這個主腰子穿了好幾年了，一點都不熱和（暖和）了”。也叫“棉主腰兒”，如“早晨胡都（非常）冷，你棉主腰兒哈穿上”。另外，夾層上衣也叫“夾主腰子”。文中寫在北京附近的冬天時節，數九寒天，人們都穿上了棉衣棉褲，而狄家使喚的丫頭小珍珠“連夾襖也沒有一領，兩個半新不久的布衫，一條將破未破的單褲”。狄希陳見此情景便給妻子寄姐說“小珍珠還沒有棉衣裳”，這使得寄姐醋意大發，便使性子和丈夫吵鬧。這便有了上面狄希陳的那一番話。“舊主腰子”就是舊棉襖，文中說“棉襖”又說“主腰子”，其實是一個東西，辭書當補此義項。

墜　拖住，拽住。《醒》八十一回：“惠希仁合單完道：‘你交下，快着來，我先墜着童氏，省的被得躲了。’”黃注：“墜着，跟着、監視。”也做“綴”，八十六回：“吕祥道：‘這爺就不是了，不帶我去罷呀，哄着我京裏差不多住起一個月，盤纏够三四十兩銀子……你京裏另娶不另娶，可是累我腿哩，怕我泄了陶[①]，使人綴住我，連我的衣裳都不給了！’”黃注：“綴住，同墜着。”按：根據上下文釋爲“跟着、監視”意思大致不錯，但不準確。實際上“墜”是“縋”的記音字，《說文·糸部》：“縋，以繩有所懸也。”段玉裁注：“以繩繫物垂之是爲縋。”青海方言把用手將人或物體拉住叫“縋”，如“他縋住麻繩望上爬”／“把繩子縋緊些”／“把韁繩縋緊些”／“我想走，可家（他）縋住不

① 黃注：“泄了陶，泄了底。”

叫走”。引申爲“拖累”、“拖住”，如“我想出起（去）打工，可兩個娃娃縋住着走不開”，意思是小孩子拖住了我不能出門打工。由此可見，《醒》中“墜着”的意思是設計拖住某人的意思。“我先墜着童氏”就是我先設法穩住童氏不讓走開，“使人綴住我”從原文來看是狄希陳和駱校尉設計擺脱了呂祥的跟隨，也就是拖住了他，所以呂祥十分懊惱，這纔破口大罵狄希陳。

苗實　“苗實”在《醒》一書中是個多義詞，字典辭書收錄並設了兩個義項：❶身體健壯結實。如五十九回：“相於廷娘子道：‘我也去看看巧姑，回來合劉姐替姑娘紮括。’三人都往巧姐屋裏去了。調羹替狄婆子梳頭、穿衣，收拾齊整。若不是手腳不能動彈，倒也還是個苗實婆娘。”❷結結實實。如第九回：“晁大舍自己心裏也明知出去的原非和尚，小珍哥是瞎神搗鬼、捕影捉風的；但一來不敢别白那珍哥，二來祇道那計氏是降怕了的，乘了這個瑕玷，拿這件事來壓住他，休了他，好離門離戶，省得珍哥刺惱，好叫他利亮快活，扶他爲正。不料老計父子說出話來，苗苗實實的沒些鬆氣。計氏是有性氣的婦人，豈是受得這等冤屈的！所以晁大舍倒‘蠟槍頭戳石塊，卷回半截去了’。”十九回：“李成名媳婦對了晁住娘子說道：‘虧了你前日說了他那幾句，說得他死心塌地的了。’晁住娘子道：‘你若不苗苗實實的說與他，狗攪三堆屎，有了和尚，他還有寺哩！甚麽是看長的人！咱做這枉耽虚名的勾當！’”《方言大詞典》根據第九回文字釋爲“結結實實”，但從整個上下文來看不如解釋爲“說話態度堅決肯定”，這一回寫晁大舍聽信其妾珍哥的讒言，誣告妻子計氏與和尚有姦情，把計氏的父親和哥哥叫來，企圖休了計氏，但計家父子沈着

冷靜，從容不迫，說話態度堅決而義正詞嚴，從容不迫。“毫無鬆氣”就是絕無一點軟弱退讓之氣。十九回寫晁大舍一心想勾搭皮匠小鴉兒的妻子唐氏，但苦於沒有機會下手。有一年端午節，他想通過給唐氏做衣服爲名尋找接觸的機會，但和唐氏一起做活的李成名和晁住的妻子識破了他的陰謀，告誡他把“這根腸子割斷了”，因爲說話語氣果斷，態度堅決，晁大舍終於未能得逞，使得晁大舍如“賴象嗑瓜子，眼飽肚中飢”。

除上面兩個意思之外，“茁實”在《醒》中還有其他意義：

（1）緊要之處，關鍵時刻。《醒》三十三回：“第一件，你要‘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你要結識官府，先要與那衙役貓鼠同眠，你兄我弟，支不得那相公架子，拿不出那秀才體段。要打迭一派市井的言談，熬煉一副涎皮頑鈍的嘴臉；茁實處，還要拿出錢把鈔來時常的請他吃酒吃麵。”

（2）妥帖，牢靠。《醒》三十七回：“連趙完出來相見，他留了結狀。連春元自進書房，取了一柄詩扇，一匣香墨，送他出來。他作揖稱謝，甚有矩度。連夫人亦甚喜歡，就托了程樂宇作伐。薛教授喜不自勝，擇日下定，不必煩講。薛如卞有了這等茁實的保結，那些千百年取不中的老童，也便不敢攻訐。”“保結”是舊時寫給官府的擔保他人身份、行爲清白或符合某一商定的條款的文書的憑證。“茁實的保結”等於說十分牢靠的保結。

（3）扎實，實實在在。《醒》三十回：“計氏說：‘他已有被他射死的那狐精與他爲妻了。’晁夫人問說：‘狐精既是被他射死，如何到要與他爲妻?’計氏說：‘做了他的妻室，纔好下手報仇，叫他沒處逃，沒處躲，言語不得，哭笑不得；經不得官，動

不得府；白日黑夜，風流活受；這仇纔報的茁實！叫他大拿的打了牙往自家肚子裏咽哩！’”一百回：“狄希陳日漸平復，時刻與胡無翳、晁梁三人白話，將素姐從前已往的惡事，都盡情告訴與胡、晁兩人知道，說：‘此番幸得師傅救了性命。再次如此，卻難逃命。’務求胡無翳指一條逃避的生路。胡無翳道：‘這是你前世種下的深仇，今世做了你的渾家，叫你無處可逃，纔好報復得茁實。如要解冤釋恨，除非倚仗佛法，方可懺罪消災。’”今方言有“茁實”，如“叫我茁實打給了一頓”/“叫我茁實罵給了一頓”（甘肅武威），意思是扎扎實實狠狠地“打”和“罵”。

第三章
《聊齋俚曲集》方俗詞考釋

清代蒲松齡（約 1640—1715）所作“聊齋俚曲”包括十四篇謠曲，語言詼諧生動，充滿鄉土氣息。其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俗語詞，被認爲是研究近代漢語口語詞特別是明清山東方言不可多得的寶貴語料。有人認爲“蒲松齡在《聊齋俚曲集》中運用了大量的淵博方言詞語，迄今爲止，沒有一個作家超過他”①。本文就《聊齋俚曲集》中一些未被《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以下簡稱《方言大詞典》）等辭書所收錄或雖收錄而義項有缺、解釋欠完備的詞語試加考釋，文中有幾則是蒲松齡作品《戲三出》中的詞語，爲方便起見，一併討論。

報　塵土飛揚。《蓬萊宴》第三回：“把灰吹，把灰吹，一霎報了一頭灰；軟窈窕的玉人兒，怎麽能受這樣罪?”也作“暴”，《增補幸雲曲》十五回：“佛動心你好邋遢，茶壺放在床底下。沒

① 丁龍澗《談〈聊齋俚曲集〉方言詞的豐富性及生動性》，《蒲松齡研究》1991年2期。

有蓋子閉着口，暴上灰塵怎麽頓茶?”《醒世姻緣傳》第五回：“(王振）隨分付近侍道：‘好生收着，拿罩兒罩住，休要暴上土。不久就是萬歲爺的聖誕，進了萬歲爺罷。’”也作“坡”，蒲松齡《日用俗字・僧道章》：“齊魯而今有陋弊，牛驢騾乍跑成群。墣卜土坡報成十里霧，鈸鐃飛撇半天雲。”也即“垉”（bó），1936年山東《壽光縣誌》：“塵飛曰垉。”可見“報”、“暴”、“坡”、“垉”是一個詞，意思是塵土飛揚。同時又作名詞，指塵土。《說文・土部》：“坡，一曰塵皃。”段玉裁注：“友之言蓬勃也。”“蓬勃”即塵土飛揚的樣子。《玉篇・土部》：“垉，蒲忽切，塵皃。”《廣雅・釋詁三》：“塵也。”《廣韻・沒韻》：“塵起也。”清桂馥《札樸・鄉言正字》：“塵曰垉土。”清代道光《膠州志》：“塵細曰垉。”清光緒四年《東平州志》：“塵細曰垉。”也作“坲”，《玉篇・土部》：“塵起皃。”揚雄《蜀都賦》：“埃教塵坲。”《廣雅・釋詁三》“教，塵也”條王念孫疏證認爲“教”與“垉”通，可見“垉”得義於勃起，“坲”得義於拂揚。又作“坌”（坋，見《廣韻・慁韻》、《集韻・恨韻》）（bèn），《說文・土部》：“坋，塵也。”《廣韻・慁韻》、《集韻・恨韻》皆云“塵也”。《玄應音義》卷二“坌之”注引《通俗文》：“垉土曰坌。”《慧琳音義》卷五十五“坌者”注引《通俗文》：“塵遊曰坌。”“塵遊”即塵土飛揚。也作“勃”，《周禮・地官・草人》：“勃壤用狐。”鄭玄注：“勃壤，粉解者。”林尹云：“按：解，離散也，謂土質鬆散如沙粉屑塵也。”《齊民要術》卷十“烏薑”：“詩曰：‘葭莩揭揭。’毛曰：‘葭，蘆。莩，蔱。’《義疏》云：‘蔱，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刈，謂之萑。三月中生，初生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

細。有黃黑勃，著之汙人手。’”“黃黑勃”指荻初生籜葉上所生的黃黑色細粉狀茸毛。宋莊綽《雞肋編》卷上：“《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爲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麵而以乾者傅之亦曰麪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糐，音佩。而從‘力’者韻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糐。”“糐”（pèi）即米粉，《集韻·隊韻》：“糐，糝也。”《六書故·植物二》：“糐，研米以糝羹也。”表示米粉的還有“粹”（bó），《玉篇·米部》：“粹，米粹。”《集韻·沒韻》：“粹，屑米也。”今山東棗莊、江蘇徐州、山西忻州、浙江麗水叫“面餑”，也作“面醭”（山東聊城、莘縣），西北方言亦同。

宋楊彦齡《楊公筆錄》：“物壞生青白衣謂之醭。”吳語把食物變質表面生長白色的黴斑叫“打白醭”（浙江黃巖）。清光緒三年《黃巖縣誌》：“物敗生白膜曰打白醭。”或稱“白醭”，《醒世姻緣傳》八十七回：“（郭總兵）叫小廝：‘把我的鋪蓋卷到桅艙裏合周相公同榻，再不與這個臭婆娘睡，閑出他的白醭來！’”從語音上看，上述表示“塵土”的一組字在上古都是“並”母字（唯“坡”字《廣韻》又音“房越切”，屬奉母），正符合聲近義通的原理。

剝皮草揎　將動物皮完整地剥下來後填入草。《增補幸雲曲》二十八回：“萬歲笑道：‘王官，我不怪你。你許的我那白表紅裏的那人皮褂子，可給了我罷。’王龍諕的癱倒在地。江彬說：‘是你得罪着萬歲了，待要你乜皮哩。’萬歲傳令，叫錦衣武士，代刀指揮上來，將王龍拿去剝皮草揎，削朕之大恨。”古代人死以

後有“剝皮”埋藏的風俗，《北史・西域傳》記載女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之”。將活人剝皮則爲非人道的酷刑之一，《明史・海瑞傳》：“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屍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説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① 這裏的“剝皮囊草”就是“剝皮草揎”，意思是把皮剝下來以後裝進草，目的是將皮揎起來以防變形。這本來是對動物皮的一種保護方法，比如爲了防止狐皮等收縮變形，將皮完整剝下來以後塞入乾草讓其保持原來的形狀，以便使用或出售。這裏先説萬歲爺要穿“人皮褂子”，後面説“剝皮草揎”，“草揎”的目的就是爲了製作人皮褂子。

泚（zǐ） 詆毀、嘲諷。《增補幸雲曲》：“萬歲道：‘這丫頭上下打量了我一回，就開口盤問，真是個怪孩子。待我混他一混。’便道：‘你問我怎的？你又不嫁我。我是個響馬，你盤問盤問拿起我來罷！’二姐被萬歲泚了幾句，就羞的低了頭説：‘姐夫好喬性兒！每哩即犯相與，就不問問麽？’萬歲説：‘從頭裏睄睄巴巴的②，又問什麽？’二姐便不言語了。”按：“泚”是一個方

① 《明史・魏忠賢傳》：“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同上《張獻忠傳》：“（獎）數十下殿，獎所艱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

② 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睄睄巴巴，仔細看，細細打量。睄，同‘瞧’。”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 年，175 頁。

言記音字，究其本字當作“呰”。《說文・口部》：“呰，苛也。”段玉裁注：“苛亦當作訶。玄應引作訶。凡言呰毀當用呰。”桂馥義證：“苛也者，謂詆毀也。經典或借訾字。”《玉篇・言部》：“訾，毀也。”《禮記・曲禮上》“不苟訾”孔穎達疏：“相毀曰訾。”《禮記・喪服四制》“訾之者”鄭玄注：“口毀曰訾。”《漢書・地理志下》“好訾毀”顔師古注：“以言相毀曰訾。”《慧琳音義》卷一“毀訾”注引《韻英》：“訾，罵詈也。”文中“泚了幾句”意思是用刻薄的話嘲諷了幾句。

蝥蟲　形容怯懦、無能。《姑婦曲》第三段：“他漢子而不冷騰，他老婆趿溜撲籠，天生一對呆瓜命。他看着是個英雄，人看着是個蝥蟲，聽說告狀纔掙一掙。”按：“蝥”本爲“蝥（cóng）蝑”，即“螽斯”的别名。此處當爲“傯”的俗體字。《俊夜叉・開場西江月》：“開場設賭無二話，終日就把那套來下。若是傯蟲來嗆張，打殺還把皮來剝。背地裏偷明地拿，那裏有點良心查？”另有“傯種”、“傯強人”的詈罵語。同上：“這西江月是說的不成人的憨蛋，不長俊的傯種。還有四句歪詩，包藏着一樁敗子回頭的故事。”又：“問聲那地賣了沒？低着頭兒氣不喘。呀，傯強人[①]，嘲畜生！割了肉來胡觸送，終朝每日瞎作蹬，弄的天那大窟窿。”《方言》卷三：“庸謂之傯，轉語也。”郭璞注：“傯，猶保傯也。今隴右人名嬾爲傯，相容反。”清戴震《方言疏證》：“嬾，即古嬾字。”《說文・女部》：“嬾，懈也，怠也。”按：“保傯”一詞費解，各家注釋皆欠明確。《方言》卷七：“傑傯，罵

① 强人，强盗。

也。”郭注：“羸小可憎之名。”今疑“保倯”當即“傑倯”。所謂“庸”就是平庸、無能。今西北方言說人沒本事、無能爲“倯”。如說人因膽怯、怯懦而後退、讓步叫“倯了”，形容怯懦的樣子爲“倯樣兒”。如“人倯了就受人欺負哩，所以要厲害一些”／“有本事不要欺負倯人家”（青海、甘肅）①。“蝿蟲”、“倯蟲”、“倯強人”、“倯種”等都是罵人窩囊、不能幹。“倯種”相當於普通話所說“孬種”。歇後語有“武大郎賣豆腐，人松（倯）貨軟”。上文“憨蛋”與“倯種”、“倯強人”與“嘲畜生”對言，“嘲”意思是“傻”、“呆”，《增補幸雲曲》十六回：“二姐自思道：‘這長官嘲頭嘲腦的聽什麽琵琶，我有王三姐夫送我一條汗巾，拿出來諞諞。’”也作“抄”，《禳妒咒》第六回：“好不蹊蹺，好不蹊蹺，家家你都把頭搖。衹待向叫化子去把爹爹叫。好呆好抄，好呆好抄，多少好主都辭了。若臨了救了他，纔笑的牙兒弔。你問問這抄行子，他每日嫌這家子，嫌那家子，他是待囃？”

觸送　“吃”的貶義說法。《俊夜叉·開場西江月》：“娘子吃了菜一碗，一等等到日頭轉，懨頭搭腦回家來，柴米銀錢無半點。問聲那地賣了沒？低着頭兒氣不喘。（呀）倯強人，嘲畜生，割了肉來胡觸送，終朝每日瞎作蹬，弄的天那大窟窿。”路大荒注：“無目的放置東西。”董遵章（1985）釋爲“無目的亂放東

① “倯”在名詞、形容詞構成指人的名詞，含有貶義。如“哈倯”（壞蛋）、“壞倯”（同上）、“呆倯”（呆頭呆腦的人）、“懵倯”（懵裏懵懂的人）、“傻倯”（傻乎乎的人）、“狗倯”（像狗一樣的人）、“懶倯”（懶惰的人）、“窮倯”（窮光蛋）、“犟倯”（脾氣倔犟的人）、“疵倯”（差勁的人）、“愣倯”（愣頭愣腦的人）、“下倯”（相當於“壞倯”）等等。

西；隨便暗暗地把東西送給別人”。這是宗亓人媳婦張三姐罵丈夫宗亓人的話。宗亓人賭博成性，拆房賣地，家裏有上頓沒下頓，妻子憤怒之下罵了上面的話。“觸送”猶西北方言“戳送”，意思是隨意地扔、擱，含有貶義。“胡戳送”就是隨意亂扔、亂放。如“好好的一把鐵鈲哈戳送到阿裏（哪裏）了哈找不着”／“使喚的東西不要胡戳送”（青海樂都）。文中“胡觸送”是說買來肉任意的“搗”或“攘顙”①，本來是指亂放置東西，用來形容人吃東西（肉），即含有貶義。

打（搭）　動詞詞綴。《牆頭記》第四回：“方且是進了學，那教官纔出鐵牢，他就罷你頭啃弔。一千纔依填打上，白眉扯眼不害羞，生纂出名色問你要。”《禳妒咒》第二回：“明年又弄的不方便，領打着老婆孩子，北門裏又要重遷。”又：“箱子裏滿滿當當，破傢夥流流的一筐，匙箸碗碟掖打上。”第四回：“不如包打上二百冰淩，上公堂照他皮臉擲。要進童生是童生，要進幾名是幾名。”《富貴神仙》第六回：“所用的嗄東西，都給他掖搭上。捆起行裝，捆起行裝，叫人送你過後牆。”同上第十三回：“都來叩頭，都來叩頭，仇家也不敢記前仇，跟搭着別人來，好像那雞嗲豆。”《牆頭記》第二回：“惹的惱了掘墳頂，還抱當街對人誇，說他巧嘴極會罵。慣搭的不通人性，到如今待說什麽！”《翻魘殃》第三回：“看咱娘病在家，燒火沒人替替他，有飯可也吃不

① 《慈悲曲》第四段：“張炳之也沒吃不下飯去，臨了剩一大些。李氏纔說：‘張訥子，你來搗些罷！’”《醒世姻緣傳》十九回：“兩口子拿着鎮鎮就着肉，你看他攘顙，饞的那同院子住的老婆們過去過來，嘓嘓兒的咽唾沫。”

下。況且你心不大好，安心一味胡撕打，看情苗叫人心害怕。”《金瓶梅詞話》也多見，如十八回：“婦人罵道：‘好個刁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甚麽張致。’”二十三回：“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裏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七十二回：“餓答的個臉黄皮寡瘦的。”九十六回：“月娘道：‘我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二落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① 按：以上“動詞＋打（搭、答）”的用法完整地保留在青海方言裏，“打”是詞綴，常附加在表示具體動作行爲的動詞後面。就方言用法來看，動詞後附加這個詞綴與否理性意義完全相同，就上文而言，“掖打上”＝掖上，“包打上”＝包上，“胡撕打”＝胡撕（亂扔），“看答着”＝看着，“丟搭的”＝丟的。但附加色彩不同，有了詞綴“打”，整個句子的意義要顯得隨便一些。如：

趕緊吃上些了做活——趕緊吃打上些了做活

不管啥穿上一件了快動身——不管啥穿打上一件了快動身

不管是不是我們的先揣上（揣在懷裏）再說——不管是不是我們的先揣打上再說

急啥哩，諞咖了（聊一聊）再起（去）——急啥哩，諞打咖了再起（去）

雪太厚了，快掃咖（掃一掃）——雪太厚了，快掃打咖（掃

① 《宋元明清百部小說大辭典》“丟搭”條釋爲“糟蹋”。

一掃）

以上句子中前一句在語氣上顯得正式一些，後一句則隨便一些。另外，“埋下”可說“埋打下”，“買下”可以說“買打下”，“撂下”可以說“撂打下”，“放下”可以說“放打下”，“睡下”可以說“睡打下”，等等。參第一章“攬搭下”條。

打抟撓　犯嘀咕，犯合計。《蓬萊宴》第五回：“從先聽着，從先聽着，大叔衹顧緊叨叨。俺待自家去，怕師傅不肯要。心內打抟撓，心內打抟撓，半路若把主人拋，又愁無人給你背褥子套。”按：“抟”、“撓”皆爲手的動作，“抟”也作“摶”。《集韻·麻韻》：“摶，手捉物。”《類篇·手部》：“摶，吳俗謂手爬物曰摶。”也作“踤”，《日用俗字·身體章》：“手腳踤撓能致富，蹭蹬猾懶一生貧。”青海方言中形容因飢餓或空腹吃了刺激的東西導致胃裏難受的感覺爲“抟撓”。如“早飯沒吃，之和兒（這會兒）心裏像貓兒摶的一樣”/“空肚子吃了些梨（兒），心（胃）裏抟撓壞了”/“要吃肉的話先吃點饃饃，不是（不然）的話心裏（胃裏）抟撓哩”（青海樂都）。這裏的“抟撓”是引申用法，寫相公出家爲僧，不要書童來送，但書童不想回家，也想跟了他去服侍，進退兩難。“心內打抟撓”猶言心裏犯嘀咕，不能決斷。董遵章釋爲“盤算”，也得其義。

瓜答　嘴裏說長道短。《蓬萊宴》第四回：“夫婦方纔定了價，找了個包袱包罷煞。娘子說我再囑咐你一句話：拿到街上可休說是奴家，那秀才們嘴臭，看他再瓜答，說你寫的到還不差。”蒲先明（1999）注：“形容說話的聲音。胡說八道的意思。”按：根據上下文，這個意思並不錯，至於“瓜答”如何能有“聲音”

的意思，還可進一步說明。在方言中“瓜答”形容敲擊、拍打的聲音，可作動詞，本無定字。元曲《僧尼共犯》第一折：“鐃鈸兒拍打的光光乍，木魚兒瓜打的膨膨乍。”“瓜打”猶言“敲擊”。《牆頭記》第二回：“了弔兒亂瓜打，拾石頭把門砸，全不聽的人說話。豈有日高還沒醒，必是人兒不在家。”亦猶言“碰撞”。董遵章（1985）據此釋爲“敲打，拍打”。木魚敲打和“了弔兒”（門上的金屬環扣）因外力（如風）作用下晃動而發出聲響都叫“瓜打”。也可以形容人用嘴唇說話時發出的聲音，《禳妒咒》十五回：“賣婆子真似賊，瓜搭着嘴兒搬是非，原該問個淩遲罪。好人說的上了他道，節婦也說的解了裙，不走草叫他螯了對。”董遵章（1985）解釋“瓜搭着嘴兒”爲“嘴一開一合”，比較形象。禪宗語錄中把嘴叫“兩片皮”，說話時嘴皮相碰即是“瓜打”。見於方言者如“家（他）嘴裏呱嗒了些啥哈我沒聽上（沒有聽清楚）”/“我聽家（他）們呱嗒着哩，我啥都沒說”（青海樂都），“呱嗒”就是嘴裏說話。另有“［pia^{34}］嗒”一詞，也形容說話的聲音，如“家［pia^{34}］嗒給了一早晨，我聽着瞌睡了”。

夯 傻。《窮漢詞》：“蠢的蠢，夯的夯，空有臭錢不幫寸①。撅着肚皮裝富漢，偏他交的是好運。”《增補幸雲曲》二十五回：“胡百萬笑吟吟，俺有眼也有心，你說俺就恁麼夯。頭上戴着簷氊帽，腰束皮鞓帶一條根，自然長官何消問。這兩日運氣極好，又插上這二百兩的白銀。”蒲先明（1999）注：“夯（bèn），同

① 蒲先明整理《聊齋俚曲集·窮漢詞》注：“不幫寸，山東方言。不伶俐，不得體。”

'笨'。"恐不確。按：在北京官話裏"夯"是"傻、呆"的意思，如"這人有點發夯"，音［xaŋ^{55}］。今蘭州方言罵人傻叫"夯客"，讀［xaŋ^{33}］如"來（那）個是個夯客"/"之（這）個娃娃夯着些哩"。"夯的夯"等於說傻的傻，既然"有眼也有心"，則"恁麽夯"等於說這麽傻。

黑頭哇唔　《磨難曲》二十三回："（家人說）你這個瞎狗啃的，養漢老婆不脱褲——人不找你，你又找人；人來找你，你又做勢。請走，請走，快去，快去，天下少你這黑頭哇唔哩！"按："哇唔"一詞不好解，試作解釋。第一，可能指"烏鴉"，方言中"烏鴉"被叫作"黑嘮哇"（山西長子）、"黑澇鵓"（山西朔縣）、"黑澇哇"（山西臨縣）、"黑老哇子"（山東牟平）。烏鴉頭是黑色的，遍處都有，所以說天下不少黑頭烏鴉，強調不少你這種人。第二，"哇唔"可能是"阿物"，《紅樓夢》十九回："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偏吃了看他怎麽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麽阿物兒！'"《一層樓》第六回："你把璞玉看成甚麽阿物兒，不過是個白吃飯的蠢貨罷了。"《宋元明清百部小說語詞大辭典》解釋爲"東西、玩藝兒"。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釋爲"傢夥；東西（表輕蔑或玩笑）"。我們認爲"阿物兒"一詞與長期以來在民間流行的"馬虎子"一詞有關。在漢語方言裏，與"媽虎子"音近義同的詞很多：

"媽虎子"或"媽虎兒"（北京城區、河北省、江蘇省北方方言區、安徽省北方方言區、遼寧省），前者指用兩手把住外眼角和嘴角扮成的鬼臉，後者指傳說中的紅眼大鼻子動物。北京兒

歌："狼來了，虎來了，老媽虎子也來了。紅眼兒大鼻子，四個貓蹄子，走道兒沒有響兒，單咬哭孩子。""媽猴子"（河北昌黎），一種會咬人的動物。昌黎兒歌："狼來咧，虎來咧，馬猴子跳牆咬來咧。"（《昌黎方言志》）"麻虎子"（北京城區，江蘇鹽城），假想的醜惡兇猛的野獸（常用以嚇唬小孩）。《相聲小段集錦》："記得我小時候，一哭，我姥姥就嚇唬我：'別哭了，麻虎子來了。'""毛狐子"（山西嵐縣），"麻胡子"或"麻胡"（河北鹽山、山東東部、河北南部、湖北武漢地區）。1916 年河北《鹽山縣誌》："麻胡，俗云狼也。俗兒啼，怖以麻胡即止。"1936 年山東《牟平縣誌》："土人則指狼爲麻胡以恐小兒。""麻巫"（山西柳林），用以嚇唬小孩的一種鬼神。"麻兀子"（新疆、甘肅蘭州地區），指狼（時常用來恐嚇愛哭的小孩），如"再哭麻兀子就來咧"（新疆）。"馬胡子"（黑龍江省、吉林省），"阿物子"或"阿物兒"（青海省），指使小孩害怕的鬼怪之類。如爲了讓小孩停止哭泣，大人嚇唬說"再耍哭，再哭阿物子就來了，快悄悄不要出聲"/"再但（如果）哭的話，阿物子來臺（叼）上跑掉我可不管"（西寧）。在江南地區稱爲"阿胡"（杭州），馬敘倫說："杭人恐嚇小兒，輒曰'阿胡來'，謂是象虎聲也。"①《聊齋俚曲集·慈悲曲》第四段："張訥囑咐道：'張誠你攔着他些，今日跟到山裏，萬一撞見猦虎着呢?'……正說着，聽着呼呼的風響，好幾個打柴的喊了一聲說：'虎來了!'都跳滾崖下躲避。"同上

① 《讀書續記》卷一，商務印書館 1939 年，中國書店 1985 年影印本第一卷 20 頁。

第五段："上段是說張訥，他後娘着他山中打柴，他後窩兄弟，偷着去替他，被虎咬去，張訥幾乎把頭劘下來，擡在家中，臥在床上。"

由上可見，"麻胡"所指包括暴虐的人、野獸和鬼怪三類，因爲都是兇殘、醜陋的形象，所以經常用來嚇唬小孩，成爲一種民俗世代流傳。而且形貌醜陋者也被比喻作"麻胡"，宋曾慥《高齋漫録》："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詩，成乃捻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卷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曲彦斌先生說："對於那些長期以'口碑'的形式傳承的語言或言語形態的民俗語言文化現象，在缺乏直接文獻佐證的情況下，考溯其民俗語源是正確把握其語義生衍流變和文化内涵的必要途徑。"① 《紅樓夢》和《一層樓》中的"阿物兒"從語源看指的是鬼怪之類，後引申指一般的"東西"或"玩藝兒"，"什麽阿物兒"相當於說什麽稀奇古怪的東西或玩意兒。《磨難曲》中的"哇唔"有可能是"阿物"。"黑頭哇唔"等於說"黑頭怪物"或"黑頭玩意兒"。

鈲眼　指線索。《牆頭記》第四回："（張大說）因先父有銀子全沒吩咐，王大叔必然曉得。您甥是一個人，又每日去化銀，必然你就知到信。朝朝飲酒談心腹，細話從來不昧音，想到這纔

① 見《關於禪籍俗語言的民俗語源問題》，《俗語言研究》創刊號（1993）101頁。

來把你問。若還是有點鈥眼，俺兩個好去跟尋。”“鈥”字不見於字書，很可能是一個方言記音字。根據文義，“有點鈥眼”意思是有線索、有點蛛絲馬迹。我們認爲“鈥”當是“豁口”的“豁”字。青海方言把“豁口”叫“豁眼”，如碗掉到地上打了一個豁口叫“打了一個豁眼”，把山峰高低起伏形成的豁口叫“丫豁”，把手的虎口叫“手豁口”，把兔唇的人叫“豁豁”。那麽“鈥眼”就是孔隙、漏洞。這裏敍述張家老大懷疑去世的父親在地下埋了銀子，就去找其父生前的好友趙銀匠打聽消息，希望能得到一點蛛絲馬迹，這個線索也就爲進一步猜想留下了空間、漏洞，引申指線索。

腳打羅兒　用脚踩動的篩麵粉的籮。《磨難曲》二十三回：“（老笑）坐着丈人家的席上，那舊板凳做了腳打羅，到這裏纔成了踢面。（少哭）坐在轎裏好似軟杠子舉重，一行哭着呼搧。”這是一個歇後語，後一例“踢面”實際上是“體面”的諧音。《方言大詞典》“腳打羅”條：“借指搖搖晃晃。”董遵章（1985）解釋相同，皆不確。按：“腳打羅兒”是以前水磨坊裏用雙腳左右踩動以便分離出麵粉和麩子的工具，形狀很像一個巨型的長方形簸箕。西北方言把用這種篩子將麵粉和麩子分離出來的動作過程叫“籮麵”，這種工具叫“籮兒”，因用腳來踩動，所以叫“腳打羅兒”或“腳踏羅兒”。和“腳踏羅兒”配套使用的有“羅櫃”。《金瓶梅詞話》八十六回：“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魏連科（1993）指出，冀南一帶“羅櫃”的形制是：其形制長五六尺，寬三四尺，

高四五尺的大木櫃，櫃裏懸掛長方形的篩麵羅，羅外接連杆，連杆外端再接一轉軸立杆，立杆下端接以横木，用腳左右踏動横木，羅便在櫃裏來回震動，篩下麵粉①。“羅櫃”是用來盛麵粉的。這種水磨坊已逐漸被電動磨麵機所取代，“腳打羅兒”也就逐漸不爲人所知。這裏是說入席後坐在板凳上左右晃動，腳也隨之左右踩動，坐在板凳上像踩“腳打羅兒”。“舊板凳做了腳打羅兒”是說把板凳當成了“腳打羅”。在人家席上有此舉動本是不體面的事情，文中說“踢面”是諧音雙關語。

咯氣撩生　形容聲音很大。《禳妒咒》十三回：“在上廳，在上廳，起初說笑甚有情。這兩日不大好，像犯了從前的病。咯氣撩生，咯氣撩生，俺家終日鬧烘烘。”十五回：“南山頂上一池水，一個被窩裏四條腿。再添兩條他不依，從來衹許每人每。爲什麽咯氣又撩生？衹因着漢子好弄鬼。”蒲先明注：“咯氣撩生，山東方言，生氣鬥嘴，吵吵嚷嚷。”按：“咯氣撩生”形容響聲極大。今方言有“咯氣撩嗵”，如“你咯氣撩嗵在幹噻（啥）?”（河南靈寶）文中連用兩個“咯氣撩生”，形容吵鬧得家翻宅亂，雞犬不寧，極狀其聲音之大。猶“丁零噹啷”、“劈裏啪拉”。

郎當　由於心情不愉快或生氣而弔臉、拉下臉。《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一回：“百姓跟着號啕痛，搖吠怒喝臉郎當。一溜飛擷揚長去，罵聲空在耳邊厢。”又作“琅璫”，《醒世姻緣傳》六十七回：“再搭上一個回回婆琅璫着個東瓜青白臉，翻撅着個赤剝紫紅唇，高着個羊鼻梁，凸着兩個狗顴骨，三聲緊，兩聲

① 魏連科《〈金瓶梅〉方言俗語臆解》（上），《河北學刊》1993年5期66頁。

慢，數說個無了無休。”丁惟汾《俚語證古》卷三《形貌》：“弔二郎當，佻了郎當也。輕狂無威儀謂之弔（讀上聲）二郎當。弔字當作‘佻’……《方言》七：‘佻，懸也。’郭云：‘了佻，懸物貌。’了佻倒言爲‘佻了’。郎當爲下垂貌，亦佻了之音轉。”北京土語中“郎當”的意思是“懸垂”，如“腦後郎當着一條又髒又亂的辮子”。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將上引《磨難曲》之“郎當”釋爲“由於不愉快而臉板着”，意思不錯。如果釋爲“由於不愉快而弔着臉”或“由於不愉快而拉長臉”則更形象。“弔”或“拉”可體現“郎當”一詞“下垂”的語義特徵。今西北方言把臉拉的很長叫“驢臉”，如“驢臉弔上給誰看哩啥”（蘭州），或說“驢臉拉的長長的誰害怕哩啥”（同上）。北京官話形容板着臉不高興的樣子叫“驢臉瓜搭”，老舍《離婚》：“至於張大哥呢，長長的臉，並不驢臉瓜搭，笑意常把臉往扁處縱上些。”[①] 也寫作“驢臉呱嗒”，“看他驢臉呱嗒的，跟誰生氣呢”（北京）。“驢臉呱嗒的”就是臉拉得長長的（使臉色）。《醒世姻緣傳》五十九回：“素姐正喜喜歡歡的，祇看見狄婆子就把臉瓜搭往下一放。”“瓜搭一放”即臉弔下來。

褸褳搭撇　衣衫襤褸，邋遢不堪。《慈悲曲》第六段：“張訥無冬無夏，祇是穿着個破襖，褸褳搭撇的，真似一個花子。”《寒森曲》第八回：“歪子出了廟門，往家正走，也是娘娘指引，正遇着太老爺偶然出莊閑走，看見歪子襤褸搭撒的不成個態狀，便叫人送了一身袍，一頂帽。”《俊夜叉·開場西江月》：“家裏等你

① 東北官話如“你看那人驢臉瓜搭的，多難看吶”。

去賣地，既至回家沒也板。雖是人家乜賭錢，誰像你乜沒腚眼？弔了帽子看見鬟，襤褸搭撒什麽款？說說你還跳油鍋，你的廉恥沒一點。”按：《玉篇・衣部》：“褸，衣壞也。”“褵”同“縭”，《廣韻・支韻》呂支切（lí）。《爾雅・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唐陸德明釋文：“縭，本或作褵。”清郝懿行《爾雅義疏》：“褘本蔽膝，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至田野，用以覆首。”這裏“褸褵”是一個連綿詞，即“褸裂”、“襤縷”。《方言》卷三：“褸裂、須捷、挾斯，敗也。南楚凡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或謂之褸裂，或謂之襤褸。”“褸”即“縷”，《玉篇・糸部》：“縷，貧無衣醜敝也。”“搭撇”恐是“搭撒”之誤，“搭撒”也作“答颯”、“搭颯”，是連綿詞，近代漢語中有三個意思。

一是披拂下垂貌，相當於“搭（耷）拉”。宋李昂英《自贊》：“玲瓏山腰，搭颯野服。煮茗松根，煨芋巖曲。”元曲《盆兒鬼》三折：“你看這白須搭颯的，是像個賊。”也即“拉撒”，老舍《四世同堂》：“看他倆破衣拉撒的樣子，他懷疑招弟與瑞豐是否真作了特務。”北京官話又作“拉颯”，如“看他穿這一身兒破衣拉颯的”。東北官話叫“破衣羅嗦”。

二是精神萎靡不振的樣子，用字或有不同，如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俗謂事之不振者曰踏趿，唐人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世人踏趿，不肯下錢。’”宋晁公遡《致虞參政》：“鍵爲尤答颯不振，甚爲門牆羞，近聞大爲州將所苦。”宋李流謙《謝陳僕射啓》：“衰蹤答颯，甘自屏於林丘；大冶恢弘，猶俯收於樗櫟。”《聊齋俚曲集・俊夜叉・開場西江月》：“宗丌人一博徒，擲三骰又遊湖，眼看成了個蹋撒物。”

三爲仕途失意，不得志。宋吴泳《答文子丹書》："某仕途答颯，秋初忽叨秘館之命。"宋朱翌《送鄭公績赴試金陵》詩："念我答颯久，區區勞此生。"也可指文章等不如意，元曲《范張雞黍》一折："俺雖然文章塌撒，也是各人的福分。如今都是年紀小聰明的做官也。"也作"踏靸"、"闖靸"①。也可重疊，《西湖二集》十一卷："若是見了熟客熟主，便就沒張沒智，無精打采，猥猥獡獡，塌塌撒撒，垂頭落頸，偷閒妝懶。"② 郭在貽說："'答颯'即潦倒、落拓、晦氣、不振作之意。"③《大詞典》"答颯"條釋爲"懶散不振作的樣子"，似有疏漏。

《聊齋俚曲集》另有"砌裏答撒"一說，《增補幸雲曲》十九回："萬歲爺笑一聲，王衝霄面通紅，長官掃了俺的興。砌裏答撒的精光棍，油嘴滑舌會嫖風，不想這花子能行令。"意思當與"褸褷搭撒"同，指衣冠不整，邋遢不堪，皆爲精神懶散不振之狀。

嘛嘛的　迅速地、快快地。《戲三齣·南呂調九轉貨郎兒》："頭不擡，身不起，嘛嘛的從新念。舊的當看，新的宜掀，好工夫急切何能徧？救命的菩薩又換不轉天！饒俺幾天，將一部久別的四書在一展。"按："嘛嘛的"一詞辭書未收，董遵章（1985）說："嘛嘛，這裏形容讀書的聲音。含有貶義。"④ 按：今青海方

① 《小說詞語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

② 引自《小說詞語匯釋》610—611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

③ 《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瑣記·答颯》，《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26 頁，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④ 《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言有“嘛嘛之（的）”一詞，“之”相當於普通話的助詞“的”。意思是“快快地、迅速地”，而且總是以“～的”的形式修飾動詞。如有人借了你從別人處借的書始終不還回來，不高興的情況下可以說“那是我借人家的書，你嘛嘛的還給我”，大人批評小孩子說“你看你寫的字（兒）斜三橫四的像個啥，你嘛嘛的給我從（重新）寫一遍”，還可說“嘛嘛的放下”、“嘛嘛的拿來”、“嘛嘛的滾開”、“嘛嘛的喝上”等等，意思都是“馬上”①。這出戲文寫科考前應考者惡補考課內容的緊張情景，筆者認爲“嘛嘛的”不是形容讀書的聲音，而是“迅速地”、“趕快地”的意思。

馬耍蹄　驢打槽　《增補幸雲曲》：“玉座出了房門，賣弄他那輕狂，就忘了裝着那名妓的體統，典雅的行持。改不了那梅香的樣子，把兩根腿輪打開，歡歡的好似那馬耍蹄、驢打槽，兵天嗑地的走上樓來，說：‘姐夫，我這裏拜哩！’”按：“耍蹄”即馬在棚內馬槽邊爲了護草料而用後蹄踢，“驢打槽”是驢子將槽裏的草料用嘴拱出來。有些牲口比較挑食，不願意吃的草料往往會一面吃一面將一部分拱出槽外，這一行爲就叫“打槽”。

拿頭摔光棍　搖頭晃腦愛答理不答理的樣子，形容態度傲慢輕狂。《翻魘殃》第八回：“那逃人，那逃人，坐在那裏不動身。大家拿着好話央，那人拿頭摔光棍。”今西北方言有“扭頭摔脖子”（青海及甘肅河西地區），指對人對事漫不經心，態度傲慢輕狂。山東榮成方言有“摔頭子擺尾”，也是同樣的意思，如“這

① 《史記·陸賈列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人成天摔頭子擺尾的不像話”。

捏個灣 背後使壞，施詭計陷害人。《寒森曲》第四回：“按下二位相公祭父設心，不在話下。卻說老王是個貪官，看着李蠍子也還滿錢，商臣也還成的人家，前日因着他是苦主，纔沒難爲他，今日趙惡虎被殺，他就動了奸心。低低頭又使奸，隨處裏要弄錢，一宿尋思了幾十遍。商臣給他個坐位坐，再把李家捏個灣，不愁裏頭無錢轉。”“捏個灣”相當於說在背後使個壞、施個詭計，也就是設計陷害他人。西北方言有“捏撮撮”一詞，意思同此。如“兩個人攢在一處給人捏撮撮者哩”（青海樂都），意思是兩人聚在一處想辦法陷害別人。在背地裏設計害人或架禍於人就說“背灣山子裏捏撮撮”。“背灣山子”意思是背後、背地裏。

訛喇 嘮嘮叨叨指責別人。《禳妒咒》十五回：“他就惱了臉兒，把我訛喇，說道李婆子放屁，說的是什麽!”蒲先明（1999）注：“訛，當爲‘呲’（音 cī）的訛字。呲喇，山東方言，斥責。”按“訛喇”本是方言詞，“訛”不當改作“呲”。今西北方言“訛喇”的意思就是嘮嘮叨叨指責別人，可以重疊，如“我不小心打破了一個茶杯子，家（他）訛喇給了一個早上” /“你不要就算了，訛喇訛喇說頭多的很”（青海樂都）。這裏的“把我訛喇”正是這個意思。

情苗 情況、情形。《翻魘殃》第三回：“看咱娘病在家，燒火沒人替替他，有飯可也吃不下。況且你心不大好，安心一味胡撕打，看情苗叫人心害怕。”《大詞典》“情苗”條釋爲“情愛的

根苗”①。但據此處文意看，姜娘子痛恨丈夫在外賭博，産生了離婚的念頭，但考慮到婆婆無人照看，心中又猶豫了起來。“安心一味胡撏打”是說仇福嗜賭成性，把家裏的財物都輸個精光（參“打”條），這是賭博以後出現的不良現象，可見“情苗”的意思是事情的苗頭，即情況、情形。

上話　用言語譏諷；數落。《慈悲曲》第三段：“你說這李氏是省事的麽？以先雖是罵的惡，還是借着别人，趙大姑因着一句話，就訐挑出來了，他怎能忍的？就變了臉：‘你還是上起話來了麽？你從先罵的不少了，我說你省着些罷。’趙大姑瞪起眼來說：‘我不省！你待怎麽着！’”今方言有“上話”，如“你不了給我上話了”（蘭州），“你跑到我跟前上話來了，對不對”（青海樂都）。另外還有“上刮”一詞，意思與“上話”相同，可以重疊使用。如“叫我把他美美價（好好的）上刮給了一頓，他再沒出聲氣”／“你再上上刮刮的，我可翻臉哩”（同上）。用言語譏諷總有數落、責備的味道，所以明清小說有“上落”一詞，意思相同。《醒世姻緣傳》第八回：“那走路的人見了這等一個鄉宦大門内一個年少婦女撒潑，也祇道是甚麽外邊的女人，有甚不平，卻來上落，誰知就是晁大舍的娘子，立住有上萬人。”五十八回：“狄婆子道：‘你哥汙的兩眼，神頭鬼腦的打着兩個纂，插着白紙旗，是你幹的營生，你還敢說哩！’相於廷道：‘姑娘，是真個麽？’狄婆子道：‘可不是真個怎麽？我正待要上落你哩。’”七十

① 引例爲清孔尚任《桃花扇·入道》：“芟情苗，芟情苗，看玉葉金枝凋。”清李德華《揚州慢·詠芍藥》詞：“春嬉南浦，記盈盈兒女情苗。”

七回："薛如卞道：'沒正經！家去了一個客，經年來到家，涼水不呵一口，上落這們一頓。'"

生察察 突然，猛然。《磨難曲》第六回："要作別淚紛紛，生察察的兩下分，愁你家裏無投奔。"這是敍述張鴻漸爲避官府捉拿，臨出走前和妻子相別時的情景。路大荒整理本《蒲松齡全集》所附《土語注解》釋爲"未曾經過"，不確。"生察察"最早見於明代戲曲作品，孟稱舜《嬌紅記》四十三齣："生察察看花飛別紅，（欲去呵，怎忍的）煞剌剌眼底飄蓬。"也作"生擦擦"，《禪真後史》十六回："張氏道：'他們暗中做事，我和你怎有閒工夫去伺候他，祇索用些巧術，弄這身孕下來，以免你我日後之憂。'聶氏道：'他好端端耽着身孕，怎的生擦擦打的下來?'"意思即"突然、猛然"。《宋元戲文輯佚·司馬相如題橋記》："雙飛私走去天涯，生擦擦音信全乖，拈指有十餘載。"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釋爲"平白地"，我們認爲此處還是釋爲"突然、猛然"比較準確。元曲有"生可擦"、"生各扎"、"生各支"、"生煞煞"等[①]，意思亦同。青海方言有"猛乍乍、"猛個乍乍"或"猛不乍乍"，意思是一件事情或某個情況的發生完全出人意料，非常突然，大致和普通話的"突然、陡然"相當。如"娃娃還在吃奶，猛乍乍和娘母子（母親）分開的話恐怕哭着哄不住"/"他在睡夢裏猛個乍乍的喊了一聲，把我嚇死給了（嚇死我了）"/"沒想到那家子的狗猛不乍乍跑出來把我咬給了一口"（樂都）。

① 《元曲釋詞》（四）334—3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使乖奪翠　有意施展各種驕人的手段或本領以便出風頭、佔上風。《戲三齣·闈窘》："實不瞞你，我學生百伶百俐，多藝多才，那一事不曉，那一件不能，使乖奪翠，事事在行，人人歎服的。"也作"打乖奪翠"、"戮乖奪翠"，《增補幸雲曲》十九回："有王龍叫長官，開懷飲玩一玩，從來啞酒吃不慣。輸家吃酒贏家唱，拆白道字要一般，打乖奪翠各人占。違令者罰酒三杯，飲酒處決不虛言。"同上二十三回："王龍道：'大姐，你合長官下着，我告一告便。'原來是這王龍合賽觀音定下的一局。一來王龍每日愛想二姐，不能到手。二來見萬歲戮乖奪翠，沒法治他，也要撮弄點先頭。三來見佛動心得意的受不的，要觸注這個口。"語文辭書失收。

拾拾掇掇　罵罵咧咧準備對某人加以處治。《寒森曲》第六回："二相公無奈何跟他出去，懨頭搭腦的，一步一步的慢走。兩個鬼不耐煩，口裏拾拾掇掇的。"青海方言"拾掇"有將動物或人致之死地即殺死的意思，如"拾掇上一個羊了吃肉"，意思是殺一隻羊了吃肉。對可恨的人會說"我想把乃（那）個壞傢伙拾掇掉"，意思是要把那壞蛋殺死，但這個行爲不一定實施，衹是口頭說說而已。這裏的"口裏拾拾掇掇"意思是從言詞中流露出要對人怎麼樣處置，或者說罵罵咧咧地將要對某人實施一種行爲或對某件事採取措施，但實際上不一定實施。本文中寫陰曹地府裏兩個鬼嫌二相公走得慢，嘴裏罵罵將將，最後甚至說"似這等死厭不捨，還宜量鋸解油烹"，充滿殺伐之氣。

烏溫　猶舞弄。《翻魘殃》第三回："罵聲強人不成個貨，還嗄臉來把闖來摸索？這樣人我待跟着你怎麼過？不衹光沒甚麼下

鍋，衹怕這幾畝薄田，烏溫的時節不多。一個不成人的漢子，配着個迂囊老婆，未必不就死，也就不能長活。”《翻魘殃》第四回：“他娘欹在床上，有人來說：‘仇福輸了地了，好幾個人在那裏量哩。’把徐氏幾乎氣死！大叫一聲，大叫一聲：氣殺我了賊畜生！烏溫了不大霎，又嗐罄了淨！要我怎生，要我怎生？不如死了眼不睜。”① 董遵章（1985）釋爲“維持，拖延”，上下文義可通。我們想說明的是“烏溫”當即“伍（舞）弄”（參本條）。本回寫賭徒仇福輸掉了家中八十石穀子，其妻姜娘子氣憤之下哭着數落丈夫，“烏溫的時節不多”就是看護料理的時候很少，結果將“不能長活”，意思是“料理”。第四回是仇福賭博又輸了，他娘氣個半死，“烏溫了不大霎”就是還沒有賭上多大一會兒或賭上幾把，意思是“賭博”。

墜鐙　把馬鐙放端正，以便蹬踩。《翻魘殃》十二回：“一群管家來馬前磕了頭起來，來牽馬的，墜鐙的，把爺竭扶下來。”“墜鐙”即伺候客人或主人上下馬時抓着鐙方便腳踩。以前馬是主要的騎乘代步工具，爲主人牽馬墜鐙，表示十分恭敬。後常用來比喻願意爲某人死心塌地效勞。“墜”是個方言詞，應該寫作“縋”。意思是使勁拉住，如“把繩繩子縋住耍放鬆”/“把繩縋緊”（青海樂都）。《醒世姻緣傳》八十六回：“帶着個老婆，還墜腳哩。”“墜腳”是比喻用法，即拖後腿。

① 《漢語方言大詞典》764頁誤作《增補幸雲曲》二十一回。

第四章
《日用俗字》方俗詞考釋

《日用俗字》三十一章，是蒲松齡作塾師時編寫的，嚮來以抄本行世，流傳不廣。後由路大荒第一次編入《蒲松齡全集》，得以廣泛流傳。《日用俗字·序言》說："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編爲此書。"① 全書根據明代字書《字彙》②，將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如何書寫的方言俗語詞記錄下來。要準確解釋這些用漢字記錄的方言俗語詞很不容易，但如果能聯繫現代方言來考察，有些詞的意思便不難理解。

筆管　木筆花。《菜蔬章》："山上拳頭與筆管，畦中蘿蔔帶

① 李萬鵬《〈莊農雜字〉與〈日用俗字〉》一文說："《莊農雜字》直到雍正元年（1723）高鳳翰還提到過，見於鑄雪齋本《聊齋志異·張貢士》末段。高西園（鳳翰）云：'村塾中有訓蒙要書，名《莊農雜字》。其開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莊農打頭強。最爲鄙俚。'目前鮑家虎先生出示一冊坊刻《莊農雜字》殘本，據說得自膠東某地。"《蒲松齡研究》2000年3—4期合刊330—331頁。

② 明代梅膺祚《字彙》簡化《說文》部首，分214部。強調筆劃原則，排字以筆劃多少爲序，易於查檢，切合實用。同時收錄當時不少俗字。

蔓菁。”“筆管”爲“木筆花”，《詩經·邶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汝美。”“彤管”即木筆，又名辛夷，花未開時，苞有毛，尖長如毛筆。白居易《詠辛夷》詩：“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彤管”乃是“辛夷花（木筆花）的一種形象的比喻說法”①。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辛夷花未發時，苞如小桃子，有毛，故名侯（猴）桃。初發如筆頭，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辛夷處處有之，人家園亭亦多種植。先花後葉，即木筆花也。其花未開時，苞上有毛，尖長如筆，故取象而名。花有桃紅、紫色兩種。”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辛夷花初出枝頭，苞長半寸，而尖銳儼如筆頭，重重有青黃茸毛順鋪，長半分許。及開則似蓮而小如盞，紫苞紅焰，作蓮及蘭花香。”

跐　摔跤時的一種技巧。《爭訟章》：“插上跐別脚揙摔倒，衣服粉碎胡須光。”“跐”指摔跤時婎用腿腳橫掃對方的腿腳使其摔倒的方法。晉語叫“打潑腳”（山西沂州），西北方言叫“使別子”，如“絆跤（摔跤）不能使別子”（青海樂都）。當地民俗認爲摔跤要靠真本事（力氣），如果用技巧使別子就是違規的行爲。

鞪　輕微地碰觸、摩擦。《走獸章》：“沒皮老犍常鞪倉癢，細角靈牛會領暘。”根據蒲松齡自注，“鞪”讀“倉”的音，《廣韻》去聲“宕”韻：“鞪，修車。徂浪切。”《集韻》“宕”韻、

① 嚴修《釋〈詩經·靜女〉中的“彤管”》，《學術月刊》1980年6期79頁。

《類篇・車部》同①，《正字通・車部》："輦，俗字，舊注：'修車泥。'"② 無論是"修車"還是"修車泥"都與此處意思不合。今西北地區青海方言有［ts'aŋ^{34}］一詞，意思是輕微的擦、碰，相當於普通話的"蹭"。如"那天我上樹的時候不小心把手［ts'aŋ^{34}］破了"／"豬娃子（小豬）在牆根裏［ts'aŋ^{34}］癢着哩（小豬在牆根蹭癢癢呢）"／"將（剛）穿上的新衣裳一和和兒（一會兒）就［ts'aŋ^{34}］了一身的土"（樂都）。我們認爲"輦"就是現在青海樂都方言的［ts'aŋ^{34}］。雲南玉溪把兩件物體摩擦叫［ts'Ãŋ^{34}］，如"拿兩塊石頭來一倉，就冒出火星來"。"常輦癢"意思就是老犍牛經常倚靠樹木、牆根等物體蹭癢癢，這是牲畜常見的習慣性動作。這個詞在近代文獻中又作"湯"，如元曲《西廂記》第一本第二折："軟玉溫香，休道是相親傍，若能勾湯他一湯，倒與人消災障。"③《秋胡戲妻》第三折："（你）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湯我一湯，拷了你那腰截骨。"《金線池》第二折："既你無情呵，休想我指甲兒湯着你皮肉，似往常有氣性打的你見骨頭。"《金瓶梅詞話》四十四回："自會俏冤家，銀箏塵鎖怕湯抹。""湯抹"意思是揩抹、擦抹。七十六回："一個碗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湯着"即碰着。八十三回："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拿大板子盡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衹像鬥猴兒一般。""湯他幾下兒"是嫌打得

① 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影印揚州使院重刻本《集韻》作"修軍"。按：當是"修車"之誤。

② 據《漢語大字典》引。

③ 王季思校注："擦着也。"很確當。

不夠狠，相當於說“輕輕碰他幾下兒”①。明酌玄亭主人《閃電窗》第五回：“（鄔雲漢）說道：‘人叫北京的婦人會浪，果然不差，祇怕老錢湯不得他的手，弄上兩三個月，敢要送命了。’”蒲松齡《聊齋俚曲集·慈悲曲》第一段：“炳之叫聲我賢婆：小小孩兒知甚麽？祇該打他三五下，叫他再來好記着，沒奈何，就是打得他忒也多……罵了一聲忘八羔：湯了一湯，你就死聲子嚎，還要慣着做達叫。你真是個老雜毛，老雜毛，我把你乜小筋抽一條。”《富貴神仙》：“難道說人家和你有來往，就不該我湯一湯？你若是依了我這樣事兒，咱可就千萬的事兒都不講。”又：“（張）說：‘我這腰裏到（倒）有二兩盤纏銀子，你可就奪不了去。你湯我一湯咱再另說。’差人橫眉豎眼的，卻也無敢打他。”《磨難曲》第十三回：“那方娘子，且休說合他有實事，但能湯他一湯，也就渾身酥麻。”《增補幸雲曲》第五回：“小周元起拜着，看小姐似嫦娥，頭暈似在船中坐。他是天上的神仙女，湯他一湯就造化多，頭皮薄敢說將他摸？”同上十八回：“佛動心你瞎星星，接了個營利兵，你就拿着當真果的敬。一日的孤老甚麽帳，湯他一湯你就疼？”二十三回：“我看你裝模裝樣，湯一湯沾了我那人兒。”字也作“盪”、“蕩”、“攩”、“撢”。《聊齋俚曲集·禳妒咒》：“覆去翻來人一個，摸不着繡鞋，盪不着金釵，枕頭滾偏仰不着香腮。”元曲《麗春堂》第四折：“休慌，我若是手梢兒在你

① 魏子雲《金瓶梅詞話注釋》：“‘湯’意爲隨便而輕輕地在水湯中攪和了兩下。”“隨便而輕輕”是對的，但釋爲在水湯中攪和則大錯。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573 頁。

身上盪，又祇怕惹起風霜。”《陳州糶米》第三折小衙內白：“這老兒不好惹，動不動先斬後聞……［詩云］：‘老包性兒炒，蕩他活的少。若是不容咱，我每則一跑。’”《後水滸傳》二十六回：“擋着的腦水迸流，沾着的腸隨棍出，一霎時燈滅煙消，俱跑得罄盡。”又《日用俗字·紙札章》：“紙草荒唐混世人，葦爲筋骨紙爲身。不敢掌掌已破碎，如何轎馬可馱魂？”按：“掌掌”就是動一動、挨一挨、碰一碰。青海、甘肅臨夏一帶方言表示動作短暫或嘗試不用動詞的重疊形式，而採用“v＋咖”的形式，“咖”是表短暫或嘗試的助詞。如“耍咖”等於“耍耍”或“耍一耍”，“走咖”等於“走走”或“走一走”，“說咖”等於“說說”或“說一說”，等等。所以“掌掌”就相當於方言的“［ts‘aŋ^{34}］咖”，意思是“［ts‘aŋ^{34}］一［ts‘aŋ^{34}］”或“［ts‘aŋ^{34}］一下”，如“把臉上的灰［ts‘aŋ^{34}］咖”，意思是把臉上的灰擦一擦。“背上發癢的很，快給我［ts‘aŋ^{34}］咖”，意思是撓一撓。“紙草”指的是用紙和葦竹等草篾紮成的供祭祀用的冥器如“轎馬”之類，目的是讓神靈有所依附。因爲不很結實，所以稍微碰一碰就會破碎，所以纔說“如何轎馬可馱魂”。可見“葦”、“湯”、“盪”、“蕩”、“擋”、“掌”字雖異而義實同，是一個詞。

饡　給東西吃；喂東西吃。《莊農章》：“秣糊大料把豬饡揣，敵捅殺撓淨吃還醃。”也作“喘”，《醒世姻緣傳》七十八回：“旁邊一個丫頭小紅梅說道：‘再沒別人，就是他說的。那日太太合奶奶叫他去取做的小衣裳合珠墊子，回來撅着嘴說：罷呀怎麽！每遭拿着老米飯，豆腐湯，死氣百辣的喘人，鍋裏烙着韭黃羊肉合子……他沒割捨的給我一個兒嘗嘗。’”黃注：“喘人，拼命給

人吃東西。”或作“餪”（tuán），《聊齋俚曲集·姑婦曲》：“冬裏餪豬五口，夏裏養蠶十箔。”蒲先明注：“山東方言，蒲松齡《日用俗字·莊農章》作‘糰’，給吃使肥的意思。”①

頦髏 《身體章》：“爺娘生來叫做人，髮辮頦奪髏與頗信門。”按：“頦髏”即人頭的方言稱謂。《方言大詞典》：“頦髏，頭；頭骨。冀魯官話，山東淄博。”但沒有現代方言例證。《聊齋俚曲集·快曲》：“腳擄脖子梟首級，那鼻眼略動口還張。貪慌擺劃頦髏骨，別的跑了他賊娘。”“頦髏骨”即頭顱。除冀魯官話以外，其他地區方言中還有一些別的說法。山西方言叫“得老”，如山西中部平遙方言把婦女生氣時用頭撞人叫“拾得老”，如“兀塊（那個）老婆婆不說理，朝住他老的就拾了一得老”，作者自注：“‘得老’是‘頭’的意思。”②“拾了一得老”，意思是一頭撞上去。甘肅河西地區方言叫“朵落”［tuo^{34} luo^{51}］（古浪縣）。青海方言叫“朵落”［tuo^{53} luo^{13}］（樂都），如“把娃娃倒朵落提着起來（將小孩頭朝下提起來）”/“沒（不）小心倒朵落從牆上栽下起（去）了”。河南靈寶方言叫“［dianʃ^{13}］郎”，吳方言叫“頭科浪”（蘇州），“頭枯顛”（上海），評話《隋唐·捉鸚哥》：“你撞到我頭枯顛上，撞得我暈頭切蔥，倒還要罵人，真勿講道理。”“頭枯郎”（常州），“頭顆郎”（蘇州），彈詞《老子·摺子·孝子》：“一方石印飛過來，不歪不斜偏偏打中老頭子的頭

① 蒲先明整理《聊齋俚曲集》63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

② 侯精一《釋“一頭拾來”》，轉引自《現代晉語的研究》206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顆郎。”“頦髏”、“朵落”、“枯郎”、“顆郎”等爲連綿詞，與“果蠃”、“栝蔞”一樣，都指圓形的物體，所謂“聲隨形命，字依聲立。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屢易其文而弗離其聲”①。

恨霍　貓頭鷹的一種。《禽鳥章》：“恨霍虎飛鳴凶太甚，夜鼬叫笑惡非常。”按：“恨霍”又叫長耳鴞，貓頭鷹的一種。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鴞》：“鴞、梟、訓狐，其聲也……俚人訛訓狐爲幸胡者是也。”今西北方言中西安叫“幸猴”，青海叫“哼猴”，銀川叫“貓性虎”。也叫“貓虎頭”，周立波《山鄉巨變》：“從後山裏傳來一聲兩聲貓虎頭的啼叫。”

羯羊綿者味尤美　臊羶烹之肉不香（《走獸章》）　按：現在家養的羊分綿羊和山羊。綿羊性格溫順，生存能力相對比山羊差。山羊性格倔強，適應自然的能力較強。但山羊肉質不如綿羊，所以在西北甘肅、青海等牧區嚴格區分山羊肉和綿羊肉。這些地區要是說山羊的話一般不叫“羊”，而叫“居驢”、“骨錄”、“加拉”、“猢狲”等，山西太原叫“骨戀兒”②。古代文獻中稱“羖羷”，《說文・羊部》：“羖，夏羊牡曰羖。”指黑色公羊。《玉篇・羊部》：“羖，羖羷羊。”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羖羊”注引《三蒼》：“夏羊羖羷也。”《金瓶梅詞話》十七回作

① 清程瑤田《果蠃轉語記》卷首語。轉引自吉常宏、王增佩主編《中國古代語言學家評傳》47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羅安源《“羊”與民族語言文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4期105頁。

"駒驢"，一些詞典釋爲"驢駒子、幼驢"[①]，誤。公羊在一定的年齡經過閹割，長得膘肥體壯，就叫"羯羊"。《說文·羊部》："羯，羊羖犗也。""犗"即閹割的意思。既然羊分綿羊和山羊，很自然"羯羊"就有綿羊中的羯羊和山羊中的羯羊之分，"羯羊綿者"指的是前者，其肉味道鮮美（"味尤美"），肉性溫和，有滋補作用。甘肅、青海特別是藏族、回族地區，要說羊肉指的實際上是綿羊（羯羊）肉，如果是山羊肉就要特別說明，二者不能混雜不分。深受當地民眾歡迎的"手抓羊肉"就是以羯羊肉爲原料烹製的，另一種風味食品"羊肉泡饃"，其所用的羊肉湯嚴格說來必須是用綿羊肉熬煮成的。一般市面上出售的羊肉分綿羊肉和山羊肉兩種，價格也有區別，消費時應當仔細分辨。

羧騷即種羊。也作"臊胡"，又叫"騷羊"，《老乞大諺解》："這個羝羊、臊胡羊、羯羊、羖攂羔兒、母羖攂，都通要多少價錢?"[②] 種羊是專門留的配種羊，其肉一般不食用，倘要食用那肯定是"不香"。

盤敦　盤根。《莊農章》："種麥宜時又如法，倒股盤敦似馬蘭。"董遵章（1985）："盤敦，小麥分蘖盤根。"《本草綱目·草三·馬蘭》："時珍曰：'馬蘭湖澤卑濕處甚多，二月生苗，赤莖白根。長葉有刻齒狀，似澤蘭，但不香爾。南人多採汋曬乾，爲

① 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巴蜀書社 1991 年。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2 年。陶慕寧校注《金瓶梅詞話》："打羊的時候，駒驢嚇得發抖。"

② 《原本老乞大》54 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2 年。這本書和下面提到的《朴通事》是元代末年編定的供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會話課本。

蔬及饅餾。入夏高二三尺，開紫花，花罷有細子。”[①]《海浮山堂詞稿・南黃鶯兒・嘲妓蘭池》：“遙望一鋪籠[②]，馬蓮墩更不同，亂紛紛茅塞成何用？莎草是祖宗，蒯草是老兄，假名托姓精胡弄。瓦盆中，連根兒倒出，真個是麥門冬。”“馬蓮”即“馬藺”，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從《本草綱目・草四》可知“馬藺”還有“蠡實”、“荔實”、“馬藺子”、“馬棟子”、“馬薤”、“馬帚”、“鐵掃帚”、“劇草”、“旱蒲”、“豕首”、“三堅”等別名。按：在西北方言裏“敦”是叢生的草本和木本植物的量詞，如“一敦綿柳”、“一敦茨茨（草）”、“一敦馬蓮花”。“一敦”即根部相連的一叢。這裏說如果種麥子種得很及時又得法，其生長就像倒股盤敦的馬蘭花，長得根深葉茂。

臍椁　安裝在碌碡兩端的木橛。《莊農章》：“清晨早把牲口餵，大輥混上場臍椁安。”按：“臍椁”是安裝在用來打碾的輥子兩端的木撅，西北方言叫“輥臍子”（青海）。北方農村以前秋收打碾糧食靠牛或馬牽引石輥子，棍子兩端是臍椁，臍椁兩端套上繩環，牛或馬在前面牽引，輥子就轉動起來。

籤　刺、扎。《莊農章》：“皮皺鄉不愁水窊哇濃，勝如赤腳棘針籤。”按：《廣韻・仙韻》：“籤，君籤，竹名。七然切。”《篇

① 清鄒一桂《小山畫譜・馬蘭》：“草花，生不擇地，紫色，如藍菊而細小。其苗可食，花時挺幹分枝，藥生枝末，葉有尖叉。”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一鋪籠，一叢；一堆。冀魯官話有“一鋪松”（河北完縣），晉語有“一鋪灘”（陝西北部），意思是一大堆，當與“一鋪籠”義近。

海類編・花木類・竹部》：“籧，籧子。收稻具。”竹名和“收稻具”皆與此處意義無涉。今青海、甘肅方言把竹、木等的細刺扎入手或指甲縫裏叫“溜［tɕʻian^{13}］”，如“今兒個不小心手上溜給了個［tɕʻian^{13}］，胡都（非常）疼，阿們（怎麽）都挑不出來”（青海樂都）。“籧”爲名詞，指竹、木細刺。此處當爲動詞，“棘針籧”即棘針扎到腳上。也作“簽”，《聊齋俚曲集・慈悲曲》第一段：“媽媽叫他坐下，扳起那腳來看了看，見那鞋沒有底，有半截棘針扎在那腳心裏。歎了一聲：‘咳，我的兒！這是幾時簽上來的？又咱會膿了？”“幾時簽上來的”就是幾時扎進肉裏的。“會膿”是個方言詞，即化膿。由於出現在蒲松齡的作品中，一般人認爲這是一個冀魯官話詞，其實並不盡然。在吳方言中“簽”就有“插”的意思，元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酒席上斜簽着坐的，蹙愁眉死臨侵地。”王季思校注：“簽，插也，今溫州方言尚如此。”①

剜 閹割小猪。《走獸章》：“剜誚犑也用泔水餵，皮獾片齣贏正吃糠。”按：“剜”爲“鍬”。《字彙・刀部》：“剜，古鍬字。”此處實爲“劊”，閹割的意思。“犑”即“豚”，指小猪。閹割動物的方法中閹馬叫“騸”，閹牛叫“犖”，《說文・牛部》：“犖，騬牛也。”《馬部》：“騬，犖馬也。”段玉裁：“謂今之騸馬。”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六《動物》引《臞仙肘後經》：“騸馬，宦牛，羯羊，閹豬，鐓雞，善狗，淨貓。”“劊”明清小說中也寫作“撬”，《兒女英雄傳》十五回：“褚大娘說着，又望他胸前一看，

① 王季思校注：“臨侵，形容羸疲之辭。地，副狀辭尾辭。”

衹見帶着撬豬也似的一大嘟嚕，因用手撥弄着看了一看。”在西北方言中“劁”指閹割母豬，閹割公豬叫“騸”。“騸”指除去動物的睾丸。在蓄養的家畜中，衹有將母豬去其卵巢叫“劁”，其他家畜衹對雄性採取閹割措施，對於雌性則一般不會採取“絕育手術”。《現代漢語詞典》（1998 年版）將“劁”釋爲“閹割”，將“騸”釋爲“割掉牲畜的睾丸或卵巢”，但從方言看，割卵巢叫“劁”，割睾丸叫“騸”。上文“帶着撬豬也似的一大嘟嚕”指的就是母豬閹割以後傷口部位像掛了一串東西。

表示給雄性動物去“勢”的還有一個詞是“豕”，《廣雅・釋詁》：“豕，椎也。”王念孫疏證：“豕者，《說文》云‘椓，擊也’，又云‘豘，擊也’，‘豘，椎擊物也’。鄭注《周官》‘壺涿氏’云‘涿，擊之也’。《周南・兔罝篇》云‘椓之丁丁’。字並與‘豕’同。”很可能是一種敲擊動物睾丸以絕育的方法。

趄片　《泥瓦章》：“四周群牆一趄妾片灑，鎔鎔釘密裹雙扉。”按：“趄片”是“傾斜、陡”的意思。西北方言有“趄片”，如“之（這）一塊地一趄片連到山跟前了”／“之（這）一趄片子地準備種青稞”（青海樂都）。“一趄片”形容由高到低呈現坡度。“一趄片子”相當於說“傾斜着的”或“陡陡的”。

撅　《裁縫章》：“鞋底方使挌線扮納，帶兒衹用細針撅誚。”按：方言中“撅”即“縫”。如“襪子爛了個洞，叫我撅住些”／“衣裳破了隨手撅住些”（青海樂都）。“撅”即“敹”（liáo），《書・費誓》：“善敹乃甲胄。”鄭玄：“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絶，當使敹理穿治之。”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土語》：“縫衣曰敹，《書》曰：‘善敹乃甲胄。’凡細者曰縫，粗曰敹，敹裏曰

縫，著邊曰敹也。”清翟灝《通俗編·雜字》：“敹，按：今謂粗略治衣曰敹一針。”後寫作“撩”，《金瓶梅詞話》七十三回：“又進房來用倒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醒世姻緣傳》五十三回：“這晁無晏祇見他冬瓜似的搽了一臉土粉，抹了一嘴紅土胭脂，漓漓拉拉的使了一頭棉種油，散披倒掛的梳了個雁尾，使着棉花綫撩着。”今西北方言仍使用這個詞。如“褲子爛了個洞，叫我撩住些”（青海、甘肅）。

撇繩　耕地時拴在牛鼻圈上用來控制牛行走方向的繩子。《莊農章》：“犁箭耪耔安排好，又買撇繩換禿鐮。”按：“犁箭”指不帶鐵犁頭的犁把，“耪耔”是下種以後平整地面的工具，一般用牛和馬牽引。“撇繩”是耕地時拴在牛鼻圈上的一根繩子，扶犁的人在後面牽動繩子便可控制牛行走時的方向，相當於方向盤。“撇”有用力向外拉或使勁的意思，“撇繩”是用來向左右拉動以控制方向的，因此得名。或以爲“撇正字作丿。《說文》：‘丿，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撇’又爲‘弗’（古音讀北）之雙聲音轉。《說文》：‘弗，撟也。’以繩撟弗牛不使外出，故謂之弗繩也。”[①] 段玉裁注以爲“撟”作“矯”，云：“矯者，揉箭箝也。引申爲矯拂之用。”徐灝《段注箋》：“凡弛弓則以兩弓向背而縛之，以正枉戾，所謂矯也。”“撇繩”的作用是矯正牛行走的方向，所以叫“弗繩”。

宿毛　動物身上未褪掉的舊毛。《皮匠章》：“熟皮摻粉加條打，宿秀毛鋪下用弓彈。”按：這裏說的是毛皮匠如何加工皮毛

① 丁惟汾《俚語證古》，齊魯書社 1983 年。

的過程。按照自然規律，仲夏時節“鳥獸希革”（毛變得稀疏），仲秋時節“鳥獸毛毨”（毛變得豐盛），仲冬時節“鳥獸氄毛”（毛變得柔軟細密）①。這是說鳥獸身上的毛隨季節不同而蜕變以適應自然變化。羊身上的毛根據羊的肥瘦不同而蜕變，有快有慢。一般來說，體格健壯的羊身上的毛很快就蜕完了，同時長出新毛，因爲稀疏所以不會結成一團。而體質比較差的羊則蜕毛很慢，往往是新毛已生舊毛未蜕，結果便結成一團，叫“宿毛”，方言叫“宿毛氈氈”（青海樂都）。在使用這樣的毛皮時首先就要將“宿毛”進行加工，最好的辦法是用一種特製的弓反復地彈使之疏鬆，然後可以製成氈或撚成線。“宿”有棲息、留駐的意思，李鼎超《隴右方言·釋言》：“《說文》：‘宿，止也。’今謂止留曰宿……頭生虱曰‘宿上虱’，遺根曰‘留宿根’。”古楚方言把經冬不枯的草叫“宿莽”，《楚辭·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東漢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晉語把冬小麥（秋天播種，第二年收割的麥子）叫“宿麥”（山西忻州），冬小麥磨成的麵粉叫“宿麥麵”（同上）。吳語把過時的、質量差的滯銷貨叫“宿貨”（上海松江），把食物放得過久變質後的氣味叫“宿穀氣”（同上），東西已經變得不新鮮叫“宿裏宿夾”（同上）。

撽繩　在大車（牛車、馬車）上用來捆紮貨物的大繩。《莊

① 見《尚書·堯典》。《說文·毛部》：“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僞孔傳：“氄毛，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宋蘇軾《書傳》：“氄，軟厚也。”（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農章》："釤刀剗耒網包接，撒繩捆綁積如山。""撒"有"桑割切"（sā）、"師駭切"（shǎi）讀法，在此取"桑割切"之音。"撒繩"也叫"撒繩"，是專門用來捆紮、捆綁貨物的大繩子。《朴通事諺解》二："（甲：）'車輛都做妥當了嗎?'（乙：）'還少套繩、撒繩、籠頭、腳索、鞍子、肚帶等類哩。"其中所說全是車馬用具。"套繩"是套兒上的兩根皮繩或麻繩，一頭繫在車軸部位，一頭拴在套上，將套駕在牲口脖子上就可以牽引。"腳索"是卸車以後套在牲口腿上防止走逸的。"肚帶"是鞍具之一。"撒"有捆、綁的意思，也作"殺"。《醒世姻緣傳》六十七回："到下處，叫人挑着紗燈，把皮襖疊了一疊，殺在騾上，騎着家來。"黃肅秋注："殺，捆、勒、纏、綁。""撒繩"是專門用來捆紮、捆綁貨物的大繩子。馬車或牛車出去拉東西總要帶上一根或數根粗大的繩子，在包産到戶以前的廣大西北農村，生産隊的主要運輸工具就是馬車（一般是一車四馬），秋收以後，利用馬車將收割後曬乾的糧食捆子運到場裏進行打碾，"撒繩"是馬車上必備的裝備之一。文中"撒繩捆綁積如山"描寫的正是運送糧食捆子的場面。

傝儦　精神萎靡不振。《身體章》："怵闖起身子做樁事，傝儦閑遊負此身。"據調查，"傝儦"最早見於宋代文獻，宋曾豐《緣督集》卷一《海柏賦》："軀蕞爾兮傝儦，氣浩然兮崢嶸。"已被大型語文辭書收釋，如《大詞典》：❶出息，能耐。多與否定詞連用。清袁於令《西樓記·倦遊》："慣扛紮，少傝儦，開譚父祖是科甲，草其腹而花其面，人人喚我蔡屹踏。"❷謹慎。清錢大昕《恒言錄·傝儦》："今吳人以不謹爲沒傝儦。"《玉篇·人

部》："傝，傝僿，惡也。一曰不謹皃。"① 《大字典》：①惡劣。《玉篇・人部》："傝，傝僿，惡也。清洪昇《長生殿・驛備》："我做驛丞沒傝僿，缺供應付常吃打。"②不謹慎。《玉篇・人部》""傝僿，一曰不謹皃。"清蒲松齡《日用俗字・身體章》："傝僿閑遊負此身。"

按：此處"傝僿"與"閑遊"並言，若釋爲"謹慎"或"不謹慎"，文意皆不可通。從結構看，"傝僿"修飾"閑遊"，當是邋裏邋遢、精神萎靡不振的意思。參"樓褳搭撇"條。

捨　脱（衣服）、剥（動物的皮）、蜕皮（蛇等）。《爭訟章》："飛堂在地下捨了褲，拳捶惹事腚遭殃。"按："捨"字見於《集韻・恨韻》，音"佗恨切"，義爲"捥"，與此處文義不合。可見"捨"爲記音字，"捨"的意思相當於普通話的"脱"，今青海方言中用外力將上衣或褲子脱下來叫［t'oŋ^{34}］，如樂都話："把娃娃的褲子［t'oŋ^{34}］掉叫睡起（去）給（把小孩的褲子脱了讓他睡覺去）"／"把右胳膊上的袖子［t'oŋ^{34}］出來（把右面的袖子脱下來）"。

"［t'oŋ^{34}］"的意思是完整地脱下來。比如大人將小孩的褲子抓住褲管拽下來就是標準的"［t'oŋ^{34}］"的動作。把蛇蜕皮叫"［t'oŋ^{34}］皮"，把動物如牛羊等的皮剥下來說"［t'oŋ^{34}］下來"。蛇蜕皮是比較完整的，牧人可以將羊皮從頭至尾完整的剥下來，這樣的行爲動作都是［t'oŋ^{34}］。甘肅、青海地區方言中前、後鼻

① 宋黄庭堅《山谷別集》卷六《論俗呼字》："傝，音塔。僿，音鞁。物不竭也，蜀人語。"

音 en /eng、in /ing、un /ong 不加分别，凡前鼻音都讀作後鼻音，即凡諄部、魂部的字都讀同“通”攝的音，“吞”爲“諄”部字，在青海方言便讀後鼻音［tʻoŋ］。這一點可用甘肅河西地區流傳的民間俗文學作品寶卷中的文字作爲旁證，如《仙姑寶卷·仙姑救周秀才第八品》：“祇（這）地方，好僻荒，倒也安靜。存（從）腰中，抽出來，鋼刀一把。”《昭君和北番寶卷》：“有番王，手捧杯，總（尊）敬昭君。”同上：“祇嚇得，漢天子，紅（魂）不附體。”又同上：“代說得，氣紅迷（昏迷），摔倒在地。”寶卷是民間口頭俗文學作品，在傳抄過程中由於執筆者文化水品有限，往往有很多同音替代字，“存”（諄部）讀爲“從”（東部）、“尊”（諄部）讀爲“總”（東部）、“魂”（諄部）讀爲“紅”（東部）、“昏”（諄部）讀爲“紅”，正好反映了 un /ong 相混不分的語音現象①。讀“佗恨切”的“搭”和甘、青方言中的［tʻoŋ^{34}］實際上是一個詞，這裏的“搭了褲”意思就是把褲子扒下來。

① 另參拙文《河西寶卷所反映的西北方言淺說》，《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五輯，巴蜀書社 2002 年。

第五章
《何典》方俗詞考釋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上海才子張南莊所著《何典》是一部諷刺性滑稽體章回小說。魯迅在爲本書寫的《題記》中說它“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①。《何典》最初刊行是在光緒四年（1878），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吳稚暉見到《何典》一書後，其中“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一句話打破了他“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②，吳稚暉的宣傳引起了劉半農和錢玄同的注意。1926 年初，劉半農在書市發現《何典》後即進行標點整理，交付北新書局刊印，並將校樣送魯迅先生作序（即上面所提到的《題記》）。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所刊登的關於《何典》的題記中說：“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劉在重印本《序》中說：“此書中善用俚言土語，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卻並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後來，研究者認爲《何典》中的

① 原載 1933 年北新書局版《何典》。

② 參高信《又見〈何典〉》，《中國圖書評論》1995 年 6 期 52 頁。

“方言俚語，又不局限於一個地域，舉凡蘇白、滬諺，抑或接近松江、常熟諸地的，皆信手拈來，涉筆成趣”①。

《何典》自1926年初版到1933年共出了五版，之後未曾刊行。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纔得以重新刊印。1980年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整理本《何典》，書前有劉復所繪“鬼臉一斑”，書後有12篇附錄。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其納入“中國小說史料叢書”之一種出版，由潘慎校注，趙景深作跋。同年，工商出版社也根據1933年北新書局版重印一版。1985年，上海書店和魯迅紀念館爲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編印了一套魯迅作序跋的著作選輯，第一種就是根據北新書局版影印的《何典》。199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又根據1933年北新書局本重印一版，前面有金穀齋齋主鍾南的一篇《題記》。2000年，學林出版社出版了成江點注的新注本《何典》，據作者說他是根據1933年上海北新書局第五版爲底本的，因爲這個版本“校勘較精”。書前附有劉復所繪的“鬼臉一斑”。目前見到的最新版本是2003年中國盲文出版社出版的由野莽評點的本子，據評點者說，他在鄂西北一個名叫鄖西的山區縣採訪時發現了一種“解放後的橫排字本”，但沒有說明具體的出版社②。

儘管有了兩種《何典》的注本，但其中的方言俗語還有不少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所收錄，需要進一步考索。本書收錄考釋的詞語包括：一、凡是《大詞典》和《方言大詞典》未加收錄者。

① 參高信《又見〈何典〉》，《中國圖書評論》1995年6期53頁。

② 見此本野莽所作題跋《此出何典，何出此典》。

二、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潘慎注本（簡稱“潘注”）和學林出版社成江注本（簡稱“成注”）解釋欠準確或需要補充解釋者。有些詞語如“鑽筋透骨”、“正門正路”、“賊忒嬉嬉”、“吱嘩百叫”（卷四）、“伏伏臘臘”（卷五）等等，《方言大詞典》儘管收了，但書證卻用現代作品和吳方言中的例子，雖然沒有舉到《何典》，祇要釋義準確，也不再收釋。該書的方言詞基本上是屬於吳方言，甚至“即使是同一吳語系方言區的讀者，也不容易百分之百的理解那些方言辭彙的實際含意”①，限於自身條件，錯誤難以避免，切望學界同仁指正。

凹面峭嘴　面部凹下，嘴巴突出。猶言尖嘴猴腮。《何典》卷五：“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叫做牽鑽鬼，已有十幾歲，生得凹面峭嘴，甚是難看。”眼窩凹陷叫“凹摳眼”，《兒女英雄傳》三十四回：“便有旁邊站的一個戴涅白頂兒藺翎兒，生得凹摳眼，蒜頭鼻子，白臉黃鬚，像個回子模樣的番子先喝了一聲：‘站住！擱下筐子，把衣裳解開。’”小說中有一個同義詞“凹臉尖嘴”，《西遊記》第二回：“原來那猴子孤拐面，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沒成算。我雖少腮，卻比人多這個素袋，亦可準折過也。’”

白媒人　替再婚婦女做媒的人。《何典》卷四：“且說六事鬼出了活寡婦大門，一口氣跑到劉娘娘家去尋着劉打鬼，將活寡婦

①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趙景深《跋》語。該版潘慎“校注後記”引錢少雲語：“《何典》書裏的方言不純，有蘇白，有滬諺，有近似松江的，有近似常熟的。”

要嫁人，央他來做白媒人的話述了一遍。劉打鬼曉得活鬼是個財主，去做他替身，便是個現成財主。”按：“白媒”指再婚的婦女，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三：“白玉山在漱口盂子裏洗着牙刷，一面問道：‘劉桂蘭也算紅媒？算白媒吧？’白大嫂子說：‘他到老杜家還沒上頭呀，咱算白媒？’”本回寫嚮來善於居間作媒的六事鬼替剛剛死了丈夫的雌鬼提親，那麽“白媒人”就是替再婚婦女做媒的人。

北鳥 指鷹。《何典》卷八：“捉了兔子，正想要跑，忽擡頭見大樹大丫叉裏，一隻老鳥在上面褪毛，忙又將鷹放起。那老鳥是翅扇毛通透的，看見鷹來，便一倘翅飛上天頂心裏去了。那老鷹活食弗吃吃起死食來，並不去追老鳥，反飛入鬼谷先生家裏，把一隻斜撇雄雞抓住。被鬼谷先生的學生子地裏鬼看見，如飛上來，一把捉牢，拿根蕒糠搓繩縛了，纜在一個肉架子上。冒失鬼追到看見，大怒道：‘怎敢把我的北鳥弄壞？’”潘注：“北鳥，男性生殖器。”不知所據。此處則指的是鷹，鷹是猛禽，產自北方，故云北鳥。文獻中北方之鳥稱“北鳥”，唐許渾《送孫明秀才往潘州謁韋卿》詩：“北鳥飛不到，北人今去遊。”明朱朝瑛《讀詩畧記》卷二：“《月令》：‘仲夏鵙始鳴。’此言七月者，非言其始也。今北鳥之始鳴於夏者，惟苦鳥。其聲曰姑惡者耳，鵙其是乎？”[①] 清毛奇齡《經問》卷十二：“問：春秋有鸛鵒來巢，舊皆以爲夷狄之禽來巢中國，故記異也。今按之即是鴝鵒，則何異矣？豈魯無鴝鵒耶？（答）曰：若《考工記》云‘鸛鵒不踰濟’，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此真戰國人之書，其時傳聞春秋有是文而不考其實，必謂魯國無是鳥而魯地有濟。即以不踰濟爲言，吾不知其所爲不踰濟者，是北來踰濟南來踰濟。以爲北來耶，則《南方歲時記》'五月養鴝鵒，教言語'，非北鳥也。以爲南來耶，則《召南》'維鳩居之'，《曹風》'鳲鳩在桑'，未嘗盡屬之南也。"①

壁虎袋　隨身携帶或縫在衣服上的口袋。《何典》卷五："臘八姐看見那塊金子火赤焰焰的擺在面前，眼裏放出火來，怎捨得送還？便改口道：'既然他以心相託，個把小囝多裏掏攏，所費也有限……你既拿了來家，再若送去，顯見的是我之過了。'說罷，便搶去下了壁虎袋，再也不肯出現。"潘注釋爲"吝嗇者的口袋，祇進不出"，這是就具體語境釋義。按："壁虎袋"是隨身攜帶或縫在衣服上的口袋，具體形制不詳，明清小說中有"鵪鶉袋"，《醒世恒言》二十三卷："昭媛察八者，姓耶律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封爲昭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嬪御甚多，每以新歡間阻舊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實戀戀堂古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鵪鶉袋子數枚，題詩一首，遺蕭堂古帶。""蜈蜂袋"，《封神演義》七十回："高繼能把蜈蜂袋一抖，好蜈蜂！遮天映日，若驟雨飛蝗。""壁虎袋"命名當同"鵪鶉袋"、"蜈蜂袋"，"壁虎"即蜥蜴別名。

另外，明清小說中還有"順袋"、"纏袋"。《醒世恒言》三十五卷："此時他出路行頭，諸色盡備，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藏在順袋中。"《拍案驚奇》卷一："恰遇一個瞽目先生敲着'報君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順袋裏摸了一個錢，扯他一卦問問財氣看。"《拍案驚奇》卷十四："就於腰間搜動前銀，連纏袋取來，纏在自己腰內……於良等聽罷，當即押了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纏袋一條，內盛軍裝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竈鍋煙籠裏取出。"因爲常用來裝銀錢，所以又叫"銀袋"、"鈔袋"。《拍案驚奇》卷三："東山料是敵他不過，先自慌了手腳，祇得跳下鞍來，解了腰間所繫銀袋，雙手捧着，膝行至少年馬前。"《型世言》第九回："又到戰場上看時，看見個人，身邊一個鈔袋，似有物的。去捏一捏，倒也有五七兩兵糧，他就去各人身邊都搜一搜，倒搜得有七八十兩。"所謂"壁虎袋"祇是形象說法，其作用應該和"順袋"、"銀袋"等相同。

脖來風　旋風。《何典》卷三："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裏活鬼纔得蘇醒，忽然昏天黑地，起來一陣脖來風，吹得那陽溝河水漲三分，霎時間船橫蘆篚囅起來。"① 潘注："脖來風，一瞬間。勃來，又作勃欒，盤字的反切。一種用竹篾編的囤米的底盤。"成注："突如其來的風。"按："勃欒"既然是"盤"的切語，"盤"有盤旋義，"勃來風"即指旋風，也叫"鬼陣頭風"，卷一："船已出了陰溝，到得奈河裏，湊巧遇着極順的鬼陣頭風。"潘注"鬼陣頭風"爲"旋風"。今吳語把旋風叫"團圞風"（上海奉賢）。旋風在佛經中叫"毗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① 潘注："船橫蘆篚囅，軒然大波，鬧大亂子。蘆篚，蘆席。囅，飛、掀。"成注："蘆篚囅，松江方言。'囅'的本意是'喧嘩'的意思，這裏取其字音，是'掀起'的意思。蘆篚囅，即把蘆席都掀起。"

二十《華嚴經》第六卷“毗嵐”條：“或作毗藍，或作鞞藍，或云吠藍，或作隨藍，或言旋藍，皆是梵之楚夏耳。此譯云迅猛風也。”也叫做“旋嵐”，同上卷三十五《一字頂輪王經》第一卷“旋嵐”條：“下音嵐。旋藍者，大猛風也。元魏孝昌帝時，俗用因循，書出此字。亦是北狄突厥語也。”又卷三十八《金剛光焰止風雨陁羅尼經》“嵐颸”條：“此嵐字諸字書并無，本北地山名，即嵐州出木處是也。亦北蕃語也。後魏孝昌於此地置岢嵐城鎮。岢音可。城西有山，多猛風。因名此山爲嵐山，書出此嵐字。”卷七十八《經律異相》卷三十八“隨嵐”條：“《古今正字》云：‘嵐，山風也。’”

長忽　長覺，大覺。《何典》卷三：“形容鬼等他哭暢了，方纔勸道：‘他已叫聲弗應，問聲弗聽的困到長忽裏去了。你就登時哭死，與他同死合棺材，也無濟於事。’”劉復注：“困，應作睏。忽，應作瞍。”按：“忽”即“寤”，《說文·宀部》：“寤，臥驚也。”段玉裁注：“《廣雅》曰：‘寤，覺也。’義相近。今江蘇俗語曰睡一寤。”《廣韻·沒韻》：“寤，睡一覺。”清翟灝《通俗編·雜字》：“俗以臥一覺爲一寤。”《五燈會元》：“長伸兩腳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吳語午睡叫“打午寤”（浙江京華）。文中“困到長忽”即完全睡了過去——長睡不醒了，比喻死去。人睡後的第一覺叫“頭忽裏”，《何典》卷八：“那豆腐羹飯鬼一家門，正困到頭忽裏，忽被打門聲驚覺了，慌忙起來。”一覺睡醒叫“一忽覺轉”，同上卷三：“誰知不到一忽覺轉，活鬼忽然大寒大熱起來，口裏不住的浮說亂話。”成注：“一忽，松江方言，一覺。”也作“瞍”，《海上花列傳》十八回：“漱芳道：‘耐是勿差，

一瞌困下去，困到仔天亮末，一夜天就過哉。'"

叉張夾嘴　多嘴多舌；插話。含貶義。《何典》卷五："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卻是十三分奢遮的①。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總瞞不過他。遇着審官司時候，或是在面前背後提調，或竟與白矇鬼排排坐着，叉張夾嘴的斷災斷禍。他嘴頭子又來得左話左轉，右話右轉，翻蛆搭舌頭的，儕是他說話分。憑你老奸巨猾，能言舌辯的囚犯，也盤駁不過，他倒制服得那些強神惡鬼，伏伏臘臘②，一些也弗敢發強。"文中說城隍奶奶是長舌婦，善於言辭，好搬弄是非，"叉張夾嘴"意思是多嘴多舌搶佔話頭，下文"翻蛆搭舌頭"也是這個意思，"儕是他說話分"意思是都是她的說辭，別人沒有插嘴的地方（參"儕"條）。今江淮官話有"叉嘴叉舌頭"（揚州），意思是多嘴多舌，亂插話，多用爲貶義。如"這個霞子（孩子）就喜歡叉嘴叉舌的，真犯嫌"。小說中有"插嘴插舌"，《金瓶梅詞話》二十三回："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裏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緋紅了面皮，往下去了。"還有"攙話接舌"，《醒世姻緣傳》第八回："那晁住媳婦原是個鑿木馬脫生的，舌頭伸將出來，比那身子還長一半；又是吳國伯韜托生的，慣會打勤獻淺。天老爺因他做人不好，見世報，罰他做

① 奢遮，一般解釋爲出色、了不起。《水滸傳》三十五回："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卻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但《何典》此處含有貶義。

② 伏伏臘臘，服服帖帖。

了個破蒸籠，衹會撒氣。因連日下雨沒事，在晁大舍、珍哥面前無般不攙話接舌。”同上十九回：“從這日以後，唐氏漸漸的也就合晁大舍熟化了，進來出去，衹管行走，也不似常時掩掩藏藏的。晁大舍說甚麽，唐氏也便攙話接舌的。”第八回黃肅秋注：“攙話接舌，挑撥離間、造謠生事、搬弄是非。”董遵章（1985）據十九回文字釋爲“插言”，相比之下，董說爲優。

儕　全部。《何典》卷五：“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卻是十三分奢遮的。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總瞞不過他。遇着審官司時候，或是在面前背後提調，或竟與白矇鬼排排坐着，叉張夾嘴的斷災斷禍。他嘴頭子又來得左話左轉，右話右轉，翻蛆搭舌頭的，儕是他說話分。憑你老奸巨猾，能言舌辯的囚犯，也盤駁不過，他倒制服得那些強神惡鬼，伏伏臘臘，一些也弗敢發強。”按：據文意，“儕”即西北方言中表範圍的副詞“剷”，意思是“淨，衹，光”。如青海樂都話：“一上午剷是你的說頭（一個上午都是你在說話）”／“我們家裏剷吃麵，米再沒吃着（很少吃米）”／“你剷說的是你的話（你衹站在你的角度來說話），家裏的困難一點都沒知道着”／“今年的莊稼沒成下（收成不好），糧食剷是秕芊芊（顆粒不飽滿）”。

觸千搗萬　罵難聽的粗話。《何典》卷五：“劉打鬼聽了，不覺惱羞變怒，跳得八丈高，把雌鬼觸千搗萬亂罵起來。雌鬼怎肯讓他？大家鬧得家反宅亂，打起竈拳來，弄得鹽瓶倒，醋瓶翻，一隻碗弗響，兩隻碗砢砰。”卷四：“正是吃他飯，着他衣，住他

房子，觸他屄，再沒有再薦便宜的了。”① 卷四：“纏夾二先生曰：‘可知凡屬男子漢大丈夫，盡都會觸，何眾女眷之執而不化，祇想望和尚哉?’”“觸”、“搗”皆是粗話。本書卷四：“和尚道：‘不妨，待我打發徒弟進去，連未考的疥蟲替你一起觸殺便了。’雌鬼沒奈何，祇得由他扳弄屎孔的觸了一陣。”同書還有“考”，卷四：“六事鬼道：‘這個蟲是老屄裏疥蟲考的，其惡無比。”今成都方言把用粗野的話罵人叫“日媽搗娘”，與“觸千搗萬”意思相同。李劼人《大波》第二卷：“顧天成跑到樹子跟前，暴跳如雷，一面日媽搗娘地謾罵，一面抄起根硬頭黃竹竿，便要來揮打阿龍的下半截。”

搭陶搭隊 成群結隊。《何典》卷五：“那劉打鬼本係浪子心性，正是投其所好。終日搭陶搭隊的四處八路去尋快活。”成注：“搭，‘隨’的意思。‘陶’爲‘黏’的意思。上海方言裏，一些人在一起叫‘軋陶’，‘陶’也寫成‘淘’。”本回又有俗語“蚱蜢淘裏將軍”，猶言矬子裏的將軍。《何典》卷五：“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叫做牽鑽鬼，已有十幾歲，生得凹面峭嘴，甚是難看。若論他攪屍靈本事②，真個刁鑽促掐③，千伶百俐。誰知見了幾句死書，卻就目瞪口呆，前念後忘記得不甚聰明。幸虧角先生手裏那些學生子，一個個都是鈍豬鈍狗，短中抽長，還算他做個蚱蜢淘裏將軍。”成注：“‘淘裏’，方言的讀音，是‘一群人’、

① 劉注：“薦，占字之音轉。”

② 成注：“攪屍靈，搗亂、搗鬼。”

③ 成注：“促掐，指尖刻、惡劣的意思。”

‘裏面’的意思。蚱蜢堆裏的將軍，小東西裏的拔尖物。”按：“陶”、“淘”是一個詞，意思相同，指“隊”、“群”、“夥”。《何典》卷十：“（羅刹女）不覺歡喜道：‘你既這等知文達禮，曉得敬重我，若肯住在這裏，與我做個好淘伴，便饒你性命。’”“淘伴”即同伴、夥伴。又：“不如依舊男裝，衹說是兄弟淘裏，那裏便有人來扳樁相腳?”“兄弟陶裏”即兄弟夥裏。那麽，“搭陶搭隊”猶成群結隊。上海方言“軋陶”猶北京話所說“紮堆”，形容人群很擁擠。

膽托心寬　放心大膽。《何典》卷九：“話說豆腐羹飯鬼被強盜來搶了女兒去，曉得是色鬼所作所爲，一味淺見薄識，巴望女兒做個少奶奶，將來好與他親眷往來，擔托心寬的坐在家裏等怨鬼來回音。”另一個意思相同的說法是“放心托膽”，同上《何典》卷二：“劉打鬼道：‘這個不必費心。難道我們坑在屋裏護出小銀子來不成！自然就送去的。大都非明即後，便把令親發放，也未可知。你們放心托膽便了。’”卷九：“如今且把關前關後各路地面都收服了，使無後顧之憂，方可放心托膽殺上前去。”今西南官話有“丟心放膽”，意思是安心、放心。如化石《潘家堡子》：“他埋怨五十多歲的兒子，咋丟心放膽睡得這樣死?”[①] 方言中還有“丟心落腸”的說法，如“得到這個消息，我就丟心落腸”（成都）。吳語有“小心伓托膽”（上海松江），意思是托了別人做事又覺得放心不下。

倒頭羹飯　人死後在靈前供獻的飯菜。《何典》卷三：“棺材

① 據《漢語方言大詞典》2006 頁引，中華書局 1999 年。

頭邊放下一張挣座臺，供好活牌位，擺上老八樣頭素菜來：不過是弔長絲瓜，丫叉蘿葡，老茄子，拖根菜，香菜頭，無皮果子，悶壺盧，大碗勃酸齏之類。做過了倒頭羹飯，請送入殮的朋友親眷吃了喪家飯，大家散場。”晉語把人去世的當天家人所蒸的供祭祀用的東西叫“倒頭供獻”（沂州），西北官話把獻給纔死的人的饅頭叫“倒頭獻的”（西寧）。

得巧便回頭　猶見好就收。《何典》卷二：“去不多時，同了催命鬼到來，說起這事。催命鬼起初大衹收弗小，越話越離經的，那裏講得明白？劉娘娘勸道：‘老爺已經許了，你衹管執之一見，枉苦空做閑冤家。我這裏粗斷一句：送你千把銀子，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攬[①]，你可看我面上，差不多點罷了。’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頭邊告狀，不敢不依。況與活鬼本來無甚深仇闊恨，也就得巧便回頭，應承了。”

蹬　拉；扯。《何典》卷十：“閻王大喜，慰勞了一番，便教將清胖大頭鬼押赴市曹，剝皮蹬卵子，拆了骨頭。”潘注：“蹬卵子，宮刑。蹬，閹割。”成注：“剝皮蹬卵子，在松江方言裏，指殺羊宰牛。蹬卵子，也指閹割。”意思不錯，惜未落實“蹬”的具體含義。就方言本字來說，“蹬”應該是“扽”字。《玉篇·手部》：“扽，引也。”《廣雅·釋詁》：“扽，引也。”王念孫疏證：“古通作‘頓’。《荀子·勸學篇》云：‘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倞注云：‘頓，挈也。’案：頓者，振引也。言挈裘領者，詘五指而振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釋

① 二八提攬，二八分成。

名》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義與此同……今江、淮間猶謂引繩曰頓矣。”《金瓶梅詞話》五十九回：“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扽，撒手驚覺。”文獻中也作“頓”，《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第三回：“兩程並做一程走，頓斷絲韁又加鞭，恨不能插翅飛進宣武院。”同上《富貴神仙》第九回：“路途遙遠，路途遙遠，快騾頓轡又加鞭。”“扽”是中古慁韻端母字，今普通話讀 dèn，在西北甘肅、青海省方言中前後鼻音不分，讀［tæŋ^{34}］（樂都），把用手將物體拉住叫“扽住”，把繩子等使勁扯斷叫“扽斷”。北京土語裏“扽”的意思是“短暫地一下一下拉”，如“聽他說的不像話，就扽了一下他的衣裳”／“揪住繩子扽一下兒，牛就叫一聲”①。

掉忙工夫　忙裏抽空。《何典》卷四：“至於和尚，不過擂光了頭毛，既不能多雙拳頭多張嘴，又未曾缺隻鼻頭瞎隻眼，一樣一個人身，着甚來由，要掉忙工夫去望他？”潘注：“掉忙工夫，抽空，忙裏偷閒。”按：“掉”即“搶”的意思，參“掉嘴”條。今方言抽空仍說“掉工夫”或“掉空兒”，用的是引申義。如“掉工夫把山藥（土豆）種上”／“掉空兒綰（打）了一件毛衣”／“掉空兒睡上一覺”（青海樂都）。

《何典》又有“掉搶”，意思是船遭側前方風時掛帆曲折行駛。卷一：“湊巧遇着極順的鬼陣頭風，但見來往船隻，也有隨風轉舵的，也有趁水推船的，盡在那裏顛蓬掉搶。”明楊慎《俗言》：“吳楚謂帆上風曰搶，謂借左右使向前也……今舟人曰掉搶

① 徐世榮編《北京土語辭典》102 頁，北京出版社 1990 年。

是也。”[①] 胡祖德《滬諺》：“舟人橫風劣駛曰掉搶。”[②]“掉搶”是憑藉風力向前行船，如同與風拼搶。

丟眼風 使眼色。《何典》卷七：“臭花娘初聽得爺娘說話，心裏暗喜。忽見活死人半推半就，甚是着急，連忙丟個眼風。活死人覺着他意思，又見臭鬼這般說陳，便答道：‘既蒙錯愛，不敢固辭，容日央媒說合便了。’”小說中有“丟眼色”，猶粵語“拋眉眼”（廣州）。《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酒力發作，乜斜了雙眼，淫興勃然，倒來丟眼色，說風話。”《薛剛反唐》第一回：“文龍、文虎又要動手，唐王又丟眼色，祇是搖頭，二人祇得忍着，由他綁在柱子上鞭打，並不出聲。”或云“調調眼色”，《拍案驚奇》卷十八：“富翁一眼估定這小娘子，恨不得尋口水來吞他下肚去，那裏還管爐火的青紅皂白？可惜有這個燒火的家僮在旁，祇好調調眼色，連風話也不便說得一句。”又有“丟眼撇角”，《禪真後史》三十三回：“瞿琰見一窩子人捱捱擦擦，丟眼撇角，明知是衆人笑他，他也不理，緊緊將瞿璿攙住。”吳語有“丟俏眼”（浙江紹興），意思是拋媚眼。粵語將使眼色叫“丟眼角”（廣州）。晉語形容人擠眉弄眼叫“丟眉扯眼”，如“這人丟眉扯眼的可不穩重哩”（山西忻州）[③]。

短中抽長 在一般中選擇比較好的。《何典》卷五：“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叫做牽纏鬼，已有十幾歲，生得凹面峭嘴，

① 叢書集成初編本。

② 據《漢語方言大詞典》5347頁引，中華書局1999年。

③ 晉語形容時間過得很快叫“擠眉眨眼”，如“我擠眉眨眼的倒五十歲哪”（山西忻州）。

甚是難看。若論他攪屍靈本事，真個刁鑽促掐，千伶百俐。誰知見了幾句死書，卻就目瞪口呆，前念後忘記得不甚聰明。幸虧角先生手裏那些學生子，一個個都是鈍豬鈍狗，短中抽長，還算他做個蚱蜢淘裏將軍。”明清小説中有“短中取長”，《隋唐演義》十四回：“那知羅公標下一千員官將，止有三百名弓箭手，短中取長，挑選六十員騎射官員，都是矢不虚發的。”“短中抽長”即通常所説“矬子裏拔將軍”。

鈍皮老臉　厚着臉皮。《何典》卷五：“起初還恐怕雌鬼要話長説短，遮遮掩掩的瞞着他。後來漸漸手滑，拔雌鬼積蓄的許多臭銅錢，日逐間偷出去浪費落了。及至雌鬼得知，向他話賬，卻又鈍皮老臉的殺他無得血，剝他無得皮，真是無可如何。過了幾時，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錢來。”按：“鈍皮老臉”和“老眉老眼”意思相同，其中“鈍”和“老”意思相同。辭書都未收錄。明清小説一般説“老着臉皮”，《醒世恒言》二十五卷：“那白長吉昔日把遐叔何等奚落，及到中了，卻又老着臉皮，備了厚禮也來稱賀。那白氏是個記德不記仇的賢婦，念着同胞分上，將前情一筆都勾。”《九尾龜》八十六回：“秋穀道：‘像這樣的人也不是有心要賴你的錢，無非到那實在沒有法兒的時候，祇得老着臉皮和你混賴，究竟並不是他的本心，如今他既然得了差使，料想不至於要賴這一筆錢。”

翻轉翻仰　猶顛倒黑白。《何典》卷五：“可憐白矇鬼是個念書人出身，文縐縐的曉得甚麽提兵遣將之事。就是長舌婦雖説奢遮，也不過苗頭看得清爽些，又口舌利便，翻轉翻仰的會説會話罷了。”成注：“翻轉翻仰，翻來覆去的。”本回另有“翻蛆搭舌

頭”，意思是胡說八道、胡攪蠻纏[①]，如：“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卻是十三分奢遮的。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總瞞不過他。遇着審官司時候，或是在面前背後提調，或竟與白矇鬼排排坐着，叉張夾嘴的斷災斷禍。他嘴頭子又來得左話左轉，右話右轉，翻蛆搭舌頭的，儕是他說話分。憑你老奸巨猾，能言舌辯的囚犯，也盤駁不過，他倒制服得那些強神惡鬼，伏伏臘臘，一些也弗敢發強。”“翻”在方言裏有“挑撥是非”的意思，挑撥傳閒話叫“翻舌”（青海樂都），“翻舌頭”（山西河津），“翻老婆舌頭”（山西忻州）。挑撥是非的人叫“翻舌精”（蘭州）。“翻轉翻仰”即顛倒黑白地挑撥是非。

飛踢飛跳　蹦蹦跳跳。《何典》卷九：“輕骨頭鬼聽說，便拿了一把兩面三刀，飛踢飛跳去了。不多一個眼閃，祇見催命鬼領了一群傷司，呼幺喝六的擁進門來。”晉語有“飛踢飛咬”（山西忻州），形容牲口又踢又咬不聽使喚的樣子，如“這頭騾子沒有調教出來，飛踢飛咬的不由人使喚”。《何典》還有“飛奔狼煙”，卷八：“四面一望，祇見斜射路裏有個烏叢叢田頭宅基，便飛奔狼煙的跑上前去。”劉注：“狼煙，猶文語中‘洋洋乎’之‘乎’，‘買買然’之‘然’。此語蘇杭一帶已消失，江陰、無錫等處猶有之，爲狀人揮拳打人曰‘直拔狼煙打’，直拔狀聲，狼煙則然字義也。飛奔之奔當是襯字，無所取義。故飛奔狼煙四字，意即

① 《漢語方言大詞典》：“翻蛆搭舌頭，①胡說八道。吳語。②（熟）能說會道。吳語。《玄空經》：‘精工朋友看見他翻蛆搭舌頭，就摸出精工朋友樣子，旁敲側擊。’”

‘飛也似的’也。”成江注：“在此是形容跑得快的意思，屁股後騰起的塵埃如狼煙。”成說似乎更可取。

趕上趕落　到處追趕，猶趕來趕去。《何典》卷八：“兩扇真寶門大開，跑出一個腰細肩胛闊的精胖後生來，看見活死人，立在門口便喝，問道：‘你是甚麽野鬼？莫不是倒麥粞賊[①]，在此看腳路？’活死人怪他出口傷人，便道：‘你怎眼眼弗生，人頭弗認得，就這般出言無狀，是何道理？’那後生大怒道：‘你怎敢回唇答嘴？’便趕上趕落要打活死人。”今西北方言把人或動物追來追去叫“攆前攆後”或“斷上斷下”，如“把羊攆前攆後的不知道做啥哩”/“家（他）斷上斷下的打娃娃者哩”（青海樂都）。“斷”是“追趕”的意思，參“打斷”條。

狗獾了面孔　死皮賴臉，厚着臉皮。《何典》卷七：“臭花娘嚇得魂不附體，盡命把他咬捩摘打[②]。那魘子也不發怒，狗獾了面孔，衹管低頭下氣的求他。”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獸二·獾》：“狗獾似小狗而肥，尖喙，短足短尾，深毛褐色，皮可爲裘領，亦食蟲蟻、瓜果。”《野叟曝言》六十三回：“大孩子道：‘虎就沒有，豬獾、狗獾、狐狸、獐子，卻多着哩，你老敢走這路卻近。’”“狗獾了面孔”相當於明清小說裏的“涎臉”，《金瓶梅詞話》十三回：“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衹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白維國（1991）：“涎臉，賴皮賴臉，厚臉皮不識羞。”明

① 潘注：“倒麥粞賊，小偷。麥粞，用元麥磨成的粗麥粉。”成注：“麥粞，麥麩皮，做飼料用。指在門口順手牽羊拿不值錢東西的人。”

② “咬捩摘打”意思是又咬又擰又打，如“晚娘（後母）對我咬捩摘打，我身浪青一塊紫一塊”（上海）。

陸人龍《型世言》第一回："祇見鐵小姐正色大聲數他道：'我忠臣之女，斷不失身！你爲大臣之子，不知顧惜父親官箴、自己行檢，強思汙人。今日先殺你，然後自刎，悔之晚矣！'那公子欲待涎臉，去賠個不是餂進去。祇見他已掣刀在手，白監生與這些家人先一哄就走，公子也驚得面色皆青，轉身飛跑。"同上二十九回："便留心了，去到人家看經，便去涎臉，思量勾搭。"也作"涎臉涎皮"，《金瓶梅詞話》二十一回："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口裏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白維國（1991）："涎臉涎皮，賴皮賴臉。"或作"涎皮涎臉"，《海上塵天影》二十六回："燕卿道：'知三，你有公事去了，到這時候纔來，我也不怪你，但是元宵這日，大家來賞賞光，你就不給我臉，這回子你怎說？'知三笑道：'罰我做小狗。'燕卿就把纖手來拈知三的耳，笑道：'你涎皮涎臉的，我不依。'知三道：'阿環阿環，你放手，我同你說。'"

鬼饅頭　木蓮。《何典》卷二："眾鬼看時，當中是一頭豬圈裏黃牛，上首是一隻觸呆豬婆，下首是一腔添刀羊嚜嚜。還有許多供果，素菜，鬼饅頭，堆滿了一供桌。"潘注："鬼饅頭，一種植物的果實，黑褐色，形如饅頭（北方叫包子），在清明節前後結實，學名不詳。"按："鬼饅頭"爲"木蓮"的俗稱。宋羅願《爾雅翼·釋草》："薜荔、白芷、蘼蕪、椒連謂之五臭……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食之止心痛，亦緣木生。在屋曰昔邪，在

牆曰垣衣，今薜荔葉厚，實而圓，多蔓。好敷巖石上若網，故云'網薜荔兮爲帷也'。或寅緣上木、古木之上，有絶大者開華結實，其實上銳而下平，外青而中皺，經霜則皺紅而甘。鳥烏所啄，童兒亦食之，謂之木饅頭，亦曰鬼饅頭，其狀如餅餌中饅頭也。食之發瘴，嶺外尤多。州郡待客取以爲高飣。或言嶺外郡刻木作饅頭狀，言之過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八下《草七》："薜荔，木饅頭，鬼饅頭。"集解："藏器曰：薜荔夤緣樹木，三五十年漸大，枝葉繁茂，葉長二三寸，厚若石韋，生子似蓮房，打破有白汁，停久如漆。中有細子，一年一熟。子亦入藥，採無時……時珍曰：木蓮延樹木垣牆而生，四時不凋，厚葉堅強，大於絡石，不花而實，實大如盃，微似蓮蓬而梢長，正如無花果之生者。六七月實內空而紅，八月後則滿腹細子，大如稗子，一子一鬚，其味微澁。其殼虛輕，烏鳥、童兒皆食之。"據明王肯堂《證治準繩》記載，"鬼饅頭"可治癒皮膚病"肬"即"瘊子"，如卷一百十七《外科·肬》："鬼饅頭尖上劈破，有白汁出，頻拭之，佳。"

海寶貝　猶大寶貝。《何典》卷五："臘八姐道：'他做財主婆的時候，一把抓了兩頭弗露，從無一絲紗線破費在窮親眷面上。今日倒要把個開口貨擺在別人身上，祇怕情理上也講不下去。'形容鬼曉得他是個貪財的，便向身邊摸出那塊金子來，放在面前，道：'他有這件海寶貝與我們，也不是白效勞的。你若推出手，如何可白手拿財，祇得送還他便了。'臘八姐看見那塊金子火赤焰焰的擺在面前，眼裏放出火來，怎捨得送還？"方言裏"海"形容物體碩大。如"瓜長的海"（徐州），"南瓜海得很，

一人祇背得起一個”（成都）。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釋詞》：“昭人謂大曰海，稱人肥大亦曰海。海有平上兩聲，如好海呀，猶好大呀，好海實言其大而結實也。兩例讀陰平聲，稱大碗曰大碗公，言人大貌曰海樣子，兩例讀上聲。”無所顧忌地破口大罵叫“海罵”，《紅樓夢》八十回：“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麽不樂！’”《醒世姻緣傳》八十七回：“寄姐還在那裏撒潑不止，張樸茂的老婆抱着京哥怪哭，寄姐坐在船板上海罵。”《金瓶梅詞話》二十九回：“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方言中說大話叫“海話”（北京官話、吳語）[①]，大碗叫“海缸”（福建壽寧），特別大的碗叫“海龍盆“（福建大田），大鍋叫“海鍋”（湖南嘉禾）[②]，大吃大喝叫“海吃海喝”（山西忻州）。

號粥號飯　限制粥飯。《何典》卷六：“還虧他心裏明白，鑒貌辨色，樣樣都拿搭得來，不到得失枝脫節。臘八姐不肯放鬆他，時常蘿卜弗當小菜的把他要打要罵。後來一發號粥號飯起來，遂不免一頓飽一頓餓的半飢半飽過日子。”劉復注：“號，限也，去讀，疑即限之音轉。”潘注：“規定吃的數量。《嘉定縣志》：‘測多少曰摡。’”按：“號”爲動詞，意思是打記號，不限於吳語。如今西北方言說“號住些，不是（不然）的話忘掉哩”/“你把個家（自己）的東西號住些，不是（然）的話混掉

① 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② 古華《芙蓉鎮》第一章：“每逢趕圩的前一晚，因要磨米漿，下芙蓉河挑水燒海鍋……兩口子總是睡得很遲。”

哩”（青海樂都）。“打號”的目的之一是防止别人隨意使用，實際上是一種限制，所以號粥號飯就是在飲食方面加以限制，也就是限粥限飯。《方言大詞典》“號”下徑云：“限制數量。吳語。”書證即爲《何典》例，但未設“號粥號飯”爲詞條。

花白蓬蓬　形容很白。《何典》卷三：“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饅頭上，說道：‘真是祇愁弗養，弗愁弗長。人說求來子，養弗大，看他這等花白蓬蓬的，怎得養弗大起來?’”吳語形容物體很白叫“白皚皚”（浙江鎮海）。清光緒五年《鎮海縣誌》：“《吳下方言考》：‘謂物之白者曰皚皚。’皚，普辛切。”西南官話形容又白又蓬鬆叫“白蓬蓬”（成都）。這裏是形容小孩子白白胖胖的樣子。

話賬　算賬。《何典》卷五：“那劉打鬼本係浪子心性，正是投其所好，終日搭陶搭隊的四處八路去尋快活。起初還恐怕雌鬼要話長說短，遮遮掩掩的瞞着他。後來漸漸手滑，把雌鬼積蓄的許多臭銅錢，日逐間偷出去浪費落了。及至雌鬼得知，向他話賬，卻又鈍皮老臉的殺他無得血，剝他無得皮，真是無可如何。”

回唇答嘴　翻嘴，頂撞。《何典》卷八：“兩扇真寶門大開，跑出一個腰細肩胛闊的精胖後生來，看見活死人，立在門口便喝，問道：‘你是甚麽野鬼？莫不是倒麥粞賊，在此看腳路?’活死人怪他出口傷人，便道：‘你怎眼眼弗生[①]，人頭弗認得，就這般出言無狀，是何道理?’那後生大怒道：‘你怎敢回唇答嘴?’便趕上趕落要打活死人。”小說中常見的是“回嘴”，《儒林外史》第九回：“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

① 成注：“眼眼，松江方言，‘眼眼’指‘洞洞’或‘點點’，這兒指眼睛。”

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攮的再回嘴,拿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九尾龜》六十八回:"當差的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回嘴,衹好諾諾連聲,連說:'家人該死!'"《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二十四回:"那姨娘聽了這話,便回嘴說:'別人幹了壞事,偷了東西,太太犯不着連我也罵在裏面!'"另外還有"回椎"的說法,《醒世姻緣傳》五十八回:"相於廷說:'誰知這炮仗這們利害!我想嫂子這們不賢慧,攪家不良的,咱拿個炮仗,綁在他頭上,點了藥線,與他一下子,看他還敢不敢!'狄希陳道:'你說不該麼?衹是咱不敢輕意惹他。狗合老鴰不會回椎,衹怕他會回椎哩。'""回椎"本來的意思是以拳(椎)回擊,引申指報復。

豁鼻頭牛 黄牛、水牛等的鼻子有豁口(不能牽引)。《何典》卷十:"那守界的兩個將官:一個叫做倒塔鬼,騎一隻豁鼻頭牛,使一把花斧頭,有萬夫不當之勇。"潘注:"豁鼻頭牛,性格倔強,失去拘管的人。"實際上就是失去約束的人。"豁"指缺口,牛長到一定年齡,就要在鼻子上戳開一個洞,相當於"針鼻兒"、"門鼻兒",以便套鼻圈加以約束。"豁鼻頭牛"是指牛鼻子被拉開豁口不能帶鼻圈了,相當於馬脱了籠頭,無法約束。本回又有"無籠頭馬",意思正同"豁鼻頭牛"。

活龍鮮健 猶活蹦亂跳,生龍活虎。《何典》卷三:"那郎中看了,依舊換湯弗換藥的拿出兩個紙包來,道:'這是兩服仙人弗識的丸散在內:一服用軟口湯送下,明日再將亂話湯送下一服,包你活龍鮮健便了。'"吳語機靈、伶俐叫"活龍"(上海),

閩語形容生氣勃勃叫“活龍龍”（厦門）。

急驚風　抽風。《何典》第一回：“送與活鬼道：‘相公拿回去，倘有小舍人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來不及，泡湯吃了就好的。’”潘注將“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一句釋爲“火急的事碰到慢性子的人”。按：“急驚風”即急搐風，醫學上又叫“天弔”（參“天弔客忤”條）。膠遼官話把癲癇叫“急子風兒”（山東榮城）。搐風爲小兒急發病，若不及時治療則有生命危險。

夾頭夾腦　猶劈頭夾腦。《何典》卷六：“醋八姐大怒，拿起一根有眼木頭來夾頭夾腦的就打。”這個詞小說中習見，辭書失收。《後西遊記》三十二回：“一面說，一面舞起禪杖，照婆婆夾頭夾腦打來。”《說唐》四十八回：“那武周把大砍刀夾頭夾腦砍下來，咬金無法抵擋，衹得回馬往白璧關南首敗下來。”或作“夾頭夾臉”，《俠義風月傳》十二回：“因拿起那杯酒來，照着鐵公子夾頭夾臉衹一澆。”意思相同的還有“劈頭劈腦（面、臉）”，《西遊記》十四回：“他輪槍舞劍，一擁前來，照行者劈頭亂砍，乒乒乓乓，砍有七八十下。”《水滸傳》十六回：“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紅樓夢》八十回：“薛蟠更被這一席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徑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醒世恒言》第三卷：“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個血痕。”《醒世姻緣傳》五十八回：“這句話沒說了，衹見素姐一大瓢泔水，猛可的走來，照着相於廷劈頭劈臉一潑，潑的個相於廷沒頭沒臉的那泔水往下淌。”也可以衹說“夾頭”、“蓋頭”或“劈頭”。《封神演義》九十二回：“子牙見左哨來了余忠，一馬當先，也不答話，使開棒

夾頭就打。”《蕩寇志》一百三回：“騰蛟便夾頭一斧，不偏不倚，從頂門劈至臀囊，化作兩片。”《小八義》四十一回：“夢熊往空一看，祇見大斧往下落來，好似半扇城門一般，蓋頭打來。”同上八十八回：“孔生大斧對頭掀，蓋頭就把妖僧砍，咬牙切齒眼瞪圓。”《醒世姻緣傳》十六回：“晁夫人聽了，就如一桶雪花冷水劈頭澆下一般。”《禪真後史》四十九回：“顧信一急，用醋劈頭潑下，那惡物墮入火中。”方言中則用“蓋頭蓋腦”、“劈頭蓋臉”、“劈頭帶臉”或“劈頭蓋頂”等說法（青海樂都）。如“蓋頭蓋腦打給一頓條子”，“條子”指荆條之類（參“條子”條）。還有“劈脖子蓋臉”的熟語。梁斌《紅旗譜》：“朱老鞏二話不說，叉開巴掌，劈脖子蓋臉打過去。”

另外，明清小說中還有“兜臉”、“兜頭”的說法，意思也即“劈頭蓋臉”。《醒世姻緣傳》四十八回：“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陳臉上兜臉兩耳拐子，丟丟秀秀的個美人，誰知那手就合木頭一般，打的那狄希陳半邊臉就似那猴腚一般通紅。”六十七回：“老婆子上門來發作，他可雌着嘴笑，叫他老婆兜臉打了幾個嘴巴。”《金瓶梅詞話》五十八回：“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孽海花》三十二回：“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兜頭一刀斫下，血肉淋漓，飛去了半個頭顱。”《官場現形記》二十七回：“他手裏本來有根棍子的，舉起棍子兜頭就打，誰知用力過猛，棍子一碰就斷。”《海上花列傳》第八回：“子富聽了，如一瓢冷水兜頭澆下，隨即分辨道：‘我說過蔣月琴搭定規勿去哉，耐勿相信末，我明朝就教朋友去搭我開消局賬，阿好？’”

揀精揀肥　挑肥揀瘦。《何典》卷四："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話頭：臭寡婦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燭夫妻，還常常千揀萬揀揀着了頭珠瞎眼。若是晚轉身，越發不好揀精揀肥，祇得依便就便，尋着個好性格，吃得溫暾耐得熱的精胖小夥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這個自然。祇是一樁：我卻不肯轉嫁出去，是要坐產招夫的。'"吳語中與"挑肥揀瘦"意思相同的還有"揀鮮捉樣"（上海崇明），江淮官話有"揀精夾肥"（安徽安慶），閔語有"揀精擇白"（廣東揭陽）。

將嘴騙舌頭　自欺欺人。《何典》卷五："那夥提草鞋公人，見本官軟弱，便都將嘴騙舌頭的來弄慫他。白矇鬼又是軟耳朵的，聽了他們三人說着九頭話，不免弄得沒了主意。正是'清官難出猾吏手'。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卻是十三分奢遮的。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總瞞不過他。"成注："將嘴騙舌頭，明目張膽的欺負。"似嫌迂曲。西北方言把自欺欺人的行爲叫"捏着鼻子哄嘴"，如"你捏着鼻子哄嘴，哄到阿（哪）一天哩"，相當於說"掩耳盜鈴"。那麽，"將嘴騙舌頭"的字面意思就是拿嘴來哄騙舌頭，實乃自欺欺人。

爛泥心肝　泥土中間。《何典》卷三："等到落地時辰，拜過離別，收開羹飯，把棺材下了泥潭，罨好在爛泥心肝裏，這方是入土爲安。""爛泥"指泥土，犁起的一片片泥巴叫"爛泥大瓦"（山東牟平），土塊叫"爛泥團子"（江蘇鹽城）或"爛泥塊塊"（江蘇常州）、"爛泥垡頭"（江蘇漣水）。土堆叫"爛泥墩墩"（上海嘉定）或"爛泥堆子"（江蘇江陰）。"心肝"比喻中間、當中。

六禮三端　形容婚禮的各項禮節齊備。《何典》卷四："不要

說別樣，就是這副標致面孔，與他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處，也覺風光搖曳，比眾不同。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話，說得肺葉丟丟掀[①]，便道：‘既如此，你且去說看。倘然肯時，不煩他一草一木，也用不着六禮三端，揀個總好日到來做親便了。’”“六禮”指婚禮儀式中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六個步驟。“三端”即“三始”，即儀容端正、態度莊重、辭令遜順。《禮記·冠義》：“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鄭玄注：“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六禮三端”指隆重進行從提親到舉行婚禮的全過程。晉語叫“六禮告成”（山西忻州）。

路頭路腦　路前路後。《何典》第一回：“我們打狗灣裏，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叫做甚麼蛐蟺哥，有時伸長倘（躺）腳，輥在路頭路腦。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不小心踏着了他，便兩頭一起蹺起，吹出一口斜氣來。”“路頭”指路開始的一頭，“路腦”指路的另一頭、那一頭，相當於說盡頭。“路頭路腦”指路兩頭。西北方言把山的深處叫“山腦裏”，把一條溝的深處叫“溝腦裏”，炕腳頭可以說“炕腦裏”。如“山腦裏雪下下了”/“到溝腦裏砍些燒柴”/“你往炕腦裏坐”（青海樂都）。

捋卵皮生意　指男妓生活。《何典》卷四：“雌鬼道：‘聞說這劉打鬼是土地老爺的湯罐弟弟[②]，自身顧弗周全，還做別人的老婆，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豈不是小老婆了！’六事鬼道：‘方

① 肺葉丟丟掀，潘注：“心花怒放。”成注：“蘇杭一帶方言，形容躍躍欲試的樣子。”

② 湯罐弟弟，潘注：“男妓。”

纔說好性格的難得碰着。他既肯做這捋卵皮的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團攣捏得扁的糯米心腸。況兼這些偷寒送暖，迎奸賣俏，各式各樣許多方法，都學得熟滔滔在肚裏，不比嫁着個鄉下土老兒，祇曉得一條蠻稱十八兩的。'"潘注云"做買賣沒有利息"，成注云"順手生意，無本錢生意"。暫不從。上文"湯罐弟弟"指男妓，"捋卵皮的生意"即爲男妓生活。活鬼死後雌鬼想再嫁，六事鬼想介紹劉打鬼和她成親，但雌鬼知道劉打鬼"還做別人的老婆"，就有不情願的意思。《醒世姻緣傳》九十二回："那兒子平素與一班扛夫賭博，贏了，按着葫蘆摳子，問那扛夫照數的要錢；如輸了時，將那隨身帶的豬皮樣粗，象皮樣黑，狗髒樣臭那個醜屁股準帳。後來收了頭髮，出了鬍鬚，那扛夫不要了屁股，也祇要見錢。"《何典》中劉打鬼所做的正屬於這樣的勾當。

摸耳朵　討好，獻殷勤。《何典》卷二："六事鬼道：'我曉得這餓殺鬼是要向銅錢眼裏翻斤斗的。今日把活大哥這等打法，便是個下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銀子的意思……兩個來到衙門前，尋鬼打話，都說'活鬼是個百萬財主，土地老爺要想在他身上起家發福的。若要摸耳朵，也須送他九籃八蒲簍銀子，少也開弗出嘴。'"成注："摸耳朵，指咬耳朵，說悄悄話。說的人像'咬'，聽的人像摸耳朵。"此不從。西南官話把討好、諂媚叫"摸鬍子"（四川南川）。1931 年《南川縣誌》："諂媚貴人曰摸鬍子。"從文意看，六事鬼和形容鬼商量如何在餓殺鬼前替活鬼說情，但鬼卒們卻告訴說，活鬼是財主，餓殺鬼要指望他發財，想要和他搭上話討好他的話，非得大把的銀子不可。

木梢　木料。《何典》卷二："話說活鬼因求着了兒子活死

人，要在這三家村勢利場上起座鬼廟來還那願心，辦齊了磚頭石塊，揵下無數木梢[①]，叫了五色匠人，那消半年六個月，早已把座鬼廟造得齊齊整整。”《大詞典》“木梢”條設立二義項：①樹梢；②指細長的木條。從本文看“木梢”應當是指建造鬼廟所需要的木料，不限於細長的木條。

牛頭高，馬頭高　各逞己能，互不相讓。《何典》卷二：“有人認得的說道：‘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叫做破面鬼，正詐酒三分醉的在戲場上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的罵海罵山，不知撞了荒山裏的黑漆大頭鬼，恰正釘頭碰着鐵頭，兩個牛頭高，馬頭高，長洲弗讓吳縣的就打起來了。’”成注云“半斤八兩的意思”，暫不從。按：這個俗語的意思可從“長洲弗讓吳縣”一句得到理解，即各逞己能，互不相讓。潘注：“清代蘇州府轄吳、長洲、元和、昆山、常熟、昭文、吳江、震澤等九縣。吳縣、長洲同在一城，爲府治所在，各以自己爲首縣，不肯相讓。”今西北方言類似的俗語有“腦兒長，山子短”，“腦”指山深處，“山子”指山。如“兩個人腦兒長了，山子短了的爭較（爭執）個沒完”（青海樂都）。還有“牛說牛大，角說角長”的說法（同上），如“牛說牛大，角說角長，誰把誰都說不下（說服不了）。”

挪衣剝當　變賣衣物家當。《何典》卷二：“兩個謝別回來，說與雌鬼得知，事出無奈，祇得措置銀子。活鬼雖說是個財主，前日造廟時已將現銀子用來七打八，今又猝不及備，要拿出準千準萬銀子來，甚覺費力。雖不至賣家掘產，也未免挪衣剝當。湊

① 劉注：“揵，當作捐。”

足了數目，送到劉家。”其中“當”指家裏的家當。

闟　嫖。《何典》卷五：“那些老朋友，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是個新上名字的財主了，個個掇臀捧屁來奉承他。也有陪他賭心錢的，也有請他吃白酒的，也有領他去闟花門闟小娘的。”成注：“吳方言‘花門’即妓院；‘闟’爲‘瞰’字之誤，有錢人在妓院裏選女人，在樓閣上內廊看下面天井裏的眾人，叫‘瞰’。”誤。按：“闟”爲“闟”字之誤，“闟”爲“嫖”之俗字。《警世通言》十五卷：“庫中是你執掌，又沒閒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闟賭花費了，在此支吾。”《古今小說》第四卷：“男子便去偷情闟院，女兒家拿不定定盤星。”許政揚注：“闟院：闟，同嫖。闟院，即嫖妓。”

拚心　當胸。《何典》卷八：“活死人是吃過大力子的，那氣力無倒數在身鄉子裏[①]，見他這般大勢頭，便先下手爲強，將他拚心一記，恰正打在拳窠裏。”“拚”，《廣韻》“皮變切”，讀biàn，《說文·手部》：“拚，拊也。”王筠句讀：“元（玄）應引作‘拍手曰拚’。”意思是拍手，用手擊。“拚心一記”意思是當胸口一擊。吳語“一下子”叫“一記頭”（上海）。如“一記頭就把他打在地上”（江蘇江陰）。

拚性捨命　豁出性命，不顧一切。《何典》卷九：“大家號腸拍肚的哭了一場，算計要趕到色鬼家裏去拚性捨命。”按：“拚”

① 劉注：“無倒數當是無量數之意。身鄉子，當是身腔子之意。此二話不甚通行，疑是舊方言之已死者。太倉語中有‘無淘數’及‘身鄉’二詞。”

讀 pán（不讀 pīn）[①]，或作“攀”、“拚”，在這裏和“捨”同義，意思是捨棄、割捨性命。但這個意思最初在文獻中並無專字，一開始是用“判”字來表示的。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判死”即捨棄生命、爲國捐軀。黃峰（2002）認爲“判”字的這個用法在六朝時期的文獻裏面很少見到，直到唐代，用“判”表示割捨意思的用例纔多了起來[②]。如杜甫《曲江對酒》詩：“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仇兆鰲注：“判，正作攀。”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三：“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元稹《採珠行》詩：“海波無底珠沈海，採珠之人判死採。萬人判死一得珠，斛量買婢人何在。”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如有判命相隨，火急即須投募。”宋元以後的作品多用“拚”或“拚”代替“判”。彊村叢書本晏幾道《鷓鴣天》詞：“彩袖殷情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周邦彥《解連環》詞：“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元尚仲賢《氣英布》一折：“拚的個當場賭命，怎容他遣使求和。”元白樸《梧桐雨》二折：“拚着個醉醺醺，直吃到夜靜更闌。”元關漢卿《單刀會》三折：“大丈夫敢勇當先，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明無名氏《八仙過海》一折：“拚了個酩酊歸洞府，爛醉下天門。”清許廷錄《五鹿塊》三折：“拚得個碎首階前一命殂。”孤本元明雜劇本《裴度還帶》三折：“攀生就死。”清無名氏《雙錘記》五折白：“有了刀槍我也攀了命，

① 參黃峰《“拚”字雜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 2002 年 3 期。

② 黃峰《“拚”字雜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 2002 年 3 期 68 頁。

大家努力殺他娘。”[①] 可以說“判”、“拚”、“搾”、“攆”在表示“豁出去、不顧一切”的意思時，它們是音義相同的[②]。如今天四川西充方言還有“拚（讀作 pán）命”的說法。成都方言還說“pò 着（dào）命不要”，這個“pò”當即爲“拚”在語音上的轉化，音韻學上叫“陰陽對轉”[③]。

捐木梢　扛木料。《何典》卷二：“話說活鬼因求着了兒子活死人，要在這三家村勢力場上起座鬼廟來還那願心。辦齊了磚頭石塊，捐下無數木梢，叫了五色匠人[④]，那消半年六個月，早已把座鬼廟造得齊齊整整。”潘注：“輕易承擔責任。”成注：“松江至今仍有‘捐木梢’的說法，原指上當受騙，泛指瞎起勁。”按：“輕易承擔責任”、“瞎起勁”是比喻義，這裏用的是本義，等於說扛來許多木料。又卷八“牽着獵狗，捐槍使棒的來到黑甜鄉裏”，卷九“小嘍羅都捐了阿羅羅槍[⑤]，隨在後面”。“捐槍”也即扛着槍。“捐木梢”即扛木料。

撳住兩頭打當中　用強硬或惡劣手段進行逼迫。《何典》卷二：“又將鬼廟周圍看了一回，即便坐在廟中，先叫扛喪鬼上去，責他做了鬼地方，不曾預先舉報，打了幾十迎風板子。再叫六事鬼去，也要撳住兩頭打當中。幸虧六事鬼口舌利便，再四央求，方纔饒了。”明清小說中與這個俗語意思相同的還有“按着葫蘆

① 據《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799 頁引，語文出版社 2002 年。
② 黃峰《“拚”字雜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 2002 年 3 期 70 頁。
③ 此例爲趙振鐸教授提供。
④ 潘注：“五色匠人，木匠、鐵匠、石匠、泥瓦匠、剃頭匠。”
⑤ 潘注：“捐了阿羅羅槍，跑龍套，當配角。”

摳子”，《醒世姻緣傳》二十四回：“待那些富家的大姓，就如那明醫蓄那丹砂靈藥一般，留着救人的急證，養人的元氣，那像如今聽見那鄉里有個富家，定要尋件事按着葫蘆摳子，定要擠他個精光。”同上三十四回：“狄員外沉思了一會，說：‘這事按不下。這兩個人，你就打發了去，後邊還有人挾制，不如他的意思，畢竟還要到官，如今爽利合他決絕了罷。’楊春說：‘他打哩真個申到縣裏[①]，那官按着葫蘆摳子兒，可怎麽處？’狄員外說：‘你昨日說這錢是你爹埋下的，文書上寫的明白。這話回的他好，你往外不拘到那裏都依着這話答對就好。’”

熱氣換冷氣　上氣不接下氣。《何典》卷四：“和尚道：‘方纔施主眼對眼，看小僧用盡平生之力，弄得熱氣換冷氣的，替你觸疥蟲，倒要一毛弗拔的綽我白水[②]，也意得過麽？’”《方言大詞典》本條云：“熱情待人卻遭到對方的冷淡。吳語。江蘇蘇州。”潘注：“好心意換惡聲氣。”似與本文文意不合。文中寫雌鬼去找和尚觸疥蟲，兩人發生性關系，和尚說“熱氣換冷氣”正是上氣不接下氣的意思。

入舍布袋　比喻男子入贅女家。《何典》卷四：“六事鬼道：‘他說不論年紀，窮富，細娘，堂客，衹要生得標致……昨日他一頭走路，衹管十步九回頭的看你，諒必配眼的。若再肯做入舍

---

① 打哩，如果。《醒世姻緣傳》三十四回：“楊春說：‘你老人家是個約正，我不與你講通了，可怎麽去合李約長說？’秦鑾樓說：‘你衹管合他說去，怕怎麽的？各人的主意不同。打哩他也沒甚麽話說，我沒的好合你爲仇？落得河水不洗船哩。’楊春說：‘我再去見李約長，看他有甚麽話，我再回來。’”

② 成注：“綽白水，吳方言，討便宜的意思。”

布袋，豈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卷五："話說劉打鬼自從入舍到活家，做了財主婆的老公，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安居樂業的，豈非一朝發跡?" 雌鬼想另外嫁人，但條件是要別人上門，即所謂"坐產招夫"。"入舍布袋" 就是"入贅" 的形象說法。

軟口湯　指水。《何典》卷三："那郎中看了，依舊換湯弗換藥的拿出兩個紙包來，道：'這是兩服仙人弗識的丸散在內：一服用軟口湯送下，明日再將亂話湯送下一服，包你活龍鮮健便了。'" 成注："軟口湯、亂話湯，就是指湯藥。'軟口'、'亂話' 爲隨便起的名稱。" 恐不確。文中說"一服用軟口湯送下"，恐不能再解釋爲"湯藥"。《方言大詞典》"軟口湯" 條："①說情或求事時的一套婉轉言辭。吳語。②賄賂。官話。吳語。""賄賂" 義明清小說中有用例，《醒世恒言》三十五卷："那主人家卻正撞着是個貪杯的，吃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鄰里人自有心照，曉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假意道：'你自私受軟口湯，到來吹散我們，我們自有說話處!' 一哄而散。" 明陸人龍《型世言》第十五回："房租原是沈實管，一嚮相安的，換了阿獐，家家都要他酒吃，吃了軟口湯，也就討不起，沒得收來。" 可見"軟口湯" 本義是指酒、水之類，《方言大詞典》給出的是比喻用法。《大詞典》"軟口湯" 條釋爲"原指爲有所求而請人喝的酒，泛指私送的賄賂"。就上引小說中用例來看，這個解釋比較準確，但從《何典》此例來看，"軟口湯" 指的是水。

四直六直　身體因膨脹而極度伸直。《何典》卷五："那雌鬼起初還半眠半坐，後來脹得四直六直，像打氣豬一般，困在床上

等死。”“打氣豬”是殺豬以後給豬吹氣讓其膨脹，以便拔毛。雌鬼和丈夫劉打鬼關係不和，生氣之下得了臌病，這種病的證狀是腹部鼓脹，“四直六直”即形容身體鼓脹的樣子。閩語形容人手腳挺直叫“四骹拔直”（厦門），比喻死亡。

宿瀆頭　猶“老財主”。《何典》卷八：“原來這後生叫做冒失鬼，老子也是個宿瀆頭財主，早已死過，留下大家大當與他掌管。”潘注：“不出名聲的富翁。宿瀆，有‘陳舊’的意思。”成注：“吴方言，‘宿’爲陳舊，‘瀆頭’爲‘呆瓜’、‘木然’、‘傻裏傻氣’的意思。”今吴語形容擱置久而不新鮮叫“宿篤”（蘇州），把隔夜的不新鮮的或發黴變質的氣味叫“宿篤氣”（上海），吴考《上海灘》：“這茶是什麽味道，怎麽有點宿篤氣！”“宿瀆頭”從文意看可以理解爲“老財主”，言下之意是說不是暴發戶，其“大家大當”是經過好多年積累起來的。本書第一卷：“正在吃得高興，活鬼道：‘我們夫妻兩個，一錢弗使，兩錢弗用，吃辛吃苦，做下這點牢人家。如今年紀一把，兒女全無，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壽酒，豈不是‘買鹹魚放生——死活弗得知’的。”潘注：“牢人家，家產。加上一‘牢’字，帶有怨恨憤懣的意思。”成注：“‘做人家’爲松江一帶方言，指‘勤儉持家’意。‘牢’字，此文中爲加重語氣。”成注值得商榷，當以潘說爲是。因爲家產或許就是像活鬼所說那樣省吃儉用掙來的，不是一夜之間突然發跡的，所以叫“宿瀆頭財主”。

上船　背地設計嫁禍於人。《何典》卷二：“扛喪鬼着急，連忙一把拖住道：‘你也不必性急，凡百事體，也須有話熟商量。我們且到廟裏去，斟酌一團道理出來。’把催命鬼引入鬼廟裏坐

下說道：‘這個凶身，莫說我交代弗出，就是官府，衹怕也不敢輕易去拿他的。依我算計，倒不如捉豬墊狗，上了活鬼的船罷。’催命鬼道：‘怎麽上他的船?’扛喪鬼道：‘這節事，皆因爲活鬼養了嫡頭大兒子，說是甚麽天尊送來的，因此白地上開花，造着鬼廟，又做甚麽還願戲，以致令弟遭此一劫。那活鬼是個暴發頭財主，還不曾見過食面，衹消說他造言生事，頂名告他一狀，不怕不拿大錠大帛出來買靜求安。’”這裏“上船”是比喻說法①，意思是設計把責任推給別人，即嫁禍於人。普通話有“上賬”，意思是登記賬簿，而在方言中比喻把本人不知道或未曾做過的事情、未曾說過的話強加給他，如“之（這）個事情連（和）我沒關係，你要上到我的賬上”（青海樂都）。“要上到我的賬上”就是不要推到我頭上。

屍靈橫骨　屍首。《何典》卷二：“扛喪鬼接着，先告訴了一通，領他看過屍靈橫骨，然後說起‘凶身逃去，如今作何計較?’”卷九：“怨歸鬼便將門上大叔告訴的話，一五一十述與他聽，道：‘如今你女兒的屍靈橫骨，現躺在怪田裏。’”也叫“屍靈”，同上卷三：“等個好時辰，把屍靈撳在破棺材裏。”在明清小說中常見的是“屍骨”或“屍靈”，《醒世恒言》二十七卷：“李承祖見說父親屍骨尚在，倒身拜謝。”《型世言》三十八回：“蔣日休急忙跪下，發誓道：‘我若負姐姐，身死盜手，屍骨不得還鄉!’”《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三十一回：“老爺道：‘既如此，把他的頭掛在哈密西關之上，令其國人好看。把他的屍骨

① 吳語“上船”還有從船上下來走到陸地上的意思，與此處文意不合。

放火燒了。'"《西遊記》五十七回："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小八義》第五回："周順又把哥哥尊，我回我的太平鎮，你守娘親死屍靈。"

明清小說中說"橫骨"一般指的是動物。《濟公全傳》一百零一回："原來這個老道不是人，乃是猿猴。在山中修煉多年，化去橫骨，口吐人言。"同上一百四十四回："張道陵說：'祖師爺有所不知，塵世上出了一個濟顛和尚，興三寶，滅三清，他說三清教沒有人，都是畜類，全都是披毛戴角，都是四造所生，脊背朝天，橫骨插心。'"《三俠劍》第一回："那二寨主邱銳對勝爺說道：'這鹿乃是野獸，橫骨插心，要是我們山裏賓朋，就是項生三頭，膀長六臂，也絕不敢傷你老人家的鏢頭，請你老人家多多原諒吧。'"《紅樓夢影》十八回："五兒道：'既是苦苦哀告，暫且饒你。待我奏知玉帝，下世罰你脫生個母豬，橫骨擦心，終日在爛泥裏打滾，永世不得人身。'"可見"橫骨"一般不用來指人，但《何典》作者將"屍靈"和"橫骨"結合起來，體現了其詼諧的語言風格。

失枝脫節　出紕漏、差錯。《何典》卷六："活死人苦惱子[①]，真是'吃他一碗，憑他使喚'。還虧他心裏明白，鑒貌辨色，樣樣都拿搭得來，不到的失枝脫節。""拿搭得來"意思是凡事都能拿得起來。因爲樣樣事情都在行，所以就不至於出現差錯

① 成注："苦惱子，松江方言，苦惱，可憐。"

或紕漏。

收成結果　折騰致死。《何典》卷九："原來劉打鬼收成結果了雌鬼，把活鬼的故老宅基也賣來喂了指頭，弄得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祇得仍縮在娘身邊。"本回寫活鬼死後，劉打鬼入贅到雌鬼家，一味嫖賭，"把雌鬼積蓄的許多臭銅錢，日逐間偷出去浪費落了"，而且打罵雌鬼，雌鬼氣惱成病，一命嗚呼。"收成結果"即指此。按："收成結果"的字面意思是收穫莊稼結出果實，在文獻中有時詞義偏指"收成"，相當於說"收穫"，或作名詞。如《豆棚閒話》第四則："不論甚麽豆子……也須日日清晨起來，把他根邊野草芟除淨盡，在地下不佔他的肥力，天上不遮他的雨露，那豆自然有收成結果。"同上第八則："看見夫子周流天下，道大莫容，不知究竟何似，不如尋個一丘一畝，種些瓜茄小菜，到也有個收成結果。"也比喻指婦女生養兒女，《豆棚閒話》第二則："後生俱欣欣然道：'老伯伯！昨日原許下的，我們今日備了酒肴，要聽你說好些話哩。但今日不要說那妒婦，弄得我們後生輩面上沒甚光輝，卻要說個女人才色兼全，又有德性，好好收成結果的，也讓我們男人燥一燥皮胃。'"　"收成結果"相當於說生兒育女。

另一種用法偏指在"結果"，有兩個個意思：

(1) 歸宿；結局；下場；着落。佛教以種樹栽花比喻人的行事，結果比喻歸宿。《壇經·付囑品》："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禪真逸史》第二回："子遠道：'小子正爲這事而來。適間問伽藍求一簽在此，請看一看。'智覺看罷道：'不必說了，這一簽是上吉的，祇怕施主心下恍惚。若

出家時，必有收成結果。'"《金瓶梅詞話》七十八回："姐姐你每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麽收成結果哩!"《七劍十三俠》第一回："那眼前的快活不足爲奇，須要看他的收成結果。那爲善之人，好比是棵松樹，乃冷冷清清的沒甚好處；那作惡之人好比是朵鮮花，卻紅紅綠綠的華麗非凡……此言爲善的雖則目前不見甚好處，到後來總有收成結果；作惡的眼前雖則榮華富貴，卻不能長久，總要弄得一敗塗地。"《雙鳳奇緣》六十七回："想大女兒在世，百般聰明，活鮮鮮地被漢王選去，斷送性命，至今令人提起，好不傷心。如今又來想我二女兒，祇怕此女未必貪皇家富貴，嫁個平人，夫妻偕老，你我日後也有收成結果，不要像大女兒，又去和番，坑了性命。"有時就祇說"結果"，《醒世姻緣傳》二十回："沒要緊解下我來，叫我柔腸寸斷，閃的我臨老沒了結果！我的狠心的兒啊!"

(2) 猶養老送終。《雙鳳奇緣》第二回："姚夫人見說，由不得目瞪口呆，暗想：'女兒這等聰明伶俐，怎生捨得她遠離他方！若把女兒前去應選，丟得我夫妻二人膝下冷清，日後倚靠何人收成結果；若不把女兒獻出，又伯老爺受罪不起。'" 同上六十五回："他二老致仕歸閑，膝下祇此一女，靠她收成結果，未必尚貪皇宮之福，肯續舊姻，人心如此一樣，何必強求?"

而"結果"有殺死，致於死地的意思。見於早期白話作品，如元曲《燕青博魚》第三折："衙內，祇等結果了他，咱就沒人管的着了。"《灰欄記》第三折："自家趙令史的便是。如今將張海棠解上開封府去，我想那海棠，又無甚麽親人討命，不若到路上結果了他，何等乾淨!" 明馮夢龍《精忠旗》二十五折："岳老

爺，這也不干我每事。適纔接得秦老爺手書，分付我每結果你的性命。”《水滸傳》第八回：“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祇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沖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萬花樓演義》二十六回：“潘豹哪裏肯放鬆，大喝道：‘紅臉賊，我定要結果你的狗命！’”《醒世姻緣傳》三十三回：“他娘說：‘好小厮！你仔敢哭，我就一頓結果了你！你好好的拿那讀過的書來認字我看！’”《何典》本回“收成結果”的意思正好和“結果”的這個意義相一致。

數駁　數落。《何典》卷八：“話說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裏，與臭花娘朝夕相對，或是做首歪詩，或是着盤臭棋……無端困夢頭裏被蟹殼裏仙人數駁一番，又聽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厲色，說得他卵子推水缸裏，冷了下半段。”也叫“數說”，《醒世恒言》第八卷：“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捨得女兒難爲，一肚子氣，正沒發脫，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怨，急得暴躁如雷。”《型世言》第十回：“細細聽去，又聽得數說道：‘我的人，叫我無兒無女看那個？’又道：‘叫我少長沒短怎生過？’”《儒林外史》五十四回：“丈人見了大驚，雙雙掉下淚來，又着實數說了他一頓。”

討尺寸　討說法。《何典》卷二：“劉娘娘道：‘老爺雖說見錢眼開，祇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氣，方好講唇。’劉打鬼道：‘阿媽說的是，待我去討個尺寸出來。’遂起身出門去。”

銅錢眼裏翻斤斗　愛錢如命。《何典》卷二：“六事鬼道：‘我曉得這餓殺鬼是要向銅錢眼裏翻斤斗的。今日把活大哥這等打法，便是個下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銀子與他的意

思。”方言中和“銅錢眼裏翻斤斗”相近的說法有“鑽錢空”（福建厦門），“鑽錢眼”（山西忻州），“鑽錢眼子”（山西忻州）。西北方言把人一味貪戀錢財的行爲叫“鑽錢眼眼子”，如“你要防閑（防備）着些，乃（那）個人往錢眼眼子裏鑽哩”（青海樂都）。

摳腸食落　餓得發慌。《何典》卷七：“誰料那趕茶娘不知犯了甚麽年災月晦，忽然生起饞癆病來，見了吃食物事就眼黃珠騰騰的[①]，不拘團餌塔餅，魚肉小菜，像餓老鷹一般……無得吃了，便饞唾汩汩咽的摳腸食落，肚裏絞轉來弗受用。”潘注：“摳腸食落，餓得心裏難受。”意思不錯，衹是未說明“摳”字是抓的意思。方言中“摳”有抓義，如“貓兒把娃娃臉上摳爛了”（青海樂都），意思是抓爛了。用手到處亂抓叫“亂摳”，如“你乖乖坐着，手要亂摳”（同上）。有雙音詞“摳抓”。西北方言形容極度飢餓胃裏難受叫“餓着心裏貓兒摳着哩”（同上）。此處“摳腸”即腸子（實際是“胃”）感到被“抓”一樣難受。

摳迷露做餅　《何典·序》：“一路順手牽羊，恰似拾蒲鞋配對。到處搜鬚捉虱，賽過摳迷露做餅。”潘注：“摳，音烏，抓。迷露，霧。”按：“摳”訓“抓”不確，方言中“摳”有抓義，參“摳腸食落”條。這裏意思是用升、碗等家什來舀取，如“摳上一碗麵烙饃饃（鍋盔或餅子）”/“摳上一升糧食換雞蛋”/“把口袋裏的面摳出來些”（青海、甘肅）。“摳迷露”的“摳”正是

① 成注：“眼黃珠騰騰：幽默，眼黃比眼紅的程度略微好一些，‘珠騰騰’指眼睛裏亮晶晶的樣子。”吃食物事，食物。

這個意思。“摝迷露做餅”是誇張説法。

晚轉身　改嫁；再醮。《何典》卷四：“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話頭：臭寡婦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燭夫妻，還常常千揀萬揀揀着了頭珠瞎眼。若是晚轉身，越發不好揀精揀肥，祇得依便就便，尋着個好性格，吃得溫暾耐得熱的精胖小夥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這個自然，祇是一樁，我卻不肯轉嫁出去，是要坐產招夫的。’”讓女子改嫁叫“轉嫁”，更通俗的説法叫“轉身”，或叫“晚嫁”。明天然痴叟《石點頭》第二卷：“媳婦年紀尚小，又無所出。守寡在此，終須不了。聞得古來公主也有改嫁，命婦也有失節，何況舉人妻子。不如把他轉嫁，在我得些財禮，又省了個吃死飯的……且此荒欠之時，好端端夫婦，還有折散轉嫁，各自逃命，寡婦晚嫁，是正經道理，料道也沒人笑得。駱媽媽道：‘如今且莫説起，悄悄叫媒人尋了對頭。那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送他轉身，那時省了好些口舌。’”《醒世恒言》第八卷：“劉公道：‘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娶來家沖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個晚嫁的名頭。’”顧學頡注：“晚嫁，改嫁，再醮。”

煨　生火時祇冒煙而不燃燒的狀態。《何典》卷三：“雌鬼祇得擦乾眼淚，與形容鬼把屍靈扛來，躺在板門上，腳板頭煨起帛紙。”卷六：“誰知憑你挑撥弄火，祇是煙出火弗着。僵上去吹，又碰了一鼻頭灰，煨了半日，倒灌得煙弗出屋，眼睛都開弗開。”“煨”是祇冒煙不着火，“煨起帛紙”是説點着紙錢之類讓其冒煙，不是完全燃燒。“煨了半日”是説冒了半天煙火還是沒有燃

燒起來，所以纔“倒灌得煙弗出屋”。

希臭膨天　臭氣熏天。《何典》第一回：“形容鬼大怒，把青竹帶戳帶擂的掏了一陣，攪得希臭膨天。”“希”也作“稀”，爲表程度的副詞，意思是“很，極”。《儒林外史》十一回：“纔開了門，祇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紅樓夢》三十九回：“茗煙道：‘那廟門卻倒是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綺樓重夢》三十八回：“就揭開被來看時，上身穿件小皮襖，下身光着的臀腿通是紫紅色，起了許多白泡。又因被擦動了，破了些泡，真是稀糟的了。”很濕叫“稀禿濕”，《何典》卷六：“活死人來到竈前看時，盡是些落水稻柴，便道：‘這般稀禿濕的柴，那裏燒得着？’”西南官話說很髒叫“希髒”或“希巴髒”（成都）。

小風臀　指男妓。《何典》卷四：“形容鬼道：‘你是個好人家囡大細[①]。家裏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這條硬肚腸來？既是要再嫁，也該揀個梁上君子，怎麽想嫁那劉莽賊？他是個小風臀，千人騎，萬人壓的，有甚好處？’”前文雌鬼說“聞說這劉打鬼是土地老爺的湯罐弟弟”，“湯罐弟弟”即指男妓。參“捋卵皮生意”條。

小腳伶仃　形容腳很小。《何典》卷三：“大家掇轉腳板頭望死路上跑去。那雌鬼小腳伶仃，如何跟得上？落在後頭，一步一哭，祇顧趕棺材弗着起來。”也說“腳小伶仃”，《說唐後傳》十八回：“金花道：‘阿呀，哥哥呀！叫妹子腳小伶仃，逃到那裏

① 囡大細，子女。

去?'"明清文獻中"伶仃"常用來形容瘦小、瘦弱。明孟稱舜《嬌紅記》第十齣："花淚盈，花枝瘦。知他也爲關情，害得這伶仃瘦。人面花容，一樣兩悠悠。"同上十八出："休爲傷春，瘦樣伶仃憔悴人。"四十五出："自別多情姐姐，不上的三秋周月。怎生病影伶仃，害得直恁劣。"《西遊記》二十七回："弱體瘦伶仃，臉如枯菜葉。"《野叟曝言》第三回："幸而遇我，否則，一個伶仃女子，如何禁得強暴?"吳語有"小骨伶仃"（上海），意思是瘦小纖弱。

淹黃潦倒　面黃肌瘦，精神萎靡。《何典》卷七："臭花娘見他一日弗如一日，淹黃潦倒的衹管想死下來，臭鬼又杳無音信，不見回家，心裏好生着急。"《大詞典》以"淹黃"爲詞條，釋云"猶枯黃"，舉《何典》本文爲例。按：這裏"淹黃潦倒"爲一個詞，不當切分。形容人面色焦黃、精神萎靡不振。"淹"當是"薧"，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釋天》："昭人謂色敗曰薧，俗或作淹。"《醒世姻緣傳》七十一回："我怕幾兩銀子白花了，兩個果子淹淹了。"黃肅秋注："淹淹，不新鮮，乾癟。""淹淹"即"薧薧"。"薧薧"在方言中也作"薧煙"，意思是枯萎（山東膠縣、萊陽），也形容萎靡不振、垂頭喪氣（東北官話）。今成都方言中"薧巴巴"、"薧耷耷"、"薧眨眨"、"薧梭梭"等除了指草木因水分不足變得乾枯、乾癟外，還形容人精神頹唐、無精打采。要之，"淹黃潦倒"相當於北京官話的"薧頭耷腦"。其他方言中的"薧皮搭掉（青海西寧）、"薧婁巴唧"（江蘇徐州）、"薧唧不拉"（新疆烏魯木齊）、"薧秧死氣"（河北西北部）等都是其同義詞。

眼光忒忒 眼光發亮的樣子。《何典》卷七："師姑便撬了他手，引進房中。恰纔坐定，衹見師姑床上帳子裏鑽一個眼光忒忒的大頭魘子來。"潘注："魘子，好色者。"《何典》卷七："臭花娘嚇得魂不附體，盡命把他咬捩摘打①。那魘子也不發怒，狗獾了面孔，衹管低頭下氣的求他。""狗獾了面孔"意思是死皮賴臉。本回又有"眼黃珠騰騰"的說法，如"誰料那趕茶娘不知犯了甚麽年災月晦，忽然生起饞獠病來，見了吃食物事就眼黃珠騰騰的，不拘團餌塔餅，魚肉小菜，像餓老鷹一般，擒住了狼吞虎嚥"。成注："眼黃珠騰騰，幽默，眼黃比眼紅的程度略微好一些，'珠騰騰'指眼睛裏亮晶晶的樣子。""眼黃珠騰騰"是看見了食物以後的眼神，"眼光忒忒"是看見了女色以後的神情。

羊嘓嘓 指羊。《何典》卷二："把三牲抬入廟中，擺在金槍架子上。眾鬼看時，當中是一頭豬圈裏黃牛，上首是一隻觸呆豬婆，下首是一腔舔刀羊嘓嘓。"今吳語有之。《玉篇·口部》："嘓……羊鳴也。"小說中還有以動物的叫聲來指代某種動物的記載，《綺樓重夢》三十回："小翠道：'有個人家請了一位先生，最愛通文的。到館那日，東家備菜請他，第一樣是鹿肉，先生道：'美哉，此呦呦之肉也。'……再上羊肉，又說：'美哉，此咩咩之肉也。'再上雞，又說：'美哉，此膠膠之肉也②。'第五樣沒菜了，東家母想着有盤狗肉，放了多日，還不曾吃，便送上席來。誰知那煮的時候忘記放了鹽，隔了多時，已經臭爛。先生嘗

① 參"狗獾了面孔"條注②。

② 《詩·鄭風·風雨》："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毛傳："膠膠，猶喈喈也。"

了一箸，皺着眉道：‘此臭而且爛，全沒味兒的東西，不知何物，諒必淡如之肉也。’眾人笑道：‘倒也虧他編得有些意思。’”今方言與小孩語仍有“羊嘓嘓”，如“羊嘓嘓來了”/“今天吃羊嘓嘓”（青海）。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嘓嘓然，宜呼爲羊聲，義取報羔羊跪乳爾[①]，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可見以羊叫聲指代羊由來已久。

烊易　逐漸磨擦而消損。《何典》卷一：“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蛇頭接尾㐌的前門進，後門出，幾乎連階沿磚都踏烊易了。”劉注：“烊易，謂因摩擦多而消損。”成注：“踏烊易，松江方言。烊，蠟燭熔化。易（在此讀 tè），語氣助詞。”《方言大詞典》“烊易”條：“器物因摩擦而消損。”按：“烊”即“煬”之異體，《集韻·陽韻》：“煬，爍金也。或作‘烊’。”《廣韻·陽韻》：“烊，焫烊。”“焫烊”即熔化。漢張機《金匱要畧論》卷一：“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納）阿膠烊消盡，溫服七合。”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三《論合和》：“硇硝、朴硝皆絞湯訖，內汁中，更上火兩三沸，烊盡乃服。”熔化的銅叫“烊銅”，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八十《破戒篇·引證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飲熱烊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烊銅。”“易”即“鎰”，《廣

① 元鄭玉《師山遺文》卷二《說·朱氏鷄哺母說》：“唐州翼千户朱侯家三鷄雛共哺其母之病而翼覆之，衆以爲異，徵說於余。余謂人物之相感有如此者，《易》謂‘信及豚魚’，《書》云‘百獸率舞’，豈虛言哉？雖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性則然矣。”

韻・沃韻》餘蜀切（yù），指銅屑。《說文・金部》：“鋊，銅屑也。”明焦竑《俗書刊誤》卷十一：“金石久用無楞曰鋊（音禦）。《漢書》‘磨錢取鋊’。”《漢書・食貨志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顏師古注引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又引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銅屑是通過“磨”獲取的，那麼磨光的動作也叫“鋊”，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七《珍寶類・磨鋊》：“南宋孔顗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①]，令不可磨取鋊。鋊音裕。《五音譜》‘磨礲漸銷曰鋊’。今俗謂磨光曰磨鋊是也。往年中官問於外庭曰：‘牙牌磨鋊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鋊”見於今各地方言中，李恭《隴右方言發微・釋言》：“隴南各縣亦謂物因磨礱漸銷曰鋊。”明李實《蜀語》：“磨之漸銷曰鋊。”1918年《上海縣續志》：“鋊，俗呼如異，物漸磨去也。”今青海地區方言讀［yi^{13}］，如“斧頭刃子快鋊完了，到鐵匠跟前拍咖（鍛打一下）”／“錐子使喚者時間長了，尖尖子越鋊越短了”（樂都）。

搖頭豁尾巴　搖頭晃尾巴。《何典》卷六：“（老道士）便向身邊拿出一張鬼畫符來，向眾狗一揚，那些狗就絕氣無聲，盡都搖頭豁尾巴四散的去了。”這個詞的結構同“搖頭晃腦”，吳方言作“搖頭甩腦”（上海），客家話作“搖頭掉腦”（江西贛州蟠

① 《漢書・食貨志》：“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唐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

龍)，閩語作“搖頭擺腦”(厦門)。“搖頭豁尾巴”裏的“豁”即同“晃、甩、掉、擺”，但“豁”是個記音字，本字是“擺”，《集韻·鐸韻》：“擺，手反復也。”本指手反復的動作（參“豁鄧”條)，這裏指尾巴反復擺動。

一把抓了兩頭弗露　比喻一毛不拔。《何典》卷五：“臘八姐道：‘他做財主婆的時候，一把抓了兩頭弗露，從無一絲紗線破費在窮親眷面上。今日倒要把個開口貨擐在别人身上，衹怕情理上也講不下去。”“開口貨”指人，具體指雌鬼的兒子活死人。雌鬼臨終前希望形容鬼照顧活死人，但形容鬼的老婆臘八姐不願意，“把個開口貨擐在别人身上”意思是把一個開口吃飯的東西綁在别人身上。“擐”的意思是“繫”，《集韻·銑韻》：“擐，繫也。”

一個眼閃　不一會兒，形容時間極短。《何典》卷九：“輕骨頭鬼聽說，便拿了一把兩面三刀，飛踢飛跳去了。不多一個眼閃，衹見催命鬼領了一群傷司，呼幺喝六的擁進門來。”同樣的說法有“眼矬”，《醒世恒言》第九卷：“況女孩兒吟詩自誓，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多日。倘然一個眼矬，女兒死了時節，空負不義之名，反作一場笑話。”顧學頡注：“一個眼矬，一時沒注意到。”或作“眼挫”、“眼錯”，《醋葫蘆》十一回：“有了籌碼，復手又擲。都飜還衹道是前番爽快，那知張煊換了肚腸，放出辣手。起落之間，眼挫裏換下一付藥色，也不知是甚麽大小面，夾板、弔角、鑽鉛、灌水之類，加之鉗紅坐綠，在張煊那一些兒不會?”《金瓶梅詞話》十六回：“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裏坐的住，趁眼錯起身走了。”“趁眼錯”即趁别人沒

注意。也作“挫些眼兒”，《醋葫蘆》十一回：“四人周圍坐下，放開骰子，呼紅喝六，叫喊連天。張煊假賣破綻，挫些眼色，不多幾注，將自己籌碼盡行輸在都飆面前。”“眼花”，《醒世恒言》三十四卷：“到第三個‘肯’字，那車兒卻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滾入罐內去了。眾人一個眼花，不見了車兒。”《喻世明言》二十一卷：“董昌揭起錦罩看時，一個眼花，不見靈鳥，祇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金絲籠內掛着。”《拍案驚奇》卷三十六：“人居世間，總被他顛顛倒倒。就是那空幻不實境界，偶然人一個眼花錯認了，明白是無端的，後邊照應將來，自有一段緣故在內，真是人所不測。”

一屁股兩脅肋 猶言“一身”。《何典》卷五：“他還沒肯歇手，尚在外面百孔千瘡，做下一屁股兩脅肋的債，常常弄得前門討債後門畔。”《儒林外史》五十四回：“銀子又用的精光，不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今天說一屁股債。

一絲無兩氣 氣息微弱。《何典》卷三：“那活鬼躺在床上，祇管一絲無兩氣的半死半活。”近代文獻常見“一絲兩氣”，形容身體因疲倦或病痛而氣息極其微弱。元曲《鐵拐李》第三折：“依舊有青天白日，則不見幼子嬌妻。我纔離了三朝五日，兒也這其間哭的你一絲兩氣。”《朱砂擔》第四折：“正黃昏庭院景淒淒，哎喲天那！走的我軟兀剌一絲兩氣。”《水滸傳》五十二回：“面如金紙，軀似枯柴。悠悠無七魄三魂，細細祇一絲兩氣。”《警世通言》十八卷：“回歸寓中多吃了幾杯生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篇。”在明清小說中形容氣息微弱的詞還有“遊氣”，《隋唐

演義》十五回："叔寶伏在床邊，見老母面向裏床，鼻息中止有一線遊氣，摸摸膀肩身軀，像枯柴一般。"《野叟曝言》六十七回："四姬把素臣放轉，躺在躺椅之上，竟如死去一般，祇剩一絲遊氣。"冀魯官話中還有"一口游游氣"的說法，《聊齋俚曲集·牆頭記》第二回："落了一口游游氣，牆頭就是望鄉臺。""一絲無兩氣"用否定詞"無"使"氣息微弱"的語義得到加強。

一條蠻稱十八兩　比喻死心眼，古板不知變通。《何典》卷四："六事鬼道：'方纔說好性格的難得碰着。他既肯做這捋卵皮的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團攣捏得扁的糯米心腸。況兼這些偷寒送暖，迎奸賣俏，各式各樣許多方法，都學得熟滔滔在肚裏，不比嫁着個鄉下土老兒，祇曉得一條蠻稱十八兩的。'"潘注爲"戇直"，即憨厚而剛直。成注："褻語，指粗鹵莽漢。"似乎未盡切意。實際這個熟語的意思即平常所說"老狗咬着屎橛子"，比喻死心眼。

一汚胭脂一汚粉　《何典》卷四："雌鬼喜之不勝，預先將家中收拾齊整。到得好日，凡屬喜事喜日應用的事件，盡皆千端百正。自己穿了包拍大紅衫，打扮得一汚胭脂一汚粉的。"《廣雅·釋言》："汚，磕也。"王念孫疏證引《廣韻》："磕，落也。"《玉篇·水部》："汚，落也，磕也。"《廣韻·鐸韻》："汚，赭也。"吳語"一點兒"叫"一汚汚"（上海），江淮官話則說"一汚兒"（安徽安慶）。"一汚胭脂一汚粉"即臉上顯得一塊胭脂一塊粉。"汚"猶"坨"，"一坨（兒）"即"一塊"，元曲《爭報恩》四折："哎！煞強如那一坨慘田地。"鄭廷玉《看錢奴》三折："暫借一坨兒田地，與我歇息咱！"今方言把地上或衣服上濕了一

塊叫“濕了一坨”，一塊一塊叫“一坨一坨”（青海樂都）。可見“一汚胭脂一汚粉”也就是“一坨胭脂一坨粉”。

一望平陽　猶言一馬平川。《何典》第一回：“山腳根頭有一個大谷，四面峰巒圍繞，中間一望平陽，叫做鬼谷。”“平陽”可以是形容詞，意思是“平坦”。《西遊記》第四回：“一霎時出南天門外，徑來到花果山。選平陽處安了營寨，傳令教巨靈神挑戰。”《禪真逸史》二十三回：“這山甚是高大，四圍皆水，進有里餘之地，一周遭盡是合抱的大楊樹，樹裏一片平陽之地，地盡頭即是土坡。”《說岳全傳》四十回：“但見一片荒山，四面平陽，都是青草。”也可以是名詞，指平坦之地。《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七回：“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其中“虎落平陽”也可以說成“虎到平川”，《水滸傳》六十三回：“直教龍離大海，不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地張牙舞爪！”

依便就便　猶順水推舟。《何典》卷四：“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話頭：臭寡婦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燭夫妻，還常常千揀萬揀揀着了頭珠瞎眼。若是晚轉身，越發不好揀精揀肥，祇得依便就便，尋着個好性格，吃得溫暾耐得熱的精胖小夥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這個自然。祇是一樁：我卻不肯轉嫁出去，是要坐產招夫的。’”

因由頭　可以作爲藉口的事，即由頭[①]。《何典》卷四："這裏雌鬼癢一陣，痛一陣，弄得無法擺張。肚裏千思百量，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時，曾在鬼廟裏請過香頭，何不借着還願做個因由頭，到廟裏去與那怕屄和尚相商，諒必有畫策的。""因由頭"的結構當是"因由"加詞綴"頭"，在唐代"因由"也有"由頭"的意思。唐王建《送人》詩："彼遠不寄書，此寒莫寄裘。與君俱絶蹟，兩念無因由。"唐元稹《苦樂相倚曲》："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絶。"明清小說習見，《紅樓夢》七十四回："鳳姐道：'太太快别生氣。若被眾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纔得確實，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作'胳膊折在袖内'。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裏，以查賭爲由。"《拍案驚奇》卷三十二："祇是鐵生是個大戶人家，又且做人有些性氣剛狠，沒個因由，不敢輕惹得他。祇好乾咽唾沫，眼裏口裏討些便宜罷了。"

迎風板子　相當於殺威棒。《何典》卷二："又將鬼廟周圍看了一回，即便坐在廟中，先叫扛喪鬼上去，責他做了鬼地方，不曾預先舉報，打了幾十迎風板子。再叫六事鬼去，也要撳住兩頭打當中。幸虧六事鬼口舌利便，再四央求，方纔饒了。"所謂

① 《紅樓夢》六十九回："鳳姐聽了無法，祇得應着。回來祇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祇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

"迎風板子"就是"殺威棒"的詼諧說法。《水滸傳》第九回："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醒世恒言》三十七卷："便令軍士，疾去揚州，擒他妻子韋氏到來。說聲未畢，韋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百殺威棒，打得個皮開肉綻，鮮血迸流。"

油竈墨 鍋底的黑灰。《何典》卷九："恰撞着黑漆大頭鬼，吃得稀糊爛醉，歪戴了配頭帽子，把件濕布衫敞開，露出那黑測黑的胸膛，上街撇到下街的罵海罵。"又："你看他身長一丈，腰大十圍，頭大額角闊，兩眼黑測黑，面上放光發亮，勝如塗了油竈墨。"方言中蘭銀官話叫"鍋墨子"（青海樂都），中原官話叫"鍋墨"（陝西寶雞）、"鍋黑"（陝西綏德）、"鍋木煙"、"鍋餅灰"（河南原陽）、"鍋臍灰"（江蘇贛榆），西南官話叫"鍋毛煙"（廣西桂林）、"鍋墨煙"（廣西柳州）、"鍋煙墨"（四川成都），膠遼官話叫"鍋灰"（遼寧大連），江淮官話叫"鍋其灰"（江蘇連雲港）、"鍋墨灰"（江蘇泰州），湘語叫"渦抹煙子"（湖南長沙）。冀魯官話叫"鍋臍灰兒"，《金瓶梅》三十三回："玉樓道：'祇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①

做腔做勢 猶裝腔作勢。《何典》卷二："劉娘娘道：'老爺雖說見錢眼開，祇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氣，方好講唇。'劉打鬼道：'阿媽說的是，待我去討個尺寸出

① 《西遊記》六十九回："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道：'賢弟莫講，你拿這個盞兒，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爲百草霜，能調百病，你不知道。'那呆子真個刮了半盞，又碾細了。"

來。’遂起身出門去。不一時，回來說道：‘老爺起初做腔做勢，當不得我花言巧語說去，他滅弗得情，方纔許了論萬銀子，再少也不好說。’”《大詞典》祇收錄“做腔”。按：“做腔”明清小說多見，比較集中地見於《型世言》（10次），《型世言》作者爲明代天啟、崇禎錢塘人陸人龍，可見“做腔”很可能是吳方言詞。本書有“做腔做勢”，如二十一回：“那簡小官因是填房，也不甚請親眷。到晚，兩個論起都是輕車熟路，祇是那愛姐卻怕做出來，故意的做腔做勢，見他立擾來，臉就通紅，略來看一看，不把頭低，便將臉側了，坐了燈前，再也不肯睡。”明清小說中與“做腔做勢”意思相近的還有“做張做致”、“做張做勢”、“做神做鬼”、“做身做分”，前三者至今爲吳語常用詞，辭書皆收錄。《醒世恒言》第一卷：“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面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賬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難爲了柴，老娘卻要計較。’”

詐死賴活　要死要活的撒潑耍賴。《何典》卷五：“牽鑽鬼誠恐老子要怪他，便把那叫化子夾背一記，罵道：‘你這叫化料語言不一，怎麽是我教你做的？’誰知把那叫化子身邊冷飯團都打出來，滾在地下，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那叫化子便和身滾在地下，詐死賴活的鬧將起來。”今吳語有“詐死詐活”（上海）。

指名鑿字　猶指名道姓。《何典》卷九：“即或有個好親眷，好朋友，想替你伸冤理枉，又恐防先盤水，先濕腳，反弄得撒尿

弗洗手①，拌在八斗槽裏②，倒要拖上州拔下縣的吃苦頭③，自然都縮起腳不出來了。依我之見，還是捉方路走好。且到城隍老爺手裏報了着水人命。也不要指名鑿字，恐他官官相衛，陰狀告弗準起來。祇可渾同三拍的告了，等他去緝訪着實。”這裏“指名鑿字”和“渾同三拍”的意思正好相反，成注：“混同三拍，吳方言，含含糊糊，不清楚。”小說中也叫“坐名”，《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四十一回：“張先鋒道：‘他坐名要天師，他坐名要國師，今番卻少不得驚煩這二位也。’元帥道：‘祇得去請天師。’”

準千準萬　成千上萬。《何典》卷二：“兩個謝別回來，說與雌鬼得知，事出無奈，祇得措置銀子。活鬼雖說是個財主，前日造廟時已將現銀子用來七打八，今又猝不及備，要拿出準千準萬銀子來，甚覺費力。”“準”有“算、折合、低償”的意思。梁任昉《奏彈劉整》：“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婢姊及弟，各準錢五千文，不分（劉）逡。”元曲《竇娥冤》楔子：“蔡婆婆云：‘我有心看上她，與我家做個媳婦，就準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單鞭奪槊》楔子：“尉遲恭云：‘罷、罷、罷，男子漢勢到今日也。一日準一年，等我三日孝滿埋殯追薦了我主公之時，那其間我大開城門投降如何？’”《金瓶梅詞話》十九回：“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準。”

---

① 先盤水，先濕腳，反弄得撒尿弗洗手，成注：“吳方言，指出頭椽子先爛的意思。”

② 八斗槽，成注：“俗語，八斗，指多。是攪得一團糟的意思。”

③ 拖上州拔下縣，成注：“吳方言，指官司一審、二審。”

同上四十六回："這皮襖纔不是當，倒是當人李智少十六兩銀子，準折的皮襖。"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四回："(仇福)取到白銀二十兩，三日以裏定還上。不還上，將他準了賬。"見於方言者如"是臘月里養（生）下的，一個月就準了一歲"／"一斗糧食換不下一個半大猪娃子（猪崽子），親戚路間（之間）就亟細算了，準上吧"(青海)。這裏"準千準萬銀子"就是算或折合起來成千上萬的銀子。

捉豬墊狗　嫁禍於别人，讓别人頂缸。《何典》卷二："扛喪鬼着急，連忙一把拖住道：'你也不必性急，凡百事體，也須有話熟商量。我們且到廟裏去，斟酌一團道理出來。'把催命鬼引入鬼廟裏坐下說道：'這個凶身，莫說我交代弗出，就是官府，祇怕也不敢輕易去拿他的。依我算計，倒不如捉豬墊狗，上了活鬼的船罷。'催命鬼道：'怎麽上他的船?'扛喪鬼道：'這節事，皆因爲活鬼養了嫡頭大兒子，說是甚麽天尊送來的，因此白地上開花，造着鬼廟，又做甚麽還原戲，以致令弟遭此一劫。那活鬼是個暴發頭財主，還不曾見過食面，祇消說他造言生事，頂名告他一狀，不怕不拿大錠大帛出來買靜求安。'"　"上了活鬼的船"是比喻說法，意思就是上到他的賬上讓他頂缸。

第六章
明清小說方俗詞考釋

明清小說是方言俗語詞的一座富礦，唯其如此，其中的方俗詞多有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所收錄者。或雖收錄而釋義不盡準確，義項不盡完備，可補苴者不少。明清小說詞語的專門研究開始得比較晚，196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陸澹安的《小說詞語匯釋》，從“前言”可知作者在三十餘年前就有了編輯一部小說詞典的想法，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實行。又知道作者在閱讀了幾十種比較重要的通俗小說的基礎上，將陸陸續續搜集的詞條加以整理，“共得應當注釋的詞語八千餘條”。這些成果後來都被大型語文辭書《漢語大字典》（簡稱《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所吸收。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着近代漢語研究的逐步深入，有關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斷代詞典又出版了若干部，筆者目前所見到的就有張季皋主編《明清小說詞典》（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吳士勳、王東明主編《宋元明清百部小說語詞大辭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高文達主編《近代漢語詞典》（知識出版社 1992 年），許紹峰主編《近代漢語詞典》（團結出版社 1997 年）。另外還有一些專書詞典得以出版，如李法白、劉敬芙

《水滸語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商務印書館 1995 年），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詞典》（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0 年）。有關《金瓶梅》的詞典就出版了三部（參本書 19 頁注①）。但由於明清通俗小說數量可觀，其中的方言俗語詞數量龐大，現有的研究遠遠不夠，雖說有了幾部專門詞典，但往往挂一漏萬。我們認爲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從編纂專書詞典做起。具體說來就是選擇一批有代表性的小說編纂成專書詞典，爲今後編纂近代漢語詞典或大型語文辭書打下良好基礎。

今就閱讀過程中發現的一些被大型語文辭書漏收或義項有缺漏的詞語加以訓釋，求教於學界同仁。

安排　除辭書所列義項外，“安排”在小說中還有以下意義：

（1）私下打定注意；暗下決心。《野叟曝言》第四回：“到了申酉時分，寺中的人，都往門外看驗屍。鸞吹着急，與素娥相對而哭。心下安排：若是松庵敢行無禮，拚着一死！”《歧路燈》六十七回：“日月如駛，到了產期，竟是‘抱來天上麒麟子，送與人間積善家’。這張類村伯侄兩院，無人不喜。這溫姑娘一日七八回去看。惟有杜氏一個，直如添上敵國一般，心中竟安排下‘漢賊不兩立’的主意，怎不怕煞人也。”

（2）弄；幹；搞。《繡榻野史》上卷：“金氏聽了，十分過不得道：‘你不要說了，我骨頭裏都酥去了。你稱揚他這樣本事，待他安排的我討饒，我纔信哩。’”同上：“東門生道：‘你好好把昨夜裏的事說與我知道，難道他弄了這一夜，你還不爽利麽？又還要我來滿載哩！’金氏便從頭至尾，細細告訴他說：‘你去見他

用笑他，怎麽這等沒用東西，直等我安排的討饒。'" 同上："金氏道：'輕些舐弄一回。'大里心內道：'俺要安排他討饒纔放他。'"

熬清受淡 猶含辛茹苦。《型世言》第九回："家中霍氏雖知他是逃在外邊，卻不知是甚所在，要問個信，也沒處問，祇是在家與兒子熬清受淡，過了日子。"同上十六回："勸李氏的道：'結髮夫妻，說不得要守。你須是他妾，丟了兒子，吳氏要這股家私，怕弟男子侄來奪，自然用心管他。何苦熬清受淡，終身在人喉下取氣？'"《禪真後史》第十回："我父親若肯熬清受淡吃薄粥時，也頗頗做成家業，不受人的輕藐。"《九尾龜》一百九十回："秋穀笑道：'雖然如此，祇是你嫁我一場，沒有得到什麽好處，卻倒反要你熬清受淡的過起這樣的清苦日子來，我心上委實覺得過意不去。"

八擡八綽 用八擡大轎擡。《西遊記》六十二回："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八擡八綽，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紅樓圓夢》二十二回："吩咐伺候，下面齊聲答應。寶玉向司道等拱手道：'再會！'全副執事，八擡八綽進節署去了。"清張南莊《何典》卷三："一到斷過七，形容鬼攛掇着，就在陰山腳下尋塊壞心地，做了鬼墳壇，在太歲頭上動了土，把棺材生好牛頭杠[①]，八擡八綽的扛出門去。"《方言大詞典》根據《何典》用例釋爲："本指由八人擡、很寬綽的大轎子。

① 成江注："牛頭杠，俗語。一橫二竪的杠子，似牛頭。"

引申爲非常闊氣，派頭很大。”按：“八擡”即八個人擡，古代有八人擡的轎子叫“八人大轎”。《綠野仙蹤》八十二回：“蘇氏在地下拉了把椅兒，放在下面，等着龐氏母女坐了，方說道：‘這位姑娘，將來穿蟒衣，坐八抬，匹配王公宰相，就到朝廷家，也不愁不做個正宮。’”《紅樓夢》五十三回寫賈母等“先坐八人大轎，帶領眾人進宮朝賀行禮”。又有“八擡八座”一說，比喻坐大官。《兒女英雄傳》十五回：“安老爺指了鄧九公，向公子道：‘這是九大爺，請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喜得個鄧九公雙手敬捧起他來，說：‘老賢侄，大爺可和你謙不上來了。’又望着老爺說：‘老弟，你好造化，看這樣子，將來準是個八擡八座罷咧！’”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綽”和“寬綽”義無關。“綽”(chāo) 有“抓、提”的意思，元鄭光祖《三戰呂布》第二折：“某綽金盆在手，一金盆打殺了丁建陽。”《西遊記》第二回：“那魔王穿了甲冑，綽刀在手，與眾妖出得門來，即高聲叫道：‘那個是水簾洞洞主？’”同上二十一回：“老妖結束齊整，綽一杆三股鋼叉，帥群妖跳出本洞。”“綽”作爲動詞與“擡”對言，也是“扛”、“擡”的意思，《醒世恒言》三十四卷：“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到像八擡八綽一般，腳不點地，竟拿上船。”既然是“推的推，扯的扯”，就像擡八擡大轎。《金瓶梅詞話》七十回：“少頃，祇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纔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掛太保牙牌、黃金魚鎦，好不顯赫威嚴！”“八擡八簇”意思是八個人擡轎，八個人簇擁圍

隨。“簇”也是動詞。江淮官話有“八擡八插”，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卷三：“今俗以高官坐轎者，謂之八擡八插。”“插”也當是插杠而擡的意思。

班駁　爭辯；辨白。按：“班駁”即“辨駁”。“班”通“辨”①。《大詞典》“班駁”條云“班駁”，基本意思是“雜色，色彩斑斕”②。又有“班駁陸離”，與“斑駁陸離”爲一詞。“班駁”在明清白話小説中有“盤問、詰難”的意思，已有人指出③，但其“爭辯、辨白”的意義辭書還未收録。《禪真後史》第五回：“裘五福笑道：‘好兄弟，你年紀小，不知當官對理的利害，若不是我口舌利便班駁你時，險些兒夾棍移在區區腳上了。’”《野叟曝言》十五回：“老家人道：‘你是姓白，怎麽又說甚文相公？’又李失笑道：‘是我説錯了，實是吴江文素臣相公。’老家人道：‘怎麽自己的姓都會説錯的？’還待班駁，衹見屏門後有人伸頭一探，失聲道：‘這是文相公呀！申伯伯怎還不進去説呢？’”同上十八回：“那些生員，打了一拱，齊齊的排立兩旁，把這些站堂吏役，都攔在背後，急切裏擠不出來。任知縣心裏躊躇：這事情弄大了！一來夫人喜歡，不敢違拗；二來鄉宦生員環

① 《荀子·君道》“善班治人者也”王先謙集解：“班，讀曰辨。”《潛夫論·遏利》“禮義不班”汪繼培箋：“班，與辨通。”

② 《楚辭·劉向〈九歎·憂苦〉》：“同駕羸與棄駏兮，雜班馬交與閑茸。”王逸注：“班馬交，雜色也。”

③ 王東中《明清白話小説詞語劄記》，《古漢語研究》1994年1期87頁。再如《九尾龜》九十一回：“在下做書的做到這裏，便忽然又有一位愛説話的朋友來扳駁在下道：‘你前集書中的東方小松，明明是複姓東方，爲什麽你的書中，有時候叫他東方小松，有時候叫他方小松？’”

堂請法，不便模棱；三來驗明女身，無可班駁；四來看審的擁擠數千人在此，也該顧惜聲名！”《警世通言》十五卷：“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眾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鬬着了方來稟話？明明是個妒忌之意。’眾人見本官做了主，誰敢再道個不字，反討了一聲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官面上做個人情，又且當堂鬬着，更無班駁。”

小說中也作“扳駁”。《海上花列傳》二十三回：“一席話說得姚奶奶頓口無言，回答不出，登時漲得徹耳通紅，幾乎迸出急淚來。正待想一句來扳駁，祇見霞仙復道：‘耐是奶奶呀，阿是奶奶做得勿耐煩仔了，也到倪該搭堂子裏來尋尋開心？可惜故歇無啥人來打茶會！’”

背手　暗中獲得的錢財。《醉醒石》十五回：“那王公子卻撞進房來道：‘無恥汙邪的，你怎麼串人來局賭？二千兩産，做一千二百兩，還是我便宜。你得了陸指揮背手，用了一生一世。你這樣禽獸，再不許上咱門。’”《大詞典》“背手”條：“兩手放在背後交叉握着。”這是本義，這裏用的是比喻義。文中寫王公子的舅子串通陸指揮把王公子家的園林買給了陸指揮，王公子認爲舅子肯定是暗中得了陸錦衣的好處纔這樣做的。“背手”喻指背地裏得到的錢財。

簸箕喏　猶圓喏。《禪真後史》第四回：“大家唱了一個簸箕喏，坐下吃酒。”也叫“撒網喏”，清張南莊《何典》第八回：“後生道：‘你須陪了我弗是，方說與你聽。’活死人祇得唱個撒網喏，求他指引。”“唱喏”是古代男子所行之禮，叉手行禮，同

時出聲說“喏”表示致敬①。這是近代以來產生的一種禮儀，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二：“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於何年也。”古代又叫“啞揖”，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四十《拜禮》：“古人作揖，口中唱之，故謂之唱喏，至今而廢。當時謂之啞揖。”

從明清小説來看，一般是先打躬後唱喏，所以《金瓶梅詞話》十二回桂姐罵西門慶説：“你打三個官兒，唱兩個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裏衹剪下一料子頭髮拿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歇後語中“官兒”諧“躬兒”。打三個躬唱兩聲喏的事情很少見，所以説“誰見來”（沒人見過）。也叫“聲喏”，《醒世恒言》第三十卷：“停了一回，有個人開門出來，也是個長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聲喏。”《禪真逸史》第四回：“那人放手笑道：‘苗二哥，不必驚惶，前言戲之耳。’苗龍方纔心定，二人聲喏而坐。那人叫酒保再燙酒來，另添肴饌，點上一盞燈，重新酌酒。”因爲是初次見面時的禮節，也可以叫“迎喏”，《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三：“正在商量處，衹見路旁有一簇人，老少不等，手裏各拿着物件，走近前來迎喏

① 明周祈《名義考》卷六《人部·唱喏》：“《左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喏，喝聲也。’喏，《玉篇》‘敬言也’，‘喝，訶也’。貴者將出，唱使避己，故曰唱喏，亦曰鳴騶，即《孟子》‘行辟人也’。今俗謂揖曰唱喏，不可曉。”

道：‘某等是村野小人，不曾識認財主貴人之面。今日難得遇公子貴步至此，謹備瓜果雞黍、村酒野蔌數品，聊獻從者一飯。’”“走近前來迎喏”相當於“走進前來唱喏”，小說中常有“近前唱喏”、“向前唱喏”、“向前聲喏”的說法，《警世明言》二十四卷：“二個都是舊日相識，認得思溫，近前唱喏，還禮畢。”同上：“見一個老兒在裏面打絲線，向前唱喏道：‘老丈，借問韓國夫人宅那裏進去?’”《水滸傳》十一回：“中間交椅上，坐着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沖向前聲喏了，林沖立在朱貴側邊。”

“唱喏”的形式有多種。就身體姿勢的不同而言，有“半喏”，《警世通言》二十四卷：“公子下馬唱了個半喏，就要行，說：‘我夥計都在船中等我。’”從聲音的角度有“低聲喏”，《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喏。”從頻次而言有次數的不同，有時有些場合唱喏多達七八次。《禪真逸史》十九回：“說罷，就叫阿醜過來見了苗師父和胡班首。阿醜向前唱了兩個喏。林澹然令苗知碩、胡性定且去洗了塵土，吃些酒飯，慢慢地來講話。”《醒世恒言》三十一卷：“這人走至面前，放下籃兒，叉着手唱三個喏。”《警世通言》十九卷：“祇得在下面告道：‘尊神，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鷁，望尊神見還則個!’看那骷髏，一似佯佯不採。似此告了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喏，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林子來，骷髏祇是不採。”同上二十五卷：“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卻被桂生扶住，祇得受了。桂生連唱了

七八個喏，千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

從程度來說有“深喏”，《拍案驚奇》卷二：“（王婆）又對吳大郎道：‘可相見這位娘子。’吳大郎深深唱個喏下去，滴珠衹得回了禮。”《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小道人道：‘你是婦道家，對女人講話有甚害羞？這是他喉急之事，便依我說了，料不怪你。’說罷，便深深一喏道：‘事成另謝媒人。’”有“肥喏”，指打躬的幅度大，抱拳高拱，彎腰揚聲。《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個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個肥喏，親手遞一杯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醒世恒言》二十八卷：“遂取過一幅桃花箋紙，磨得墨濃醮得筆飽，題詩一首，折成方勝，袖中摸出一方繡帕包裹，卷做一團，擲過船去。吳衙內雙手承受，深深唱個肥喏，秀娥還了個禮。”相反則是“淡喏”，《警世通言》卷二十四：“沈洪說：‘我去西廳時，衹怕大娘着惱，皮氏說：‘你在此，我反惱，離了我眼睛，我便不惱。’沈洪唱了個淡喏，謝聲‘得罪！’”

“簸箕喏”、“撒網喏”是比喻的說法，應該屬於“肥喏”。有時叫“團圓喏”，《禪真後史》十三回：“瞿天民父子們正在中堂談笑，衹見葛、龔二人闖入來，唱了一個團圓喏。”還有一個比喻說法可以幫助理解“簸箕喏”。《金瓶梅詞話》三十一回：“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於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

兩個小廝在旁打扇，就坐下了。”《聊齋志異說唱集・王六郎》：“要走這天，送行之人全站滿了小小院，許爺與大家道謝，作揖來個羅圈。”所謂“羅圈”就是唱喏時身體轉一圈。小說中凡把圍成一圈叫圍羅圈，《蕩寇志》七十二回：“那高衙內兀自在地上氣喘，抖得起不來。看的人圍了一個大羅圈，都說：‘這位姑娘好了得！’”轉圈叫“轉窠羅圈”，《說唐》四十四回：“眾人圍住聽唱，見他唱得十分好聽，聽的人一發多了。忽望見程咬金騎馬衝出城來，把眾人嚇得亂嚷亂跌。程咬金見了，哈哈大笑，故意把馬連轉幾個窠羅圈，嚇得眾人個個跑走，一擁擁進城去。”圍成一個圓圈睡覺叫“羅圈睡”，《小五義》八十一回：“咱們少刻四個人睡覺，東南西北佔着四面。一個頭朝北，一個頭衝東，枕着頭朝北的腳，一個頭衝南，腦袋枕着頭朝東的腳；一個頭朝西，枕着衝南的腳，頭衝北的，又枕着頭衝西的腳，這叫羅圈睡。”又把圍成一圈的陣勢叫“簸箕陣”，《禪真逸史》二十八回：“眾軍打攢攢布成簸箕陣，圍逼攏來，正待並力擒捉，祇見塵頭起處，又擁出一隊軍馬來。”“撒網”也是撒一個圓圈至少是半圍形，所以用來比喻唱喏的姿勢。

另外還有“扁喏”一說，“扁”和“圓”相對，或許和“簸箕喏”正好相反。《何典》第一回：“形容鬼曉得生了外甥……正值活鬼在家裏燒三朝，就唱個扁喏，道了喜。”這裏是作者的一種詼諧說法。

脖子拳　猶言打耳刮子。《禪真後史》第十回：“舊年四月初六日，敝鄰馮老嫗因家下有一尊古佛金身壞了，喚城內一位裝佛匠補漆貼金。誰想那人盜了古佛的心肝五臟，被馮老嫗瞧破了，

喚家童將那人打了一頓脖子拳，衹要鎖了送官。”《水滸傳》三十五回：“好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管家，老爺也驁鳥不換。高則聲，大脖子拳不認得你。’”小說中還有“打脖”一說，可能與“脖子拳”有關。《醒世姻緣傳》十一回：“積善人家慶有餘，作惡之人災自陡。鬼打脖，神扯手，衹爲含冤無處剖。”同上四十一回：“這魏才夫婦背後與女兒商議停妥，出了喪就要嫁人。媒婆來往提說，這魏才因侯小槐爲人資本，家事也好，主意定了許他。衹是侯小槐被汪爲露降怕了的，雖是做了鬼，也還怕他活將轉來被他打脖，不敢應允。”今西北方言有“打脖根”、“搧脖根”、“扯脖根”、“打刮耳子”、“打兜耳子”、“戳脖子”等說法（甘肅、青海），應當屬於“脖子拳”之類。

操三歇五　不緊不慢，漫不經心。《禪真後史》十七回：“徐媽道：‘這事也是性急不得的，從容再做商議。’張氏道：“捉蝨子也索一個順溜，怎講這操三歇五的話？我如今先出彩，送媽媽一半，姑緩數日，嬸嬸奉上，何如？’”這裏寫張氏、聶氏想湊銀子給徐氏讓她給阿媚墮胎，但徐媽卻不着急，提議再作商議，張氏急不可耐，便責備徐媽漫不經心。今方言有“搖三撾五”，結構形式和意思與“操三歇五”相近，如青海樂都話：“之（這）個人做事情搖三撾五的不上心（不用心）”／“一天搖三撾五的阿忽兒（什麽時候）纔做完哩”。

其中“撾”是“扔”的意思，如“之（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你不要哈（你不要的話）我撾掉哩”／“趕緊給我拿走，不是（然）的話我撾到院子裏哩”（同上）。“撾掉”即扔掉。

粗粗畜畜　粗笨、粗大的樣子。《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十五回：”一個銅肝鐵膽，回子鼻，銅鈴眼，粗粗畜畜，選得上的將軍。”“畜”讀匹各切（pò，《廣韻·鐸韻》）時是“顆”的俗字，意思是面龐大。在“畜子”一詞中讀“同歹切”（tǎi，《字彙補》）。有兩個意思。一是對身軀肥大、行動笨拙的人的謔稱。章炳麟《新方言·釋言二》：“《説文》：‘大，象人形。’故知稱人曰大。今廬州鄙人謂邑人曰‘畜子’。畜，音如太，即大之俗字也。”二是古代南方人對北方人的貶稱。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二：“畜，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爲畜子。”南方人罵北方人爲“畜子”或許也與北方人身體相對大而笨有關。前面説“回子鼻，銅鈴眼”，即高鼻梁①，大眼睛，“粗粗畜畜”即形容整個身體碩大。今青海方言罵人仍用“畜子”，如“乃（那）個畜子好話一點都聽不進去”，也許就是當時“南人”罵“北人”的話在現代方言中的遺存。

拆白道綠　説三道四。《醒世恒言》二十三卷：“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衹有人纔是活寶。若説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説恁麽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衹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綠，喝五吆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相當於“説白道綠”，《水滸傳》二十回：“那婆子吃了許

① 《醒世姻緣傳》三十三回：“狄員外正在極躁，衹見狄危陳戴了一個回回鼻子，拿了一根木斫的關刀，趕了一隻鹿尾的黄狗，吆天喝地的跑將過來。”

多酒，口裏祇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說白道綠”即“說白道黑”、“說三道四”。

攙前落後　猶三長兩短。《禪真後史》第九回：“瞿天民道：‘淩媽媽，就煩你說合，成了這事也罷。但日後設有攙前落後時，不要怨懟絮聒我便好。’”文中寫瞿天民二兒子要娶聶氏女子，瞿天民雖不願意但無奈之下祇好同意了這們親事。“攙前落後”有搶前落後不整肅的意思，如《紅樓夢》九十九回：“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麽今兒不齊集至此?’擡頭看那執事，卻是攙前落後。”《官場現形記》四十四回：“某人某人，叫着名字，叫了上去，依着齒序，魚貫而入，不得攙前落後。”文中這幾句話出自不願意答應這們親事的瞿天民之口，意思相當於“三長兩短”。

長腳話　不該說的話；廢話。《禪真後史》第九回：“瞿天民道：‘媽媽雖如此說，我心下大約不願。’郁氏焦躁道：‘日前彀兒說親，也見你多般比喻，憎長嫌短，講了滿紙的長腳話。及後大媳婦進門，也不見什麽小家子氣。今日淩媽媽所說，甚是相應，又吐出這一篇兜頭蓋腳的話來，擺不脫道學氣味。’”瞿天民不同意二兒子入贅聶家成親，極力說服郁氏，而郁氏卻拿定主意要讓兒子入贅，所以責備丈夫說話太多。

炒茹茹　比喻男風。《繡榻野史》上卷：“東門生急急抽送，金氏笑問道：‘方纔大里說甚麽風月的話兒，哄的你這樣興動，你便說說我聽，待我發一發興。’東門生道：‘當初我與他炒茹茹，還嫌我的鳥兒大，又怪我射的長久。過了二年，他的鳥兒大似我的，又賣弄自家許多的本事道，會整夜不泄。’”按：“炒茹

茹”即見於元曲的“打閘閘”，爲淫孌童的隱語。元張好古《張生煮海》第三折：“不如我收拾了這幾件東西，一徑回到寺裏，尋那小行者打閘閘去也。”也見於明清小說，《金瓶梅詞話》五十四回：“那賊小淫婦慣打閘閘的，怎的把壺子都放在碗內了。”方言中有多種說法，明天然癡叟《石點頭》卷十四：“將男作女一般樣交歡淫樂……若各處鄉語又是不同，北邊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鑄火盆，寧波人叫善善，龍遊人叫弄苦蔥，慈溪人叫戲蝦蟆，蘇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上喚做以陽物插入他人糞門淫戲，話雖不同，光景則一致。”今就“炒茹茹”之得名試加臆測。近代小說中罵孌童爲“秫秫”，《金瓶梅詞話》三十五回：“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學說蠻秫秫小厮攪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同上五十回：“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祇一味乾粘。”或罵“賊村秫秫”（同上五十回）。也作“茱茱”，《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五十六回：“又有一遭子，我兄弟二人騎在馬上，我們的馬去，又有一伙騎馬的來。祇聽見那邊馬上的人說道：‘糙茱茱！糙茱茱！’原來那些人是取笑我們兄弟二人做小伙兒。”“茹茹”當即“秫秫”、“茱茱”。“炒茹茹”即“糙茱茱”。“小伙兒”即指男風。《三俠劍》第二回：“惡賊問道：‘姑娘上哪裏去呢？’跑堂的說道：‘鎮店北口有片葦塘子，跟着姑娘到葦塘子裏，不用你自己費事，姑娘就給將底衣脫下來。’惡賊說道：‘姑娘還有這個毛病嗎？’跑堂的說道：‘可有一宗，姑娘給人脫底衣，可是打後邊脫，脫下來之後，姑娘有一把秫秸棍，全得給他

打肛門塞進去。’惡賊說道：‘夥計你怎麽罵人哪?’跑堂的說道：‘我罵的都不是人，都是禽獸。’”這裏跑堂的所說的“秫秸棍”即“茹茹”、“秫秫”、“茱茱”之類，因爲和“炒茹茹”有關，所以引起了惡賊的不滿情緒。

穿插 串通；勾結。《禪真後史》四十四回：“潘有廉父子預先東門外飯店等候，一概公人、押解、打屍人等，都待酒飯，各各贈了銀兩，將卞心泉帶出外厢，俏地與潘鹿把言語穿插定了，然後帶二人往縣中來。”《風月夢》第二回：“他父親在常熟縣承充刑房提牢吏，因爲生得精明強幹，百伶千巧，歷任官府，得喜內外穿插，因此家資饒裕。”《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十回：“伯芬心上一想，要想報仇是萬不能的了，不如還是借着他的勢子，升我的官。主意打定，等大舅爺到了上海之後，便天天到行轅裏伺候。大舅爺本來挈眷同行的，伯芬是郎舅至親，與別的官員不同，上房咧、簽押房咧，他都可以任意穿插。”“天天到行轅裏伺候”[①]，意即到行館支應、聽候；“上房、簽押房”等地“可以任意穿插”，意即隨便走動串通。

闖口面 惹事生非。《醉醒石》十五回：“十五六了，就有那幹不尷尬的人，哄誘他出去花哄，闖口面。”按：“口面”指代口角、爭吵。《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闖口面”也即“惹口面”，《水滸傳》五十一回：“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意思即招惹是非。

---

① 行轅，舊時高級官吏的行館，亦指在暫住之地所設的辦事處所。

打呆樁　讀古書　發呆，不知所措。《醉醒石》第十回："衆租戶道：'論理如今原是個沒理世界……如今我們這村裏，也種不成田了！'……巧是浦月肫夫走來，見衆人在那厢，打呆樁，讀古書。他道：'列位！你們依着我做，隨我走，包你陳家起不夜成。'"陳家即陳副使家，他横行霸道，欺壓百姓，大家無計可施，浦月肫夫設計制裁陳副使家，但衆人顯得束手無策，不知所措。"打呆樁，讀古書"正形容這一情狀。

大道　舉止大大咧咧，顯得傲慢。《醉醒石》十三回："說道娶妻，家事好，明是負心了。便是佛也惱，怎生不焦燥起來。應對無心，舉止失次都有了。人那知道，祇說他大道，慢客。不上年餘，嫖客稀少，連家中姊妹，也不來禮貌。"方言中"大道"本有大方、不拘束的意思。這裏是說妓女待客漫不經心，舉止態度傲慢。相當於"大意"（參本條）。

打合　調停，說合。《醉醒石》第八回："千戶道：'還有這幾家，我當日央你去求他，他不理我。我如今已去奈何他，你可去打合，我寬他，你也得些作謝媒。'……這幾家，此人打合，少的也送千金。"按：《大詞典》"打合"條三個義項與此處文意不合①，據文意當是居間調停，說合。《型世言》十五回："祇見遍地陰陰火光。沈剛問道：'那地上是甚麽？'花紋與甘毳假做不看見，道：'有幾件破壇與缸，買了他便移出去。'沈剛心裏想：

① 一爲融合；結合。二爲慫恿；拉攏。三爲拼湊。《小說詞語匯釋》根據《警世通言》二十"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卻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吃"，釋爲"邀人合作"。

‘地下火光，畢竟有藏。眾人不見，一定是我的財。’暗暗歡喜。成契定要二百五十兩，花、甘兩個打合二百兩，沈剛心裏貪着屋中有物，也就不與較量。”《後水滸傳·序》：“過不數日，忽有探事來報導：‘岳陽府官說柳壤村百姓俱與大頭領通同，即使軍兵剿滅。村人聞信，盡皆逃竄。卻拿去二三百人，打入監去，使人出來，暗暗打合，要納銀贖罪。’”《野叟曝言》二十九回：“一面吩咐管門，不許放單老爺出去。因向公子說道：‘這事若經起官來，竟是真命真傷；幸喜單老還在牆門裏面，如今叫那個去打合呢?’公子道：‘我去與他當面說罷。’大奶奶道：‘這是一定決撒的了，看你方纔那口聲，不如叫管賬的去罷。’因叫管帕家人來叮囑，祇要不經官，拼得多費幾兩銀子。”

打攢攢 圍成一圈；圍攏。《禪真後史》二十一回：“兩下爭鬥起來，這小厮尊臉上受了幾下，又將他蔥擔兒撒散滿地。衆人打攢攢勸他，兀自不肯罷手。”三十回：“祇見驛前空地上，數百人打攢攢圍定一株大松樹，仰面看着，指手畫腳，在那裏笑說。”四十五回：“眾嘍羅遵令，打攢攢簇擁着這四十餘人同入山頂寨內來。”小說中還有一個說法叫“打拷挎圈兒”①，《九尾龜》四十五回：“就這一聲喊裏，後房房外跑進四五個大姐娘姨，一齊擁上，竟是打了一個拷挎圈兒，把一個章秋穀團團圍住，好像那楊國忠的肉屏風，石季倫的錦步障，一些兒水泄不通，七張八嘴

① 拷挎，即栲栳，用柳條或竹篾編成的盛物器具。最早見於唐代文獻，《變文集》卷二《韓擒虎話本》：“作一百姓裝裹，擔得一栲栳饅頭，直到蕭磨呵寨內，當時便賣。”禪宗語錄中叫“栲栳圈”。

的挽留，七手八腳的亂扯。”今方言圍攏在一起叫“攢到一搭裏”、“攢到一處兒”，如“那些人攢到一搭裏鬧禍哩”／“娃娃們攢到一搭裏就要打椎（打架）哩”（青海樂都）。

的的攢攢　猶密密匝匝，聚集成堆。《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九十四回：“怎見得星移萬戶，赤溜溜的珠球滾地拋來；真可知他月到千門，碧團團銀燭半空丟下。靈船低泛，通霞臺上，沉沉靄靄，平白地透出霞舟百里，丹煙流宿海；火鏡高燃，望日觀前，雄雄魄魄，半更天推出日扇九枝，紅豔簇天壇。的的攢攢冕觚棱，盡點綴了丹房檐卜；霏霏嫋嫋旋華蓋，鎮飄飄些紫蔓萄萄。”按：“的的”的意思是“的溜圓”，《儒林外史》第五回：“他把兩眼睜的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海上花列傳》四十五回：“眾人見瑤官的皦圓的面孔，並不傅些脂粉。”《官場現形記》四十六回：“不料少爺纔上得一層臺階，一個滑腳早滑倒了，嘩啷一聲，一大捧東西一齊丟在地下，還有些珠子的溜溜在地下亂滾。”吳語形容圓滾滾有“的粒滾圓”、“的溜滾圓”（上海）。“攢攢”爲叢聚、叢集貌。梁簡文帝《古咄嗟歌》：“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潘安仁《笙賦》：“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明方以智《通雅》卷九《釋詁·重言》：“纂纂，猶攢攢也。古樂府‘棗下何纂纂’，《古詩紀》曰：‘一作攢攢。狀其纂聚耳，重其聲則爲纂纂。’”方言中“一攢攢”指一叢叢、一堆堆。如“一攢攢花兒”指叢集的一片花，“一攢攢螞蟻”指螞蟻聚集成堆（青海樂都）。叢聚爲“攢叢”、“攢聚”。簇聚、簇擁爲“攢簇”，《西遊記》八十一回：“眾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二則是貪看那女子，都攢攢簇簇，排

列燈下。”《封神演義》五十三回：“左右擺攢攢簇簇軍兵；前後排密密層層將佐。”

再看“冕觚棱”，宋王觀國《學林》卷五《觚甬》：“觚又爲酒器，其容二升，蓋亦酒器之有方角之形者也……所謂觚稜者，屋角瓦脊成方角稜瓣之形，故謂之觚稜。”① “冕”是古代天子、諸侯、卿、大夫等行朝儀、祭禮時所帶的禮帽。宋徐鍇《說文繫傳》：“冕，冠上加之也。長六寸，前狹圓，後廣方，朱綠塗之。”可見“冕觚棱”是形容“冕”的。文中描寫觀看元宵節東京城裏放花燈的情景，女子遠處看見人頭攢動②，冠蓋相摩。“的的”形容其圓，“攢攢”形容其聚集，“的的攢攢冕觚棱”就是人頭（冠冕）聚集一處，顯得密密匝匝、叢叢簇簇。

的的真真 的的確確；真真切切。《九尾龜》四十九回：“一面說着，就回過眼光兩旁一看，把手指着一間包廂內道：‘你看這裏頭坐的卻是的的真真中堂的小姐、翰苑的夫人，這個新聞就出在他們府上，你在上海難道沒有一點風聲？’”《後紅樓夢》第六回：“幸喜的王夫人叫鶯兒、麝月服事他去睡了。他就在被窩內，百般的思想起來道：‘如今是的的真真，明明白白有這個林妹妹了。你看林妹妹到底心裏記着我，叫紫鵑來問我，不知還有什麽言語，可惜紫鵑在眾人前不能替他告訴我。’”吳語有“的的括括”，如“他是的的括括的規矩人，做什麽事都按部就班的”。

---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四十三回：“時候雖早，那看榜的人，卻也萬頭攢動。一路上往來飛跑的，卻是報子分投報喜的。”《海上花列傳》四十七回：“雲甫起立探望：客堂中密密層層，千頭攢動，萬聲嘈雜，不知是否成殮。”

點綴　“點綴”一詞意義豐富，除目前辭書收列的義項外，還可以歸納出下列意義：

（1）猶添油加醋；攛掇。《型世言》第六回：“但在客夥中見汪涵宇當日久佔，也有原與朱寡婦好的，有沒相干的，前日妒他，如今笑他，故意在朱顏面前點綴，又在外面播揚。”同上三十六回：“就如目下魏忠賢，把一個‘三案’，一網打盡賢良。還怕不彀，又添出‘封疆行賄’一節，把正直的扭作奸邪，清廉的扭做貪穢，防微的扭做生事，削的削，死的死，戍的戍，追贓的追贓。還有一干巧爲點綴，工爲捃摭，一心附勢，隻手遮天，要使這起忠良決不能暴白。”《九尾龜》一百二十七回：“聽見有人在那裏罵他，這些親戚非但不肯和他辯護，碰着一個高興的時候，還要連自己也湊下去點綴兩句。這個裏頭有這樣的幾層緣故，所以那些親戚一個個都不肯幫他。”

（2）略加鋪叙、描述。《醒世姻緣傳》二十八回：“單且衹說讀書的學校中，如那虞際唐、尼集孔、祁伯常、張報國、吳溯流、陳驊這班禽獸，個個都傷敗彝倫起來。若要一一的指說他那事款，一來汙人的口舌，二來髒人的耳朵，三則也傷於雅道，四則又恐未必都是那一方的人，所以不忍暴揚出來。但這班異類，後來都報應得分毫不爽，不得不微微點綴。”《海上花列傳》六十回：“又指出‘春日載陽’詩中第六韻，念道：‘秦無頭可壓，宋有腳能行。’該兩句再有啥說嗄，念下來好像石破天驚，雲垂海立，横極，險極，幻極。細按題目四個字，扣得也緊極，但是以理而論，畢竟於題何涉？要曉得兩個題目衹消淡淡著筆，點綴些田家之樂，羈客之思，就是合作，勿必去刻意求工，倒豁脱仔正

意。所謂‘相題行事’者，即此是也。”《海上花列傳》五十一回：“韻叟揭開細細閱竟，道：‘筆意蠻好，可惜勿全。’隨將春冊遞下傳觀。亞白道：‘好像是玉壺山人手跡，不過尋勿出俚憑據。’韻叟道：‘名家此種筆墨，陸裏肯落圖章款識？再有仔個題跋就好哉。’尹癡鴛道：‘題個跋末勿如做篇記。就拿七幅來分出個次序，照敍事體做法，點綴點綴，竟算俚是全璧，阿是比仔題跋好？’”

（3）暗示；點撥。《綠野仙蹤》十七回：“托一個善會說話，有機變的宋媒婆，以採買針線爲由，常拿些綢緞碎物着嚴氏做，做完，他就將手工錢送來，從未耽延片刻，其手工錢都是胡貢暗出。因此來往的透熟，每日家言來語去，點綴嚴氏，着他賣身救夫，與富貴人家做個側室，便可名利兩收。嚴氏是個聰明婦人，早已明白他的意見，祇是不應承他。”《綠野仙蹤》五十一回：“蕭麻子向如玉道：‘這也怪不得他，委實那日溫大爺的嘴巴，太手重些了。’金鐘兒聽了，將粉項一低，那眼中的淚，就像斷線珍珠相似，撲簌簌亂滾下來。苗禿子罵道：‘這象皮龜，真不成人類！好端端的被他一個屁，就點綴哭了。’”《小五義》一百一十八回：“她與崔德成兩個暗地之事，她也知道不定那時要教郭宗德撞上，就是殺身之禍。並且郭宗德常拿言語點綴花氏，花氏預先就有些個害怕。嗣後由於得了這封書信，花氏常拿言語點綴雙錘將，說：‘無理者可以治人。’郭宗德屢次和她討這個書信，她不給，故此雙錘將也就不敢深分的與他們較量這個事了。”

（4）虛意應付；染指。《肉蒲團》第十回：“兩人青天白日一絲不穿，彼此看了雪白的肌膚，恣其淫樂。對門的醜婦隔一兩夜

過來一遭，未央生不好拒絕他，也時常點綴點綴，但不能飽其所欲，衹好免於怨恨而已。”十八回：“因在京裏坐監，聞得玉香的盛名，兄弟兩個爭先拜訪。起先是臥雲生，瞞了阿弟先去嫖了幾夜。後來是倚雲生，瞞了阿兄也去嫖了幾夜。一日兄弟兩個盤問出來，遂索性把玉香包在家中，大家公用。不但兄弟同利，又且師弟同門，連香雲的丈夫名爲軒軒子，也時常點綴點綴。與他睡過一兩夜，竟有些老當益壯起來。”

(5) 猶打點①。《九尾龜》一百一十六回：“至於謝儀的一層，不瞞你們兩位說，我兄弟平日之間也專愛的結交朋友，不是那衹認得錢不認得人的人物。這件事兒，一則多蒙康己翁見愛，不去找別人，卻來找我；二則我和伯華兄知己朋友，情面難卻，並不是想什麽錢。但是這件事兒不是我一個人的首尾，不得不點綴他們一下。”《官場現形記》十七回：“這樁事情下來，雖瞞得一時耳目，終究一定有人曉得，既然曉得，保不住就要說話。多開少開，總是一樣。將來回省之後，幕府裏面，同寅當中，應該應酬的地方，少不得還要點綴點綴。”同上三十八回：“太太又吩咐道：‘我替你辦事情，我是要化錢的。頭一面，一分禮是不能少的，你想要差使，以後還得時時刻刻去點綴點綴。你現在已經

① 《醒世姻緣傳》十四回：“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飯往監中與珍哥食用，又送進許多鋪陳，該替換的衣服進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許多銀子到監中打點……打發得那一干人屁滾尿流，與他掃地的，收拾房的，鋪床的，掛帳子的，極其掇臀捧屁。”又：“禁子使了一個心腹的人把典史下監的事飛忙報知晁大舍，叫他忙來打點。”

窮的什麽似的，那裏還有錢給我用。’”①

洞洞納納　嘟嘟噥噥，咕咕噥噥。《禪真後史》三十一回：“那番僧紅鳩尼圓睜兩眼，洞洞納納，不知口內講些甚麽，手挺鐵杖直衝過陣來。”按：“納納”當即“吶吶”，“吶”即“訥”。《論語·子路》：“剛、毅、木、訥，近仁。”南朝梁皇侃疏：“訥，言語遲鈍。”《海上花列傳》二十九回：“二寶定要問他緣何不想回家，連問十數遍，朴齋終吶吶然說不出口。”《兒女英雄傳》三十五回：“他低着頭掐着指，算了半日，口裏吶吶的念道：‘這日不妥，那日欠佳。’”“洞洞納納”與明清小說常見的“喃喃吶吶”或“喃喃喏喏”意思相同。《金瓶梅詞話》二十九回：“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吶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醒世姻緣傳》十三回：“若是知道眉眼高低的婆娘，見他們打得雌牙裂嘴的光景，料且說得又不中用，且是又受了他這許多東西，也該不做聲。他卻喃喃吶吶，谷谷農農，暴怨個不了。”《二刻拍案驚奇》卷三：“那女子拈着香，跪在佛前，對着上面，口裏喃喃吶吶，低低微微，不知說着許多說話，沒聽得一個字。”《兒女英雄傳》十三回：“張老上好香，磕過頭，親自緩緩的把香點着，舉得過頂，磕下頭去，不知他口裏喃喃吶吶祝贊些什麽。”《醒世姻緣傳》六十回：“相於廷娘子推

① 《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周老爺道：‘我不爲別的，我定要出這一口氣，就是張都老爺那裏稍須要點綴點綴，這個錢我也肯拿。’”四十一回：“幸虧到了次日，別的主顧很有幾個相信他的話，仍舊把他鼓起興來。他見了人總推頭說自己不要錢，不過改簿子的人不能不略爲點綴。一連做了兩晚上的買賣，居然也弄到大大的一筆錢。”

着素姐道：‘嫂子，你還不住屋裏去哩?’他纔喃喃喏喏的口裏嘓噥，喇喇叭叭的腿裏走着。”①

常見的同義詞還有“嘟嘟囔囔”、“咕咕噥噥”。《紅樓夢》二十五回：“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一大跳，問起原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管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濟公全傳》七十六回：“兩個道童就有些不願意，嘟嘟囔囔地兩個人去熬粥，這個把米裏搭一把沙土，那個就把鹹菜拿尿泡了，說：‘給他愛吃不吃!’”《紅樓夢》第八十一回：“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裏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禪真逸史》二十一回：“行童掩着口笑道：‘小官睡在後園東厠裏打鼾，適纔還嗔我叫醒了，口裏兀自咕咕噥噥地罵。’”

動彈　除辭書所收義項外，“動彈”在小說中還有下面一些意義：

(1) 猶動靜。《禪真後史》第六回：“結末的叫做仰三，在此招接客商，覷見財貨厚重的，即便下手……日間見爺爺有幾車緞匹，便動了心，故夜間大兄弟二人先來謀害。這仰三等了兩個更次，不見動彈，故奔出來瞧看。”《警寤鐘》十四回：“說這楊二懷着鬼胎，把門閉得緊緊的，坐在家裏，惟恐有量來與他尋鬧。捱至第三日，天色平亮，他暗自噥嘓道：‘靠天造化，若再今日不見動彈，就沒事了。’正說不完，忽門上乒乓乒乓敲得亂響。

① 黃肅秋注：“喇喇叭叭，形容兩腳劈開，行動癱軟。

心中着忙道：‘不好，不好！我是死也，定是那話發作，我說今日定挨不過，怎處，怎處？’”

（2）離開；行動。《醒世姻緣傳》四十三回：“他夜來到了這裏，我爲奶奶差了他來，我流水的叫張婆子暖了壺酒，就把那菜——我沒動着，拾了兩碗，還拾的點心，打發的他吃了。我說：‘你吃了可早些出去回奶奶的話，看奶奶家裏不放心。’他乜乜屑屑的不動彈。”《醒世姻緣傳》八十回：“那日硬攛着棺材要埋，我做着個緊鄰，耽着干係，我說：‘消停，還是他娘老子到跟前，這事纔妥。’狄爺倒沒言語，狄奶奶罵成一片，光棍長，光棍短，說我詐錢。一聲的叫請做錦衣衛校尉的舅爺，又叫人喚相爺家長班，緝訪我到厥裏去。這可何如？沒等動彈，就請緊鄰了。”“沒等動彈”是說死人還沒有離開（攛出）家門。《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七：“欲待別了口氣，別走道路，又手無一錢，家無片瓦，爭氣不來，動彈不得。”意思是爲實現某種意圖而進行活動，具體指因經濟拮據而無法行事。今方言仍保留此用法，如“天快黑了，吃上些了就動彈”，意思是吃了東西就立刻出發、行動；又如“說給了幾遍家（他）就是不動彈”（青海樂都），意思是說了好幾遍卻不開始行動去做某事。

（3）采取某種手段挾制或整治某人。《錦香亭》第四回：“（李林甫）笑一笑道：‘節度公，我想葛太古這厮，擺佈他甚是容易。祇是李白這酒鬼倒難動搖他。’祿山問道：‘爲何難動搖呢？’林甫道：‘他恃着幾句歪詩兒，聖上偏喜歡他。舊年春間，聖上在沉香亭賞牡丹，叫李白做了什麽《清平調》，大加歎賞，賜了一隻金斗。他就在御前連飲了三斗，醉倒在地，自稱臣是酒

中之仙，喝叫高力士公公脫靴。是日醉了，聖上命宮人念奴扶出宮去，着內侍持金蓮寶炬送他回院。這等寵他，我和你一霎時如何就動彈得?'"上文已說"難動搖他"，"動彈"意思就是採取措施或手段整治某人。

番青板子　緝捕罪犯的差役。《醉醒石》第九回："巧湊是內巡捕把牌①，閘夜。這把牌好走僻靜地面，騎着一匹馬，帶了一對番青板子，遠遠隨着一對橄欖核燈籠。"明清時把緝捕罪犯的差役叫"番子"或"番子手"。《明史·刑法志三》："凡中官掌司禮監印者，其屬稱之曰宗主，而督東廠者曰督主。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謂之貼刑，皆衞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衞，最輕黠獷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梢帽上銳，衣青素褾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豆棚閒話》第九則："在下向在京師住了幾年，看見錦衣衞東廠，及京營捕盜衙門，管着禁城內外地方，奉旨嚴緝賊盜。屬着錦衣衞東廠的，叫做'夥長儅頭'，俱是千百戶官兒出身。屬在東西南北中五城兵馬司的，叫做'番子手'。逢着三六九日點限比較。若官府不甚緊急，那比較也是虛應故事。如地方失事，上邊官府嚴追，不消幾個日子，那盜賊一一捉將來了。"《醒世姻緣傳》五十二回："誰知那心慌膽怯了的人，另是一個張智。人都不曉得這個訣竅，祇說那番子手慣會拿賊；卻不知那番子手拿賊的聲名久聞於外，那賊一見了他，自己先失魂喪智，舉止獐徨，

① 古時用十二地支記十二時辰，官府按時辰掛出牌子。"把牌"指掌管時辰，後文"把牌"指掌巡夜的官吏。

這有甚麽難認?”或叫“番快”,《醒世姻緣傳》六十六回:“狄希陳攆起頭來,看見小玉蘭來到,就似那賊徒見了番快,也不必如此着忙。”這裏“番青板子”指跟隨巡夜官吏(把牌)的番子手。

扛幫 《大詞典》“扛幫”條有兩個義項:❶結幫。明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若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遣。”《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在城有一夥破落戶管閒事吃閒飯的沒頭鬼光棍……專一捕風捉影,尋人家閑頭腦,挑弄是非,扛幫生事。”清阮大鋮《燕子箋·僞緝》:“扛幫作閧,誰許你口兒強!”❷頂撞。明汪廷訥《獅吼記·諫柳》:“你言言嘲訕,句句扛幫。”《鬧祠》:“俺豈不知夫妻恩愛須和順,自是他朋友扛幫惹禍殃,此恨難忘。”

按:義項❶書證阮大鋮《燕子箋·僞緝》文與“結幫”義不合。義項❷解釋有誤①。“扛幫”一詞至今還存活在青海地區方言中,意思是有目的地用花言巧語攛掇、唆使别人做某事,相當於普通話的“唆使、慫恿”。如“乃(那)個哈倣壞蛋就會扛幫人” /“你我哈要扛幫(你不要慫恿我),該做啥的我知道” /“旁(别)人要扛幫的話仗(架)打不起來”。《燕子箋》“扛幫作閧”是唆使挑起事端,所以纔說“誰許你口兒強”。《獅吼記》的“扛幫”對“嘲訕”(譏笑),很容易理解成“頂撞”,實則不然。“句句扛幫”是說每句話都帶有挑唆的口氣。所謂“譏笑”也是

① 王學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扛幫”條①、②義項與《漢語大詞典》同。義項③爲“幫助”,書證爲明汪廷訥《獅吼記》二〇[金洛索]:“我但說他,你就護在裏面,無論是與非,定扛幫,誰與區區做主張。”

激將之法，暗含有“唆使”意味。《鬧祠》“扛幫惹禍殃”意思是唆使挑撥而生禍患。從明清小說來看，“扛幫”的這個意義更顯豁：

（1）忽又想：“翟讓是個漢子，但恐久後被手下人扛幫壞了，也是肘腋之患。”（《隋唐演義》六十四回）

（2）這城中有一富戶，姓甄名雍，原來是個破落戶出身，爲人刁鑽奸巧，佛口蛇心，專務足恭諂佞，習成一家生理，俗言叫做“慣扛幫”，又叫做“烏嘴蟲”。（《禪真逸史》卷二十九）

（3）小獻寶說：“這幾年，學生送的束脩，進了學送的謝禮，與人扛幫作證，受賄講和，攙奪經紀，詐騙拿訛，勾扯來，那一日沒有兩數銀子進門？”（《醒世姻緣傳》四十一回）

（4）（高封）對阮其祥道：“劉廣謀叛，在逃未獲，叵耐雲天彪與他兒女親家，一味扛幫。我要上濟南都省，面稟制置使，休教那厮搶原告。”（《蕩寇志》卷八十四）

（5）自抵任以來，每於此處留心察查，令各府州縣凡有審虛之事，必按律反坐，並訪其扛幫訟師，不許漏網。（清《世宗憲皇帝朱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①

（6）請嗣後遇有奏審重案，如果虛誣，即交原審大臣，將有無唆使扛幫情節，嚴行根究，按律問擬，以儆刁風。（《皇朝通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明歸有光《震川別集》卷九《王哲審單》：“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

典》卷八十六《刑七·雜議》)①

(7) 此皆由各屬不逞之徒，往來省會，結交在省訟棍，狼狽爲奸，遇事生風。代人架捏情詞，包告包準，扛幫硬證而愚民無知，信若神明。(清郭琇《華野疏稿》卷三)

(8) 代人揑寫本狀，教唆扛幫，赴京及赴巡撫巡按，並投按察司官處，各奏告叛逆等項機密，強盜人命，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七《應詔陳言以弭災異事》)

(9) 一投鐮棍及訟師，教唆扛幫無不至。彌天架謊雲霧遮，平地生波風浪沸。(《於清端政書》卷八《忍字歌》)

按：例(1)"扛幫壞了"即唆使壞了。例(2)"慣扛幫"就是慣於挑唆是非，像"烏嘴蟲"。"烏嘴蟲"就是俗話所說的"烏鴉嘴"，話多而令人生厭。例(3)"扛幫作證"是說慫恿別人作證見(證人)。例(4)"一味扛幫"是說雲天彪慫恿劉廣告狀。例(5)"扛幫訟師"是指那些唆使別人告惡狀打官司的人。例(6)"唆使扛幫"中"唆使"與"扛幫"同義複合。例(7)"扛幫硬證"是唆使人揑造證詞誣陷別人。例(8)—(9)"教唆扛幫"同"唆使扛幫"。

從結構來說，"扛幫"是一個同義複合的雙音詞，明清小說中"扛"有"攛掇，慫恿"的意思。《型世言》十五回："先時在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林俊《見素集奏議》卷二《請復常平疏》："乞敕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

館中，兩個人把後庭拱他，到後漸漸引他去闖寡門，吃空茶。那沈剛後生家，怎有個見佛不拜之理？這花紋、甘霳兩個本是窮鬼，卻偏會說大話道：'錢財臭腐，怎麼戀着他做個守錢虜？'沒主意的小夥子，被這兩個人一扛，扛做揮金如土。先時娘身邊要，要得不如意，漸漸去偷。到後邊沒得偷，兩個叫去借；人不肯借，叫他把房屋作戡；一時沒利還，都寫一本一利借票，待父天年後還足。"文中"一扛"意思就是"一慫恿"。"幫"是個記音字，在文獻中又作"謗"，元王實甫《西廂記》五本四折末白："這一樁事都在紅娘身上，我則將言語謗着他，看他說甚麼，紅娘，我問人來，說道你與小姐將簡帖兒去喚鄭恒來。"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我當初自傷，別無甚忖量，將他來不防，將他來不防，可送咱這場。俺越打得手腳八慌，他越逞着言詞兒謗，端的個狠毒世人無雙。""謗"也是"慫恿、挑唆"的意思，"謗着他"是用言語慫恿他。"逞着言詞兒謗"是說放肆地慫恿挑唆。本劇後文說"那婆娘面子花花，你則道所事賢達，搬調的男兒問咱家，他便逞俐齒，弄伶牙，對面說三般話"。"搬調"也即"謗"的意思，元曲多見。楊文奎《兒女兩團圓》第一折："我如今請將嬸子過來，吃幾杯酒。我將三兩句話搬調他，把李春梅或是趕了，或是休了。家緣過活，都是我兩個孩兒的，便是我生平願足。"無名氏《賺蒯通》第四折："蒯文通，韓信說是你搬調他來，你正是個通同謀反的人，當得認罪。"無名氏《神奴兒》第三折："自家李二的便是。二嫂，你好下的手也！自從你搬調的我要分另了家私，將我哥哥氣殺了，一應家私，都在手裏，你還不足，直把神奴兒勒殺了。"從方言來看，"謗"也有"慫恿"的

意思，如“將將（剛剛）兩個不打了，叫家（他）謗給了幾句哈可（又）打開了”/“叫人謗給了幾句家（他）就撲上去打開了”/“乃（那）個人沒腦子，叫人謗喀（慫恿慫恿）就胡來哩”（青海樂都）。由此可見“扛幫”是用語言“唆使、慫恿”。

乖皮裏針 猶綿裏藏針。《禪真後史》第十回：“聶氏道：‘這雉雞乖皮裏針的巧處，誰不參透？便是聶一撮混名，無非是貧嗇二字罷了，強如那偷了人家佛肚中金靈聖兒，被那家子偷將出來，打得做鬼叫。’”瞿夫人郁氏聽了媳婦聶氏挑撥，要和媳婦張氏講個明白，三人對面，張氏卻得理不讓，結果婆媳妯娌之間唇槍舌劍，互相揭短。聶氏罵張氏是“乖皮裏針”，意思是他看似很溫順而實際上很有心計且手段利害。前文郁氏即認爲張氏所說的一番話是“舌底拳棒，狠、狠、狠”。

灌水 在賭博時趁對方不注意將籌碼擲下的舞弊行爲。《醋葫蘆》十一回：“張煊道：‘又來嚼舌，放順溜些！該有三十千買，祇打二十千罷。’有了籌碼，復手又擲。都飆還祇道是前番爽快，那知張煊換了肚腸，放出辣手。起落之間，眼挫裏換下一付藥色，也不知是甚麽大小面，夾板、弔角、鑽鉛、灌水之類，加之鉗紅坐綠，在張煊那一些兒不會？在都飆又那一件兒不吃？更兼賽綿駒代開籌碼，若見張煊贏了，假意要強捉個頭。張煊趁手一奪，賽、小便趁手灌下一把大籌，算來就是無數。俗話叫做灌水。祇這起骰、灌水二法，也說不盡其中新舊奧妙，從來也不知斷送了多少真真豪傑，那怕你這個都飆？”也叫“添水”，《型世言》三十六回：“不知這賭場上最是難賭出的，初去倒贏一二錢銀子，與你個甜頭兒，後來便要做弄了。如鉗紅捉綠，數籌馬

時添水，還有用藥骰子，都是四五六的。”“藥骰子”即“藥色”。同上三十六回：“昔日有一個人善賭，善用藥骰子，一個公子與他賭，將他身邊搜遍。祇見賭到半闌時，他小廝拿一盤紅柿賣尊[①]，他就把一個撮在口裏，出皮與核時，已將骰子出在手中，連擲幾擲，已贏了許多。他復身又裹在柿皮裏，撇在地下，那個知得？所以都出不得積賭手。”

光　蹭。《醉醒石》第八回：“無可奈何，祇得買了床被褥，在姑蘇沿途雇船，要尋個顯宦家躲雨。年紀兒青，到處有人搭伴。光得着，光人些；光不着，也被人光些。”相當於普通話所說“蹭”。今西北方言糊口混日子叫“光日子”，不能糊口叫“光不住口”或“口光不住”（青海樂都）。如“一天纔爭幾塊錢，個家（自己）連口都光不住”。在別人家蹭飯叫“光”。如“東家光上一頓，西家光上一頓，光到幾時哩”（同上）。

光景　指錢財。“光景”的詞義豐富，辭書已經收釋，但“錢財”這個義項未收列。《醉醒石》第三回：“錢秀才道：‘光景自是有些，那裏得到千金。’”《醉醒石》第七回：“第四公子……學成這副奴顏婢膝，不做官也沒處用。喜得門前這些清客，沒光景也不上門。”據上下文，“光景”指金錢。西北官話方言把“錢”叫“光陰”，掙錢叫“掀光陰”，沒錢叫“沒光陰”（甘肅蘭州）。如“之（這）兩年你把光陰掙下了”（青海樂都），意思是這兩年掙了許多錢。又如“先人（先輩）們掙下的光陰叫乃（那）個敗家子幾下董（折騰）光了”（同上）。

---

① 賣尊、向尊長獻殷勤。

哈吧　走路時兩腿劈開一歪一扭。《三俠劍》第一回："賈明這纔哈吧着羅圈腿，下了地道。十三層階腳石極窄，半尺來寬，賈明體大身笨，兩腳一滑蹬空，由石階上滾將下去。"同上第一回："他哈巴着羅圈腿，假意的走歪斜啦，來至柵欄切近，對着那保護柵欄圈的嘍卒說道：'小賊們還不閃開！你們不知道金頭虎來了嗎？'那嘍卒們一個個看見賈明，俱各牙根咬碎，恨入骨髓。"《大詞典》"哈巴"條："方言，走路時兩膝向外彎曲。"無書證。《方言大詞典》"哈巴"條："走路一歪一扭的樣子。"引例爲北京官話："呦，胖子今兒個走道兒怎麽哈巴的了。"又引冀魯官話："他是個哈巴腿兒。"（天津）按："哈巴腿"意思是"羅圈腿"。"哈巴"的意思同"剌八"，指走路時兩腿叉開一歪一斜。《金瓶梅詞話》十九回："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或作"喇叭"，《醒世姻緣傳》六十回："相大姈子道：'他既是叫我償命，我爲甚麽叫他自家好死？我不如一頓打殺他，合他對了不好麽？'……相於廷娘子推着素姐道：'嫂子，你還不往屋裏去哩？'他纔喃喃喏喏的口裏咕噥，喇喇叭叭的腿裏走着。"黄肅秋注："喇喇叭叭，形容兩腳劈開、行動癱軟。"本回寫薛素姐被相大姈子打了二百多棒椎，所以走起路來兩腿拖拉着顯得不穩當。若追溯本字，"剌八"當作"剌撥"，"撥"當是"癹"，《説文·癹部》："癹，足剌癹也。讀若撥。"桂馥義證："足剌癹也者，本書'癸'籀文從癹。'癸'象人足。发，走犬貌，從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发也。"王筠釋例："剌、癹疊韻。人曰剌癹，犬曰剌发，字異義同。從止相背。"

海蓋　不着邊際，無關緊要。《禪真後史》第七回："瞿天民喝道：'這蠢材，緊要的話不講，且講那海蓋的事。劉相公與耿大叔、濮太公家下無事麽？'"　"海蓋"本指海上的霧氣，是唐宋俗語，宋劉敞《檀州》詩："市聲衙日集，海蓋午時消。"原注："每旦海氣如霧，至午消盡，土人謂之海蓋。"方言中"海蓋"有"大概"的意思，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今俗以財物托人而不深究出入者，或謂之海蓋，或謂之大概。"明范寅《越諺賸語》："海蓋，猶云大概。"① 這兩個意思與上文文意不符。本回寫瞿助祇講火勢蔓延之狀，未涉及家人具體情況，所以瞿天民呵斥說"緊要的話不講，且講那海蓋的事"，可見"海蓋的事"即不着邊際的話，也即指責他說話雲裏霧裏而不着正題。清張南莊《何典·序》："引得人笑斷肚腸根，歡天喜地；且由我落開黃牙床，指東說西。天殼海蓋，講來七纏八丫叉。"　"天殼海蓋"猶天南海北。

孩子　指男孩。"孩子"一詞見於先秦文獻，如《墨子·明鬼下》："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意思是小孩，兒童。明清小說中"孩子"常指男孩。《禪真後史》十六回："張氏道：'公公被他引上了，種成孽債。若生一個女兒，縱陪妝奩財帛，卻也有限。倘生一個孩子，三股分了產業，豈不是一樁大患！'"　又："分娩之際，穩婆一切房內事務，我自調停。若生下一女，倒也放心得下，恁不必提防。倘產下一孩子時，寸步不可離身，直待

① 又見冀魯官話（河北鹽山）。1932 年《南皮縣誌》："海蓋，大概也。"據《漢語方言大詞典》5107 頁引，中華書局 1999 年。

長大成人，汝母子纔爲有幸……聶氏道：‘恭喜！這決是個孩子了。’阿媚笑道：‘惟恐沒這福分。’”文中“女兒”和“孩子”並稱，“孩子”專指男孩。也叫“男子”，同上十八回太醫全伯通即說“昨按員外如夫人脈息，陽脈平和，決生男子”。

合條兒 合夥。《醉醒石》十五回：“謝奶奶道：‘好，好，這是舅子與陸指揮合條兒局你了。如今産已陸家管業。’”又：“不料謝奶奶點出，家中鬧吵，至於妻子上了弔。他趕來正要尋釁，祇見妹子好端端坐在房裏道：‘哥，不是家，他不學好，還要你去說他道他，怎合條兒哄他？須不是親戚們做的事。’”十五回中王公子被舅子串通陸指揮欺騙，“局你”意思是設圈套進行欺騙。因爲兩人串通一氣，所以說“合條兒”。

胡三 胡亂揮霍錢物。《儒林外史》第九回：“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意出身，一切賬目，卻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閑遊，在店裏時，也祇是垂簾看書，憑着這夥計胡三。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老阿呆’。”校注：“胡三，胡鬧的意思。”按：方言中“胡三”的意思是任意揮霍、浪費，相當於“胡花、亂花（錢）”。“三”當是“散”，“散掉了”就是花掉了，今方言胡亂花錢就叫“胡散”，如“乃們家（那樣）胡散開的話，有多少都不夠”/“乃（那）個（人）錢拿上就胡散胡花開了”（青海樂都）。也說“散”，如“一千塊錢幾天就散光了”（同上）。

花嘴花臉 臉上花裏胡哨。《紅樓復夢》三十回：“引得寶釵、珍珠聽了他這幾句說話，幾乎將個心都酸碎了，那裏還止得住眼淚一串兒的掉下來！王夫人瞅着他們三個，實在傷心，若自

家再哭起來，更難以收場，衹得勉強笑道：‘好好的說話，一個個鼻涕眼淚的哭起來，一會兒祝太太來瞧着，花嘴花臉的像個什麽樣兒?’李宮裁笑道：‘若是祝太太瞧見，問起他們眼睛爲什麽紅通通的，就說是跟着孫悟空過火雲洞，叫煙熏着了紅的。’寶釵們聽見，都止不住‘噗嗤’的笑起來。”“花嘴花臉”在文中的意思是因悲傷哭泣而使臉色變得花裏胡哨，顯得難看。今成都話形容花裏胡哨叫“花眉花眼”，形容臉上又花又髒叫“花眉綠眼”。吳語有熟語“花嘴花臉”，意思是花言巧語，作名詞時意思是“大花臉”。“大花臉”是色彩多而雜亂，也即花裏胡哨。今西北官話方言叫“五花六道”，如“臉上畫着五花六道的像個啥，快擦咖（擦一擦）”/“臉上五花六道的，把人嚇給了一大跳”（青海樂都）。

活碌碌　充滿活力；健旺。《醉醒石》十四回：“（蘇秀才）道：‘你衹顧說難守，難守，竟不然說個嫁。我須活碌碌在此，說不得個丈夫家三餐不缺，說不得個窮不過，歹不中是個秀才人家，傷風敗俗的話，也說不出。’”這是蘇秀才對自己嫌窮愛富的妻子所說的話。“活碌碌”即活的旺旺的。又有“活錚錚”，清蔣士銓《臨川夢·殉夢》：“活錚錚一個如花似玉的二姑，則被這幾頁破書斷送了。”

火絨子　引火用的草撚子。《三俠劍》第二回：“惡賊聽畢，轉身形又奔東廂房，窗戶外站立了片時，就聽屋中燕語鶯聲說道：‘大掌櫃的腦袋一沾枕頭就着，就好似火絨子碰上火鐮似的。你看老當家都偏向小的，二奶奶，二兄弟。製衣服，買陳設。老當家看着歡喜，什麽話都不說。’”《蕩寇志》一百二十六回：“猛

起意道：‘左右終是一死，不如點火先轟了他的城牆，也勝於白死。’當時心慌神亂，不暇多計較，便就身邊取出火絨、火石，敲了一個火，將那藥線點着了。”“絨”者指絨細之物，一般是乾燥的植物的細絨。中藥有“火絨草”，爲多年生草本植物，對流行性感冒有療效。其得名可能與乾燥以後可以做燃火材料有關。也有用其他材料的，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四《謹次尊大人領省火絨詩韻並序》：“沙陀舊戍有老榆焉，中朽者若蟬翼，然附石以鎌鐵擊之，即燧。尋以馬通燥者穰薪之，噓而可以爨。尊大人領省爲首倡，予從而和之並序：雨擊風摧歲月空，臥沙老木暗藏絨。一彎鎌撇手中月，幾點星飛吻角風。放出夜光應有力，挽廻春色豈無功。燧人勳業今安在，惟有眞空用不窮。”① “馬通燥者”指乾馬糞②，容易點燃。“暗藏絨”即藏有細細的絨毛，可以做“火絨”。

火扇子　可以扇出火焰的工具。“火扇子”多見於武俠小說，《三俠劍》第二回：“老者一看包裹裏邊有撬門撥戶的匕首刀、火摺子、火扇子、五鉤如意飛抓，這些物件全不要緊，老者一看有薰香盒子。”具體形制不明，衹知道迎風煽動可以產生火光。《小八義》二十六回：“阮英在牆頭上一一聽得明白，纔知是梁小姐。衹見她哭了多時，又要投井，我若不救她，焉有她的命在。急忙把火扇子取出，把鼻子一撮，迎風晃了一晃亮，假充火神爺說：

①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下《獸之一》“白馬通”：“時珍曰：‘馬屎曰通，牛屎曰洞，豬屎曰零，皆諱其名也。凡屎必達胴腸乃出，故曰通曰洞，胴即廣腸也。’”

‘梁小姐，梁小姐，你先別投井，井內死屍不是你丈夫，那本是梁忠的兒子。你丈夫現在孔家寨居住，不可尋此短見。我本是火神下界，特來救你。’”同上三十二回：“說罷將火扇子取出，連風一扇，好像打的一般，一聲喊叫：‘呀呀，梁府家將聽真，你們追趕龍王，惹禍不小，將我火神派出，現在此樹，將我衣服俱被此樹刮破，將那小爺衣服與我留下。如若不然，我把你們燒死在此。’”又可知扇出火光能夠點燃燈燭。同上三十四回：“小爺聽了聽外邊沒有動靜了，用手把箱子蓋頂開，跳出衣箱外，祇見樓內甚是黑暗，又把悶香取出向外撒去，將她二人睡得不省人事。自己口內含着解藥，又把火扇子取出，扇了兩扇，點上燈燭，暗道：‘我看哪個是五嫂子，好看的便是。’”

火折　打火的工具。“火折”可能是近代“火鐮”一類取火的工具。元張好古《張生煮海》第三折：“家僮將火鐮火石引起火來。”“火鐮”和“火石”是配合使用的。“火石”是一種質地較硬的石頭，用來與火鐮碰撞以取火。《品花寶鑒》五十五回：“若能結廬在此，便比什麽所在都好。捫苔剔蘚的將那墳壟看了許久，便叫劉喜從火鐮內取了火，點了香，澆了酒，將那帶來幾樣果子也擺在墳前。”《兒女英雄傳》四十回：“拿起方纔安的那根小煙袋兒來抽了抽，又把作的那個大紅氈子捆絲兒的小煙荷包兒，裝上煙，拿小火鐮兒打了個火點着了，叼着煙袋兒，靠着屋門兒，一隻腳蹺在門檻兒上，祇向半空裏閑望。”據調查，“火折”一詞集中出現在《三俠劍》一書中，共出現了 88 次，如第一回：“賈明說道：‘師兄，地道裏邊黑，你可別打火折，若是一打火折，恐怕賊人順着火亮兒，可就看見咱們啦。’”同上：“傻

英雄又喊道：‘小子，你吹燈也跑不了！勝三大伯你打着火折。’勝三爺聽罷，左手打着火折，右手壓魚鱗紫金刀，賈明在前，用一隻鎖鐵杵，把臉面護住，然後把茶青綢子門簾扯下，爺倆進了西暗間。拿火折一照，衹見方纔說話的二人蹤影不見。”也叫“火摺子”，同上第二回：“勝爺在金頭虎賈明後面，一手打着火折，一手提着魚鱗紫金刀，爺倆個進到屋中，用火摺子一照，再一看賊人，蹤影皆無。”又：“遂伸手把背後刀鞘摘下來，又一摸兜囊之中有匕首刀、火摺子、火扇子、五鉤如意飛抓，遂用包兩截褂的包裹，把這些兵刃連刀鞘包在一塊兒，把小包裹手中一提。”① 同上第五回：“蘇氏二賊聽得真而且真，二賊看二位姑娘，一個紅粉佳人，一個淡妝絕色，不由的邪心勃勃。遂掏出薰香盒子，取火摺子，用火點薰香。”

從《三俠劍》又可知“火折”是比“火鐮”更先進的打火工具，其作用相當於後來的“打火機”。如第四回：“再摸東暗間屋門，倒扣着呢。勝爺一想，忘了與店中要火種了，遂取小包袱取火折，到西暗間一摸小包袱，蹤跡不見。勝爺心中說道：‘我進

① 《三俠劍》第二回：“賊人方子華遂在櫥櫃上把小包裹打開。老者一看包裹裏邊有撬門撥戶的匕首刀、火摺子、火扇子、五鉤如意飛抓，這些物件全不要緊，老者一看有薰香盒子。”同上第七回：“此時月光不甚明亮，張玉龍剛要走，被此人一腳踢倒，見着了火摺子一照，說道：‘原來是熟人啊。’張玉龍一看是賈七爺，心中已經明白上了當啦。”

店之時，看見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紙。’勝爺伸手摸着火紙①、火石、火鐮，打着了火，將裏外間蠟燭俱都點着，裏外間一照，仍不見瞎子。”現在使用氣體打火機，以前的打火機除使用汽油外還要有火石（用鈰、鑭、鐵製成的合金）纔可以打火。可見“火紙、火石、火鐮”雖然配套使用但卻是分體的。“火折”似乎是三位一體，一打即燃，筆者以爲或許就是打火機的前身？

夾氣帶苦　有苦說不出。《禪真後史》第十八回：“張氏驚惶，跌足自悔。阿曉道：‘悔也無用了，速將財帛買來，庶可完事。不然，必激出禍事，怎麽解救？’張氏躊躇不已，無計奈何。兩個又計較一回，夾氣帶苦，收拾散碎銀三十餘兩遞與阿曉，叮囑用心營幹。”本回寫張氏要暗中讓媚姐墮胎，派僕人阿曉到全伯通的藥店買墮胎藥，不料被全伯通識破，全伯通想讓張氏出血，便提出要張氏拿出“數百兩白金”纔可成事，否則要去告官。阿曉回家一五一十告訴張氏，張氏驚慌，跌足自悔，但無計奈何，衹有忍氣吞聲，收拾三十兩碎銀遞給阿曉，讓他用心辦成此事。

謹溜頭　緊要關頭。明鄧志謨《飛劍記》第五回：“這場事分明不是貪花，衹是採陰補陽之術，豈曉得這個法師打破了他的機關，教那女子到交合之時謹溜頭處，用手指頭在腰肋之下點他一點。”也作“緊溜子”，《醒世姻緣傳》三十回：“計巴拉說：

① “火紙”是燃火的紙卷，又叫“紙吹”。《官場現形記》第八回：“陶子堯閉着眼睛，吃水煙，不去理他。看看一根紙吹吃完，新嫂嫂趕忙又點好一根送上。”《海上花列傳》六十二回：“諸三姐在旁驀然想起，連忙向抽屜尋出半匣紙煙，揀取一卷，點根紙吹，送上鶴汀，說：‘大少爺請用煙。’”

‘也算計尋下副板，偏這緊溜子裏沒了錢。’”

驚慌張智　驚惶失措。《野叟曝言》一百一十二回：“一進內殿，忽見殿中設有靈座，猛吃一驚，因影燈影着，看不清圓領、補子，紗帽放桌上是漆黑的，更不看見。大哭道：‘必是你姐姐死在江西了！怪是一路來迎接的人，都驚慌張智，報吉不報凶，故作那等形狀！’以神亦疑是飛娘，放聲大哭。”意思相近的説法有“慌張慌智”、“失張失智”、“失張落智”、“失忙張致”。《醒世恒言》二十七卷：“常言道：痛定思痛。李承祖死時，玉英慌張慌智，不暇致詳。到葬後漸漸想出疑惑來。”《孽海花》二十一回：“尚書正要端茶送客，忽見廊下走進一個十六七歲的俊僕，匆匆忙忙走到陽伯身旁，湊到耳邊說了幾句話，手中暗暗遞過一個小緘。陽伯疾忙接了，塞入袖中，頓時臉色大變，現出失張失智的樣兒，連尚書端茶都沒看見。”《豆棚閒話》第五則：“那個所在是個背路，卻也過往的少。直待日已中時，祇見一人披着頭髮，散開襟袖，失張失智，赤着兩腳下過河來。”①《九尾龜》七十六回：“正在無可奈何，祇聽得樓梯上一陣腳步聲音，當差的

① 或作“失張失志”、“失張失致”，《喻世明言》三十五卷：“在這姑姑家裏過了兩三日，當日方纔吃罷飯，則聽得外面一個官人高聲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還？’那婆子聽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入來坐地。”《警世通言》二十卷：“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着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品花寶鑒》第八回：“輕輕的湊着元茂耳邊道：‘你拿那東西出來，交給櫃上算錢罷。’元茂便向腰間摸了兩摸，失張失致的道：‘奇怪！’站起來，把衣裳後衿揭起，對聘才道：‘你看可有？’聘才道：‘有什麼？’元茂道：‘搭鏈袋兒。’聘才道：‘沒有。’元茂臉上登時發怔道：‘這又奇了，那裏去了？’”

已經回來，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進來，神色張惶，滿頭流汗，失張落智的回道：‘家人們到丹桂門口候了多時，又到厢樓各處去尋了一遍，不見姨太太的影兒，現在戲場已經散了多時，家人們祇得回來，請老爺的示下。’”《九尾龜》五十四回：“秋穀因紀念着春樹的事情，不知在船上怎生光景，便别了三人先自走了。到得船上，見春樹伏在船上假寐，秋穀喚了他一聲，春樹失忙張致的跳起身來，兩邊張望，見是秋穀回來，方纔坐下。”

“驚惶張智”可以簡縮成“驚張”。《西遊記》二十回：“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許大粗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即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祇該拿些山牛、野彘、肥鹿、胡羊，怎麽拿那唐僧來，卻惹他那徒弟來此鬧吵，怎生區處？’”《喻世明言》十九卷：“那打的人，就動手不得，癱了手。這幾個木呆了，一堆兒坐在艙裏，祇白着眼看。有一輩不曾打罵和尚的人，看見如此模樣，都驚張起來，叫道：‘不好了，有妖怪在這裏！’喊天叫地，各艙人聽得，都走來看，也驚動了官艙裏周、楊二公。兩個走到艙口來看，果見此事，也吃驚起來。”字序對換就成“張驚”，《金瓶梅詞話》三十五回：“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白維國（1991）認爲“打張驚兒”意思是“假做吃驚；裝糊塗”。另外，《詞話》中還有一個“張睛”。同上五十九回：“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貓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亂道怎的！”白維國（1981）認爲“張睛”即“‘打張驚兒’

的‘張驚’”①。

經濟 “經濟”除辭書所收列的義項外，在明清小說中還可歸納出下列義項：

(1) 本領；技能。《孽海花》第五回：“雯青自己在書房裏，選了幾支用熟的紫毫，調了一壺極勻淨的墨漿。原來調墨漿這件事，是清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玉堂金馬，全靠着墨水翻身。墨水調得好，寫的字光潤圓黑，主考學臺放在荷包裏。墨水調得不好，寫的字便晦蒙否塞，祇好一世當窮翰林，沒得出頭。”《海上塵天影》十五回：“秋鶴住在此地，日日的考求，祇苦沒得測量的儀器東西，又沒得地輿熟悉的嚮導官請他指點指點，不過自己把書籍來校對校對，消磨歲月。有時又自己思想學他這種經濟，世無知己，權不能專，要他何用。這麽一想，也就自暴自棄起來。”

(2) 雄才；謀略。《禪真後史》三十二回：“天子道：‘苗賊骨查臘跋扈不仁，恣行叛亂，官軍屢討不服……賴卿大展經濟，諸賊受擒，卿之功績顯著。’”《儒林外史》三十四回：“小弟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歎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紅樓復夢》六十九回：“他家的這個包管家也是個忠心義膽的人，我見他給主

① 《〈金瓶梅詞話〉特殊詞語例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1年6期71頁。

人料理葬事、修造房屋、經營產業，出力出心，絲毫不苟；還兼着一身本領，勇力過人，真是個草野丈夫。我聽說昨日是他的議論頗有規則，可見他胸中自有經濟。我的意見竟將這總理重任托包管家去辦最爲妥當。”《官場現形記》四十六回：“倘或天下人一齊都吃本土，不吃洋煙，還愁甚麽利源外溢呢。童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撈什子，原不過以身作法，叫天下人曉得我是爲洋藥節流，便是爲本土開源，如此一片苦心而已。王爺道：‘不想老先生抽抽鴉片煙，卻有如此的一番大經濟在內。可佩！可佩！’”《紅樓真夢》四十八回：“寶釵道：‘這裏賞雨倒是一景，咱們從來沒領略過。今兒若不是被雨截下，還見不到呢。’探春道：‘從先妙玉住在這裏，那容得咱們常來？這點子也是山子野的經濟，他把山上各處的水道，都從此處會齊了下來，所以纔有這個樣兒。’”《雪月梅·〈雪月梅〉讀法》：“太史公云：‘《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經傳且然，何況稗官野史？作此書者，想其胸中別有許多經濟，勃不可遏，定要發洩出來。”

（3）運行周轉的資金。《孽海花》十六回：“克蘭斯折回來，方告訴姑娘：‘這位是瓦德西中尉，很熱心的助着我運動哩！’姑娘道：‘說的是。前月接到你信，知道黨中經濟很缺，到底怎麽樣呢？’克蘭斯歎道：‘一言難盡。自從新皇執政，我黨大舉兩次：一次卡米匿橋下的隧道，一次溫宮後街的地雷。雖都無成效，卻消費了無數金錢，歷年運動來的資本已傾囊倒篋了。敷衍到現在，再敷衍不下去了。’”《孽海花》十七回：“正是龍拿虎擲、燕叱鶯嗔、天地無聲、風雲異色的時候，民意女員魯翠曳長裾、圍貂尾，站立發言臺上，桃臉含秋、蛾眉凝翠的宣告近來黨

中經濟缺乏，團力渙散，必須重加聯絡，大事運動，方足再謀大舉。”同上：“波兒麻及眾人聽了魯翠的話，都面面相覷道：‘加氏倒底是誰殺的?’魯翠道：‘就是夏雅麗殺的!’波兒麻道：‘奇了！嫁他又殺他，這什麽道理?’魯翠道：‘就爲我黨經濟問題。她殺了他，好傾他的家，供給黨用呀!’”

口角兒 猶口信兒。《醉醒石》十五回：“謝奶奶聽得來問時，許校尉已被趕出去了。其時謝奶奶也有些不憤，道：‘陸指揮曾受我家老爺恩，怎我沒個口角兒賣産，輕易來說，也真是個小看。祇好端端回他去罷，不該要打校尉。’”王錦衣去世多年，有一天其子王公子見許校尉來說買他家園子的事，便發脾氣要打許校尉。謝奶奶也覺得此事有點唐突，因爲她壓根兒沒有發過話要賣園子，許校尉是仗勢欺人。“沒個口角兒賣産”即是說沒有說過任何要賣家産的話。

老奶奶 指老伴兒。《儒林外史》十七回：“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屎尿仍舊在床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着進一個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個雞子，請門斗吃着。”按：“老奶奶”可以指曾祖母，又是小孩子對年老婦人的尊稱。也可以泛稱年老婦人。另外年老夫妻之間，丈夫可以稱妻子爲“老奶奶”，上文是匡太爺稱呼自己的老伴爲“老奶奶”。方言中還保留這一說法，如青海、甘肅地區方言裏，老夫妻之間丈夫稱妻子爲

“老奶奶”或“老奶奶子”（甘肅武威）。

理論　此詞在小說中使用頻繁，《大詞典》收列五個義項，很不全面。另外白維國《金瓶梅詞典》和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詞典》對兩書中“理論”的意義作了歸納，仍不完備。據我們調查，“理論”在白話小說中還有以下意義：

（1）將事情理出頭緒。《兒女英雄傳》二十回：“豈知這位姑娘，平日雖吃上看破些兒，到了今日，心靜身安，又經了安老爺這番琢磨點化，霎時把一條冰冷的腸子，烙了個滾熱，心裏的事情都來了，那裏還顧得吃下，衹在那裏默坐，把心事一條條的理論起來：第一條，早就想起她那義妹張金鳳，又急切要見見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樣一個性情，怎麼一個行徑。”

（2）審問；處置。《水滸傳》三十二回：“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個金印。這賊卻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厮根原，解送官司理論。”

（3）計議；商議。《水滸傳》九十一回：“宋江見折了三將，心中煩惱，怏怏不樂。吳用勸道：‘生死人之分定。雖折了三個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個險隘州郡，何故煩惱，有傷玉體！要與國家幹功，且請理論大事。”

（4）考慮；顧及。《醒世姻緣傳》十四回：“後來又是個孟通判署印，連夜裏也做了白日，還不夠放告問刑的工夫，那裏理論到監裏的田地？這一日不惹出事來，真也是那獄神救護！又幸得那署印的孟通判回去府中，縣中寂靜無人，所以抹煞過了。”同上二十一回：“瞬眼之間，過了年，忙着孩子的滿月，也沒理論甚麼燈節。”同上七十五回：“周嫂兒伶俐，馬嫂兒還懵懂，說：

'是誰家？我們倒不曉的。'周嫂兒道：'狄大爺說的，情管就是寄姑娘。俺見童奶奶說得話撅撅的，揀人家，挑女婿的，俺倒沒理論到這上頭哩。'"同上七十七回："童奶奶道：'我待留你吃飯，祇怕太太家裏等得緊。你且去罷，我改日留你。'把一個相旺大管家乾咽了一頓唾沫，心中懷恨，便從此以後在相大姈子與相進士娘子面前時時纂捏是非。虧相大姈子祇以親情爲重，不以小人之言爲真，不放在肚裏理論。"《儒林外史》十一回："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公孫卻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

兩頭大　兩房太太中的一方，猶今言"二奶"。《型世言》第七回："有個不怕事庫書趙仰樓道：'張老官，似你這等青年，怎挨這寂寞？何不去小娘家一走？'張望橋道：'小娘兒須比不得渾家，沒情。'趙書手道：'似你這獨坐，沒人服事相陪，不若討了個兩頭大罷。'張望橋祇是搖頭，後邊想起渾家又醜又惡，難以近身，這邊娶妾，家中未便得知，就也起了一個娶小的心。"《醒世姻緣傳》四十回："誰知那當鋪裏出了一百兩銀子，取他做兩頭大，連鴿子也收在家中養活。狄周送銀去的時候，孫蘭姬正換了紅衫上轎，門口鼓樂齊鳴，看見狄周走到，眼裏弔下淚來，從頭上拔下一枝金耳挖來，叫捎與狄希陳，說：'合前日那枝原是一對，不要撩了，留爲思念。'"《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五："媒婆得了口氣，走到江家，便說出徽商許多富厚處，情願出重禮，聘小娘子爲偏房。江老夫妻正在喉急頭上，見說得動火，便問道：'討在何處去的？'媒婆道：'這個朝奉祇在揚州開當中鹽，大孺

人自在徽州家。今討去做二孺人，住在揚州當中，是兩頭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遠。”《喻世明言》十八卷：“糜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豐厚，且是志誠老實，待人一團和氣，十分歡喜。意欲將寡女招贅，以靠終身。八老初時不肯，被糜媽媽再三勸道：‘楊官人，你千鄉萬里，出外爲客，若沒有切己的親戚，那個知疼着熱？如今我女兒年紀又小，正好相配。官人做個兩頭大：你歸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來時，有我女兒。兩邊來往，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的。”《大詞典》：“兩頭大，原謂不分妻妾，引申爲和妻子處於同等地位的妾。”

今言“包二奶”即“兩頭大”之謂也。《拍案驚奇》卷二叫“兩頭作大”，王古魯注：“吳俗語亦稱爲‘兩頭大’，指一個已有了妻子的人，如再娶，則事實上爲‘小妻’，有時爲騙取美女起見，另租房子作外宅，亦稱‘大娘子’，美其名爲‘兩頭大’，其意與家中結髮的大娘子不分大小，都看作‘大妻’。但一般人目中，仍目爲小妻。”①

從婚姻史角度看，陳顧遠《中國婚姻史》認爲“兩頭大”是從一夫多妻制中的“雙娶及二嫡”婚俗演變而來：

---

① “兩頭大”後來比喻指人處在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情況，民國宣南史隱《繪圖民國官場現形記》上編：“此次黃陂入京，敬輿又大賣力氣，甚至長跪不起……黃陂不以謂然，復位後。與一陝西省長，藉酬勳勞。殊不知命令朝布，劉鎮華漂亮擋駕電報至矣。大致謂某本職省長，馮督離任，始兼署督軍。今又新簡一省長，不知是否添設，請示。紹曾亦以劉重兵在握，未敢冒昧，請收回成命。而都中已指張爲兩頭大之省長矣。”本賜予一省長之職而未能如願，徒有虛名，比喻爲“兩頭大”，也足見“兩頭大”之有其名而無其實。

春秋之時多娶：晉獻娶於賈，烝於齊姜（收繼為婚），又娶二女於戎，復得驪山姬，且有其娣，此並非僅以升驪姬為元妃，即以為妻，其他盡視為媵妾也。齊桓除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外，並有三夫人，王姬、徐嬴、蔡姬是也。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既皆以夫人稱，則必為匹嫡也。

魏晉間之二嫡：鄭子群先娶陳氏女，經呂布亂，不知存亡，又娶徐氏女，而陳氏還，遂二妻並存。王崧先娶妻息，入魏，與鄉隔絕，又娶，生子昌，亦為雙娶事實……若夫程諒之立二嫡，溫嶠之娶王氏、何氏，朝廷並贈二人以夫人印綬，又皆公然視二嫡之為正也……其實君主之承認二嫡為制，尚不僅溫嶠一例，晉武帝之聽賈充置左右夫人，實開其端。

北周後之並后：三國時，孫皓宮中，佩皇后印綬者甚多，尚非即以后稱也。春秋以降，並后之事，除北齊後主外以北周為著。當時五皇后並立，曰天元大皇后、天大皇后、天左大皇后、天右大皇后、天中大皇后是也。

清以降之兼祧：清高宗時，以律既禁異姓為后，又必令昭穆倫序相當，結果或竟無后可立，遂定兼祧之法，令一子兼承兩房之嗣，此又為世人開一雙娶之新徑。民國成立以後，習俗仍有“開門立戶”之事，即一人藉兼祧為名，可娶多女，稱曰“平妻”或“平處”，亦即所謂“兩頭大”是①。

① 《中國婚姻史》55—58頁，上海書店1984年。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第四章在論及魏晉南北朝婦女生活時也認爲賈充原娶李豐女，後另娶郭配女[①]，晉武帝特許置左右夫人，“後代有‘兩頭大’的習俗，即淵源於此了”[②]。

撩牙撥嘴　耍貧嘴嘲諷戲謔。猶“打牙犯嘴”、“打牙撩嘴”。《禪真後史》十六回：“聶氏道：‘撩牙撥嘴，亦非大家風範，下次切要斟酌。’”上文中先是順兒說了來世變成一棵大松樹，“樹根疙瘩，姐姐可以擦癢”的話，聶氏認爲這樣耍貧嘴說葷話有失體面。《金瓶梅詞話》二十三回：“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眾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紅樓夢》七十四回：“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門上小幺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型世言》三十八回：“柳長茂道：‘外甥，目下米已收完一半，若要等齊，須誤了生意。不若我先去，你催完家來。祇你客邊放正經些，主人家女兒，切不可去打牙撩嘴，惹出口面，須不像樣。我回家中，教你爹娘尋一頭絕好親事與你罷。’”

靈柯　男性生殖器。《禪真後史》五十三回：“漸漸四肢垂冷，舌卷氣縮，喘吁吁不能聲喚。嵇西化纔抽出靈柯，休兵息戰。”“柯”爲斧柄。《詩經·豳風·伐柯》第一章：“伐柯如何，

① 《世說新語·容止》：“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娶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② 《中國婦女生活史》81頁，上海書店1984年。

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齊風·南山》第四章：“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從生殖崇拜的角度說，“斧”是男性的象徵。人類學家研究指出：“在氏族社會，以狩獵和火耕農業爲生。少年成年以後，男子必佩戴一把斧子，所以用斧子稱呼男子。父權制以後，男子娶妻生子，‘男’字又演變成‘父’，這樣斧、男、父通稱。”① 大洋洲極北的伊爾約龍特族也是將石斧作爲男性的象徵②。

靈聖兒 塑於佛像體內的五臟。因爲是佛的五臟六腑，故稱。《禪真後史》第十回：“聶氏道：‘這矬雞乖皮裏針的巧處，誰不參透？便是聶一撮混名，無非是貧嗇二字罷了，強如那偷了人家佛肚中金靈聖兒，被那家子偷將出來，打得做鬼叫。’張氏聽了怒道：‘你講偷佛肚中靈聖兒的賊，明白是罵我爹爹，好欺人！’”下文緊接着又說：“舊年四月初六日，敝鄰馮老嫗因家下有一尊古佛金身壞了，喚城內一位裝佛匠補漆貼金。誰想那人盜了古佛的心肝五臟，被馮老嫗瞧破了，喚家童將那人打了一頓脖子拳，祇要鎖了送官。”佛有“靈聖兒”，所以就會有“靈性”。《兒女英雄傳》三十八回：“安老爺說話，祇管是這等酌字斟句，再想不到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什麽叫作名勝？祇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嚇人不喇的，一個天齊爺，也有沒靈聖兒的？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那廟頭裏過，白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也比喻指一般人的“靈性”、“心眼

① 嚴汝嫻、宋兆麟《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制》204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北辰編譯《當代文化人類學概要》242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兒”，《金瓶梅詞話》二十二回：“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忘八！你怎的撚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忘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撚我的手來了！賊忘八，你錯下這個鍬撅了！’”或作“靈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三十回：“即時取出軒轅鏡，又望空一撇，那個鏡竟奔長老身上來。長老把個缽盂仰一仰，那一面鏡就掉在草裏。羊角仙人看見兩個寶貝都不靈神，心裏慌了。”“沒有靈神”相當於今天說的“不靈了”。

溜　打。《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五十七回：“內中一個說道：‘抽過門拴來，着實的溜他兩下，看他撒哪兒。’內中就有一個果真的抽出門拴來，照頭就打。張躐蹋心裏倒好笑，想說：‘是這等一門拴，倒不斷送了我的這個臭皮袋子。’輕輕的把個指頭兒指着門拴彈一彈。這一彈不至緊，一門拴就打着那個抽門拴的仇人身上。那個有仇的人眼也是見不得，怎麼禁得溜他一門拴。他卻不曉得是張大仙的妙用，祇說是那個人故意的溜他，公報私仇。復手把個門栓一掣，就掣將過來，撲冬的丟到二十五里遠去了。”

溜韁　走板，離譜。《孽海花》三十五回：“小玉嫋嫋婷婷的走近立人，在肩上輕拍了一下，睨視嬌笑着道：‘喂！莊大人你說話溜了韁了。且不說你全不問葉大人臉上的紅和白，你連各位肚子裏的飢和飽都不管。酒席也不叫擺，條子也不寫一張，難道今天請各位來，專聽你講故事不成！’立人跳起來，自己祇把拳鑿着頭，喊道：‘該死！該死！不是小玉提醒我，我連做主人的

義務全忘懷了。’”

沒撩沒亂 心緒不寧，不知所措。《水滸傳》第七回：“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衝娘子，又被他沖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怏怏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眾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內自焦，沒撩沒亂。眾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閑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閑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又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祇見：‘不癢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飢。白晝忘餐，黃昏廢寢。’”張季皋主編《明清小說辭典》引《水滸傳》此條釋爲：“煩躁不安，神志不清。”李法白、劉敬芙《水滸語詞詞典》釋爲：“心緒紛亂，精神恍惚，不得安寧。”並引旁證認爲即金元戲曲中之“沒留沒亂”等①。王學奇、王靜竹《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於“沒亂”條下羅列“沒撩亂”等十個同義詞形式，釋云：“沒亂，意爲迷離惝恍，心神無主，手足無措。”突出了“手足無措”這一義素，相比較而言要準確一些。方言中“撩亂”本是動詞，意思是“做”、“收拾”等。青海樂都方言把做事情叫“撩亂”，如“你之（這）們早的起來撩亂啥者哩” /“春上（春季裏）打發（出嫁）丫頭（姑娘）的話，要早點撩亂哩，到跟前

① 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三：“沒留沒亂，不言不語，盡夫人問當，夫人說話，不應一句。”

手忙腳亂來不及”。“早點撩亂”就是早點做準備。沒事情可做或不知道該做什麽事情叫“沒撩亂頭了”。這種結構是用否定形式加強語氣，其做法是將一個雙音動詞、名詞或形容詞用否定詞“沒”拆開，組成一個四字格“成語”。明清小說和現代方言中不乏其例：

(1) 抓撓——沒抓沒撓（冀魯官話——天津）：心緒不寧，不知做什麽好。

(2) 說道——沒說沒道（晉語——山西忻州）：形容人孤苦伶仃，說話無對象。

(3) 巴鼻——沒巴沒鼻（徽語——安徽歙縣）：沒頭沒腦；沒緣由的。

(4) 頭腦——沒頭沒腦（中原官話——河南，吳語——上海）：一個勁，不問是非情由[①]。

(5) 頭臉——沒頭沒臉：不管什麽地方。《醒世姻緣傳》七十六回：“（素姐）一手將狄希陳踩翻在地，拾起一個小板凳來，沒頭沒腦的就打。”

(6) 棱角——沒棱沒角（晉語——山西忻州）：（手工物品）不合規格。如“徒弟到底手藝不行，做下的傢俱沒棱沒角難看的很”。

(7) 情緒——沒情沒緒。《醒世恒言》第二十七卷：“把那前後苦楚事，想了又哭，哭了又想。直哭得個有氣無力，沒情沒

① 如“沒頭沒腦罵勒伊一頓”（上海）。《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六：“且說夏主簿遭此無妄之災，沒頭沒腦的被貪贓州官收在監裏。”

緒。”

（8）心肺——沒心沒肺（東北官話）：形容人頭腦簡單，反應遲鈍。是非不辨或大大咧咧，無所用心。

（9）心想——沒心沒想：心浮，心不在焉。《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比及大郎疑心了，便覺滿聲飲酒之間，沒心沒想，言語參差，好些破綻出來。”

（10）倒正——沒倒沒正（冀魯官話——天津）：輕重不分；本末倒置。

以上的形式有些作三字格時意思不變，如“沒抓撓”、“沒巴鼻”、“沒情緒”、“沒棱角”等和四字格結構表達的理性意義完全一樣，但四字格的“色彩義”要強一些。

在漢語中由否定詞“不”來加強語氣而構成這種四字格形式的更多。如：不知不覺叫“不警不覺”（西南官話——成都），腳手不停地動、嘴巴不停地說或不停地吃叫“不停不住”（西南官話——成都），不做聲、不吭氣叫“不哼不哈”（東北官話），形容兩頭不着、處於尷尬境地叫“不上不下”（吳語——上海），拖泥帶水、沒完沒了叫“不了不當”（吳語）①，自發出現的叫“不引不誘”（晉語——山西忻州），事先無計劃而捎帶完成叫“不打不算”（晉語——山西忻州），恰到好處叫“不中不止”（吳語——上海），年輕力壯叫“不老不小”（膠遼官話——山東牟平），不輕不重、沒有多大分量叫“不鹹不淡”（晉語——陝西北部），

① 《喻世明言》第十卷：“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卻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裏，有名無實。”

不三不四叫“不葷不素”（冀魯官話）[①]，冷言冷語叫“不涼不熱”（晉語——山西忻州）。

可以肯定上文中“撩亂”是一個雙音節動詞，用否定形式強調則形成“沒撩亂”、“沒撩沒亂”。

滅不個　礙於情面。《醒世恒言》三十五卷：“徐言徐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卻來思想，可不扯談！不去不去！’那家人無法，祇得轉身。卻着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滅不個侄兒面皮，勉強隨來。”顧學頡注：“滅不個，礙不過情面，無法打發過去的意思。”按：“滅不個”即今方言詞“抹不過”（青海樂都），本來指轉不過彎、掉不過頭。成語“轉彎抹角”中，“抹”與“轉”對言即是明證[②]。引申指礙於情面，拉不下面皮。如“親戚路間（親戚之間）面子上抹不過，沒敢多要”。或說“沒抹過”，如“家（他）打發阿舅（舅舅）說來了，我抹不過就答應了”（同上）。

拿定班兒　打定注意。《禪真後史》十二回：“龔敬南道：‘議單是我三人私立的，何必與買主相會？適纔那富翁拿定班兒，止肯出這些數目，被區區掉三寸不濫之舌，葛伯祥打着邊鼓，委曲贊襄，婉轉開諭，着意彌縫，盡心幫襯。’”或作“拿定班”，

① 《金瓶梅詞話》二十六回：“你放在家裏，不葷不素，當作什麼人看成？”

② 《水滸傳》第三回：“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三個人轉彎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四周一望，花木叢茂，路徑交雜，想來煞有好看。一團高興，隨着石砌階路轉彎抹角，漸走漸深，悄不見一個人，祇管踱的進去，看之不足。天色有些黑下來了，思量走回，一時忘了來路。”《飛龍全傳》二十二回：“柴榮聽了，滿心歡喜，跟了丫鬟，轉彎抹角，來到後堂。”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五十六回："可可的鄒衍繫獄，六月降霜，一個人要一個帽套。六月間那有第二家賣帽套的，拿定了班賣，卻不是一本十利。……臘月間那有第二家賣扇子的，拿定了班賣，卻也是一本十利。""拿班"本是戲曲用詞，指拿出或擺開上臺表演的架勢，即裝腔作勢、擺架子，初無所謂褒貶，後多用爲貶義。近代又作"拿班作勢"，《金瓶梅詞話》七十五回："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眾人說道：'方纔把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①]，拿班作勢兒的。'"《紅樓夢》二十三回："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務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出來，便坐轎子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儒林外史》第五回："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拿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聽見這話方纔來。"

可見"拿班"是心裏願意而表面上裝出不願意，是不堅定的表現。那麼"拿定班兒"就是拿定注意，下了決心。文中富翁即翟天民拿定主意祇出一百金即當初要價三百金的三分之一，否則就中止交易。

難爲　"難爲"在小說中意義豐富，除辭書所收錄者外，還可歸納出以下義項：

---

① 張兒致兒，拿班做勢。

（1）傷害；使受到傷害。《醒世恒言》第八卷：“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叫丫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同上二十七卷：“生下兒女，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日夜替他懷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願，使性兒難爲他孩子。偶或有些病證，又道是故意驚嚇出來的。”《拍案驚奇》卷二十九：“祇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孺人知道麽？小官人被羅家捉姦，送在牢中去了。’張媽媽大驚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楊老媽道：‘羅、辛兩家都是富豪，祇怕官府處難爲了小官人，怎生救他便好？’”《二刻拍案驚奇》卷六：“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初見李將軍之時，先也哭哭啼啼，尋死覓活，不肯隨順。李將軍嚇他道：‘隨順了，不去難爲你闔家老小；若不隨順，將他家寸草不留！’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裏，祇能勉強依從。”《醒世姻緣傳》二十七回：“麻從吾合他老婆一齊的都自己採頭髮，把四個眼烏珠，一個個自己摳將出來，拿了鐵火箸往自己耳內釘將進去，七竅裏流血不止。麻中桂跪了哀求，鬼說：‘我兒，你是好人，不難爲你。你爹娘做人太毒，我奉了天符，方來見世報應。’麻從吾合老婆須臾之間同時暴死。”這個意思今方言中還在使用，如：“車翻掉了，人哈沒難爲下（雖然車翻了但沒傷着人）”／“藥吃錯了可要難爲人哩”／“娃娃哈好好看者，毬難爲下給（不要使其受到傷害）”（青海樂都）。

（2）猶花費，耗費。《金瓶梅詞話》六十七回：“伯爵道：‘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擡銀子去，祇怕他老牛箍嘴箍了去，卻不難爲哥的本錢。’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

不管什麽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厮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糊塗世界》第十回："轎夫等均已齊備，濟大人又對駱青相說了多少客氣的活，方纔上轎。駱青相又先到村口去送，一直等濟大人的行李人等一齊走完，方纔收拾回省。這一番預備，駱青相也很要難爲幾個錢。"

(3) 麻煩；打擾。《春柳鶯》第九回："當日普明盛設齋饌，請懷伊人陪坐。石生道：'一嚮難爲老師，在此攪擾，如何今日又這等費心。'普明道：'小僧因石老爺爲徐州之事，不辭而去，小僧未得盡情，至今抱歉。'"《粉妝樓全傳》十三回："公子接了茶便問道：'姐姐，我的包袱在那裏?'梅香回道：'你的包袱，那日晚上是我家老爺收到小姐房中去了。'公子道：'你老爺往那裏去了?'梅香道：'前日往南莊收租去了。'公子道：'難爲姐姐，代我將包拿來，我要拿東西。'"同上二十五回："那王二拿了銀子，好不歡喜，就邀龍標到家坐下，他忙忙拿了銀子，帶了籃子，上街去買菜，打酒整治。龍標在他家等了一會，衹見王二帶了個小夥計，拿了些雞鴨、魚肉、酒菜等件送在厨下，忙叫老婆上鍋，忙個不了。龍標說道：'難爲了嫂子，忙壞了。'王二道：'你我弟兄都是爲朋友之事，這有何妨!'不一刻，俱已備辦現成了。"

(4) 表示感謝的客套話，猶"謝謝"、"麻煩"。《粉妝樓全傳》二十五回："一個個都來同他拱拱手，說道：'久違了，今日來找那個的?'龍標道：'來找王二哥說話的。'眾人道：'他在街坊上呢。'龍標道：'難爲。'別了眾人，來到街上，正遇見王二，一把扯住走到茶坊裏對面坐下。"《檮杌閑評》第五回："衹見貽

安拿了兩封書子並禮物來道：‘這是送白爺的。’又取出件潞綢羊皮小襖，一件小抱被道：‘這是大娘怕你冷，送你穿的，被兒送你包孩子的。又是一袋炒米並糕餅，叫你路上保重，明年等你過夏哩。’一娘道：‘難爲哥，煩你稟上奶奶，等我回來再叩謝罷。’說畢，抱着辰生，驅車奔大路而行。”

皮面　此詞《大詞典》設立兩個義項：❶刀割面皮。❷浮皮；表面。從小說中來看，還可指“書信的封皮”。《綠野仙蹤》第四回：“一日剛送潘知縣出門，祇見王範拿着一封書字，說是京都王大人差人來下書。于冰道：‘我京中並無來往，此書胡爲乎來?’及至將書字皮面一看，上寫‘大理寺正卿書寄廣平府成安縣冷太爺啟’，下面又寫着‘臺篆不華’四字。”“書字”這裏指書信[①]，“書字皮面”就是現在說的信封上面，也即封皮上。下面例子中這個意思更顯豁。《七俠五義》十六回：“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先打發小人送來密書一封。’說罷雙手一呈。丫環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先看皮面上寫着平安二字，即將外皮拆去，裏面卻是小小封套。正中簽上寫着‘夫人密啟’。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同上一百二十八回：“公孫先生把匣子打開，取出黃雲緞的包袱，將麻花扣一解，露出裏面盟單，皮面上寫龍虎風雲聚會，展開一

① 《紅樓夢》一〇八回：“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家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祇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着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綠野仙蹤》第五回：“過了二十餘天，忽然京中來了兩個人，騎着包程騾子，說是戶部經承王爺差來送緊急書字的，走了七日纔到。柳國賓接了書信，人來回于冰話，于冰也不拆開。”’

看，上面寫天聖元年元旦日吉立。”有時候就叫“封皮面”，如《水滸傳》四十七回：“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劄，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疋快馬，備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可見“封面”是“封皮面”的縮略說法。

票本　批答奏章。《隋唐演義》七十一回：“武后懷着那點初心，要高宗早過，便百般獻媚。弄得高宗雙目枯眩，不能票本。百官奏章，即令武后裁決。武后曾經涉獵文史，弄些聰明見識，凡事皆稱聖意，因遂加徽號曰天后。”① 《檮杌閒評》三十一回：“魏忠賢見了這本，大喜道：‘好個機會！我把那些不附咱的畜生，都拿他們下去，看他們可怕不怕！’此時要害眾人，也顧不得借汪文言用用。着李永貞票本，着錦衣衛官即行拿問。那北鎮撫司指揮姓劉名僑，卻是個正直官兒，見了參疏，道：‘汪文言原是個邪路小人，祇是這些株連的都是些正人君子，平日交往則有之，若說過付，卻無實據，豈可枉害無辜。’”

按：“票本”本爲名詞，指附有簽條供帝王批答的奏章。明楊廷和《楊文忠三録·視草餘録》：“我輩名爲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每日票本送上，輒從中改，不知何人執筆。”② 明代朝廷有“票本”之職，《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嚴嵩用事》：“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

① 《如意君傳》：“後帝兩目枯眩，不能票本，百官奏事，或令武后決之。后性質聰敏，博通古今，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意，將王皇后與蕭淑妃誣陷坐罪，各杖二百，斷去二人手足，投酒甕中，浸撈骨殖，埋於後苑。”

②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福。”上引《隋唐演義》之“票本”爲動詞。

婆子話　囉嗦不休的話。《禪真後史》第十二回：“你二人說了半日婆子話，好不耐煩。日昨曾講過的，三十金之外，如加得銀兩時，三股均分……這是斬釘截鐵的話，何苦扯了半日閒談。”《錦香亭》第六回：“吃完了飯，各立起來，萬春就取一本曆頭在手內，道：‘待我擇一個吉日就好成親。’馮元道：‘夜裏看了曆頭，要犯墓庫連向，雷老爺不要看。’萬春笑道：‘這厮好婆子話，聽了倒要好笑。’揭開曆本一看，道：‘恰好明日就好黃道吉日，就安排成親便了。’”禪宗把需要用頻繁言句解說和用其他多種措施如動作語、棒喝語等開悟學人的行爲叫“老婆”，把這種禪法稱爲“老婆禪”。《從容庵錄》卷六：“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黃檗老婆，大愚饒舌。”《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序》：“黃檗山頭，曾遭痛棒。大愚肋下，方解築拳。饒舌老婆，尿床鬼子。”“黃檗老婆”是說黃檗禪師不憚煩地開悟學人，言詞懇切。“饒舌老婆”也是針對大愚禪師說的，形容他開悟學人如饒舌的老婆婆——苦口婆心。

鋪張　幫襯；打圓場。《醉醒石》十三回：“兩下撞着，個個有意。穆瓊瓊看董一，相見尚有些臉紅，知是雛兒，是個老實人，越有心於他。寒溫時，請教相公尊號，搦（謅）了半日，搦個賤字文甫。馬小洲替他鋪張，是浙西大家，瓊瓊認是同省。”文中董一本是江湖浪子，而妓女瓊瓊卻喜歡他，爲了不露馬腳，其友馬小洲替他打圓場掩飾，說他出身浙西大家，以博得瓊瓊的歡心。

起錢　猶賺錢。《醉醒石》十三回：“他名已播，起初鴇兒還

鉗束他，不肯接客，逼他接客；不會起錢，教他起錢……還有紈袴郎、守錢虜，也不是他心裏契洽的，卻也把些假情分籠絡他，起他些錢，以潤私橐，做一個博鈔之計。”《型世言》第七回：“這次翹兒方得自作主張，改號翠翹，除華棣卿是他恩人，其餘客商俗子，盡皆謝絕。但衹與些文墨之士聯詩社，彈棋鼓琴，放浪山水，或時與些風流子弟清歌短唱，吹簫拍板，嘲弄風月。積年餘，他雖不起錢，人自肯厚贈他。先倍還了人上會銀，次華棣卿銀。”《大詞典》“起錢”條：“方言。籌集款子。”引例爲韓起祥《劉巧團圓》：“你兒那裏有了物件，要起錢你給我言傳。”此處“起錢”的意思是妓女利用色藝賺嫖客的錢。

牽扳　牽扯別人使獲罪。《萬花樓演義》五十七回：“馬氏身爲婦女，不守閨閣之條，唆聳丈夫欺君大惡，此等刁惡婦人，一者瞞欺君上，二者惑陷丈夫，一刻難容，應與王炳一同腰斬，以正國法……當日包公押出男女二犯，捆綁至法場中，王炳怨着不賢妻唆聳於他，至今一命難逃。又有不賢馬氏，深恨丈夫何故沒一些夫妻之情，牽扳於他。當時你怨我恨，有閑民遠遠觀看，湧道填街。”《大詞典》“牽扳”條：“牽扳，攀登。宋歐陽修《感春雜言》詩：‘奈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彊相牽扳。’”這裏寫王炳的妻子埋怨丈夫推卸責任牽累自己，與“攀登”義不合。“扳”是“攀”的異體字，“攀”即“攀扯”的意思。《金瓶梅詞話》七十六回：“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同上九十五回：“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這裏領贓。”

牽書搭俗　引經據典，道古論今。《禪真後史》第十一回：

“龔敬南引一行人上山來，立於山頂，周迴觀望，將山之來龍砂水、照山朝拱，牽書搭俗的說了一番。”風水先生龔敬南爲瞿家看風水選墳塋之地，自然要引經據典、道古論今地說一番堪輿的道理。

牽張搭李　說東道西。《禪真後史》第十一回：“瞿天民笑道：‘那富者嫌財微蓄淺，冀貪鉅萬，非大富之地則不葬。被那輿士指東說西，牽張搭李，遲延歲月。及至家事凋零，人物淪喪，求一搭兒荒地以葬父母，不可得矣。’”意思是說東家道西家，也即說東道西。

敲排　撞擊，碰撞。《禪真後史》五十三回：“兩個幹起事來，和尚分外用力敲排，玉仙故意極聲嬌顫，兩下鏖戰，足有五七百度。”這裏“敲排”即《金瓶梅詞話》的“擗打”，第八回：“達達，你衹顧擗打到幾時。”“擗”也作“磞”，同上第八回：“紙馬也燒過了，還衹個磞打怎的?”又有“擗碰”，同上七十九回：“那話放入庭花內，極力擗碰了約二三百度。”白維國（1991）認爲“‘擗’（磞）字不見於字書。《金瓶梅》有‘仰拍’一詞，又‘擗鈸打鼓’在七十四回作‘排鈸打鼓’。可知‘擗’（磞）音 pāi 或 pái”，此處“敲排”又可爲另一證據。又參“仰擗掙合蓬去”條。

禳遣　禳除。《禪真後史》第十七回：“肚仙道：‘汝家後園桑樹上有陰陽二鬼，張弓挾彈，打入門來，爲禍不小，家下若有懷孕婦人，急急禳遣方好，不然合家長幼皆有大難。’……張氏扯住道：‘適纔大仙言桑樹上陰陽二鬼作祟，求媽媽禳遣則個。’”同義詞有“禳解”、“禳厭”，指通過祭祀乞求神靈免除災禍的儀

式。今方言仍使用“禳遣”一詞，如“今年家裏沒旅順（順利）者，找個人禳遣咖（禳遣一下）”（青海樂都）。“找個人”是說找陰陽先生。

聳嘴　猶慫恿。《薛剛反唐》第一回：“且說武后自納了張昌宗，諸事盡托昌宗，武三思、武承嗣俱圖謀爲太子，賄賂昌宗，欲害廬陵王，因仁傑在朝，不能下手。其年恰好仁傑安撫回鶻未回，諸武買出兩個軍士，出首廬陵王在房州傳檄諸侯，意欲謀反。武后疑惑未定，昌宗從旁聳嘴。武后尚疑不決，着六部議奏。”《型世言》三十二回：“時必濟道：‘要多少？我與你贖，怕不贖來？’果然時必濟去，拿出兩個元寶道：‘王爺着你去贖來，再找上。’去時，巧巧遇水心月，見他來贖，故意在孫監生面前聳嘴兒，道：‘這鼎實值三百，他不得這價，斷不來贖。’孫監生就不肯起來，要一百八十。”意思相近的有“唆聳”，《萬花樓演義》五十七回：“馬氏身爲婦女，不守閨閣之條，唆聳丈夫欺君大惡，此等刁惡婦人，一者瞞欺君上，二者惑陷丈夫，一刻難容，應與王炳一同腰斬，以正國法……當日包公押出男女二犯，捆綁至法場中，王炳怨着不賢妻唆聳於他，至今一命難逃。”《豆棚閒話》第一則：“急切裏一時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驪姬知道，唆聳獻公登時興兵發馬，隨後追趕，不當穩便；都是改頭換面，襤襤褸褸，夜住曉行，甚是苦楚。”

色頭　在明清小說中“色頭”還有下面幾個意思：

（1）下棋賭博輸了以後付給贏家的錢。《醋葫蘆》十一回：“賽、小便趁手灌下一把大籌，算來就是無數，俗話叫做灌水。祇這起骰、灌水二法，也說不盡其中新舊奧妙，從來也不知斷送

了多少真真豪傑，那怕你這個都飆？眼見得輸做乾乾淨淨。小易牙又將美言粉飾道：‘這一通不過酒頭快，大官人不要懼他，衹多打些籌碼，叫做肚飽稍寬，他就是好馬，也須跑乏。’都飆不肯服輸，真個似金彈子打灰堆，去一個沒一個，出一注輸一注。稍管已完，立起身道：‘今日倦怠，興致不高，以致暫蹶霜蹄。明日多帶些銀子，定與你見個高低。’張煊收起籌來會銀，賽綿駒代爲挑起，都飆衹得將些金簪、金戒子、剔牙之類做個色頭，辭歸。”本回開賭說好是“現銀打發”，都飆輸光了銀子（“稍管已完”），無奈之下衹得以物代銀。

（2）運氣。《禪真後史》十八回：“全伯通笑道：‘失敬失敬！莫非兄差了色頭，敢來取安胎藥麽？’阿曉道：‘非也！是求墮胎藥。就是媚姐爲腹中疼痛難忍，情願打下以全性命。’”按：《方言大詞典》“色頭”條有三個義項：“❶穗。吳語（上海崇明、松江）。❷顏色。粵語。❸幸運。吳語（上海松江）。”這回寫張氏想暗中使媚姐墮胎，便使喚家人阿曉去全太醫處買墮胎藥，全太醫在前已經有所覺察，故意問阿曉是不是運氣不佳需要買安胎藥。《九尾龜》三十五回：“花筱舫見陳海秋竟不答應，已經氣上心來，腮邊現兩朵紅雲，眉際起幾分怒色。秋穀見了，恐筱舫不肯坐下碰和，連忙過來含笑招呼道：‘今天我們碰和，陳老特叫你來代碰，快些下去替他代碰兩副，好和他轉轉色頭。陳老的一底籌碼輸得差不多了。’一面說着，陳海秋已經立起身來。秋穀捺着筱舫坐下，筱舫見秋穀等三人都是叫局代碰，推辭不得，衹得就碰起來。”

③體面。《九尾龜》三十八回：“蘭芬拍手道：‘倪問格客人

要借五千洋錢，俚勿借倒也罷哉，陸裏曉得俚説出來格閑話，格末來得討氣。俚倒説：‘耐借得忒多哉晚，一借就是五千，叫倪陸裏來得及？勿比三百五百洋錢，倪還好應酬應酬。’倪撥俚氣昏哉，對俚説倪‘窮末窮，幾百洋錢倒也勿在乎此。倪要老仔格面皮，問客人篤來借格三百五百洋錢，格是好煞格哉’。難末倪一徑跑仔轉來，耐説阿要勿色頭？’”同上六十八回：“花彩雲又接着説道：‘倪格嫁人是自家情願格，也無撥啥人來吃牢仔倪嫁人，勿殼張裏篤格擋碼子，纔來浪説倪格邱話，故歇索性説倪要逃走哉。耐去想哩，倪真格要逃走末，老早走脱格哉，陸裏等得到故歇，格號閒話，説得阿要勿色頭。”一百四十七回：“金觀察等看了也説：‘形容得太過了些，未免敗壞風俗。’祇把一個雲蘭看得滿面通紅，低着個頭，攆都攆不起來，拉着章秋穀的手，口中説道：‘格號浪形，勿知區哩那哼做得出格，看仔阿要勿色頭。’章秋穀附耳和他説道：‘你不要説他浪形，等回兒我們兩個人也去串一下子，給眾人看看，何如？’”《負曝閒談》十九回：“倪格車子浪格隻馬，吃仔格格大嚇頭，亂跳亂碰，撞倒仔一部東洋車子。撥巡捕拉到仔巡捕房裏去，要倪存念五塊洋錢勒，放倪出來。大少，虧得耐剛剛有注洋錢，交換倪老娘姨格。倪就勒格當中拿仔念五塊，存勒巡捕房裏，難末放倪出來格。今朝是八月半，就弄格種勿色頭事體，倪勿高興哉，所以就轉去格。”

稍褳　像褡褳狀的口袋。《雪月梅》四十二回：“王誠與兩個差役料不能敵，跳下車來，抱頭奔竄。這班強盜上車搜出行李，身邊都帶有稍褳纏袋，將這三千兩東西盡行劫去，放開轡頭，一道煙已無影響。”“稍褳”可能就是《儒林外史》中的“稍袋”，

如第五回："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驢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太老爺做主!"又三十二回："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拿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其形制很可能像褡褳，中間開口，可以搭在牲口背上或搭在人肩上，小的還可以繫在腰間。"纏袋"是拴縛在腰間的長條形口袋，參本條解釋。

聽知道　聽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七回："長老道：'你這等一個矮矬矬的人兒，要賭個甚麼賽?'那猛漢聽知道說他矮，他就把個腰兒拱一拱，手兒伸一伸，恰好就有幾十丈高，就像個九層的寶塔。長老道：'高便有這麼樣兒高，祇是個竹竿樣兒，終不濟事。'那猛漢知道說他瘦，他又把身子兒搖幾搖，手兒擺幾擺，恰好就有十丈寬大，就像個三間的風火土庫。"同上二十二回："藍旗官道：'如今到了一個海口上，口上有許多的民船，岸上有一座石塔，塔下有許多的茅簷草舍，想必是個西洋國土了。故此稟過元帥爺，早早的落篷下錨罷。'老爺聽知道到了西洋國土，卻纔放心，發放了藍旗官，傳下將令。"七十四回："原來老爺是個慈悲方寸，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聽知道他們君臣失和，心腸就軟將來了，說道："阿彌陀佛！有個甚麼失和？我收他回來就是。"九十四回："一日有個赴選的劉秀才，寄寓在金丞相府裏，聽知道花園中牡丹盛開，顏色鮮麗，稟過丞相，帶酒殽進園裏遊賞一番。""聽知道"在本書出現 32 次，都是"聽說"的意思。

透　進。量詞。《禪真後史》第三十五回："翼兒隨步趕入

去，一連走進五透房子，不見一毫鬼影。”同上三十三回：“前後共有十餘進，高堂廣厦，一重重峻壁巍牆，一透透雕梁畫棟。”老式房子一宅之內分前後幾排的，一排稱爲一進。《萬花樓演義》第十回：“狄青忍着痛，隨了小和尚進至裏厢，一連三進，一座幽靜書齋，一位和尚，坐在當中交椅上，年紀已有花甲。”《儒林外史》第三回：“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野叟曝言》二十六回：“那花園與這邊住宅，是一樣兩所大房。這邊房子靠西，前後共有七進；那邊房子靠東，祇得四進，後面三進基場，便做一個小小花園。”這裏“透”即相當於“進”。

凸凸壅壅　猶鼓鼓囊囊。《三俠劍》第一回：“老者一看其貌不揚，心中不悅。一看腰圍子凸凸壅壅，倒剪着二背站立在眾人之下，毫無懼怯的情形。老寨主叫道：‘龍兒，虎兒，搜搜他的腰，看看有什麽東西沒有？’二童子過來一搜，由楊香五腰中搜出火折、火扇子、問路石，又搜出薰香盒子一架。”因爲腰上纏的布袋裏裝滿了東西，所以看上去凹凸不平，疙裏疙瘩。也說“凸凸凹凹”，《禪真後史》四十八回：“渾身疙瘩，凸凸凹凹，飾萬點斑爛；攢項花紋，閃閃爍爍，聚一團錦繡。”吳語形容過飽或過滿叫“凸進凸出”（上海），如“西瓜吃得肚皮凸進凸出個”。

宛轉　《漢語大詞典》“宛轉”條有十個義項，但似乎不能涵蓋以下義項：

（1）輕緩。《禪真後史》五十三回：“王玉仙執燭向前，笑道：‘佛爺佛爺，這會子也彀你了，怎不放宛轉些，盡老力在此行事。’”

（2）倏忽之間；突然間。《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槐西雜誌二》："操刃脅之曰：'爾果能化形爲人，爲我輩行酒，則貸爾命。否則立磔爾！'二狐嗥叫跳擲，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我無衣履，及化形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女子，裸無寸縷。"《情史》卷十八"情累類"："女弗能隱，因就嫗求計。嫗令將布聯接，長可至地。俟生至，咳嗽爲號，開窗垂布，令緣之而登，因訂期今夕。女許諾，嫗即詣生復命，會他出。嫗歸至門，其子方操刃欲屠豕，呼母共縛之。宛轉間，袖中鞋不覺墮地。子詰其故，嫗弗能隱。"《聊齋志異》卷二："時已曛暮，與妻坐床上。忽一小兒，倀徨入室[①]，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霧，宛轉間已登榻。李推下之，墮地無聲。"同上卷六："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甚。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

（3）多方設法促成。《禪真後史》十三回："麻斗西道：'老丈擲數百金如蛟龍去一鱗耳，何太謙如是？果嫌價之太高，待學生宛轉贊襄，諒亦可減一二，臨期自有權變。'瞿天民道：'暫且告別，容日酌量定了，竭誠奉迎。'"同上四十八回："瞿琰正待推辭，屏後轉出侍郎之母媚姨道：'男婚女嫁，人之大倫。感承黨親家不嫌寒門鄙陋，以二愛俯結朱陳，又蒙車老丈、滑法師宛

① 倀徨，惶急的樣子。

轉贊翼，若再峻拒，反覺無情。’”

（4）曲折。《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妙通道：‘再有那家？怎伴不知，到來哄我？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難道你到不曉得？’翰林道：‘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所以也做啞妝呆，取笑一回。卻又一件，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妙通道：‘令姑也曾道來，年深月久，衹怕相公已曾別娶，就不好意思，所以要老身探問個明白。’”

（5）殷情；情意懇切。《聊齋志異》卷六：“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頻涉狎褻。”《野叟曝言》一三二回：“一面着人找尋，一面料理殯殮。賽奴卻不甚悲苦，米崇覺着，復宛轉勸慰，賽奴衹是呆着。玉奴道：‘如今衹消去問太夫人，還是該從死，該守節就是了！’”同上一四六回：“水夫人心中甚是不悅，卻因兩人費盡心血資財爲博自己歡心，若返回責備，未免不情；且已不作孫女稱謂，即是尊客，雙雙跪地，宛轉求告，引罪陳情，尚有執辭，亦無拒絕之理。”《九尾龜》一六三回：“沈二寶見金姐這樣頂真，沒奈何，衹得含着一胞眼淚，拉着金姐的手，宛宛轉轉的央告道：‘呒姆請坐仔，倪有兩聲閒話，要搭呒姆商量。’”

問路石　扔出去打探動靜的石塊。其中“問”是打探、探問的意思。《濟公全傳》五十回：“二人正說之際，衹聽院中‘啪’的一聲，落下一個問路石子，後面隨下一人，身穿夜行衣服，臂插單刀，身高八尺以外。”同上七十回：“躥房超脊，行走如飛，心急似箭，來到花園，見靜寂寂，空落落，一無人聲，二無犬吠，先用問路石一打探，聽沒有動靜，三個賊人直奔樓房。”《三

俠劍》第一回："楊香五一擰腰，施展童子功，跳上牆去，左胳膊挎住牆頭，右手取出問路石，問了問沒有消息埋伏。""問了問"就是投石問路。從明清武俠小說可知，"問路石"是俠客們隨身攜帶的武器，一般裝在"兜囊"裏，同上第一回："大牆高有丈餘，擰身上牆，左胳膊肘一挎，瞧看裏邊。祇見黑黝黝，鴉雀無聲。勝爺從兜囊中取出問路石一塊，向下一擲，祇聽叭噠一聲，石子落地，一聽裏邊並無有埋伏，遂兩條腿往裏一順，躍牆而下。"同時還知道"問路石"可以多次利用，同上第六回："就見勝爺在牆上，由腰內掏出問路石，先問了道路，然後摘下飛抓，帶在腰間。飄身下了大牆，拾起問路石子，帶在腰間，奔領班房獄吏住的房子而來。"

現打現　當下，立即。《禪真後史》十二回："龔敬南道：'適纔那富翁拿定班兒，止肯出這些數目，被區區掉三寸不濫之舌，葛伯翔打着邊鼓，委曲贊襄，婉轉開諭，着意彌縫，盡心幫襯。聳動了那財主心腸，一加就加了七十金，你說好麽?'鄭郴聽了，跳躍道：'妙呵妙呵！你二人是我重生的爹媽，決不忘恩，隨當重謝。'龔敬南道：'我也不要你重謝，祇是現打現的穩。'""現打現的穩"意思是當下兌現最爲穩妥。

現管　猶現錢（銀子）。《醋葫蘆》十一回："兩人正聒絮間，賽綿駒道：'何必鬥口，今日小弟在此，做個見證，大官人何不先將賭的手段施展出來，把老張直頭打下戲臺，看他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張煊道：'我何懼哉!'都飆道：'他身邊沒有現管，不與他賭。'張煊道：'祇你大官人有銀? 不敢欺說，如今的熱幫閒不是當年的人了!'小易牙道：'又來賣嘴！不過老婆面上

得了一二百兩銀子，直恁的數黑論黃？若有現物，拿來看看。’張煊就拿出四五錠真紋銀子。”

線腳　猶蛛絲馬跡。《禪真後史》第四回：“當下一人道：‘數日前我見老何在新橋墩下茶房裏唧唧噥噥講話，莫非這老子露出馬腳來？’內中又一人拍手道：‘是是是！我晚上從外回來，月光之下，葛破鼓在庵門口探頭張望，莫非有些線路？’”同上十六回：“阿媚打開包兒看時，果是山查梅片，香噴噴的恰也愛人，正欲取喫，心下轉道：‘前二娘分付我甚的來？此事決有線腳呢。’依舊包了。”按：“線腳”本義爲針腳，這裏比喻事情有線索，有跡象可尋。或說“針腳”，《歧路燈》五十一回：“單說這位鄧老爺，我是切知的，這老頭兒，是走衙門的妙手。況纔做官回來，宦囊殷富，一發更有體面，管情弄的一點針腳兒也不露。神不知，鬼不覺，這一夜就弄成了，管保咱的官司不吃虧。”

釁兒　茬兒；藉口。《禪真後史》十八回：“這張氏正要尋個釁兒害他，沒奈下手處。忽見丫鬟傳說媚姐腹疼，張氏一天之喜，即到房中探望。”同上二十八回：“王尼道：‘阿彌陀佛，這衹好在寺裏做的，怎走到人家也是這樣？就要也等我替你道達一道達纔好，怎麽生做！’穎如笑道：‘這兩個丫頭究竟也還要屬我，我特特起這釁兒，你說的怎麽？’王尼道：‘我去時，張相公大惱，要與你合嘴，虧得張大娘說罷了。’穎如笑道：‘他罷我不罷，一千是決要的。’”按：“釁”本義爲血祭，引申有縫隙義[①]。

① 《孟子·梁惠王上》“將以釁鐘”清焦循正義：“釁，本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即名爲釁。”

《左傳·宣公十二年》："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孔穎達疏："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爲釁。"《說文·衊部》段玉裁注："凡坼罅謂之釁。《方言》作'璺'。"器物之隙爲"釁"，引申指事情的破綻，又引申指"茬兒"、"藉口"。

形境　此詞辭書未收錄，小說中有下列意義：

(1) 樣子；狀貌。《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三回："那爺爺道："你看他頭長額闊，目秀眉清，鼻拱耳環，唇紅齒白，喜阿阿，笑彌彌，就是一個布袋和尚的形境。"第五回："那山巖壁立的中間有一個石洞兒，就是雲谷的形境。"九十五回："何氏還不曾答應，那褚五假充施秀才倒是狠，走出門來，喝聲道：'唗，你是甚麽人？假充我的形境，調戲我的妻小。'劈頭就是一拳，把個施秀才打得沒些分曉，不敢進門。"九十六回："土地道：'鰍，就是中國的泥鰍。因他長而且大，積久成精，故此叫做鰍王。'國師道：'是個甚麽形境？'土地道：'鰍王苦不甚長，約有三五里之長，五七丈之高。'"

(2) 情形；情況。《七劍十三俠》第四回："李文孝即命教師來扯開他們，那知他二人拚命地抱住不放，隨你打死也分拆不開。此處最熱鬧的去處，一時間看的人塞滿了街道，弄得花省三搔首摸耳，沒個主意。正在擾壤之間，驚動那鶴陽樓上羅季芳、徐鳴皋，下來見這般形境，分明是強搶人家妻小。"《醒名花》第四回："翌王道：'多蒙仙翁盛情厚德，前日指教之言已驗。依仙翁皂囊指教，來到此地，但未知此去，還有多少苦惱？梅家小姐，果是小子姻緣否？不知何日得還鄉里？再乞仙翁細細詳示，以慰鄙懷。'雲侶道：'貧道正恐先生還放心不下，故此急急趕來

明告。但依第一個皂囊之言，直向東北遠去。要問後來形境，須記要訣四句。'"

煙平兒 煙袋鍋。《聊齋志異說唱集·庚娘》："咱們這枝槍比煙平兒受使，用不着你偷嘴，滿處裹尋斗黏。"以前用來抽旱煙的煙袋鍋，在各地有不同叫法，如"煙杆子"（四川邛崍）、"煙杆兒"（四川成都）、"煙鍋子"（晉語、青海、新疆）、"煙枰"（青海樂都），等等。"斗黏"指煙筒油，或叫"煙袋油子"、"煙油"，有些地方也叫"煙屎"（青海樂都）。

一搭兒 《大詞典》有"一搭"條，但無"一搭兒"，但明清時期常見的形式是"一搭兒"。其意義可以概括爲：

（1）一塊。《醒世恒言》十五卷："嚇得個空照臉兒就如七八樣的顏色染的，一搭兒紅，一搭兒青。心頭恰像千百個鐵槌打的，一回兒上，一回兒下，半句也對不出，半步也行不動！"《禪真逸史》十一回："林澹然道：'多承美意，本該尊命，但小僧久甘恬澹，最厭繁華，意欲歸魏，尋一搭兒僻靜山崖，結個茅庵，修梵念佛，以終天年，無心再戀塵俗。'"《禪真後史》第十一回："瞿天民笑道：'那富者嫌財微蓄淺，冀貪鉅萬，非大富之地則不葬。被那輿士指東說西，牽張搭李，遲延歲月。及至家事凋零，人物淪喪，求一搭兒荒地以葬父母，不可得矣。'"元曲有"一坨兒"、"一陀兒"，無名氏《看錢奴》三折："暫將一坨兒田地，與我歇息咱。"關漢卿《一枝花·杭州景》套："竹塢梅溪，一陀兒一句題詩。""搭"、"坨"聲近可通。

（2）一起，一塊兒。《封神演義》三十四回："哪吒見數道黑氣奔來，哪吒祇用手一招，便自接住，往豹皮囊中一塞，大叫

曰：‘有多少？一搭兒放將來罷！’”《隋唐演義》三十八：“那惠解官，原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又得了許多銀子禮物，便對張龍道：‘既承他們美意，我怎好又獨自受用這一席酒，既然在此荒村野店，那個曉得，同在一搭兒吃了罷，也便大家好照管。’”《歧路燈》四十三回：“大凡人到醉時，一生說不出來的話，偏要說出來；一生做不出來的事，偏要做出來。所以貪酒好色、吃酒賭博的字樣，人都做一搭兒念出。”按：《大詞典》“一搭”條在這個義項下的書證爲元無名氏《硃砂擔》第一折“一搭裏做買賣去”，實際上應該切分爲“一搭裏”，這是一個方言詞，與“一搭兒”同義。“裏”、“兒”都是詞尾。《金瓶梅詞話》第一回：“西門慶道：‘他家無人，俺兩個一搭裏去的，是省的他嫂子疑心。’”二十九回：“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徑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搭兒裏好做。’”

（3）一件，一樁。《兒女英雄傳》二十回：“玉凰姑娘問道：‘老爺怎麼問？你們又怎麼說的？’隨緣兒媳婦便把那日的話，說了一遍。姑娘道：‘我不懂你們，有一搭兒沒一搭兒的，把我小時候的營生，回老爺怎麼！’”

一眯地　一味地；一個勁地。《禪真後史》第九回：“郁氏怒道：‘據你講起來，一眯地潑用浪費，倒做了人家，我向前的辛勤熬省，總成虛度？’”元曲中作“一迷”、“一謎的”、“一覓的”、“一密的”。《氣英布》二折：“也是咱不合就聽信了這一謎的浮詞，劍砍了那差來的使命。”劉庭信《寨兒令·戒嫖蕩》曲：“一

覓的亂棒胡茄（枷），祇辦的架橛攔截。”又作“一昧地”，《水滸傳》四十四回：“祇見那人叢裏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昧地砍將來。”

一劈頭　一開頭。《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四十回：“王神姑一劈頭就把兩句狠話兒打動師父，一邊做個要哭的聲音，一邊說道：‘弟子今年運蹇時乖，遭了一年的厄難，受了一年的困苦，這如今還不得脫身。沒奈何，祇得遠來拜求師父。’”“劈頭”本是“當頭”的意思（參“夾頭夾腦”條），形容距離很近。引申爲“迎頭，迎面”，《孽海花》十五回：“彩雲終不放心，放輕腳步，掀幔出來一張，劈頭就見金升領了個外國人往裏跑。”《說唐後傳》四十九回：“又要講到周武衝進番營，手起刀落，把那些番邦人馬殺散奔跑，劈頭來了一員番將，便問道：‘來的番將，快留名字，好梟你首級。’”再引申爲“一開頭，一開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六十五回：“紅玉劈頭一句便道：‘我不嫁了！’舒淡湖吃了一驚道：‘這是甚麼話？’”同上一〇八回：“我一來了，他劈頭就問我道：‘你來做甚麼？我又不認得他，真是豈有此理！’”《醒世姻緣傳》七十七回：“是不是穿了一領明青布大袖夾襖，綴了條粉糰白絹護領，一雙長臉深跟明青布鞋，沙綠絹線鎖了雲頭琴面，哭喪着個狻臉，走到人跟前，劈頭子就是呃的一聲：‘這裏有個狄監生在那裏住？’那京師的人聽見這個聲嗓，詫異的就極了。”晉語有“劈打頭兒”（山西忻州），如“她劈打頭兒養（生）下個小子（男孩）”。

蜮勢鬼形　陰險狡詐。《禪真後史》十一回：“誰想這女人嘴尖舌快，蜮勢鬼形，不脫那小家子腔魄，以致慪氣，今日果有喪

身之禍。”同上十九回：“輕盈窈窕一嬌娃，鳳眼蛾眉貌若花。蜮勢鬼形心螫蠍，飴言蜜口毒含沙。”按：“鬼蜮”最早見於《詩經·小雅·何人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毛傳：“蜮，短狐也。”唐陸德明釋文：“蜮，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① “鬼”和“蜮”都是暗中害人的精怪，後世以“鬼蜮”比喻用心險惡、暗中傷人的小人。小說中以“如鬼如蜮”比喻心地陰險毒辣，《俠義風月傳》十二回：“惟水運所謀不遂，不勝悶悶，祇得又走來見過公子商量道：‘這姓鐵的一個少年人，明明爲貪色，卻真真假假，百般哄誘他不動。口雖說去，卻又不去，祇怕他暗暗的還有圖謀。公子不可不防。’過公子道：‘我看此人如鬼如蜮，我一個直人，哪裏防得他許多?’”也有“爲鬼爲蜮”，指施展陰險邪惡的手段。《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四十二回：“誰知被他聽了，便大嚷起來，說某房有關節，要去回總裁。登時鬧的各房都知道了，圍過來看，見是這位先生吵鬧，都不敢勸。這位太尊急了，要想個阻止他的法子，哪裏想得出來，祇得對他作揖打拱的求饒。他哪裏肯依，說甚麽‘皇上家掄才大典，怎容得你們爲鬼爲蜮！照這樣做起來，

① “蜮”含沙射人在小說中有描寫，如《女仙外史》九十六回：“忽而素英等四位仙姑各攢眉叫苦，臺後范飛娘四將又都抱着頭，滿地打滾，兩劍仙亦站立不住，說道：‘我們怎亦覺頭暈得很。’曼師向臺下指道：‘那沙土中都是些恁麽東西，在那裏探頭探腦？敢不是作他怪?’月君運動慧光一照，見有無數形如四足小蛇，含着土上的沙，噴射人的影兒。鮑師道：‘此短蜮也，怎這般利害?’曼師道：‘太孛是水精，怪得他收取水邊的孽蟲，弄出這個伎倆來。若射了老尼的影，頃刻燒成灰。’”又：“月君雖誅了舍沙之蜮，獨是素英等已受了毒，個個狼狽。鮑師道：‘短蜮秉水之毒氣而生，又經太孛邪氣煉就，純是陰毒，力能滅陽。’”

要屈煞了多少寒畯，這個非回明白了，認真辦一辦，不足以警將來'。"

《禪真後史》這一回寫瞿天民夫人十分懊悔自己當初堅持促成了兒子的親事，這是他形容小兒媳婦聶氏的話。從原文中聶氏的種種表現來看，"蜮勢鬼形"正形容出了她陰險狡詐的性格特點。

造意 有意謀劃，刻意算計。《禪真後史》三十三回："巴到天晚，吃了三杯下肚，放倒頭齁齁覓睡。縱使南倭北韃殺到床前，他把頭鑽在被窩裏，拳手縮腳，鼻孔朝天。若肯轉動一動時，我聶氏舌尖也索爛盡。如今二官人、二爹爹肉身在這裏，我做渾家的終不成造意屈陷你哩!"小說中由"造意"構成的詞有"通同造意"。《水滸傳》四十回："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卻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醋葫蘆》第三回："都氏自忖道：'我想周智的言語，我也還認做無心之談，誰想我那老殺才，早覷上了紅蕖、綠萼，眼見得昨日言語，是老賊通同造意，有心而發的。這也總不怕他，繇你怪似鬼，吃了老娘洗腳水，不若趁這杓水，斷他病根，豈不全美!'"還有"懷心造意"，《水滸傳》一百回："未及數月，被大將王禀、趙譚，懷挾幫源洞辱罵舊恨，累累於童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曾穿着方臘的赭黃袍，龍衣玉帶，雖是一時戲耍，終久懷心造意。'待要殺他。"還有"生情造意"，《水滸傳》十八回："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卻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捆了。問他生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

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同上二十七回：“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禀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立主謀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又有“設心造意”，《醒世姻緣傳》十三回：“論其設心造意，謀殺是其本條；擬之威逼絞刑，幸矣。”

浙　汗、水等刺激皮膚或傷口產生疼痛。《繡榻野史》卷下：“汗流大腿縫裏，浙的半癢半疼，委實難過了。”今方言如“腿上油皮（外皮）跐（蹭）爛了，汗一出來浙者疼的很”／“汗流到眼睛裏浙者淌眼淚哩”（青海樂都）。

參考文獻

一、專著

《爾雅》，十三經注疏本。

漢揚雄《方言》（晋郭璞注，清戴震疏），叢書集成初編本。

漢張機《金匱要略方論》，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5 年。

漢張機《金匱要略》，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0 年。

晋葛洪《肘後備急方》，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

晋王叔和撰、郭靄春集解《八十一難經集解》，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4 年。

梁顧野王《玉篇》（宋本），中國書店 1983 年。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5 年。

唐谷神子、薛用若《博異志·集異集》，中華書局 1980 年。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2 年。

唐張讀《宣室志·補遺》，中華書局 1983 年。

唐劉恂《嶺表録異》，《筆記小説大觀》十七編第一册，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1984 年。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唐釋慧琳、遼釋希麟《正續一切經音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唐李匡乂《資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宋釋曉瑩《羅湖野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衛湜《禮記集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曾慥《高齋漫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徐度《卻掃編》，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商務印書館 1919 年綫裝本。

宋李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 1961 年。

宋王讜《唐語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華書局 1979 年。

宋吴自牧《夢粱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宋周密《武林舊事》，西湖書社 1981 年。

宋莊綽《鷄肋編》，中華書局 1981 年。

宋陳彭年等《廣韻》（宋本），中國書店 1982 年。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鄧之誠注），中華書局 1982 年。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 1983 年。

宋丁度等《集韻》，中國書店 1983 年。

宋司馬光《類編》，中華書局 1984 年。

宋楊彦齡《楊公筆録》，《筆記小説大觀》六編第三册，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1984 年。

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5 年。

宋徐鍇《説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 1987 年。

宋羅願《爾雅翼》，安徽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宋陸佃《埤雅》(《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經部》之一)，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金張從正《儒門事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宫調》，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元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中華書局 1958 年。

元王實甫《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中華書局 1980 年。

元危亦林《世醫得效方》，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0 年。

明焦竑《俗書刊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楊慎《丹鉛總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楊慎《升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朱謀㙔《駢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郭勛編《雍熙樂府》，四部叢刊影印本。

明楊慎《俗言》，叢書集成初編本。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商務印書館 1937 年萬有文庫本。

明張禄輯《詞林摘艷》，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8 年。

明馮夢龍《古今小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

明馮夢龍《精忠旗》，見《墨憨齋定本傳奇》，中國戲劇出版社 1960 年。

明臧晉叔《元曲選》，中華書局 1958 年。

明周王、朱橚《普濟方》，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9 年。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62 年。

明夏英《靈樞經》，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3 年。

明李贄《焚書・續焚書》，中華書局 1975 年。

明吴承恩《西遊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年。

明名教中人《俠義風月傳》，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明許仲琳《封神演義》，齊魯書社 1980 年。

明周清源《西湖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黄肅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 年。

明南北鶚冠使者編《春柳鶯》，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3 年。

明清溪道人編次《禪真逸史》，臺北天一出版社 1984 年。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明天然痴叟《石點頭》，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明天然痴叟《醉醒石》，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明鄧志謨《咒棗記》，臺北天一出版社 1985 年。

明鄧志謨《飛劍記》，臺北天一出版社 1985 年。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中華書局 1987 年。

明方以智《通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國書店 1988 年。

明孟稱舜《嬌紅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齊魯書社 1988 年。
明孟稱舜《嬌紅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明馮夢龍《挂枝兒・山歌》，濟南出版社 1992 年。
明陸人龍《型世言》，中華書局 1993 年。
明薛已《薛氏醫案》，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7 年。
明施耐庵《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 年。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明吕天成《綉榻野史》，臺北聯經出版社 1998。
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秦修容整理），中華書局 1998 年。
明清溪道人編次《禪真後史》，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9 年。、
清西子湖伏雌教主《醋葫蘆》，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9 年。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年。
清翟灝《通俗編》，叢書集成初編本。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 1936 年。
清顧觀光《神農本草經》，商務印書館 1955 年。
清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年。
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年。
清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
清蒲松齡《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上海中華書局 1962 年。
清尹湛納希《一層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2 年。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 1977 年。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7 年。
清佚名《説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清汪繼培《〈潜夫論〉箋》（彭鐸校正），中華書局 1979 年。
清曾樸《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清錢彩《説岳全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清俞萬春《蕩寇志》，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清褚人穫《隋唐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清張南莊《何典》（潘慎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清張南莊《何典》，工商出版社 1981 年。
清張南莊《何典》（成江注），學林出版社 2000 年。
清石玉昆《小五義》，灕江出版社 1981 年。
清清蓮居士《後水滸傳》，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1 年。
清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清吴璇《飛龍全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清曹庭棟《養生隨筆》，上海書店 1981 年。
清吴謙等编《醫宗金鑒》，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2 年。
清花也憐儂《海上花列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 年。
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 年。
清無名氏《檮杌閑評》，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清荻岸山人《平山冷燕》，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
清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 1984 年影印本。

清古吴素庵主人編《錦香亭》，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4 年。

清張春帆《九尾龜》，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 1984 年。

清蘧園《負曝閑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清夏敬渠《野叟曝言》，臺北天一出版社 1985 年。

清佚名《風月夢》，中國文聯出版社 1985 年。

清吕熊《女仙外史》，齊魯書社 1985 年。

清古棠天放道人編次《杏花天》，臺北聯經出版社 1985 年。

清雲陽嗤嗤道人編《警悟鐘》，臺北天一出版社 1985 年。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 1985 年。

清繭叟《糊塗世界》，花城出版社 1986 年。

清天花主人《二度梅全傳》，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6 年。

清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 1986 年。

清陳朗《雪月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清雪樵主人《雙鳳奇緣》，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清李汝珍《鏡花緣》，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 年。

清庾嶺勞人《蜃樓志》，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清雪樵主人《雙鳳奇緣》（沈悦苓校點），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清臨鶴山人《紅樓圓夢》，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清西湖散人《紅樓夢影》，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清郭則沄《紅樓真夢》，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清白雲外史散花居士《後紅樓夢》，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清劉省三《躋春臺》（張慶善整理），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8

年。

清洪楩《清平山堂話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清無名氏《綺樓重夢》，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清無名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0 年。

清金木散人《鼓掌絶塵》，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清李實《蜀語》（黄仁壽、劉家和校注），巴蜀書社 1990 年。

清錢繹《方言箋疏》，中華書局 1991 年。

清伏雌教主《醋葫蘆》，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清鄒弢《海上塵天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清情痴反正道人編次《肉蒲團》，臺北三環出版社 1993 年。

清訥音居士《三續金瓶梅》，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清鄒弢《海上塵天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清蘇州桃花館主人唐雲洲編《七劍十三俠》，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清吴璇《飛龍全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清如蓮居士《薛剛反唐》，三秦出版社 1994 年。

清李修行《夢中緣》，中國珍稀本小説（七）之一，春風文藝出版社 1994 年。

清袁枚《子不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齊魯書社 1995 年。

清海天獨嘯子《女媧石》，《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説》（三），春風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清醒世居士編《八段錦》，太白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清墨憨齋新編《醒名花》，《明清稀見小説叢刊》之一種，齊魯書社 1996 年。

清李雨堂《萬花樓楊包狄演義》，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清王夢吉《濟公全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清佚名《小八義》，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

清李緑園《歧路燈》，齊魯書社 1998 年。

清李百川《緑野仙踪》，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清佚名《痴人福》，《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説》之一種，春風文藝出版社 1998 年。

清無名氏《綺樓重夢》，中國古代禁毁小説文庫（十二）之一，太白文藝出版社 1998 年。

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蒲先明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9 年。

清艾衲居士《豆棚閑話》，中華書局 2000 年。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清趙翼《陔餘叢考》，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民國唐樞、林皋《蜀籟》，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民國李鼎超《隴右方言》，蘭州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民國李恭《隴右方言發微》，蘭州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民國張杰鑫《三俠劍》，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

馬叙倫《讀書續記》，商務印書館 1939 年。

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 年。

王重民編《敦煌變文集》（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年。

路大荒整理《蒲松齡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1962 年。

陸淡安《小説詞語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

王季思校注《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周立波《山鄉巨變》，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

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 1979 年。

朱星《〈金瓶梅〉考證》，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0 年。

胡考《上海灘》，花城出版社 1982 年。

李劼人《大波》，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 年。

關德棟、李萬鵬《聊齋志異説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丁惟汾《俚語證古》，齊魯書社 1983 年。

孫考《青海鄉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昌黎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上海書店 1984 年。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書店 1984 年。

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林尹《周禮今注今譯》，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5 年。

龍潛安《宋元語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5 年。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5 年。

李申《徐州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1985 年。

張遠芬《〈金瓶梅〉新證》，齊魯書社 1987 年。

魏子雲《〈金瓶梅詞話〉注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 1988 年

李法白、劉敬芙《水滸語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評注》，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白維國《金瓶梅詞典》，中華書局 1991 年。

張清吉《〈醒世姻緣傳〉新考》，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葉大兵、烏丙安《中國風俗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1 年。

高文達主編《近代漢語詞典》，知識出版社 1992 年。

吴士勛、王東明主編《宋元明清百部小説語詞大辭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2 年。

張惠英《〈金瓶梅〉俚俗難詞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2 年。

方步和《河西寶卷真本校注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張季皋主編《明清小説詞典》，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編《金瓶梅鑒賞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徐複嶺《醒世姻緣傳》語言和作者考論，齊魯書社 1993 年。

李申《近代漢語釋詞叢稿》，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馬征《〈金瓶梅〉中的懸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周磊編纂《烏魯木齊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黄金貴《中國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商務印書館 1995 年。

鮑延毅《〈金瓶梅〉詞語溯源》，華夏出版社 1996 年。

王軍虎《西安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葛虚存《清代名人軼事》，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許紹峰主編《近代漢語詞典》，團結出版社 1997 年。

繆啓愉《〈齊民要術〉校釋》，中國農業出版社 1998 年。

《中國古代孤本小説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侯精一《現代晉語的研究》，商務印書館 1999 年。

許寶華、宫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 1999 年。

蒲先明整理《聊齋俚曲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9 年。

張喆生《古方言詞語例釋》，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張生漢《〈歧路燈〉詞語匯釋》，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顧之川《明代漢語詞彙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趙利棟輯校《王國維學術隨筆》卷二《東山雜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年。

陶慕寧校注《金瓶梅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年。

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巴蜀書社 2002 年。

王學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語文出版社 2002 年。

翟建波《中國古代小説俗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2 年。

[韓] 朴在淵校點《朴通事新譯諺語解》，韓國鮮文大學校中韓翻譯研究所 2003 年。

周志鋒《明清小説俗字俗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年。

二、論文

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見胡文彬、張慶善編《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4 年。原載《文學》第一卷第一期，1933 年 7 月。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見胡文彬、張慶善編《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4 年。原載《文學季刊》創刊號，1934 年 1 月。

張鴻勛《試談〈金瓶梅〉的作者、時代、取材》，見胡文彬、張慶善編《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4 年。原載《文學遺産增刊》1958 年第六輯。

陳詔《〈金瓶梅〉小考》，《上海師範學院》1980 年 3 期，又《北方論叢》1981 年 6 期。

白維國《〈金瓶梅詞話〉特殊詞語例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1 年 6 期。

戴鴻森《從〈金瓶梅詞話〉看明人的飲食風貌》，見胡文彬、張慶善編《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4 年。原載《中國烹飪》1982 年 4—5 期。

朱星《〈金瓶梅〉的詞彙、語彙劄記》，《河北大學學報》1982 年 1 期。

白維國《〈金瓶梅〉所用方言討論綜述》，《中國語文》1986

年 3 期。

白維國《〈金瓶梅詞話〉的若干俗語詞》,《語言研究》1988 年 2 期。

董紹克《讀〈金瓶梅詞話〉校點本劄記》,《古籍研究》1988 年 1 期。

李一平《〈金瓶梅〉詞語考釋訂補》,《河南大學學報》1989 年 2 期。

張鴻魁《試論〈金瓶梅〉的語言研究》,《烟臺師範學院學報》1989 年 2 期。

張鴻魁《〈金瓶梅〉"杠"字音義》,《中國語文》1994 年 3 期。

張鴻魁、王大新《從〈金瓶梅〉詞彙特點看文化因素的影響》,《求是學刊》1995 年 1 期。

張鴻魁《〈金瓶梅〉詞語訓釋和俗字辨識》,《濟寧師專學報》1996 年 1 期。

傅憎享《〈金瓶梅〉詞語誤釋歸因》,《社會科學輯刊》1989 年 4 期。

傅憎享《〈金瓶梅〉詞語深層結構與文化內涵》,《學習與探索》1993 年 5 期。

張涌泉《〈金瓶梅〉詞語考釋》,《杭州大學學報》1989 年 4 期。

張涌泉《〈金瓶梅〉詞語校釋》,《杭州師院學報》1993 年 4 期。

徐複嶺《"撒捽"釋義辨正》,《中國語文》1991 年 1 期。

蔣禮鴻《〈金瓶梅詞話〉語詞劄記》,《文獻》1991 年 3 期。

姜志信《〈金瓶梅詞話注釋〉質疑》,《河北師院學報》1991 年 4 期。

姜志信《〈金瓶梅詞話注釋〉質疑》(續二),《河北師院學報》1993 年 2 期。

姜志信《〈金瓶梅詞話注釋〉質疑》(續三),《河北師院學報》1997 年 4 期。

姜志信《〈金瓶梅詞話注釋〉質疑》(續四),《河北師大學報》1998 年 2 期。

种衍章《對〈金瓶梅詞典〉幾條詞語詮釋的質疑》,《内蒙古電大學報》1992 年 1 期。

魏連科《〈金瓶梅〉方言俗語臆解》(上),《河北學刊》1993 年 5 期。

魏連科《〈金瓶梅〉方言俗語臆解》(下),《河北學刊》1994 年 6 期。

張簡《對〈金瓶梅詞典〉一些注釋的質疑》,《内蒙古電大學報》1994 年 1 期。

張簡《〈金瓶梅詞話〉語詞劄記》,《吉首大學學報》1994 年 2 期。

王森《〈金瓶梅詞話〉中所見蘭州方言詞語》,《語言研究》1994 年 2 期。

馬永勝、姚力芸《〈金瓶梅詞話〉方言新證》,《山西大學學報》1994 年 4 期。

劉運興《〈金瓶梅詞話〉語詞札記》,《吉首大學學報》1994

年 2 期。

邵則遂《讀〈金瓶梅詞典〉續記》,《培訓與研究——湖北教育學院學報》1994 年 2 期。

張在明《〈金瓶梅詞話〉難解詞語試釋二例》,《玉溪師專學報》1995 年 1 期。

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補》,《鎮江師專學報》1995 年 1 期。

李鳳儀《〈金瓶梅〉東北方言 100 例》,《大慶師專學報》1995 年 1 期。

馬世平《保留在陝北方言裏的〈金瓶梅〉詞語》,《榆林師專學報》1995 年 2 期。

侯蘭笙《〈金瓶梅詞話〉語詞雜釋》,《西北師大學報》1995 年 3 期。

毛德彪《也談〈金瓶梅〉的方言》,《臨沂師專學報》1995 年 4 期。

傅憎享《穿黑衣抱黑柱》,《棗莊師專學報》1996 年 2 期。

群一《〈金瓶梅〉與雲南方言集序》,《昆明師專學報》1996 年 3 期。

群一《〈金瓶梅〉與雲南方言詞彙》,《昆明師專學報》2004 年 1 期。

劉成蔭《〈金瓶梅〉中內蒙古西部方言》,《陰山學刊》1996 年 3 期。

宋德慈、王毅《〈金瓶梅〉江淮次方言臚劄》,《徐州師大學報》1996 年 3 期。

聶志平《〈金瓶梅詞話〉中的東北方言詞語》,《大慶師專學報》1996 年 3 期。

潘攀《〈金瓶梅詞話〉俗語簡論》,《武漢教育學院學報》1996 年 4 期。

趙景波〈金瓶梅詞話〉難解詞語釋義校補拾遺》,《丹東師專學報》1996 年 4 期。

趙景波《〈金瓶梅詞話〉難解詞語釋義校補拾遺》(續),《丹東師專學報》1997 年 4 期。

楊琳《〈金瓶梅〉詞語拾詁》,《烟臺大學學報》1997 年 2 期。

劉瑞明《〈金瓶梅〉詞語校釋》,《徐州師大學報》1997 年 1 期。

高培華、楊青蓮《〈金瓶梅〉與懷慶府方言》,《尋根》1997 年 2 期。

張克哲《〈金瓶梅〉方言詞語散記》,《淮北煤炭師院學報》1997 年 4 期。

徐慧文、蔡曉光、閆永利《〈金瓶梅〉方言詞語注釋指例》,《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998 年 1 期。

徐慧文、蔡曉光《〈金瓶梅〉方言詞語釋義辨證舉隅》,《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 年 4 期。

楊萍、曲文軍《〈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辨證》,《臨沂師院學報》1998 年 1 期。

曲文軍《〈金瓶梅〉魯南民俗考證六題》,《民俗研究》1998 年 1 期。

蔣宗福《〈金瓶梅詞話校注〉拾補》,《古漢語研究》1998 年 2 期。

吴英才《〈金瓶梅〉是正定方言——兼談其方言研究》,《雲南師大學報》1998 年 2 期。

吴英才《從當今正定方言看〈金瓶梅〉方言釋義和處理上的若干失誤》,《雲南師大學報》1998 年 2 期。

李錦山《〈金瓶梅〉地理環境"淮上"考》,《棗莊師專學報》1998 年 2 期。

徐新華《臨川方言與〈金瓶梅〉部分詞語對應拾零》,《撫州師專學報》1999 年 4 期。

吴慶峰《〈金瓶梅〉詞語補釋》,《古漢語研究》1999 年 3 期。

李徵康、王子陽《〈金瓶梅詞話〉中方言俗語與伍家溝民間土語比較研究》(之一),《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9 年 1 期。

李徵康、王子陽《〈金瓶梅詞話〉中方言俗語與伍家溝民間土語比較研究》(之二),《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9 年 3 期。

吴慶峰《〈金瓶梅〉詞語補釋》,《徐州師大學報》2000 年 1 期。

王毅《〈金瓶梅〉方言俗語臆解》,《明清小説研究》1998 年 1 期。

王毅《〈金瓶梅〉方言俗語摭評》,《明清小説研究》2001 年 1 期。

李錦山《〈金瓶梅〉地理環境“淮上”考補正》,《棗莊師專學報》2001年3期。

李錦山《〈金瓶梅詞話〉中的江淮方言》,《棗莊師專學報》2003年6期。

張本忠《〈金瓶梅〉與淮上方言》,《棗莊師專學報》2001年1期。

周生《〈金瓶梅〉俗語二三條試解》,《廣西師院學報》2001年4期。

許進《〈金瓶梅俚俗難解詞解〉拾零》,《濟寧師專學報》2002年1期。

李愛民《〈金瓶梅〉詞語選釋》,《古漢語研究》2002年3期。

沈慧雲《山西方言所見〈金瓶梅〉詞語選釋》,《語文研究》2002年4期。

王祥林《猪毛繩子——〈金瓶梅〉與民間用品習俗》,《文史雜志》2003年1期。

翟建波《〈金瓶梅俚語俗諺〉疑義淺析》,《廣西師院學報》2003年4期。

張慶梅《淺談〈金瓶梅〉的作者與方言》,《連雲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年3期。

張本忠《〈金瓶梅詞話〉詞條拾遺》,《棗莊師專學報》2003年6期。

張玉萍《〈金瓶梅〉方言問題研究綜述》,《明清小説研究》2003年4期。

徐複嶺《〈金瓶梅詞話〉注釋、校勘拾誤》,《濟寧師專學報》2003 年 1 期。

徐複嶺《〈醒世姻緣傳〉注釋補議》,《中華文史論叢》47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徐複嶺《〈醒世姻緣傳〉注釋補議續稿》,《蒲松齡研究》1992 年 2 期。

王平《從〈金瓶梅〉的民俗與語言看其故事發生地》,《泰山學院學報》2004 年 2 期。

劉凱明《〈醒世姻緣傳〉注釋匡議》,《中國語文》1988 年 4 期。

隋文昭《〈醒世姻緣傳〉詞語注釋商榷》,《中國語文》1988 年 4 期。

李之亮《〈醒世姻緣傳〉釋詞摭誤》,《鄭州大學學報》1990 年 1 期。

邵則遂《〈醒世姻緣傳〉注補》,《語言研究》1992 年 2 期。

張鴻魁《〈醒世姻緣傳〉詞語補注》,《蒲松齡研究》1992 年 3 期。

傅憎享《韶刀》,《紅樓夢學刊》1994 年 4 期。

孟慶泰、趙曉明《〈醒世姻緣傳〉方言詞語例釋》,《蒲松齡研究》1995 年 1 期。

王文暉《〈醒世姻緣傳〉詞語釋義訂補》,《棗莊師專學報》1996 年 2 期。

杜愛英《〈醒世姻緣傳〉語詞拾零》,《古漢語研究》1997 年 3 期。

王坤《〈醒世姻緣傳〉中山東方言例釋》,《濱州師專學報》1998 年 3 期。

師爲公《華夏版〈醒世姻緣傳〉注釋擷誤》,《方言》2000 年 2 期。

吴慶峰《〈醒世姻緣傳〉詞語選釋》,《蒲松齡研究》2000 年 1 期。

李無未、李富華、禹平《〈醒世姻緣傳〉與吉林方言詞語探源》,《吉林大學學報》2000 年 2 期。

張泰《〈醒世姻緣傳〉注釋商榷》,《蒲松齡研究》2000 年 2 期。

吴慶峰《〈醒世姻緣傳〉歇後語匯釋》,《蒲松齡研究》2000 年 3—4 期。

曹大爲《〈醒世姻緣傳〉中兩種山東方言結構》,《蒲松齡研究》2000 年 3—4 期。

李金松《〈醒世姻緣傳〉校注本中一條注釋匡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 年 3 期。

徐複嶺《〈醒世姻緣傳〉疑難詞語考釋》,《濟寧師專學報》2001 年 1 期。

張泰《〈醒世姻緣傳〉注釋匡議》,《古漢語研究》2001 年 3 期。

馮春田《〈醒世姻緣傳〉方言詞例説》,《文史哲》2001 年 4 期。

路恩春、杜愛英、王妮妮《〈醒世姻緣傳〉歇後語釋例》,《山東理工大學學報》2002 年 4 期。

蒲先和《對〈醒世姻緣傳歇後語匯釋〉一文的幾點意見方言詞例説》,《文蒲松齡研究》2003 年 2 期。

楊會永《"雌答"正解》,《古漢語研究》2003 年 3 期。

楊會永《〈醒世姻緣傳〉詞語補釋》,《西華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秦存鋼《〈醒世姻緣傳〉方言詞語注釋辨證》,《泰山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期。

曹大爲《〈醒世姻緣傳〉中的 ABAC 格式》,《泰山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期。

曹大爲《〈醒世姻緣傳〉中的 AABB 式詞》,《泰山學院學報》2004 年 5 期。

王衍軍《〈醒世姻緣傳〉的方音特點試析》,《古漢語研究》2004 年 2 期。

丁龍澗《談〈聊齋俚曲集〉方言詞的豐富性及生動性》,《蒲松齡研究》1991 年 2 期。

張惠英《〈聊齋俚曲集〉中粗俗語舉例》,《語言研究》1992 年 1 期。

董紹克《談〈聊齋俚曲集〉的語言學價值》,《蒲松齡研究》1997 年 4 期。

張金霞《〈聊齋俚曲集〉方言詞語補釋》,2000 年 3—4 期合刊。

張金霞《〈聊齋俚曲集〉方言詞語續釋》,2001 年 3 期。

隋長虹《〈聊齋俚曲集〉本字考》,《蒲松齡研究》2002 年 3 期。

賈英敏《淺談聊齋俚曲中的合音字》，《蒲松齡研究》2002年3期。

賈英敏《淺談聊齋俚曲中的合音字》（續），《蒲松齡研究》2002年4期。

郭麗《〈聊齋俚曲集〉幾個注釋的辨證》，《蒲松齡研究》2002年4期。

吴慶峰、張金霞《〈聊齋俚曲集〉歇後語匯釋》，《蒲松齡研究》2002年4期。

吴慶峰、張金霞《〈聊齋俚曲集〉歇後語匯釋》（續），《蒲松齡研究》2003年1期。

張泰、王文暉、隋長虹《〈聊齋俚曲集〉方言俗語選釋》，《蒲松齡研究》2004年1期。

張泰《〈聊齋俚曲集〉方言俗語補釋》，《蒲松齡研究》2004年3期。

吴進珍《〈聊齋俚曲集〉方言詞語釋義》，《蒲松齡研究》2004年3期。

李焱《蒲松齡〈日用俗字〉考訛》，《蒲松齡研究》1999年3期。

李萬鵬《〈莊農雜字〉與〈日用俗字〉》，《蒲松齡研究》2000年1期。

高信《又見〈何典〉》，《中國圖書評論》1995年6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二），《常熟師專學報》1994年4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三），《常熟師專學報》1995年

2 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四),《常熟師專學報》1995 年 4 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五),《常熟師專學報》1996 年 2 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六),《常熟師專學報》1997 年 1 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七),《常熟師專學報》1997 年 2 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八),《常熟師專學報》1998 年 1 期。

吴連生《吴方言詞小考》(續九),《常熟師專學報》1998 年 4 期。

陳毓峰《奇書難得話〈何典〉》,《書屋》1998 年 2 期。

李世橋《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何典〉簡論》,《南都學刊》1999 年 5 期。

李敏紅《〈何典〉方言詞語修辭藝術》,《修辭學習》2000 年 4 期。

徐梅《信口開河處、偏能見風流:談〈何典〉語言藝術》,《曲靖師院學報》2002 年 2 期。

方雪松《〈何典〉的文化解讀》,《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04 年 1 期。

張訓《〈鏡花緣〉海、灌方言淺釋》,《明清小説研究》1994 年 4 期。

張克哲《〈型世言〉詞語例釋》,《淮北煤師院學報》1995 年 1 期。

董志翹《明代擬話本小說〈型世言〉語詞例釋》,《古漢語研究》1995 年 4 期。

徐之明《〈型世言〉詞語考釋》,《古漢語研究》1996 年 2 期。

徐之明《〈型世言〉詞語劄記》,《貴州文史叢刊》1996 年 2 期。

丁曉山《〈型世言〉詞語劄記》,《首都師大學報》1996 年 4 期。

徐複嶺《〈宋元明清百部小說語詞大辭典〉釋義舉誤》,《古漢語研究》1997 年 2 期。

徐複嶺《明清小說詞語誤釋舉例》,《濟寧師專學報》1999 年 5 期。

徐複嶺《兗州、曲阜方言中所見元明清白話詞語》,《濟寧師專學報》2004 年 1 期。

武建宇《明清小說詞語劄記》,《古漢語研究》1998 年 4 期。

宋莉華《方言與明清小說及其傳播》,《明清小說研究》1999 年 4 期。

姚美玲《明清小說同義詞語匯釋五則》,《運城師專學報》1999 年 2 期。

姚美玲《明清小說詞語考釋與〈漢語大詞典〉條目正誤》,《山西大學學報》2001 年 1 期。

曹小雲《〈型世言〉語詞劄記》,《古漢語研究》2001 年 1

期。

曹小雲《〈躋春臺〉口語詞雜釋》,《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曹小雲《〈揚州風月記〉詞語劄記》,《巢湖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期。

丁喜霞《〈型世言〉語詞例釋》,《洛陽師院學報》2000 年 1 期。

李劍虹《明清小説俗語詞方言證詁》,《大理師專學報》2000 年 2 期。

邵丹《〈型世言〉詞語拾零》,《古漢語研究》2002 年 2 期。

李申、于立昌《〈躋春臺〉詞語例釋》,《南陽師院學報》2002 年期。

王毅《明清小説江淮方言例釋》,《古漢語研究》2002 年 4 期。

顧海芳《〈鏡花緣〉海州方言詞例釋》,《咸寧師專學報》2002 年 4 期。

黑維强《元明清白話詞語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3 年 3 期。

黑維强《元明清白話詞語選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七輯,巴蜀書社 2005 年。

程志兵《白話小説早於〈漢語大詞典〉所引書證舉例》,《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

周志鋒《俗字俗語與明清白話小説校勘》,《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

孫勵《〈劇談録〉詞語考釋》，《和田師專學報》2004 年 1 期。

孟兆臣《小説與方言——白話小説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命題》，《社會科學戰綫》2004 年 4 期。

雷曉彤《明清白話小説語詞考釋劄記》，《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4 年 6 期。

詞目索引

A

阿胡 196

阿物兒 196

阿物子 196

鵪鶉袋 229

安排 281

按着葫蘆摳子 255

凹摳眼 227

凹臉尖嘴 227

凹面峭嘴 227

熬清受淡 282

B

八擡八綽 282

巴巴 97

巴掌 107

巴掌大 107

坡 186

白碰碰 245

白醭 187

白媒人 227

白蓬蓬 245

班駁 284

扳駁 285

幫幫 96

邦邦 97

邦邦邦邦 97

梆梆 97

梆鈴 22

梆聲 21

報 185

暴 185

北鳥 228

背手 285
背灣山子 204
訛喇 204
筆管 209
跸 210
必溜必辣 98
壁虎袋 229
嗶裏巴啦 98
垺 186
波波 172
餔餔 172
剝皮草揎 187
剝皮囊草 188
粹 187
脖來風 230
脖子拳 289
簸箕啃 285
不好 126
不中了 98
C
擦 22
擦扛 50
蕞 210
操三歇五 290
側側兒 23
雌 26
雌答 99
雌搭 99
雌飯 26
雌漢 26
雌尿 26
雌嘴 27
雌着 28
呲噠 100
呲嗒 100
呲打 100
呲兒嗒兒 100
粗粗奋奋 291
粗夯 57
粗家夯夥 57
促掐 73
促恰 73
促卻 73
醋炭 108
插 102
插插 97
插和和 103
插糰子 103

插麥仁 103
插粘粥 103
叉嘴叉舌頭 232
叉張夾嘴 232
剎 72
拆白道綠 291
儕 233
纏袋 229
攙話接舌 232
攙前落後 292
長耳鴞 215
長忽 231
長腳話 292
鈔袋 230
炒 190
炒茹茹 292
扯脖根 290
撐腸拄腹 76
撐心柱肝 75
吃不動 104
吃搭卡 63
吃何飯抱何柱 34
吃黑飯護黑主 34
吃黑飯護漆柱 34
吃烏食，屙黑屎 34
恍 104
恍盹 105
恍日子 105
稠沌沌 52
稠谷沌沌 52
瞅 28
瞍 31
眭瞪 31
除的家 105
觸千搗萬 233
觸送 190
齰 213
穿插 294
穿黑衣抱黑柱 32
穿青的護黑漢 34
穿青衣抱黑柱 31
闖口面 294
蠢夯 57
戳脖子 290
戳送 191

D

搭颯 201
搭陶搭隊 234

答颯 201
打（搭） 191
打白醭 187
打脖根 290
打醋壇 108
打攢攢 296
打呆樁 讀古書 295
打兜耳子 290
打斷 35
打發 110
打孤樁 124
打刮耳子 290
打乖奪翠 207
打合 295
打磕銃 105
打磕眩 105
打立水 113
打潑腳 210
打破頭屑 114
打熱椎合氣 113
打抵撓 193
打牙犯嘴 329
打牙撩嘴 329
打站水 113
打張驚兒 92
打椎嚷仗 114
大八丈 16、107
大大法法 115
大道 295
大肚子痞 149
大法 115
大肝花 42
大花臉 315
大手把 107
大手面 107
大意 116
大意拉拉 116
大謅答子貨 180
膽托心寬 235
盪 212
擋 212
蕩 212
掌 212
倒嚼 118
倒沫（抹） 17、117
倒頭羹飯 235
倒頭供獻 236
倒頭獻的 236

得巧便回頭 236
扽 41
扽不展 41
扽脫 41
扽一扽 41
扽展 41
蹬 236
滴答 100
滴撻 100
的達 100
的的攢攢 297
的的括括 298
的的真真 298
的粒滾圓 297
的溜滾圓 297
點點麻麻 169
點兒麻兒 169
點哩麻哩 169
點綴 299
刁刁的 37
弔 37
掉 38
掉掉了 38
掉忙工夫 237
掉搶 237
掉嘴 38
掉嘴吃 38
掉嘴口 39
調調眼色 238
丟眉扯眼 238
丟俏眼 238
丟心放膽 235
丟心落腸 235
丟眼風 238
丟眼角 238
丟眼撇角 238
丟眼色 238
動彈 303
洞洞吶吶 302
兜臉 248
兜頭 248
斗黏 354
都都抹抹 165
篤篤末末 165
篤篤寞寞 165
短中抽長 238
短中取長 239
斷 35

敦 40
墩 39
鈍皮老臉 239
頓脫 41
掇臀捧屁 118
頦髏 214
朵落 214
E
二不唧唧 120
二不棱登 119
二不愣 119
二杆杆 120
二杆子 120
二虎巴登 120
二虎八咭 120
二愣子 120
二裏巴唧 120
二麵 129
F
發韶 158
番青板子 305
翻老婆舌頭 240
翻舌 240
翻舌頭 240
翻轉翻仰 240
翻舌精 240
反亂 14、120
放心托膽 235
飛奔狼烟 240
飛踢飛跳 240
飛踢飛咬 240
風景 121
風攪雪 121
G
尕主腰兒 15
肝花 42
趕 122
趕上趕落 241
趕氈 123
扛 123
杠子火燒 173
溝腦裏 250
狗獾了面孔 241
孤 61
孤巴巴 61
孤椿 124
谷都 50
骨戀兒 215

骨録 215
殺癩 215
瓜答 193
瓜打 194
呱嗒 194
乖皮裏針 310
灌水 310
光 311
光不住口 311
光景 311
光日子 311
鬼鏝頭 242
輥臍子 217
鍋餅灰 276
鍋黑 276
鍋灰 276
鍋盔 173
鍋毛煙 276
渦抹煙子 276
鍋墨 276
鍋墨灰 276
鍋墨煙 276
鍋墨子 276
鍋木煙 276
鍋其灰 276
鍋臍灰（兒） 276

H

哈 52
哈吧 312
哈吧腿 312
哈話 53
哈倘 54
哈雜倘 54
哈賬（帳） 7、52
孩子 313
海寶貝 243
海吃海喝 244
海蓋 313
海缸 244
海鍋 244
海話 244
海龍盆 244
海罵 244
害不好 125
害眼 127
害眼疼 128
汗替 77
夯 194

夯的夯 195
夯杭子 56
夯貨 56
夯客 195
杭杭子 56
行 54
行貨子 55
號粥號飯 244
呵兒屁 119
呵卵泡 119
呵脬 119
呵脬捧卵 119
呵泡撮卵 119
合伏 89
合蓬 89
合撲 89
合條兒 314
喝過來斷過去 37
喝神斷鬼 36
褐子 128
黑嘮鵠 195
黑老哇子 195
黑澇哇 195
黑麵 129
黑頭哇唔 195
恨霍 215
哼猴 215
唬答得（的） 124
唬的 125
和和飯 104
胡三 314
花白蓬蓬 245
花眉花眼 315
花嘴花臉 314
話賬 245
懷心造意 358
黃黑勃 187
回唇答嘴 245
回椎 246
會膿 218
穢谷都 52
混帳 130
混帳杭杭子 53
混帳行子 54
豁鼻頭牛 246
豁鄧 131
豁豁 198
豁眼 198

活龍 246
活龍龍 247
活龍鮮健 246
活碌碌 315
火絨子 315
火扇子 316
火燒 172
火燒餅 173
火燒饃 173
火折 317
鑊 57
禍害 132
攉嘍 58
攉弄 58
攉騰 131
鍬眼 197
J
積氣 149
急喉麻化 133
急驚風 247
急頭麻化 133
急子風兒 247
極頭麻化 133
極頭麼花 132
加拉 215
夾氣帶苦 319
夾頭 247
夾頭夾腦 247
夾主腰子 181
堅痞 150
揀精夾肥 249
揀精揀肥 249
揀精擇白 249
揀鮮捉樣 249
將嘴騙舌頭 249
腳打羅兒 198
腳踏羅兒 198
腳小伶仃 266
羯羊綿者味尤美 羶羶烹之肉
不香 215
謹溜頭 319
緊溜子 319
驚慌張智 320
經濟 322
舊主腰子 181
趄 25
趄片 219
趄下 25

居驢 215
駒驢 8、126
猪羜 215
掫 10、59
K
咯氣撩生 199
咯氣撩嗵 199
扛 49
扛幫 306
炕腦裏 250
坷垃 74
碌碡 74
空 61
空巴巴 61
空心肚裏 134
空心裏 134
空心頭 134
口角兒 324
苦艷艷 60
寬杯兒 38
L
拉拉 117
拉撒 201
拉颯 201
喇喇 117
剌剌 117
辣蓼 64
攔 63
攔攔濟濟 12、63
攬搭下 10、62
爛肝花 45
爛泥大瓦 249
爛泥堆子 249
爛泥墩墩 249
爛泥垡頭 249
爛泥塊塊 249
爛泥團子 249
爛泥心肝 249
郎當 199
琅璫 199
老奶奶 324
老奶奶子 325
老婆 134
老着臉皮 239
理論 325
利嘴 90
兩片皮 194
兩頭大 326

撩牙撥嘴 329
蓼辣 64
撂搭下 63
靈柯 329
靈聖兒 330
零碎 136
溜 331
溜韁 331
柳下道兒 138
六禮三端 249
戮乖奪翠 207
路頭路腦 250
捋卵皮生意 250
籮兒 198
籮檯 198
籮麵 198
驢臉 200
驢臉瓜搭 200
褸褳搭撇 200
旅旅道道 139
縷縷道道 139
屢順 140
屢着 140

M

媽猴子 196
媽虎兒 195
媽虎子 195
麻胡 196
麻胡子 196
麻虎子 196
麻麥 142
麻巫 196
麻兀子 196
嘛嘛的 202
嘛嘛之 203
馬疙 141
馬勃 140
馬渤 140
馬教 140
馬胡子 196
馬蓮 217
馬屁勃 141
馬屁菌 141
馬氣勃 141
馬耍蹄 驢打槽 203
罵罵吵吵 98
罵罵達達 98
罵罵刮刮 98

罵罵唧唧 98
罵罵將將 98
罵罵吱吱 98
埋搭下 63
買搭下 63
買刮 65
貓虎頭 215
貓性虎 215
毛毛匠 142
沒撩沒亂 332
沒試沒試 9、142
沒折至 99
猛不乍乍 206
猛乍乍 206
縻搭下 63
棉主腰兒 181
面餎 187
面醭 187
滅不個 335
抿耳 144
摸 65
摸耳朵 251
摸鬍子 251
饃饃 172
抹不過 335
抹過 66
謀試 144
木梢 251
N
拿班作勢 336
拿定班 335
拿定班兒 335
拿頭摔光棍 203
難爲 336
喃喃吶吶 302
喃喃喏喏 302
攮 67
攮包 145
攮尕 145
攮糠 68
攮嗓 68
攮傯 145
腦兒長，山子短 252
能就 146
攆斷 35
捻捻轉兒 69
捻轉 69
捻轉兒 69

念翻 69
念轉 68
捏撮撮 204
捏個灣 204
牛頭高，馬頭高 252
牛説牛大，角説角長 252
扭頭摔脖子 203
膿包 168
濃濟 146
農着 145
挪衣剝當 252
P
拍 89
拍面皮面 147
盤敦 216
拚心 253
拚性捨命 253
泡螺兒 69
糊 187
劈脖子蓋臉 248
劈頭 247
劈頭劈臉 247
劈頭劈面 247
劈頭劈腦 247
皮面 339
皮替 77
痞包肚子 148
痞塊 149
諞搭卡 63
票本 340
撇 220
撇繩 220
婆子話 341
破頭楔 114
破衣羅嗦 201
鋪張 341
Q
欹側 25
欹枕 24
臍椁 217
起錢 341
砌裏答撒 202
籤 217
掮木梢 255
牽扳 342
牽書搭俗 342
牽張搭李 343
敲排 343

廋 218
傀 219
撬 218
撳住兩頭打當中 255
青豺狗 34
青狐 34
青牛 33
青煙盒 34
青羊 33
清光當 151
清汪汪 151
情苗 204
R
禳遣 343
禳厭 343
熱氣換冷氣 256
日决 60
日媽搗娘 234
擩 152
擩塞 153
汝唆 153
人舍布袋 256
軟口湯 257
S
撒搭溜失 153
撒拉溜侈 12、153
撒繩 222
撒繩 221
三薄兩點 169
三句甜兩句苦 176
騷羊 216
臊不搭 171
臊胡 216
色頭 344
四骰拔直 258
四直六直 257
螫蟲 189
倯蟲 190
倯了 190
倯強人 189
倯樣兒 190
倯種 189
聳嘴 344
宿瀆頭 258
宿篤氣 258
宿穀氣 221
宿貨 221
宿裏宿夾 221

宿麥 221
宿麥麵 221
宿莽 221
宿毛 221
宿毛氈氈 221
唆聳 344
傻傻答答 159
山腦裏 250
搧脖根 290
上船 258
上刮 71
上話 205
上落 71
稍褳 346
勺鐸 160
杓俅 160
杓杓答答 159
哨 154
哨使 155
韶刀 160
韶道 160
韶幾巴呆 159
韶幾巴干 159
韶倯 159
韶韶擺擺 160
韶韶答答 159
韶韶癲癲 159
韶寶 159
韶天包 159
韶子 159
身命 161
生察察 206
生刹 72
生刹神 71
生各扎 206
生各支 206
生可擦 206
生情造意 358
生煞煞 206
失驚打張 93
失張大怪 93
失張倒怪 93
失張落智 93
失張莫及 93
失張失智 93
失枝脫節 260
尸靈 259
尸靈橫骨 259

拾掇 207
拾拾掇掇 207
石頭狢剌兒 74
石子兒火燒 172
使促狹 73
使乖奪翠 207
使心拄肝 74
舐痔 119
手把子大 107
手豁口 198
數駁 263
數説 263
刷刮 71
摔頭子擺尾 203
睡搭下 63
順袋 229
T
傝僬 222
奋子 291
湯抹 211
湯着 211
討尺寸 263
替子 76
天弔客忤 78
舔溝子 119
挑三活四 161
條子 14、162
聽知道 347
通同造意 358
彤管 210
銅錢眼裏翻斤斗 263
偷酒在懷 85
投 164
投腦酒 165
投一投 165
頭忽裏 231
頭顆郎 214
頭科浪 214
頭枯郎 214
頭枯鱸 214
透 347
突突摸摸 165
突突抹抹 165
凸進凸出 348
凸凸壅壅 348
土坷垃 74
團圞風 230
揣 214

捂 223
W
蛙 86
挖擦 22
凹猴 87
搊腸食落 264
搊迷露做餅 264
宛轉 348
晚轉身 265
煨 265
爲鬼爲蜮 357
問路石 350
汙膿頭 168
烏溫 207
蜈蜂袋 229
舞弄 166
五膿 167
伍濃 168
伍弄 11、165
X
希巴髒 266
希臭膨天 266
稀禿濕 266
希髒 266
稀哩麻哩 168
下狠 86
下手 85
現打現 351
現管 351
線腳 352
消 86
小風臀 266
小骨伶仃 267
小腳伶仃 266
小心仔托膽 235
心肝花 42
鬆肮膏 169
釁兒 352
形境 353
幸猴 215
休斷 36
雪裏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 86
Y
丫豁 198
淹黃潦倒 267
蔫巴巴 267
蔫唧不拉 267

蔫婁巴唧　267
蔫皮搭掉　267
蔫梭梭　267
蔫奄奄　267
蔫秧死氣　267
蔫眨眨　267
煙枰　354
煙袋油子　354
煙杆兒　354
煙杆子　354
煙鍋子　354
煙扛火冒　123
煙扛扛的　123
煙平兒　354
煙屎　354
煙油　354
眼矬　271
眼挫　271
眼錯　271
眼光忒忒　268
眼張失落　93
醶　62
醶醶的　62
揚風攪雪　121
羊嘓嘓　268
仰八叉　87
仰板　87
仰絆肚兒睡　87
仰爬　87
仰拍　87
仰擀　87
仰擀掙　合蓬去　87
烊易　269
搖三撾五　290
搖頭擺腦　271
搖頭掉腦　270
搖頭豁尾巴　270
咬不動大豆咬麻麥　142
咬不動骨都（骨頭）咬麻麥　142
一把抓了兩頭弗露　271
一搭兒　254
一點半點　169
一個眼閃　271
一忽覺轉　231
一欄麵　129
一昧地　356
一眯地　355

一劈頭 356
一屁股兩脅肋 272
一絲無兩氣 272
一條蠻稱十八兩 273
一汯胭脂一汯粉 273
一望平陽 274
依便就便 274
銀袋 230
迎風板子 275
油幾磨耐 171
油納納 171
油竈墨 276
油脂膩耐 171
雨中夾雪 121
蜮勢鬼形 356
Z
燥不搭 171
造意 358
泚 188
訾咎 102
訾抑 102
訾屈 102
訾笑 102
訾行 102
跐 28
跐着別人 28
跐住 28
跐住了 28
子兒火燒 172
走搭卡 63
鑽幹 13、173
鑽錢空 264
鑽錢眼 264
鑽錢眼眼子 264
鑽錢眼子 264
嘴抹兒 90
嘴末子 90
嘴末子利害 90
做腔做勢 276
做身做分 277
做神做鬼 277
做張做智 175
詐死賴活 277
戰 90
戰咖 91
張保保 92
張鷄兒 91
張睛 91

張驚 92
脹痞 150
浙 359
真真灼灼 176
直眉竪眼 176
直眉直眼 176
指名鑿字 277
譕 177
譕孩子 179
譕世 179
譕世寶 179
肘 13、177
肘猴兒 177
肘架子 177
主腰子 15、180
磚茶 62
惴 213
縋 181
綴 181
墜 181
墜鐙 208
墜着 181
準千準萬 278
捉方路 278
捉猪墊狗 279
茁實 182

後　記

這部書稿算是本人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專項項目的一個“副産品”。2000 年，我有幸被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聘爲專職研究員，承擔了“禪籍俗語詞研究”項目的子課題“禪籍俗語詞研究”，當年 9 月我被派往韓國國立江陵大學交流訪問，期間雖説簽定了項目協議書，但一直没有條件和時間去做。衹抽空讀了幾遍隨身帶去的日本禪文化研究所出版發行的《祖堂集》，因爲纔開始接觸禪宗語録，好多地方斷句都斷不下來，許多文義更是不得而知，請教又無門。記得 2002 年元旦的前一天我回國了，春節過後應該説可以進行研究了，但那個學期每周 12 節課幾乎把我的時間佔得滿滿當當。真正開始本課題的研究實際上是 2002 年的暑假。先是閱讀禪宗語録，往往被其中充斥着的方言俗語詞所吸引，和以前上學時讀先秦兩漢雅言作品的感受大不一樣，在多了一些“俗氣”的同時，也多了幾分喜悦。爲了瞭解什麽是俗語詞，我首先注意方言詞，因爲禪籍中的不少俗語詞還保存在現今活的方言中，進而又發現有些俗語詞在元曲及明清小説中頻頻露面，便順藤摸瓜去讀這些作品，結果是其中大

量的方言俗語詞誘惑着我，我被這些作品鮮活的語言所陶醉，隨手劄記，日積月累，居然成篇。試着投稿，也間或有採納的，更使我增强了繼續追踪探索的信心和勇氣。於是就特别留意，一度放棄了正題“禪籍俗語詞研究”，致使這個項目雖然在 2004 年 7 月就結題了，却始終不敢拿出來，這恐怕要算一個原因——攤場太大，不能收拾。加上自己又缺乏理論素養，要寫出“研究”性的著作深感力不從心。

全書本來有八個部分，其中包括“元曲方俗詞劄記”，後來讀到王學奇、王静竹二先生撰寫的《宋金元明清曲詞通釋》（語文出版社 2002 年），他們經過多年辛苦鑽研得出的解釋確鑿可靠，相比之下我根據《元曲釋詞》等所作的一些劄記就顯得蒼白無力，衹好“忍痛”删去。後又因故删去“禪籍方俗詞考釋”，於是就成了六個部分。

感謝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給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環境，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趙振鐸先生和我在同一間研究室，隨時請教，受益良多。成都的冬天潮濕陰冷，下午的時間趙先生多半都坐在研究室的電腦前做他的關於《集韻》校正的研究，給我以極大感召。本没敢奢望讓他作序，但當我拿到成果鑒定書以後，纔知道鑒定書是趙先生寫的。稿子修改完以後，希望他給我寫個序。趙先生欣然應允，并幫我徹底看了一遍修改稿，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見。前輩學者對後學的關愛之情，令人感動，催人奮進！

這本書的寫作不能不感謝我的師弟朱冠明博士，這期間他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流動站做研究，他除了把自己收集到的

電子本資料無私拷貝給我以外，還經常多方設法給我複印所需要的資料。在北大中文系讀博士的譚代龍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碩士的侯體健也成了我的“資料員”，他們先後複印給我的資料爲我的寫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同時還要感謝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李申教授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王文暉博士。我從王博士的文章裏得知張清吉先生著有《〈醒世姻緣傳〉新考》一書，其中有一章解釋了八百來個方言詞，我極想讀到但又苦於一時無從得到，王博士告知李申老師有這本書，我便向李老師求救，李老師很快就將複印件寄給了我，使我的“《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這部分更加充實，增添了自信。

這本書原計劃在 2004 年 9 月交付出版，不幸的是 2004 年 7 月份我愛人突然檢查出患了癌症，需要立即手術治療。突如其來的消息一時打破了出書的夢想。慶幸的是，手術做得非常成功，令全家人欣慰不已。加上她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身體恢復之快出人意料。震驚過後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忙碌，我便重新整頓思慮，開始修改書稿。這期間我愛人儘管身體很虛弱，但仍然堅持輔導和督促女兒學習，這極大地減輕了我的負擔，使我在教學之餘有更多時間修改書稿，所以書稿的完成凝聚着她的心血。我也開始相信女人真的比男人堅强！

在這裏特別需要説明的是，本文的寫作充分利用了目前開發的電子文獻特別是光盤檢索文獻。一是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有限公司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開發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和《四部叢刊》。二是尹小林研製的“國學寶典”全文檢索資料庫。三是 CBETA 電子佛典《大正新修大藏經》。電子語料是高

科技的産物，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空前的方便，在此對研製和開發這些資料的單位和個人表示衷心感謝！

我對搞古漢語本來就缺乏自信，且隨着年齡的增大，這種自卑感與日俱增。尤其是看到或聽到其他同行一年能寫出并發表幾十篇學術論文的時候，自卑感油然而生。怨天尤人徒費時光，衹有信奉“天道酬勤”，以荀子“駑馬十駕功在不捨”來安慰和鼓勵自己，規規矩矩、老老實實走下去。

2005 年 9 月初稿

2006 年“五一”修改